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十大公案小说 / 金源主编. - 兰州 : 兰州大学出版社 ,
2005.11
(华夏文化典藏书系. 第2辑)
ISBN 7-311-02701-2
.中... .金... .故事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5)第130032号

中国十大公案小说
金源 主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 电话:8912613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西安激扬彩印包装公司印刷 西安市青年路43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40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2915千字 印数:1-8000册

ISBN7-311-02701-2/I·158 全套定价:200.00元〔共20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有缺页、倒页、脱页,可与工厂直接调换。

联系电话:029-87314034 服务监督热线:010-67491549

前

言

中国是小说的国度，自小说出现之后，就与诗歌、散文三分中华文坛，并且与诗文同步发展，自成体系，成为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进程的“广角镜”。

从古代神话到先秦寓言，小说开始萌芽破土。尔后，经历六朝志怪，唐代传奇，宋元话本等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形式，至明清近代，形成章回宏篇，短篇荟萃，其态汪洋恣肆，涌向顶峰。小说的创作，也由民间相传到文人创作，一时纷纭，从未中歇。以至今日，名篇佳作浩如烟海，傲立于世界小说之林。

古代小说流派纷呈，以题材而言，有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侠义小说、公案小说、世情小说、言情小说、史传小说、名优小说、讽刺小说、幽默小说等之分。

“公案”二字的原意是指官府的案牍。后来它有了一个引申的含义，指那些有待于判决的事情或案件。通俗地说，公案故事就是打官司的故事；公案小说也就是以即将打官司或正在打官司的故事为描写内容的小说，也可以说是官员断案的小说。从结构上看，公案小说通常表现出顺和逆两种格局。前者按照事情发展的顺序，先叙述案件发生的详细经过，再叙述官府的介入；后者以官府的受理，公堂的审问开始，再追述案件的起因和发展的过程。最后则往往以官员判决、真相大白而告终。作为一种文体上的概念，

前

言

“公案小说”的真正确立是在明代后期完成的。它的标志就是万历年间的公案小说专集的大量问世。古代公案小说自有它的欣赏价值和借鉴意义。有许多作品讲述了有趣的故事，使人读后感到艺术的愉快；某些例案充满了智慧的火花，读后有助于我们分析、判断能力的增强。总之，古代公案小说像是一座美丽的大花园，里面鲜花盛开，绿草如茵，它期待我们的走进。

受篇幅所限，我们不能将历代的公案小说全部选录。我们依据广大读者的需求，从中选编了具有代表性、艺术水准较高的和社会效果较好的十篇名作，以飨读者。

本书所选，主要是从认识和借鉴及陶冶情操等方面着眼的，对传统的名篇，对后世影响大的作品优先入选。并且每篇均有注释和赏析，对于文言小说，我们附有译文，翻译采取直译和意译相结合。除此之外，每篇小说还配有对应的图画，图文并茂，相信读者一定会爱不释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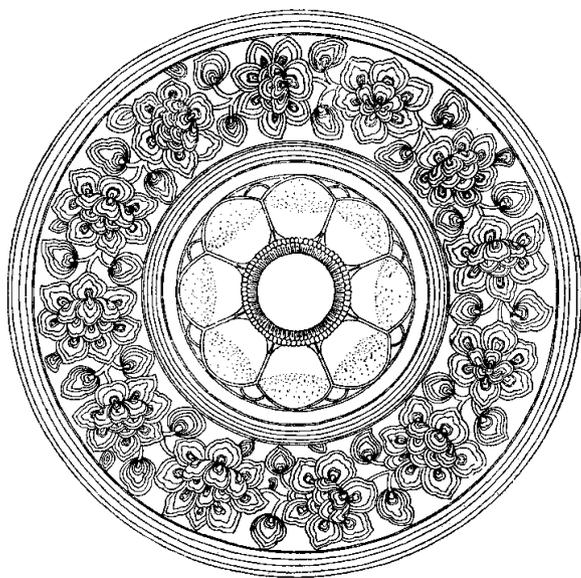
由于选编者学识有限，加之时间仓猝，选篇、注释中或有错误与不足之处，敬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编者
2006年1月

目

录

错斩崔宁.....	宋·佚名(1)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明·冯梦龙(20)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明·冯梦龙(38)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明·冯梦龙(64)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明·冯梦龙(97)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明·陆人龙(122)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	清·李渔(140)
朱履佛.....	清·笔炼阁主人(162)
胭脂.....	清·蒲松龄(185)
折狱.....	清·长白浩歌子(2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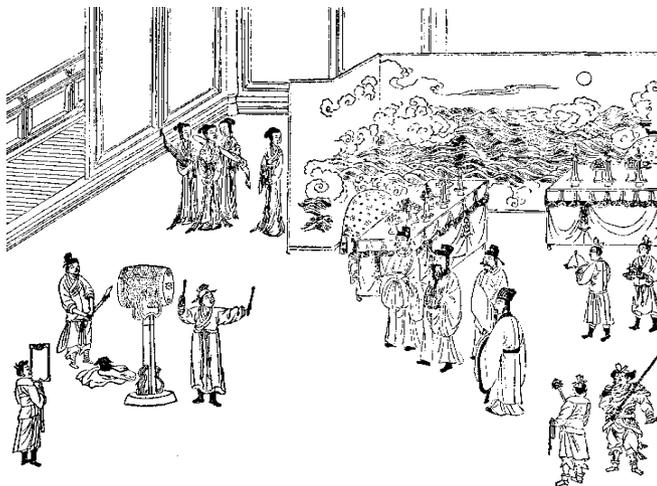
错斩崔宁

宋·佚名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1〕}。
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
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这首诗，单表为人难处。只因世路窄狭，人心叵测。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顰有为顰^{〔2〕}，笑有为笑，顰笑之间，最宜谨慎。”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3〕}。

却说故宋朝中，有一个少年举子，姓魏名鹏举，字冲霄，年方一十八岁，娶得一个如花似玉的浑家。未及一年，只因春榜



动，选场开，魏生别了妻子，收拾行囊，上京应取。临别时，浑家吩咐丈夫：“得官不得官，早早回来，休抛却了恩爱夫妻！”魏生答道：“功名二字，是俺本领前程，不索贤卿忧虑。”别后登程到京，果然一举成名，除授一甲第二名榜眼及第。在京甚是华艳动人，少不得修了一封家书，差人接取家眷入京。书上先叙了寒温及得官的事，后却写下一行，道是：“我在京中早晚无人照管，已讨了一个小老婆，专候夫人到京，同享荣华。”家人收拾书程⁽⁴⁾，一径到家。见了夫人，称说贺喜，因取家书呈上。夫人拆开看了，见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便对家人道：“官人直恁负恩！甫能得官⁽⁵⁾，便娶了二夫人。”家人便道：“小人在京，并没见有此事。想是官人戏谑之言！夫人到京，便知端的，休得忧虑！”夫人道：“恁地说，我也罢了！”却因人舟未便，一面收拾起身，一面寻觅便人，先寄封平安家书到京中去。那寄书人到了京中，寻问新科魏榜眼寓所，下了家书，管待酒饭，自回不题。

却说魏生接书，拆开来看了，并无一句闲言闲语，只说道：“你在京中娶了一个小老婆，我在家中也嫁了一个小老公，早晚同赴京师也。”魏生见了，也只道是夫人取笑的话，全不在意。未及收好，外面报说：有个同年相访。京邸寓中，不比在家宽转，那人又是相厚的同年，又晓得魏生并无家眷在内，直至里面坐下，叙了些寒温。魏生起身去解手，那同年偶翻桌上书帖，看见了这封家书，写得好笑，故意朗诵起来。魏生措手不及，通红了脸，说道：“这是没理的话！因是小弟戏谑了他，他便取笑写来的。”那同年呵呵大笑道：“这节事却是取笑不得的。”别了就去。那人也是一个少年，喜谈乐道，把这封家书一节，顷刻间遍传京邸。也有一班妒忌魏生少年登高科的，将这桩事只当做风闻言事的一个小小新闻，奏上一本，说这魏生年少不检，

不宜居清要之职，降处外任。魏生懊恨无及。后来毕竟做官蹭蹬不起^[6]，把锦片也似一段美前程，等闲放过去了。这便是一句戏言，撒漫了一个美官^[7]。今日再说一个官人，也只为酒后一时戏言，断送了堂堂六尺之躯，连累两三个人，枉屈害了性命。却是为着甚的？有诗为证：

世路崎岖实可哀，旁人笑口等闲开。

白云本是无心物，又被狂风引出来。

却说南宋时，建都临安，繁华富贵，不减那汴京故国^[8]。去那城中箭桥左侧，有个官人，姓刘名贵，字君荐，祖上原是有根基的人家。到得君荐手中，却是时乖运蹇^[9]。先前读书，后来看看不济，却去改业做生意。便是半路上出家的一般，买卖行中，一发不是本等伎俩，又把本钱消折去了。渐渐大房改换小房，赁得两三间房子，与同浑家王氏，年少齐眉。后因没有子嗣，娶一个小娘子，姓陈，是陈卖糕的女儿，家中都呼为二姐。这也是先前不十分穷薄的时做下的勾当。至亲三口，并无闲杂人在家。那刘君荐，极是为人和气，乡里见爱，都称他刘官人。“你是一时运限不好^[10]，如此落莫，再过几时，定须有个亨通的日子！”说便是这般说，那得有些许好处？只是在家纳闷，无可奈何！



却说一日闲坐家中，只见丈人家里的老王——年近七旬——走来对刘官人说道：“家间老员外生日，特令老汉接取官人娘子，去走一遭。”刘官人便道：“便是我日逐愁闷过日子，连那泰山的寿诞，也都忘了。”便同浑家王氏，收拾随身衣服，打叠个包儿，交与老王背了。吩咐二姐：“看守家中，今日晚了，不能转回，明晚须索来家。”说了就去。离城二十余里，到了丈人王员外家，叙了寒温。当日坐间客众，丈人女婿，不好十分叙述许多穷相。到得客散，留在客房里宿歇。直至天明，丈人却来与女婿攀话，说道：“姐夫，你须不是这等算计，坐吃山空，立吃地陷。咽喉深似海，日月快如梭。你须计较一个常便^{〔11〕}！我女儿嫁了你，一生也指望丰衣足食，不成只是这等就罢了！”刘官人叹了一口气道：“是。泰山在上，道不得个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如今的时势，再有谁似泰山这般怜念我的^{〔12〕}。只索守困，若去求人，便是劳而无功。”丈人便道：“这也难怪你说。老汉却是看你们不过，今日资助你些少本钱^{〔13〕}，胡乱去开个柴米店，赚得些利息来过日子，却不好么？”刘官人道：“感蒙泰山恩顾，可知是好。”当下吃了午饭，丈人取出十五贯钱来，付与刘官人道：“姐夫，且将这些钱去，收拾起店面，开张有日，我便再应付你十贯。你妻子且留在此过几日。待有了开店日子，老汉亲送女儿到你家，就来与你作贺，意下如何？”刘官人谢了又谢，驮了钱一径出门。到得城中，天色却早晚了，却撞着一个相识，顺路在他家门首经过。那人也要做经纪的人，就与他商量一会，可知是好。便去敲那人门时，里面有人应喏，出来相揖，便问：“老兄下顾，有何见教？”刘官人一一说知就里。那人便道：“小弟闲在家中，老兄用得着时，便来相帮。”刘官人道：“如此甚好。”当下说了些生意的勾当。那人便留刘官人在家，现成杯盘，吃了三杯两盏。刘官人酒量不济，便觉有些朦胧起来，抽身作别，便

道：“今日相扰，明早就烦老兄过寒家，计议生理。”那人又送刘官人至路口，作别回家，不在话下。若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也不见得受这般灾晦！却教刘官人死得不如：

《五代史》李存孝^[14]，《汉书》中彭越^[15]。

却说刘官人驮了钱，一步一步捱到家中。敲门已是点灯时分，小娘子二姐独自在家，没一些事做，守得天黑，闭了门，在灯下打瞌睡。刘官人打门，他那里便听见，敲了半晌，方才知觉。答应一声“来了”，起身开了门。刘官人进去，到了房中，二姐替刘官人接了钱，放在桌上，便问：“官人何处挪移这项钱来，却是甚用？”那刘官人一来有了几分酒，二来怪他开得门迟了，且戏言吓他一吓，便道：“说出来，又恐你见怪；不说时，又须通你得知。只是我一时无奈，没计可施，只得把你典与一个客人，又因舍不得你，只典得十五贯钱。若是我有些好处，加利赎你回来；若是照前这般不顺溜，只索罢了！”那小娘子听了，欲待不信，又见十五贯钱，堆在面前；欲待信来，他平白与我没半句言语，大娘子又过得好，怎么便下得这等狠心辣手！疑狐不决。只得再问道：“虽然如此，也须通知我爹娘一声。”刘官人道：“若是通知你爹娘，此事断然不成。你明日且到了人家，我慢慢央人与你爹娘说通，他也须怪我不得。”小娘子又问：“官人今日在何处吃酒来？”刘官人道：“便是把你典与人，写了文书，吃他的酒才来的。”小娘子又问：“大姐姐如何不来？”刘官人道：“他因不忍见你分离，待得你明日出了门才来，这也是我没计奈何，一言为定。”说罢，暗地忍不住笑，不脱衣裳，睡在床上，不觉睡去了。那小娘子好生摆脱不下：“不知他卖我与甚色样人家？我须先去爹娘家里说知。就是他明日有人来要我，寻到我家，也须有个下落。”沉吟了一会，却把这十五贯钱，一



垛儿堆在刘官人脚后边。趁他酒醉，轻轻地收拾了随身衣服，款款地开了门出去，拽上了门。却去左边一个相熟的邻舍，叫做朱三老儿家里，与朱三妈借宿了一夜，说道：“丈夫今日无端卖我，我须先去与爹娘说知。烦你明日对他说一声，既有了主顾，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来，讨个分晓，也须有个下落。”那邻舍道：“小娘子说得有理，你只顾自去，我便与刘官人说知就理。”过了一宵，小娘子

作别去不题。正是：

鳌鱼脱却金钩去，摆尾摇头再不回。

放下一头，却说这里刘官人一觉，直至三更方醒，见桌上灯犹未灭，小娘子不在身边。只道他还在厨下收拾家伙，便唤二姐讨茶吃，叫了一回，没人答应，却待挣扎起来，酒尚未醒，不觉又睡了去。不想却有一个做不是的，日间赌输了钱，没处出豁，夜间出来掏摸些东西，却好到刘官人门首。因是小娘子出去了，门儿拽上不关。那贼略推一推，豁地开了。捏手捏脚，直到房中，并无一人知觉。到得床前，灯火尚明。周围看时，并无一物可取。摸到床上，见一人朝着里床睡去，脚后却有一堆青钱，便去取了几贯。不想惊觉了刘官人，起来喝道：“你须不近道理！我从丈人家借办得几贯钱来，养身活命，不争你偷了我的去，却是怎的计结！”那人也不回话，照面一拳，刘官人侧

身躲过，便起身与这人相持。那人见刘官人手脚活动，便拔步出房。刘官人不舍，抢出门来，一径赶到厨房里。恰待声张邻舍，起来捉贼。那人急了，正好没出豁，却见明晃晃一把劈柴斧头，正在手边，也是人急计生，被他绰起，一斧正中刘官人面门，扑地倒了，又复一斧，斫倒一边。眼见得刘官人不活了，呜呼哀哉，伏惟尚飨^[16]。那人便道：“一不做，二不休，却是你来赶我，不是我来寻你。”索性翻身入房，取了十五贯钱。扯条单被，包裹得停当，拽扎得爽俐出门，拽上了门就走，不题。

次早邻舍起来，见刘官人家门也不开，并无人声息，叫道：“刘官人，失晓了^[17]。”里面没人答应。捱将进去，只见门也不关。直到里面，见刘官人劈死在地。“他家大娘子，两日家前已自往娘家去了，小娘子如何不见？”免不得声张起来。却有昨夜小娘子借宿的邻家朱三老儿道：“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到我家宿歇，说道：刘官人无端卖了他，他一径先到爹娘家里去了。教我对刘官人说，既有了主顾，可同到他爹娘家中，也讨得个分晓。今一面着人去追他转来，便有下落。一面着人去报他大娘子到来，再做区处。”众人说道：“说得是。”先着人去到王老员外家报凶信。老员外与女儿大哭起来，对那人道：“昨日好端端出门，老汉赠他十五贯钱，教他将来做本，如何便恁地被人杀了？”那去的人道：“好教老员外大娘子得知，昨日刘官人归时，已自昏黑，吃得半酣，我们都不晓得他有钱没钱，归迟归早。只是今早刘官人家，门儿半开，众人推将进去，只见刘官人杀死在地，十五贯钱一文也不见，小娘子也不见踪迹。声张起来，却有左邻朱三老儿出来说道：‘他家小娘子昨夜黄昏时分，借宿他家。小娘子说道刘官人无端把他典与人了，小娘子要对爹娘说一声。住了一宵，今早径自去了。’如今众人计议，一面来报大娘子与老员外，一面着人去追小娘子。若是半路里追不着的时

节，直到他爹娘家中，好歹追他转来，问个明白。老员外与大娘子，须索去走一遭，与刘官人抵命。”老员外与大娘子急急收拾起身，管待来人酒饭，三步做一步，赶入城中，不题。

却说那小娘子，清早出了邻舍人家，挨上路去，行不上一二里，早是脚疼走不动，坐在路旁。却见一个后生，头带万字头巾，身穿直缝宽衫，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脚下丝鞋净袜，一直走上前来。到了小娘子面前，看了一眼：虽然没有十二分颜色，却也明眉皓齿，莲脸生春，秋波送媚，好生动人。正是：

野花偏艳丽，村酒醉人多。

那后生放下搭膊，向前深深作揖。“小娘子独行无伴，却是往那里去的？”小娘子还了万福，道：“是奴家要往爹娘家去，因走不上，权歇在此。”因问：“哥哥是何处来？今要往何方去？”那后生叉手不离方寸：“小人是村里人，因往城中卖了丝帐，讨得些钱，要往褚家堂那边去的。”小娘子道：“告哥哥则个，奴家爹娘也在褚家堂左侧，若得哥哥带挈奴家，同走一程，可知是好？”那后生道：“有何不可！既如此说，小人情愿服侍小娘子前去。”两个厮赶着，一路正行，行不到三二里田地。只见后面两个人脚不点地，赶上前来。赶得汗流气喘，衣襟敞开。连叫：“前面小娘子慢走，我却有话说知。”小娘子 and 那后生看见赶得蹉蹉，都立住了脚。后边两个赶到跟前，见了小娘子与那后生，不容分说，一家扯了一家，说道：“你们干得好事！却走往那里去？”小娘子吃了一惊，举眼看时，却是两家邻舍，一个就是小娘子昨夜借宿的主人。小娘子便道：“昨夜也须告过公公得知，丈夫无端卖我，我自去对爹娘说知。今日赶来，却有何说？”朱三老道：“我不管闲账，只是你家里有杀人公事，你须回去对理。”小娘子道：“丈夫卖我，昨日钱已驮在家中，有

甚杀人公事？我只是不去。”朱三老道：“好自在性儿！你若真个不去，叫起地方有杀人贼在此，烦为一捉。不然，须要连累我们，你这里地方也不得清净。”那个后生见不是话头，便对小娘子道：“既如此说，小娘子只索回去，小人自家去休！”那两个赶来的邻舍，齐叫起来道：“若是没有你在此便罢，既然你与小娘子同行同止，你须也去不得！”那后生道：“却也作怪，我自半路遇见小娘子，偶然伴他行一程路儿，有甚皂丝麻线^[18]，要勒掇我回去^[19]？”朱三老道：“他家现有杀人公事，不争放你去了，却打没对头官司！”当下不容小娘子和那后生做主。看的人渐渐立满，都道：“后生你去不得。你日间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便去何妨！”那赶来的邻舍道：“你若不去，便是心虚。我们却和你罢休不得。”四个人只得厮挽着一路转来。

到得刘官人门首，好一场热闹！小娘子入去看时，只见刘官人斧劈倒在地死了，床上十五贯钱分文也不见。开了口合不得，伸了舌缩不上去。那后生也慌了，便道：“我恁地晦气！没来由和那小娘子同走一程，却做了干连人。”众人都和闹着。正在那里分豁不开，只见王老员外和女儿一步一颠走回家来，见了女婿身尸，哭了一场。便对小娘子道：“你却如何杀了丈夫？劫了十五贯钱逃走出去？今日天理昭然，有何理说！”小娘子道：“十



五贯钱，委是有的。只是丈夫昨晚回来，说是无计奈何，将奴家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说过今日便要奴家到他家去。奴家因不知他典与甚色样人家，先去与爹娘说知。故此趁他睡了，将这十五贯钱，一垛儿堆在他脚后边，拽上门，借朱三老家住了一宵，今早自去爹娘家里说知。临去之时，也曾央朱三老对我丈夫说，既然有了主顾，可同到我爹娘家里来交割。却不知因甚杀死在此？”那大娘子道：“可又来！我的父亲昨日明明把十五贯钱与他驮来作本，养赡妻小，他岂有哄你说是典来身价之理？这是你两日因独自在家，勾搭上了人。又见家中好生不济，无心守耐。又见了十五贯钱，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丈夫，劫了钱。又使见识，往邻舍家借宿一夜，却与汉子通同计较，一处逃走。现今你跟着一个男子同走，却有何理说，抵赖得过！”众人齐声道：“大娘子之言，甚是有理。”又对那后生道：“后生，你却如何与小娘子谋杀亲夫？却暗暗约定在僻静处等候，一同去逃奔他方，却是如何计结！”那人道：“小人自姓崔名宁，与那小娘子无半面之识。小人昨晚入城，卖得几贯丝钱在这里。因路上遇见小娘子，小人偶然问起往那里去的，却独自一个行走。小娘子说起是与小人同路，以此作伴同行，却不知前后因依。”众人那里肯听他分说，搜索他搭膊中，恰好是十五贯钱，一文也不多，一文也不少。众人齐发起喊来道：“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却与小娘子杀了人，拐了钱财，盗了妇女，同往他乡，却连累我地方邻里打没头官司！”

当下大娘子结扭了小娘子，王老员外结扭了崔宁，四邻舍都是证见，一哄都入临安府中来。那府尹听得有杀人公事，即便升堂。便叫一千人犯，逐一从头说来。先是王老员外上去，告说：“相公在上，小人是本府村庄人氏，年近六旬，只生一女，先年嫁与本府城中刘贵为妻。后因无子，娶了陈氏为妾，呼为

二姐。一向三口在家过活，并无片言。只因前日是老汉生日，差人接取女儿女婿到家，过了一夜。次日，因见女婿家中全无活计，养赡不起，把十五贯钱与女婿作本开店养身。却有二姐在家看守。到得昨夜，女婿到家时分，不知因甚缘故，将女婿斧劈死了。二姐却与一个后生，名唤崔宁，一同逃走，被人追捉到来。望相公可怜见老汉的女婿，身死不明，奸夫淫妇，赃证见在，伏乞相公明断。”府尹听得如此如此，便叫陈氏上来：“你却如何通同奸夫，杀死了亲夫，劫了钱，与人一同逃走，是何理说？”二姐告道：“小妇人嫁与刘贵，虽是做小老婆，却也得他看承得好。大娘子又贤惠，却如何肯起这片歹心？只是昨晚丈夫回来，吃得半酣，驮了十五贯钱进门。小妇人问他来历，丈夫说道：因养赡不周，将小妇人典与他人，典得十五贯身价在此。又不通我爹娘得知，明日就要小妇人到他家去。小妇人慌了，连夜出门，走到邻舍家里，借宿一宵。今早一径先往爹娘家去，教他对丈夫说，既然卖我有了主顾，可到我爹妈家里来交割。才走得到半路，却见昨夜借宿的邻家赶来，捉住小妇人回来，却不知丈夫杀死的根由。”那府尹喝道：“胡说！这十五贯钱，分明是他丈人与女婿的，你却说是典你的身价，眼见得没巴臂的说话了。况且妇人家，如何黑夜行走？定是脱身之计。这桩事须不是你一个妇人家做的，一定有奸夫帮你谋财害命，你却从实说来。”那小娘子正待分说，只见几家邻舍一齐跪上去告道：“相公的言语，委是青天。他家小娘子，昨夜果然借宿在左邻第二家的，今早他自去了。小的们见他丈夫杀死，一面着人去赶，赶到半路，却见小娘子和那一个后生同走，苦死不肯回来。小的们勉强捉他转来，却又一面着人去接他大娘子与他丈人，到时说昨日有十五贯钱，付与女婿做生理的。今者女婿已死，这钱不知从何而去。再三问那小娘子时，说道：他出门

时,将这钱一堆儿堆在床上。却去搜那后生身边,十五贯钱,分文不少。却不是小娘子与那后生通同作奸? 赃证分明,却如何赖得过?” 府尹听他们言言有理,就唤那后生上来道:“帝辇之下,怎容你这等胡行? 你却如何谋了他小老婆,劫了十五贯钱,杀死他亲夫? 今日同往何处? 从实招来。”那后生道:“小人姓崔名宁,是乡村人氏,昨日往城中卖了丝,卖得这十五贯钱。今早偶然路上撞着这小娘子,并不知他姓甚名谁,那里晓得他家杀人公事?” 府尹大怒喝道:“胡说! 世间不信有这等巧事! 他家失去了十五贯钱,你却卖的丝恰好也是十五贯钱,这分明是支吾的说话了。况且他妻莫爱,他马莫骑,你既与那妇人没甚首尾,却如何与他同行共宿? 你这等顽皮赖骨,不打,如何肯招?” 当下众人将那崔宁与小娘子,死去活来,拷打一顿。那边王老员外与女儿并一干邻舍人等,口口声声咬他二人。府尹也巴不得了结这段公案。拷讯一回,可怜崔宁和小娘子,受刑不过,只得屈招了。说是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亲夫,劫了十五贯钱,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将两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将这十五贯钱,给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廷,部覆申详,倒下圣旨,说:“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



不过,只得屈招了。说是一时见财起意,杀死亲夫,劫了十五贯钱,同奸夫逃走是实。左邻右舍都指画了十字,将两人大枷枷了,送入死囚牢里。将这十五贯钱,给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府尹叠成文案,奏过朝廷,部覆申详,倒下圣旨,说:“崔宁不合奸骗人妻,谋财害命,依律处斩。陈氏不合通同奸夫,杀死亲夫,

大逆不道，凌迟示众。”当下读了招状，大牢内取出二人来，当厅判一个“斩”字，一个“剐”字，押赴市曹，行刑示众。两人浑身是口，也难分说。正是：

哑子谩尝黄蘗味^[20]，难将苦口对人言。

看官听说，这段公事，果然是小娘子与那崔宁谋财害命的时节，他两人须连夜逃走他方，怎的又去邻舍人家借宿一宵？明早又走到爹娘家去，却被人捉住了？这段冤枉，仔细可以推详出来。谁想问官糊涂，只图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冥冥之中，积了阴鹭^[21]，远在儿孙近在身。他两个冤魂，也须放你不过。所以做官的，切不可率意断狱，任情用刑，也要求个公平明允。道不得个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可胜叹哉！

闲话休题。却说那刘大娘子到得家中，设个灵位，守孝过日。父亲王老员外劝他转身，大娘子说道：“不要说起三年之久，也须到小祥之后^[22]。”父亲应允自去。光阴迅速，大娘子在家，巴巴结结，将近一年。父亲见他守不过，便叫家里老王去接他来，说：“叫大娘子收拾回家，与刘官人做了周年，转了身去罢。”大娘子没计奈何。细思：“父言亦是有理。”收拾了包裹，与老王背了，与邻舍家作别，暂去再来。一路出城，正值秋天。一阵乌风猛雨，只得落路，往一所林子去躲，不想走错了路。正是：

猪羊走屠宰之家，一脚脚来寻死路。

走入林子里来，只听他林子背后，大喝一声：“我乃静山大王在此！行人住脚，须把买路钱与我。”大娘子和那老王吃那一惊不小，只见跳出一个人来：

头带乾红凹面巾，身穿一领旧战袍，腰间红绢搭膊裹肚，脚下蹬一双乌皮皂靴，手执一把朴刀。

舞刀前来。那老王该死，便道：“你这剪径的毛团！我须是认得你，做这老性命着与你兑了罢。”一头撞去，被他闪过空。老人家用力猛了，扑地便倒。那人大怒道：“这牛子好生无礼！”连搠一两刀，血流在地，眼见得老王养不大了。那刘大娘子见他凶猛，料到脱身不得，心生一计，叫做脱空计。拍手叫道：“杀得好！”那人便住了手，睁圆怪眼，喝道：“这是你甚么人？”那大娘子虚心假气地答道：“奴家不幸丧了丈夫，却被媒人哄诱，嫁了这个老儿，只会吃饭。今日却得大王杀了，也替奴家除了一害。”那人见大娘子如此小心，又生得有几分颜色，便问道：“你肯跟我做个压寨夫人么？”大娘子寻思，无计可施，便道：“情愿服侍大王。”那人回嗔作喜，收拾了刀杖，将老王尸首擗入涧中。领了刘大娘子到一所庄院前来，甚是委曲。只见大王向那地上，拾些土块，抛向屋上去，里面便有人出来开门，到得草堂之上，吩咐杀羊备酒，与刘大娘子成亲，两口子且是说得着。正是：

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随。

不想那大王自得了刘大娘子之后，不上半年，连起了几桩大财，家间也丰富了。大娘子甚是有识见，早晚用好言语劝他：“自古道：瓦罐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中亡。你我两人，下半世也够吃用了，只管做这没天理的勾当，终须不是个好结果！却不道是梁园虽好，不是久恋之家。不若改行从善，做个小小经纪，也得过养身活命。”那大王早晚被他劝转，果然回心转意，把这门道路撇了，却去城市间赁下一处房屋，开了一个杂货店。遇闲暇的日子，也时常去寺院中，念佛赴斋。

忽一日，在家闲坐，对那大娘子道：“我虽是个剪径的出身，却也晓得冤各有头，债各有主。每日间只是吓骗人东西，将来过日子。后来得有了你，一向买卖顺溜，今已改行从善。闲来

追思既往，只曾枉杀了二个人，又冤陷了两个人，时常挂念，思欲做些功德，超度他们，一向未曾对你说知。”大娘子便道：“如何是枉杀了两个人？”那大王道：“一个是你的丈夫，前日在林子里的时节，他来撞我，我却杀了他。他须是个老人家，与我往日无仇，如今又谋了他老婆，他死也是不肯甘心的！”大娘子道：“不恁地时，我却那得与你厮守？这也是往事，休题了！”又问：“杀那一个，又是甚人？”那大王道：“说起来这个人，一发天理上放不过去，且又带累了两个人，无辜偿命。是一年前，也是赌输了，身边并无一文，夜间便去掏摸些东西。不想到一家门首，见他们也不问，推进去时，里面并无一人。摸到门里，只见一人醉倒在床，脚后却有一堆铜钱，便去摸他几贯。正待要走，却惊醒了那人。起来说道：‘这是我丈人家与我做本钱的，不争你偷去了，一家人口都是饿死。’起身抢出房门，正待声张起来。是我一时见他不是话头，却好一把劈柴斧头在我脚边，这叫做人急计生，绰起斧来，喝一声道：‘不是我，便是你。’两斧劈倒，却去房中将十五贯钱，尽数取了。后来打听得他，却连累了他家小老婆，与那一个后生，唤做崔宁，说他两人谋财



害命，双双受了国家刑法。我虽是做了一世强人，只有这两桩人命，是天理人心打不过去的！早晚还要超度他，也是该的。”那大娘子听说，暗暗地叫苦：“原来我的丈夫也是这厮杀了，又连累我家二姐与那个后生无辜被戮。思量起来，是我不合当初执证他两人偿命，料他两人阴司中也须放我不过。”当下权且欢天喜地，并无他话。明日捉个空，便一径到临安府前，叫起屈来。那时换了一个新任府尹，才得半月。正值升厅，左右捉将那叫屈的妇人进来。刘大娘子到台阶下，放声大哭。哭罢，将那大王前后所为，“怎的杀了我丈夫刘贵。问官不肯推详，含糊了事，却将二姐与那崔宁，朦胧偿命。后来又怎的杀了老王，奸骗了奴家。今日天理昭然，一一是他亲口招承。伏乞相公高抬明镜，昭雪前冤。”说罢又哭。府尹见他情词可悯，即差人去捉那静山大王到来。用刑拷讯，与大娘子口词一些不差。即时问成死罪，奏过官里。待六十日限满，倒下圣旨来：

勘得静山大王，谋财害命，连累无辜，准律：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斩加等，决不待时。原问官断狱失情，削职为民。崔宁与陈氏枉死可怜，有司访其家，谅行优恤。王氏既系强徒威逼成亲，又能伸雪夫冤，着将贼人家产，一半没入官，一半给与王氏养贍终身。

刘大娘子当日往法场上，看决了静山大王，又取其头去祭献亡夫并小娘子及崔宁，大哭一场。将这一半家私，舍入尼姑庵中，自己朝夕看经念佛，追荐亡魂，尽老百年而绝。有诗为证：

善恶无分总丧躯，只因戏语酿殃危。
劝君出话须诚信，口舌从来是祸基。

——选自《京本通俗小说》

[注释]

〔1〕懵(mGng)懂:糊里糊涂。〔2〕颦(pJn):皱眉。〔3〕得胜头回:宋元小说话本体制之一,先讲一个小故事,然后进入正话。〔4〕书程:书信与路费。〔5〕甫能:刚刚的意思。〔6〕蹭蹬(cHng dHng):走路艰难的样子,这里指受到挫折。〔7〕撒漫:糟踏的意思。〔8〕汴京:北宋的都城,今河南开封市。〔9〕时乖运蹇:时运不好。〔10〕运限:运气。〔11〕常便:长远的打算。〔12〕泰山:岳父。〔13〕贲(jl):送东西给人。〔14〕李存孝:后唐李克用的养子,多有战功,官至汾州刺史。被人陷害,被迫投奔安知建、王客,后被李克用捉回,用车裂之刑处死。〔15〕彭越:汉初名将,刘帮统一天下后,因有人告发他谋反,被刘邦处死,剁成肉酱。〔16〕呜呼哀哉,伏惟尚飨:一般用以祭文结尾的套话。〔17〕失晓:指睡过了头。〔18〕皂丝麻线:原意是黑丝线和白麻线缠绕到了一起,比喻牵连。〔19〕勒掯:强迫。〔20〕黄蘗(bR):即黄柏,一种味极苦的中药。〔21〕阴鹭(zhL):阴德。〔22〕小祥:人死一周年后,所进行的祭祀。

[赏析]

《错斩崔宁》选自《京本通俗小说》,冯梦龙将该篇选入《醒世恒言》时改名为《十五贯戏言成巧祸》。这篇小说,按南宋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对话本小说题材的划分,是属于公案一类,即写的是审案断狱的故事。这个故事在后代影响也很大。清代的剧作家朱素臣参据这个故事改编成传奇剧本《双熊梦》,1956年江苏省昆剧院又据以改编为昆曲《十五贯》,以后又被搬上银幕,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

这篇故事是从平民的日常生活中汲取题材,叙述两个善良无辜的青年崔宁和陈二姐被错斩的故事。作品写刘贵醉后戏言,以十五贯典卖妾陈二姐,明晨即送走。陈二姐赶回家去报告父母,在途中与青年崔宁相遇,两人一同赶路,正在这时,邻居赶来把他们两人捉回。因夜里刘贵被贼偷钱而谋杀,碰巧崔宁身上也有十五贯,误以崔宁诱妾谋财行凶,告知官府,后因屈打成招,判处死刑。最后刘贵妻刘大娘子遇到静山大王,知道



他才是真正的杀人凶手。通过“错斩”，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官吏的昏聩和司法制度的黑暗。但作者认为“错斩”是由于刘贵酒后戏言，才引起陈二姐不辞出走，小偷因此得以潜入室内杀人，这样把说笑话归结为造成悲剧的原因，说明了作者的世界观是有局限的。

世界上的事情确有不少是偶然的巧合，巧得有如鬼使神差。说话艺人为了吸引听者，要用复杂曲折的情节唤起人们的好奇心，因此必须利用凑巧的偶然因素来编造故事，叫做“无巧不成书”。这篇小说也以巧为关节，但情节一路发展过来却不失情理，不是一味生凑硬斗。刘贵从丈人处借得十五贯钱是为了做生意，因此路过一个做生意的熟人家门口，进去商议一下生意是很自然的。主人招待他喝几杯，也是生活中常有的事。回家时陈二姐开门稍迟，乘着酒意开了玩笑恐吓她一下，也是人之常情。他既带着钱回家，诈说是典身钱，也不容二姐不信。更何况带着酒意，说是订了契约，吃了典主的酒，尤其入情入理。二姐一急之下要去娘家申诉，更在情理之中。时已黄昏，一个小妇人不得不到朱三妈家去借宿一夜，次早上路，揆情度理也很真实。路上遇到赶路的丝贩崔宁，结伴同行，也算不得什么稀奇事。这一切都谈不上巧，唯一巧的是崔宁所收来的丝帐钱也是十五贯，不多不少。由于一路开展来的情节都

挑不出毛病,这点偶然的巧合便也被带了过去,不很惹眼了。真实是文学的生命,从小说的细节说来,是真实的,所以这篇小说站得住,并非全赖巧合。

但更大的真实当然是封建社会官吏的昏聩颡顛,不负责任地草菅人命,以及司法制度的腐败黑暗,即小说所评鹭的“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专用刑威逼供,酿成冤案。在这种黑暗政治下,崔宁、陈二姐无辜枉死,决不是巧合,也决非偶然事件。左邻右舍之所以卸脱关系,只求案子快点了结,也无非是因为害怕官府胥吏的骚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所驱使。岂不见这十五贯钱名曰给还原主,“也只好奉与衙门中人做使用,也还不够哩”么?谁都是怕官府,怕连累自己打没头官司的。这便是小说所揭露的现实,“巧祸”不巧。

由于公案小说的惯例,案情最后必须水落石出。也由于市民听众的心理习惯,他们的感情承担不了悲剧的结果,必须来点缓冲,来点补偿,于是作者便使真凶静山大王来吐露真相,伏法抵罪,以少抑人们的不平。这后一部分,即王氏偏偏落到了静山大王的手里,被劫做了压寨夫人的情节,倒确实太巧了一点,而且以小说品类说,在一篇公案小说中,孤零零地插入了静山大王的“朴刀杆棒”类小说的情节,题旨上又无内在联系,艺术格调也不很统一,显然是小说的缺点。这现象也表明了:作品形式上的毛病,也一定是内容上的毛病,而且是导源于内容的毛病。

小说线索单纯,布局错落有致,没有多少藻饰,要言不烦,显得干净朴素。情节的交待也清楚流利,保持着早期市民文学的特色。全篇除了插入几句对官府的抨击外,也没有多少如后期拟话本常有的枯燥的说教,这些都值得称道。

三现身包龙图断冤

明·冯梦龙

甘罗发早子牙迟^{〔1〕}，彭祖颜回寿不齐^{〔2〕}；
范丹贫穷石崇富^{〔3〕}，算来都是只争时。

话说大宋元祐年间^{〔4〕}，一个太常大卿^{〔5〕}，姓陈名亚，因打章子厚不中^{〔6〕}，除做江东留守安抚使，兼知建康府。一日，与众官宴于临江亭上，忽听得亭外有人叫道：“不用五行四柱^{〔7〕}，能知祸福兴衰。”大卿问：“甚人敢出此语？”众官有曾认的，说道：“此乃金陵术士边瞽^{〔8〕}。”大卿吩咐：“与我叫来。”即时叫

至门下，但见：

破帽无檐，蓝缕衣
裙，霜髯瞽目，伛偻形
躯。

边瞽手携节杖入来，长揖一声，摸着阶沿便坐。大卿怒道：“你既瞽目，不能观古圣之书，辄敢轻五行而自高！”边瞽道^{〔9〕}：“某善能听简笏声知进退^{〔10〕}，闻鞋履响辨死生。”大卿道：“你术果验否？……”说言未了，见大江中画船一只，橹声咿轧，自上流而下。大卿便问边瞽：“主何灾祸？”答言：“橹声带哀，舟中必载大官之丧。”大卿遣人讯闻，果是知



临江军李郎中^[11]，在任身故，载灵柩归乡。大卿大惊道：“使汉东方朔复生^[12]，不能过汝。”赠酒十樽^[13]，银十两遣之。

那边警能听橹声知灾福。今日且说个卖卦先生，姓李名杰，是东京开封府人。去兖州府奉符县前，开个卜肆^[14]，用金纸糊着一把太阿宝剑，底下一个招儿，写道：“斩天下无学同声^[15]。”这个先生，果是阴阳有准。

精通《周易》^[16]，善辨六壬^[17]，瞻乾象遍识天文^[18]，观地理明知风水。五星深晓，决吉凶祸福如神；三命秘谈，断成败兴衰似见。

当日挂了招儿，只见一个人走将进来，怎生打扮？但见：

裹背系带头巾^[19]，着上两领皂衫，腰间系条丝绦，下面着一双干鞋净袜，袖里袋着一轴文字。

那人和金剑先生相揖罢，说了年月日時，铺下卦子。只见先生道：“这命算不得。”那个买卦的，却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20]，姓孙名文，问道：“如何不与我算这命？”先生道：“上覆尊官，这命难算。”押司道：“怎地难算？”先生道：“尊官有酒休买，护短休问。”押司道：“我不曾吃酒，也不护短。”先生道：“再请年月日時，恐有差误。”押司再说了八字。先生又把卦子布了道：“尊官，且休算。”押司道：“我不讳，但说不妨。”先生道：“卦象不好。”写下四句来，道是：

白虎临身日^[21]，临身必有灾。不过明旦丑^[22]，亲族尽悲哀。

押司看了，问道：“此卦主何灾祸？”先生道：“实不敢瞒，主尊官当死。”又问：“却是我几年上当死？”先生道：“今年死。”又问：“却是今年几月死？”先生道：“今年今月死。”又问：“却是今年今月几日死？”先生道：“今年今月今日死。”再问：“早晚时辰？”先生道：“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23]。”押

司道：“若今夜真个死，万事全休；若不死，明日和你县里理会。”先生道：“今夜不死，尊官明日来取下这斩无学同声的剑，斩了小子的头。”押司听说，不觉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把那先生掙出卦铺去⁽²⁴⁾。怎地计结⁽²⁵⁾？那先生：

只因会尽人间事，惹得闲愁满肚皮。

只见县里走出数个司事人来拦住孙押司⁽²⁶⁾，问做甚闹。押司道：“什么道理！我闲买个卦，却说我今夜三更三点当死。我本身又无疾病，怎地三更三点便死？待掙他去县中，官司究问明白。”众人道：“若信卜，卖了屋；卖卦口，没量斗⁽²⁷⁾。”众人和哄孙押司去了⁽²⁸⁾，转来埋怨那先生道：“李先生，你触了这个有名的押司，想也在此卖卦不成了。从来贫好断，贱好断，只有寿数难断。你又不是阎王的老子，判官的哥哥，那里便断生断死，刻时刻刻，这般有准？说话也该放宽缓些。”先生道：“若要奉承人，卦就不准了，若说实话，又惹人怪。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叹口气，收了卦铺，搬在别处去了。

却说孙押司虽则被众人劝了，只是不好意思。当日县里押了文字归去⁽²⁹⁾，心中好闷。归到家中，押司娘见他眉头不展，面带忧容，便问丈夫：“有甚事烦恼？想是县里有甚文字不了。”押司道：“不是，你休问。”再问道：“多是今日被知县责罚来？”又道：“不是。”再问道：“莫是与人争闹来？”押司道：“也不是。我今日去县前买个卦，那先生道，我主在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押司娘听得说，柳眉剔竖⁽³⁰⁾，星眼圆睁，问道：“怎地平白一个人，今夜便要死！如何不掙他去县里官司？”押司道：“便掙他去，众人劝了。”浑家道：“丈夫，你且只在家里少待。我寻常有事，兀自去知县面前替你出头⁽³¹⁾，如今替你去寻那个先生问他：我丈夫又不少官钱私债，又无甚官事临逼，做什么今夜三更便死？”押司道：“你且休去。待我今夜不死，明日我自与他



理会，却强如你妇人家。”当日天色已晚。押司道：“且安排几杯酒来吃着。我今夜不睡，消遣这一夜。”三杯两盏，不觉吃得烂醉。只见孙押司在校椅上，朦胧着醉眼打瞌睡。浑家道：“丈夫怎地便睡着？”叫迎儿^{〔32〕}：“你且摇觉爹爹来。”迎儿到身边摇着不醒，叫一会不应。押司娘道：“迎儿，我和你扶押司入房里去睡。”若还是说话的同年生，并肩长，拦腰抱住，把臂拖回。孙押司只吃着酒消遣一夜，千不该万不该上床去睡，却教孙押司只就当年当月当日当夜，死得不如《五代史》李存孝，《汉书》里彭越。正是：

金风吹树蝉先觉，暗送无常死不知。

浑家见丈夫先去睡，吩咐迎儿厨下打灭了火烛，说与迎儿道：“你曾听你爹爹说，日间卖卦的算你爹爹今夜三更当死？”迎儿道：“告妈妈，迎儿也听得说来。那里讨这话！”押司娘道：“迎儿，我和你做些针线，且看今夜死也不死？若还今夜不死，明日却与他理会。”教迎儿：“你且莫睡。”迎儿道：“那里敢睡！……”道犹未了，迎儿打瞌睡。押司娘道：“迎儿，我教你莫睡，如何便睡着？”迎儿道：“我不睡。”才说罢，迎儿又睡着。押司娘叫得应，问他如今甚时候了。迎儿听县衙更鼓正打三更三点。押司娘道：“迎儿，且莫睡则个！这时辰正尴尬那！”迎儿又睡着，叫

不应。只听得押司从床上跳将下来，兀底中门响^{〔33〕}。押司娘急忙叫醒迎儿，点灯看时，只听得大门响。迎儿和押司娘点灯去赶，只见一个着白的人，一只手掩着面，走出去，扑通地跳入奉符县河里去了。正是：

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吩咐与东风。

那条河直通着黄河水，滴溜也似紧，那里打捞尸首！押司娘和迎儿就河边号天大哭道：“押司，你却怎地投河，教我两个靠兀谁？”即时叫起四家邻舍来，上手住的刁嫂，下手住的毛嫂，对门住的高嫂、鲍嫂，一发都来。押司娘把上件事对他们说了一遍。刁嫂道：“真有这般作怪的事！”毛嫂道：“我日里兀自见押司着了皂衫，袖着文字归来，老媳妇和押司相叫来^{〔34〕}。”高嫂道：“便是，我也和押司厮叫来。”鲍嫂道：“我家里的早间去县前有事，见押司捧着卖卦的先生，兀自归来说。怎知道如今真个死了！”刁嫂道：“押司，你怎地不吩咐我们邻舍则个，如何便死？”簌地两行泪下。毛嫂道：“思量起押司许多好处来，如何不烦恼！”也眼泪出。鲍嫂道：“押司，几时再得见你！”即时地方申呈官司，押司娘少不得做些功果^{〔35〕}，追荐亡灵。

捻指间过了三个月。当日押司娘和迎儿在家坐地，只见两个妇女，吃得面红颊赤。上手的提着一瓶酒，下手的把着两朵通草花，掀开布帘入来道：“这里便是。”押司娘打一看时，却是两个媒人，无非是姓张姓李。押司娘道：“婆婆多时不见。”媒婆道：“押司娘烦恼！外日不知^{〔36〕}，不曾送得香纸来，莫怪则个！押司如今也死得几时？”答道：“前日已做过百日了。”两个道：“好快！早是百日了。押司在日，直恁地好人^{〔37〕}。有时老媳妇和他厮叫，还喏不迭^{〔38〕}。时今死了许多时，宅中冷静，也好说头亲事，是得。”押司娘道：“何年月日再生得一个似我那丈夫孙押司这般人？”媒婆道：“恁地也不难。老媳妇却有一

头好亲。”押司娘道：“且住，如何得似我先头丈夫。”两个吃了茶，归去。过了数日，又来说亲。押司娘道：“婆婆休只管来说亲。你若依得我三件事，便来说：“若依不得我，一世不说这亲，宁可守孤孀度日。”当时押司娘启齿张舌，说出这三件事来。有分撞着五百年前夙世的冤家^[39]，双双受国家刑法。正是：

鹿迷秦相应难辨^[40]，蝶梦庄周末可知。

媒婆道：“却是那三件事？”押司娘道：“第一件，我死的丈夫姓孙，如今也要嫁个姓孙的；第二件，我先丈夫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如今也只要恁般职役的人；第三件，不嫁出去，则要他入舍^[41]。”两个听得说，道：“好也！你说要嫁个姓孙的，也要一似先押司职役的，教他入舍的；若是说别件事，还费些计较，偏是这三件事，老媳妇都依得。好教押司娘得知，先押司是奉符县里第一名押司，唤做大孙押司。如今来说亲的，原是奉符县第二名押司。如今死了大孙押司，钻上差役，做第一名押司，唤做小孙押司。他也肯来入舍。我教押司娘嫁这小孙押司，是肯也不？”押司娘道：“不信有许多凑巧！”张媒道：“老媳妇今年七十二岁了。若胡说时，变做七十二只雌狗，在押司娘家吃屎。”押司娘道：“果然如此，烦婆婆且去说看，不知缘分如何？”张媒道：“就今日好日，讨一个利市团圆吉帖^[42]。”押司娘道：“却不曾买在家里。”李媒道：“老媳妇这里有。”便从抹胸



内取出一幅五男二女花笺纸来^[43]，正是：

雪隐鹭鸶飞始见，柳藏鹦鹉语方知。

当日押司娘教迎儿取将笔砚来，写了帖子。两个媒婆接去。免不得下财纳礼，往来传话。不上两月，入舍小孙押司在家。夫妻两个好一对儿，果是说得着。

不则一日，两口儿吃得酒醉，教迎儿做些个醒酒汤来吃。迎儿去厨下一头烧火，口里埋怨道：“先的押司在时，恁早晚，我自睡了。如今却教我做醒酒汤！”只见火筒塞住了孔，烧不着。迎儿低着头，把火筒去灶床脚上敲。敲未得几声，则见灶床脚渐渐起来，离地一尺已上，见一个人顶着灶床，脖项上套着井栏^[44]，披着一带头发，长伸着舌头，眼里滴出血来，叫道：“迎儿，与爹爹做主则个！”唬得迎儿大叫一声，匹然倒地，面皮黄，眼无光，唇口紫，指甲青，未知五脏如何，先见四肢不举。正是：

身如五鼓衔山月，命似三更油尽灯。

夫妻两人急来救得迎儿苏醒，讨些安魂定魄汤与他吃了。问道：“你适来见了什么，便倒了？”迎儿告妈妈：“却才在灶前烧火，只见灶床渐渐起来，见先押司爹爹，脖项上套着井栏，眼中滴出血来，披着头发，叫声迎儿，便吃惊倒了。”押司娘见说，倒把迎儿打个漏风掌^[45]：“你这丫头，教你做醒酒汤，则说道懒做便了，直装出许多死模活样！莫做莫做！打灭了火去睡！”迎儿自去睡了。且说夫妻两个归房，押司娘低低叫道：“二哥，这丫头见这般事，不中用。教他离了我家罢。”小孙押司道：“却教他那里去？”押司娘道：“我自有个道理。”到天明，做饭吃了，押司自去官府承应。押司娘叫过迎儿来道：“迎儿，你在我家里也有七八年，我也看你在眼里。如今比不得先押司在日做事。我看你肚里莫是要嫁个老公？如今我与你说头亲。”迎儿道：“那

里敢指望。却教迎儿嫁兀谁？”押司娘只因教迎儿嫁这个人，与大孙押司索了命。正是：

风定始知蝉在树，灯残方见月临窗。

当时不由迎儿做主，把来嫁了一个人。那厮姓王名兴，浑名唤做王酒酒，又吃酒，又要赌。迎儿嫁将去，那得三个月，把房卧都费尽了〔46〕。那厮吃得醉，走来家把迎儿骂道：“打脊贱人〔47〕！见我恁般苦，不去问你使头借三五百钱来做盘缠〔48〕？”迎儿吃不得这厮骂，把裙儿系了腰，一程走来小孙押司家中。押司娘见了道：“迎儿，你自嫁了人，又来说什么？”迎儿告妈妈：“实不敢瞒，迎儿嫁那厮不着，又吃酒，又要赌。如今未得三个月，有些房卧，都使尽了。没计奈何，告妈妈借换得三五百钱，把来做盘缠。”押司娘道：“迎儿，你嫁人不着，是你的事。我今与你一两银子，后番却休要来。”迎儿接了银子，谢了妈妈归家。那得四五日，又使尽了。当日天色晚，王兴那厮吃得酒醉，走来看迎儿道：“打脊贱人！你见恁般苦，不去再告使头则个？”迎儿道：“我前番去，借得一两银子，吃尽千言万语。如今却教我又怎地去？”王兴骂道：“打脊贱人！你若不去时，



打折你一只脚！”迎儿吃骂不过，只得连夜走来孙押司门首看时，门却关了。迎儿欲待敲门，又恐怕他埋怨，进退两难。只得再走回来。过了两家人家，只见一个人道：“迎儿，我与你一件物事。”只因这个人身上，我只替押司娘和小孙押司烦恼！正是：

龟游水面分开绿，鹤立松梢点破青。

迎儿回过头来看那叫的人，只见人家屋檐头一个人，舒角幞头⁽⁴⁹⁾，绯袍角带，抱着一骨碌文字，低声叫道：“迎儿，我是你先的押司。如今见在一个去处，未敢说与你知道。你把手来，我与你一件物事。”迎儿打一接，接了这件物事，随手不见了那个绯袍角带的人。迎儿看那物事时，却是一包碎银子。迎儿归到家中敲门。只听得里面道：“姐姐，你去使头家里，如何恁早晚才回？”迎儿道：“好教你知，我去妈妈家借米，他家关了门，我又不肯敲，怕吃他埋怨。再走回来，只见人家屋檐头立着先的押司，舒角幞头，绯袍角带，与我一包银子在这里。”王兴听说道：“打脊贱人！你却来我面前说鬼话！你这一包银子，来得不明，你且进来。”迎儿入去，王兴道：“姐姐，你寻常说那灶前看见先押司的话，我也都记得。这事一定有些蹊跷。我却怕邻舍听得，故恁地如此说。你把银子收好，待天明去县里首告他。”正是：

着意种花花不活，等闲插柳柳成阴。

王兴到天明时，思量道：“且住，有两件事告首不得。第一件，他是县里头名押司，我怎敢恶了他；第二件，却无实迹，连这些银子也待入官，却打没头脑官司。不如赎几件衣裳，买两个盒子送去孙押司家里，到去谒索他则个⁽⁵⁰⁾。”计较已定，便去买两个盒子送去。两人打扮身上干净，走来孙押司家。押司娘看见他夫妻二人身上干净，又送盒子来，便道：“你那得钱



钞？”王兴道：“昨日得押司一件文字，撰得有二两银子，送些盒子来。如今也不吃酒，也不赌钱了。”押司娘道：“王兴，你自归去，且教你老婆在此住两日。”王兴去了。押司娘对着迎儿道：“我有一炷东峰岱岳愿香要还⁽⁵¹⁾，我明日同你去则个。”当晚无话。明早起来，梳洗罢，押司自去县里去。押司娘锁了门，和迎儿同行。到东岳庙殿上烧了香，下殿来

去那两廊下烧香。行到速报司前，迎儿裙带系得松，脱了裙带。押司娘先行过去。迎儿正在后面系裙带，只见速报司里有个舒角幞头，绯袍角带的判官，叫：“迎儿，我便是你先的押司。你与我申冤则个！我与你这件物事。”迎儿接得物事在手，看了一眼道：“却不作怪！泥神也会说起话来！如何与我这物事？”正是：

开天辟地罕曾闻，从古至今希得见。

迎儿接得来，慌忙揣在怀里，也不敢说与押司娘知道。当日烧了香，各自归家。把上项事对王兴说了。王兴讨那物事看时，却是一幅纸。上写道：

大女子，小女子，前人耕来后人饷。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来年二三月，“句已”当解此。

王兴看了解说不出，吩咐迎儿不要说与别人知道。看来年

二三月间有什么事。

捻指间，到来年二月间，换个知县，是庐州金斗城人，姓包名拯，就是今人传说有名的包龙图相公。他后来官至龙图阁学士，所以叫做包龙图。此时做知县还是初任。那包爷自小聪明正直，做知县时，便能剖人间暧昧之情，断天下狐疑之狱。到任三日，未曾理事。夜间得其一梦，梦见自己坐堂，堂上贴一联对子：

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

包爷次日早堂，唤合当吏书，将这两句教他解说，无人能识。包公讨白牌一面，将这一联楷书在上。却就是小孙押司动笔。写毕，包公将朱笔判在后面⁽⁵²⁾：“如有能解此语者，赏银十两。”将牌挂于县门，哄动县前县后官身私身⁽⁵³⁾，挨肩擦背，只为贪那赏物，都来赌先争看。

却说王兴正在县前买枣糕吃，听见人说知县相公挂一面白牌出来，牌上有二句言语，无人解得。王兴走来看时，正是速报司判官一幅纸上写的话。暗地吃了一惊：“欲要出首，那新知县相公，是个古怪的人，怕去惹他；欲待不说，除了我，再无第二个人晓得这二句话的来历。”买了枣糕回去，与浑家说知此事。迎儿道：“先押司三遍出现，教我与他申冤，又白白里得了他一包银子。若不去出首，只怕鬼神见责。”王兴意犹不决。再到县前，正遇了邻人裴孔目。王兴平昔晓得裴孔目是知事的，一手扯到僻静巷里，将此事与他商议：“该出首也不该？”裴孔目道：“那速报司这一幅纸在那里？”王兴道：“见藏在我浑家衣服箱里。”裴孔目道：“我先去与你禀官。你回去取了这幅纸，带到县里。待知县相公唤你时，你却拿将出来，做个证见。”当下王兴去了。裴孔目候包爷退堂，见小孙押司不在左右，就跪将过去，禀道：“老爷，白牌上写这二句，只有邻舍王兴晓得来历。

他说是岳庙速报司与他一幅纸，纸上还写许多言语，内中却有这二句。”包爷问道：“王兴如今在那里？”裴孔目道：“已回家取那一幅纸去了。”包爷差人速拿王兴问话。

却说王兴回家，开了浑家的衣箱，检那幅纸出来看时，只叫得苦，原来是一张素纸，字迹全无。不敢到县里去，怀着鬼胎，躲在家里。知县相公的差人到了。新官新府，如火之急，怎好推辞。只得带了这张素纸，随着公差进县，直至后堂。包爷屏去左右，只留裴孔目在旁。包爷问王兴道：“裴某说你在岳庙中收得一幅纸，可取上来看？”王兴连连叩头禀道：“小人的妻子去年在岳庙烧香，走到速报司前，那神道出现，与他一幅纸。纸上写着一篇说话，中间其实有老爷白牌上写的两句。小的拿来藏在衣箱里。方才去检看，变了一张素纸。如今这素纸见在，小人不敢说谎。”包爷取纸上来看了，问道：“这一篇言语，你可记得？”王兴道：“小人还记得。”即时念与包爷听了。包爷将纸写出，仔细推详了一会，叫：“王兴，我且问你，那神道把这



一幅纸与你的老婆，可再有什么言语吩咐？”王兴道：“那神道只叫与他申冤。”包爷大怒，喝道：“胡说！做了神道，有甚冤没处申得，偏你的婆娘会替他申冤？他到来央你！这等无稽之言，却哄谁来！”王兴慌忙叩头道：“老爷，是有个缘故。”包爷道：“你细细讲。讲得有理，有赏；如无理时，今日就是你开棒了。”王兴禀道：“小人的妻子，原是服侍本县大孙押司的，叫做迎儿。因算命的算那大孙押司其年其月其日三更三点命里该死。何期果然死了。主母随了如今的小孙押司。却把这迎儿嫁出与小人为妻。小人的妻子，初次在孙家灶下，看见先押司现身，项上套着井栏，披发吐舌，眼中流血，叫道：‘迎儿，可与你爹爹做主。’第二次夜间到孙家门首，又遇见先押司，舒角幞头，绯袍角带，把一包碎银与小人的妻子。第三遍岳庙里速报司判官出现，将这一幅纸与小人的妻子，又嘱咐与他申冤。那判官爷模样，就是大孙押司，原是小人妻子旧日的家长。”包爷闻言，呵呵大笑：“原来如此！”喝教左右去拿那小孙押司夫妇二人到来：“你两个做得好事！”小孙押司道：“小人不曾做什么事。”包爷将速报司一篇言语解说出来：“‘大女子，小女子’，女之子，乃外孙；是说外郎姓孙，分明是大孙押司、小孙押司；‘前人耕来后人饵’，饵者食也，是说你白得他的老婆，享用他的家业；‘要知三更事，掇开火下水’，大孙押司死于三更时分；要知死的根由，‘掇开火下之水’，那迎儿见家长在灶下，披发吐舌，眼中流血，此乃勒死之状。头上套着井栏，井者水也，灶者火也，水在火下，你家灶必砌在井上，死者之尸，必在井中。‘来年二三月’，正是今日。‘句已当解此’；‘句已’两字，合来乃是个包字。是说我包某今日到此为官，解其语意，与他雪冤。”喝教左右，同王兴押着小孙押司，到他家灶下，不拘好歹，要勒死尸首回话。众人似疑不信。到孙家发开灶床脚，地下是一



块石皮。揭起石皮，是一口井。唤集土工，将井水吊干，络了竹篮，放入下去打捞，捞起一个尸首来。众人齐来认看，面色不改，还有人认得是大孙押司。项上果有勒帛。小孙押司唬得面如土色，不敢开口。众人俱各骇然。

原来这小孙押司当初是大雪里冻倒的人。当时大孙押司见他冻倒，好个后生，救他活了，教他识字，写文书。不想浑家与他有事。当日大孙押司算命回来时，恰好小孙押司正躲在他家。见说三更前后当死，趁这个机会，把酒灌醉了，就当夜勒死了大孙押司，擗在井里。小孙押司却掩着面走去，把一块大石头漾在奉符县河里，扑通地一声响。当时只道大孙押司投河死了。后来却把灶来压在井上。次后说成亲事。当下众人回复了包爷。押司和押司娘不打自招，双双的问成死罪，偿了大孙押司之命。包爷不失信于小民，将十两银子赏与王兴。王兴把三两谢了裴孔目，不在话下。包爷初任，因断了这件公事，名闻天下，至今人说包龙图日间断人，夜间断鬼。有诗为证：

诗句藏谜谁解明，包公一断鬼神惊。
寄声暗室亏心者，莫道天公鉴不清。

——选自《警世通言》

[注释]

〔1〕甘罗：战国时人，十二岁事秦相吕不韦。因功过高，封上卿，故说他发迹做官早。子牙，即姜子牙，八十岁才遇见周文王，故说“晚”。

〔2〕彭祖：传说颡顛帝孙陆终氏的第三子，姓篋，名铿。相传活了八百年。

〔3〕范丹：汉代人，字史云，曾拜马融为师。仕途不如意，遭党锢之祸，逃于梁沛间，以卖卜为生，经常断炊。

〔4〕元祐：北宋哲宗赵煦年号（1086-1093年）。

〔5〕太常大卿：即太常寺卿。专司祭祀礼乐之官。大，此用为尊词。

〔6〕打：弹劾。

〔7〕五行四柱：命排八字。八字是把生辰年月日时，按天、干、地、支分别列为四行的格式，叫四柱。再按五行生克进行推算。故称五行四柱。

〔8〕金陵：即今南京。

〔9〕瞽（gǔ）：眼睛瞎了。

〔10〕简笏：古代大臣朝见时手中所执的狭长板子，用竹做成，以为指画和记事之用。

〔11〕临江军：在今江西清江。郎中：朝廷六部的属官。

〔12〕东方朔：西汉文学家。武帝时为太中大夫，是皇帝近臣，性诙谐滑稽。

〔13〕樽（zūn）：酒杯。

〔14〕卜肆：算命的卦铺。

〔15〕同声：同行。

〔16〕《周易》：亦叫《易经》，简称《易》。儒家重要经典之一。旧说孔子所作。主要通过八卦形式，推测自然或社会的变化。

〔17〕六壬：术数的一种，与遁甲、太乙合称三式，是古代用阴阳五行占卜吉凶的方法。

〔18〕乾象：《易经》中有两个卦名，一个为乾，一为坤。是阴阳两种对立的势力，阳性的势力叫乾，乾之象为天，故乾象就是指天而言。

〔19〕系带头巾：普通百姓的头巾，即用两条带子系在脑后样式的头巾。

〔20〕押司：衙中对书吏的通称，掌管刑狱事务。

〔21〕白虎：星命里的凶神。

〔22〕明旦：天亮。丑：丑时，指一点至三点。

〔23〕三点：用棒子敲击三下。子时：二十三点至一点。

〔24〕擗（zūp）：揪。

〔25〕计结：办，解决。

〔26〕司事：衙门中管杂务的人。

〔27〕没量斗：没准的斗，不足为凭。

〔28〕和哄：排解，劝说。

〔29〕押了文字：签押，处理过的文书。

〔30〕剔竖：惊讶地竖起来。

〔31〕兀自：尚，还。

〔32〕迎儿：丫鬟，并非女儿或义女。

〔33〕兀底：徒然。

〔34〕老媳妇：古代老妇人的自谦称谓，犹言老身。

〔35〕功果：功德，指佛事斋醮之类。

〔36〕外日：前一次，上一次。

〔37〕直：真是，原本是。恁（rèn）地：亦作“恁的”；如此，这样。

〔38〕喏（rǔ）：即“唱喏”，旧时男人所行的一种礼节，给人作揖同时出声致敬。

〔39〕夙世：同“宿世”，佛教所谓前生，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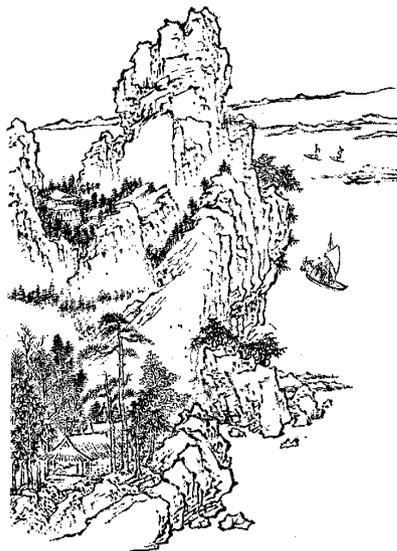
〔40〕鹿迷秦相：秦二世

时,宰相赵高曾指鹿为马,以试验君臣是不是归附自己。后来把此事作为混淆真相的典故。〔41〕入舍:招女婿入门。〔42〕利市团圆吉帖:即“红帖”,“喜帖”,下文所说“五男二女花笺纸”。〔43〕抹胸:胸间小衣,也称兜肚。〔44〕腩(bā):白肉。井栏:井口的围栏。〔45〕漏风掌:五指分开的巴掌。〔46〕房卧:嫁妆。〔47〕打脊:宋代一种痛打脊背的刑法。〔48〕使头:即使长。宋元时女婢称呼家主为使长。此指押司娘。〔49〕幞(fú)头:一种头巾,起于五代后周,至宋代成为贵贱通服。〔50〕谒索:拜访,探望。〔51〕东峰岱岳:今泰山。〔52〕判:批写,批阅。〔53〕官身私身:宋代对那些应征在衙门里听役使的百姓称为官身;对那些尚未应征无役的百姓,称私身。

[赏析]

本篇选自《警世通言》卷十三。《警世通言》为明代小说家冯梦龙编著的拟话本小说,共40篇。

冯梦龙(1574—1646年),字犹龙,一字子犹,又字耳犹,别号龙子犹,其室名墨憨斋。吴县籍长洲(今江苏省苏州市)人。



崇祯年间贡生,先后曾任江苏丹徒县训导、福建寿宁县知县。致力于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编辑和出版,同时也进行创作。重要的作品有“三言”,即《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以及《北宋遂平妖传》、《新列国志》、《古今谭概》、《智囊》与《情史》等。

这篇小说属于“公案类小说”。所谓公案小说,是宋代“说话”艺人对话本小说的

归类，可以说，它就是后世侦探小说、推理小说的前身。早期仅具雏形的推理型小说，自然不能同近现代已趋成熟的推理小说相比，但有些基本要求是相同的，即推理小说的成败，取决于悬念设置的得当与否。就此篇来说，设置了四个悬念：

第一个悬念，大孙押司是不是应验卜者的预言“今年今月今日三更三点子时当死”？大孙押司本人和他的娘子都不信此话，押司娘子“且柳眉剔竖，星眼圆睁”，要去县前找算命先生责问。大孙押司吃醉上床去睡，押司娘子与侍女守夜，防范甚紧。会不会死？怎样死？读者将信将疑。但是，疑点很多，于是产生了下一个悬念。

第二个悬念，押司娘子守寡，媒婆说亲，她好像同意，又好像不同意。嫁不嫁，嫁与谁？押司娘子提出三个条件，哪有如此凑巧，看似眷恋故夫，实系暗定计谋。但是明媒正娶，三对六面，这场谋杀案作得天衣无缝。读者已有所觉察，大孙押司的死有些蹊跷，小孙押司的入赘有些奇怪，内情如何，尚待分晓。

第三个悬念，大孙押司鬼魂出现，至此谋杀已肯定，但如何揭破案情，欲明迹暗。这里迎儿夫妻成了关键性人物。押司娘子憎迎儿碍眼，嫁与王兴；王兴又逼迎儿去押司家借贷，再次使案情进一步明朗。但是如何破案，读者还不清楚。

第四个悬念，包公解谜破案。这也有个过程，并不是一上来就解开谜底，而是经过一层层曲折，如王兴的犹豫，谜纸变成白纸，等等，最后才真相大白。打的结一个个解开，设置的悬念一个个得到落实。

从以上所举来看，本篇几个悬念的设置，都是很为成功的。往后的许多公案小说，还很少能有超过它的。本篇写得好的地方，就是案情藏而不显，费人猜疑；案中人面目，不叫人一眼看清，而是逐步暴露。案中几个人物，押司娘写得最为出色。她

工于心计,大有手段,很像一个作案老手。她是这场谋杀案的总提调。你看她作案当夜,那样沉着,拉住迎儿做针线,三次叫醒迎儿。小孙押司冒充大孙押司,开大门掩面出走,投河,全从迎儿眼中见到,使人无从生疑。守寡说亲时,现再表白对死去丈夫的怀恋,第一次推却,第二次方才说出条件;提出的条件似乎异常苛刻,实际是这条件只有小孙押司具有,但表面上装成与她不相干,由别人的嘴里说出这个人来,撮合良缘。遣嫁迎儿,也是她的主张,想要除去一个留在身边可能败露真情的人。



包拯是这篇小说着力塑造,而且塑造得比较成功的人物形象,虽然笔墨不多,但对他性格睿智、明察秋毫的特点,还是描写得相当突出的。他“赏银十两”,广招贤人破解对联;虽已退堂,却“如火之急”,立即“差人速拿王兴回话”;当众解谜,差人到孙家灶下井中打捞出孙押司尸体。包拯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文学形象,历史上也确有其人,字希仁,北宋庐州合肥人,《宋史》三百一十六卷有传。作品通过虚构、夸张的文艺创作手法,将包拯塑造成了一个清正廉洁、不畏权贵、执法如山、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探”形象。只是这篇小说的重点不在于包拯,而是通过揭开孙押司之死谜案,抨击封建社会中的丑恶行为,以表达老百姓希望社会安定、政治清明的美好愿望。

勘皮靴单证二郎神

明·冯梦龙

柳色初浓，余寒似水，纤雨如尘。一阵东风，縠纹微皱，碧波粼粼。仙娥花月精神，奏凤管鸾箫斗新。万岁声中，九霞杯内，长醉芳春。

这首词调寄〔柳梢青〕，乃故宋时一个学士所作。单表北宋太祖开基^{〔1〕}，传至第八代天子，庙号徽宗，便是神霄玉府虚净宣和羽士道君皇帝。这朝天子，乃是江南李氏后主转生^{〔2〕}。父皇神宗天子，一日在内殿看玩历代帝王图像，见李后主风神体态，有蝉脱秽浊，神游八极之表^{〔3〕}，再三赏叹。后来便梦见李后主投身入宫，遂诞生道君皇帝。少时封为端王。从小风流俊雅，无所不能。后因哥哥哲宗天子上仙^{〔4〕}，群臣扶立端王为天子。即位之后，海内又安^{〔5〕}，朝廷无事。道君皇帝颇留意苑囿。宣和元年，遂即京城东北隅，大兴工役，凿池筑圃，号寿山银岳。命宦官梁师成董其事^{〔6〕}。又命朱勔取三吴二浙三川两广珍异花木，瑰奇竹石以进，号曰“花石纲^{〔7〕}”。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巧，凡数载而始成。又号为万岁山。奇花美木，珍禽异兽，充满其中。飞楼杰



阁，雄伟瑰丽，不可胜言。内有玉华殿、保和殿、瑶林殿，大宁阁、天真阁、妙有阁、层峦阁，琳霄亭、鸾凤垂云亭，说不尽许多景致。时许侍臣蔡京、王黼、高俅、童贯、杨戩、梁师成纵步游赏。时号“宣和六贼”。有诗为证：

琼瑶错落密成林，竹桧交加尔有阴。

恩许尘凡时纵步，不知身在五云深。

单说保和殿西南有一座玉真轩，乃是官家第一个宠幸安妃娘娘妆阁，极是造得华丽。金铺屈曲^[8]，玉槛玲珑，映彻辉煌，心目俱夺。时侍臣蔡京等，赐宴至此，留题殿壁。有诗为证：

保和新殿丽秋辉，诏许尘凡到绮闱。

雅宴酒酣添逸兴，玉真轩内看安妃。

不说安妃娘娘宠冠六宫。单说内中有一位夫人，姓韩名玉翘。妙选入宫，年方及笄。玉佩敲磬，罗裙曳云；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娇艳。只因安妃娘娘三千宠爱偏在一身，韩夫人不沾雨露之恩。时值春光明媚，景色撩人，未免恨起红茵^[9]，寒生翠被。月到瑶阶，愁莫听其风管；虫吟粉壁，怨不寐于鸳衾。既厌晓妆，渐融春思，长吁短叹，看看惹下一场病来。有词为证：

任东风老去，吹不断泪盈盈。记春浅春深，春寒春暖，春雨春晴，都来助诗人兴。落花无定挽春心。芳草犹迷舞蝶，绿杨空语流莺。玄霜着意捣初成，回首失云英^[10]。但如醉如痴，如狂如舞，如梦如惊。香魂至今迷恋，问真仙消息最分明。几夜相逢何处，清风明月蓬瀛。

渐渐香消玉减，柳攀花困^[11]，太医院诊脉，吃下药去，如水浇石一般。忽一日，道君皇帝在于便殿，敕唤殿前太尉杨戩前来，天语传宣道：“此位内家^[12]，原是卿所进奉。今着卿领去，到府中将息病体。待得痊愈，再许进宫未迟。仍着光禄寺

每日送膳^{〔13〕}，太医院伺候用药^{〔14〕}。略有起色，即便奏来。”当下杨戩叩头领命，即着官身私身搬运韩夫人宫中箱笼装奁^{〔15〕}，一应动用什物器皿。用暖舆抬了韩夫人^{〔16〕}，随身带得养娘二人，侍儿二人。一行人簇拥着，都到杨太尉府中。太尉先去对自己夫人说知，出厅迎接。便将一宅分为两院，收拾西园与韩夫人居住，门上用锁封着，只许太医及内家人役往来。太尉夫妻二人，日往候安一次。闲时就封闭了门，门旁留一转桶，传递饮食、消息。正是：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将及两月，渐觉容颜如旧，饮食稍加。太尉夫妻好生欢喜。办下酒席，一当起病，一当送行。当日酒至五巡，食供两套，太尉夫妇开言道：“且喜得夫人贵体无事，万千之喜。旦晚奏过官里^{〔17〕}，选日入宫，未知夫人意下如何？”韩夫人叉手告太尉、夫人道：“氏儿不幸，惹下一天愁绪，卧病两月，才得小可。再要于此宽住几时，伏乞太尉、夫人方便，且未要奏知官里。只是在此打搅，深为不便。氏儿别有重报，不敢有忘。”太尉、夫人只得应允。过了两月，却是韩夫人设酒还席。叫下一名说评话的先生，说了几回书。节次说及唐朝宣宗宫内，也是一个韩夫人，为因不沾雨露之恩，思量无计奈何。偶向红叶上题诗一首，流出御沟。诗曰：

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

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

却得外面一个应试的人，名唤于佑，拾了红叶，就和诗一首，也从御沟中流将进去。后来那官人一举成名。天子体知此事，却把韩夫人嫁与于佑，夫妻百年偕老而终。这里韩夫人听到此处，蓦上心来，忽地叹一口气。口中不语，心下寻思：“若得奴家如此侥幸，也不枉了为人一世！”当下席散，收拾回房。

睡至半夜，便觉头痛眼热，四肢无力，遍身不疼不痒，无明顿发熬煎^[18]，依然病倒。这一场病，比前更加沉重。正是：

屋漏更遭连夜雨，船迟偏遇打头风。

太尉夫人早来候安，对韩夫人说道：“早是不曾奏过官里宣取入宫^[19]。夫人既到此地，且是放开怀抱，安心调理。且未要把入宫一节，记挂在心。”韩夫人谢道：“感承夫人好意，只是氏儿病入膏肓，眼见得上天远，入地便近，不能报答夫人厚恩，来生当效犬马之报。”说罢，一丝两气，好伤感人。太尉夫人甚不过意，便道：“夫人休如此说。自古吉人天相，眼下凶星退度，自然贵体无事。但说起来，吃药既不见效，枉淘坏了身子^[20]。不知夫人平日在宫，可有甚愿心未经答谢？或者神明见责，也不可不知。”韩夫人说道：“氏儿入宫以来，每日愁绪萦丝，有甚心情许下愿心？但今日病势如此，既然吃药无功，不知此处有何神圣，祈祷极灵，氏儿便对天许下愿心。若得平安无事，自当拜还。”太尉夫人对韩夫人说道：“告夫人得知，此间北极佑圣真君^[21]，与那清源妙道二郎神，极是灵应。夫人何不设了香案，亲口许下保安愿心。待得平安，奴家情愿陪夫人去赛神答礼。未知夫人意下何如？”韩夫人点头应允。侍儿们即取香案过来。只是不能起身，



就在枕上，以手加额，祷告道：“氏儿韩氏，早年入宫，未蒙圣眷，惹下业缘病症，寄居杨府。若得神灵庇护，保佑氏儿身体健康，情愿绣下长幡二首，外加礼物，亲诣庙廷，顶礼酬谢。”当下太尉夫人也拈香在手，替韩夫人祷告一回，作别不提。可霎作怪，自从许下愿心，韩夫人渐渐平安无事。将息至一月之后，端然好了。太尉夫妇不胜之喜。又设酒起病，太尉夫人对韩夫人说道：“果然是神道有灵，胜如服药万倍。却是不可昧心，负了所许之物。”韩夫人道：“氏儿怎敢负心。目下绣了长幡，还要屈夫人同去了还心愿。未知夫人意下何如？”太尉夫人答道：“当得奉陪。”当日席散，韩夫人取出若干物事，制办赛神礼物，绣下四首长幡。自古道得好：

火到猪头烂，钱到公事办。

凭你世间稀奇作怪的东西，有了钱，哪一件做不出来？不消几日，绣就长幡，用根竹竿叉起，果然是光彩夺目。选了吉日良时，打点信香礼物，官身私身，簇拥着两个夫人，先到北极佑圣真君庙中。庙官知是杨府钧眷^[22]，慌忙迎接至殿上，宣读疏文，挂起长幡。韩夫人叩齿礼拜^[23]。拜毕，左右两廊游遍。庙官献茶，夫人吩咐当道的赏了些银两，上了轿，簇拥回来。一宿晚景不题。明早又起身，到二郎神庙中。却惹出一段蹊跷作怪的事来。正是：

情知语是钩和线，从前钓出是非来。

话休烦絮。当下一行人到得庙中。庙官接见，宣疏拈香礼毕。却好太尉夫人走过一壁厢，韩夫人向前，轻轻将指头挑起销金黄罗帐幔来。定睛一看，不看时万事全休，看了时，吃那一惊不小！但见：

头裹金花幞头，身穿赭衣绣袍，腰系蓝田玉带，足登飞凤乌靴。虽然土木形骸，却也丰神俊雅，明眸皓齿。但少一

口气儿，说出话来。

当下韩夫人一见，目眩心摇，不觉口里悠悠扬扬，漏出一句俏话低声的话来：“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只愿将来嫁得一个丈夫，恰似尊神模样一般，也足称生平之愿。”说犹未了，恰好太尉夫人走过来，说道：“夫人，你却在此祷告什么？”韩夫人慌忙转口道：“氏儿并不曾说什么。”太尉夫人再也不来盘问。游玩至晚归家，各自安歇不提。正是：

要知心腹事，但听口中言。

却说韩夫人到了房中，卸去冠服，挽就乌发，穿上便服，手托香腮，默默无言。心心念念，只是想着二郎神模样。蓦然计上心来，吩咐侍儿们端正香案，到花园中人静处，对天祷告：“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将来嫁得一个丈夫，好像二郎尊神模样，煞强似入宫之时，受千般凄苦，万种愁思。”说罢，不觉纷纷珠泪滚下腮边。拜了又祝，祝了又拜。分明是痴心妄想，不道有这般巧事。韩夫人再三祷告已毕，正待收拾回房，只听得万花深处，一声响亮，见一尊神道，立在夫人面前。但见：

龙眉凤目，皓齿鲜唇，飘飘有出尘之姿，冉冉有惊人之貌。若非阆苑瀛洲客，便是餐霞吸露人。

仔细看时，正比庙中所塑二郎神模样，不差分毫来去。手执一张弹弓，又像张仙送子一般。韩夫人吃惊且喜，惊的是天神降临，未知是祸是福；喜的是神道欢容笑口，又见他说出话来。便向前端端正正道个万福，启朱唇，露玉齿，告道：“既蒙尊神下降，请到房中，容氏儿展敬。”当时二郎神笑吟吟同夫人入房，安然坐下。夫人起居已毕^[24]，侍立在前。二郎神道：“早蒙夫人厚礼。今者小神偶然闲步碧落之间^[25]，听得夫人礼告至诚。小神知得夫人仙风道骨，原是瑶池一会中人^[26]。只因夫人凡心未静，玉帝暂谪下尘寰，又向皇宫内苑，享尽人间富贵荣

华。谪限满时，还归紫府^{〔27〕}，证果非凡。”韩夫人见说，欢喜无任。又拜祷道：“尊神在上，侍儿不愿入宫。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将来嫁得一个良人，一似尊神模样，偕老百年，也不辜负了春花秋月，说什么富贵荣华！”二郎神微笑道：“此亦何难，只恐夫人立志不坚。姻缘分定，自然千里相逢。”说毕起身，跨上槛窗，一声响亮，神道去了。韩夫人不见便罢，既然见了这般模样，真是如醉如痴，和衣上床睡了。正是：



欢娱嫌夜短，寂寞恨更长。

翻来覆去，一片春心，按纳不住。自言自语，想一回，定一回：“适间尊神降临，四目相视，好不情长！怎地又警然而去？想是聪明正直为神，不比尘凡心性，是我错用心机了。”又想一回道：“是适间尊神丰姿态度，语笑雍容，宛然是生人一般。难说见了氏儿这般容貌，全不动情？还是我一时见不到处，放了他去？算来还该着意温存，便是铁石人儿，也告得转。今番错过，未知何日重逢。”好生摆脱不下。眼巴巴盼到天明，再做理会。及至天明，又睡着去了。直到傍午，方才起来。当日无情无绪，巴不到晚。又去设了香案，到花园中祷告如前：“若得再见尊神一面，便是三生有幸。”说话之间，忽然一声响亮，夜

来二郎神又立在面前。韩夫人喜不自胜，将一天愁闷，已冰消瓦解了。即便向前施礼，对景忘怀：“烦请尊神入房，氏儿别有衷情告诉。”二郎神喜孜孜堆下笑来，便携夫人手，共入兰房。夫人起居已毕。二郎神正中坐下，夫人侍立在前。二郎神道：“夫人分有仙骨，便坐不妨。”夫人便斜身对二郎神坐下。即命侍儿安排酒果，在房中一杯两盏，看看说出衷肠话来。道不得个：

春为茶博士，酒是色媒人。

当下韩夫人解佩出湘妃之玉，开唇露汉署之香^[28]，“若是尊神不嫌秽褻，暂息天上征轮，少叙人间恩爱。”二郎神欣然应允，携手上床，云雨绸缪^[29]。夫人倾身陪奉，忘其所以。盘桓至五更，二郎神起身，嘱咐夫人保重，再来相看，起身穿了衣服，执了弹弓，跨上槛窗，一声响亮，便无踪影。韩夫人死心塌地，道是神仙下临，心中甚喜。只恐太尉夫人催他入宫，只有五分病，装做七分病，闲常不甚十分欢笑。每到晚来，精神炫耀，喜气生春。神道来时，三杯已过，上床云雨，至晓便去，非止一日。忽一日，天气稍凉，道君皇帝分散合宫秋衣，偶思韩夫人，就差内侍捧了旨意，敕赐罗衣一袭，玉带一围，到于杨太尉府中。韩夫人排了香案，谢恩礼毕，内侍便道：“且喜娘娘贵体无事。圣上思忆娘娘，故遣赐罗衣玉带，就问娘娘病势已痊，须早早进宫。”韩夫人管待使臣，便道：“相烦内侍则个。氏儿病体只去得五分。全赖内侍转奏，宽限进宫，实为恩便。”内侍应道：“这个有何妨碍。圣上那里也不少娘娘一个人。入宫时，只说娘娘尚未全好，还须耐心保重便了。”韩夫人谢了内侍，作别不题。到得晚间，二郎神到来，对韩夫人说道：“且喜圣上宠眷未衰，所赐罗衣玉带，便可借观。”夫人道：“尊神何以知之？”二郎神道：“小神坐观天下，立见四方。谅此区区小事，岂

有不知之理？”夫人听说，便一发将出来看。二郎神道：“大凡世间宝物，不可独享。小神缺少围腰玉带。若是夫人肯舍施时，便完成善果。”夫人便道：“氏儿一身已属尊神，缘分非浅。若要玉带，但凭尊神拿去。”二郎神谢了，上床欢会。未至五更起身，手执弹弓，拿了玉带，跨上槛窗，一声响，依然去了。却不道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韩夫人与太尉居止，虽是一宅分为两院，却因是内家内人，早晚愈加提防。府堂深稳，料然无闲杂人辄敢擅入。但近日来常见西园彻夜有火，唧唧啾啾，似有人声息。又见韩夫人精神旺相，喜容可掬。太尉再三踌躇，便对自己夫人说道：“你见韩夫人有些破绽出来么？”太尉夫人说道：“我也有些疑影。只是府中门禁甚严，决无此事，所以坦然不疑。今者太尉既如此说，有何难哉。且到晚间，着精细家人从屋上扒去，打探消息，便有分晓。也不要错怪了人。”太尉便道：“言之有理。”当下便唤两个精细家人，吩咐他如此如此，教他“不要从门内进去，只把摘花梯子倚在墙外，待人静时，直扒去韩夫人卧房，看他动静，即来报知。此事非同小可的勾当，须要小心在意。”二人领命去了。太尉立等他回报。不消两个时辰，二人打看得韩夫人房内这般这般，便教太尉屏去左右，方才将所见韩夫人房内坐着一人，说话饮酒；夫人房内声声称是尊神。小人也仔细想来，府中墙垣又高，防闲又密，就有歹人，插翅也飞不进。或者真个是神道，也未见得。”太尉听说，吃那一惊不小。叫道：“怪哉！果然有这等事！你二人休得说谎，此事非同小可。”二人答道：“小人并无半句虚谬。”太尉便道：“此事只许你知我知，不可泄漏了消息。”二人领命去了。太尉转身对夫人一一说知。“虽然如此，只是我眼见为真。我明晚须亲自去打探一番，便看

神道怎生模样。”

捱至次日晚间，太尉徐唤过昨夜打探二人来，吩咐道：“你两人着一个同我过去，着一人在此伺候。休教一人知道。”吩咐已毕，太尉便同一人过去，捏脚捏手，轻轻走到韩夫人窗前，向窗眼内把眼一张，果然是房中坐着一尊神道，与二人说不差。便待声张起来，又恐难得脱身。只得忍气吞声，依旧过来，吩咐二人休要与人胡说。转入房中，对夫人说个就里：“此乃必是韩夫人少年情性，把不住心猿意马，便遇着邪神魍魉^[30]，在此污淫天眷，决不是凡人的勾当。便须请法官调治。你须先去对韩夫人说出缘由，待我自去请法官便了。”夫人领命。

明早起身，到西园来，韩夫人接见坐定，茶汤已过。太尉夫人屏去左右，对面论心，便道：“有一句话要对夫人说知。夫人每夜房中，却是与何人说话？唧唧啾啾，有些风声吹到我耳朵里。只是此事非同小可，夫人须一一说，只不要隐瞒则个。”



韩夫人听说，满面通红，便道：“氏儿夜间房中并没有人说话。只氏儿与养娘们闲消遣，却有甚人到来这里？”太尉夫人听说，便把太尉夜来所见模样，一一说过。韩夫人吓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31]。太尉夫人再三安慰道：“夫人休要吃惊。太尉已去请法官到来作用，便见他是人是鬼。只是夫人到晚间，务要陪个小心，休要害怕。”说罢，太尉夫人自去。韩夫人到捏着两把汗。看看至晚，二郎神却早来了。但是他来时，那弹弓紧紧不离左右。却说这里太尉请下灵济宫林真人手下的徒弟，有名的王法官，已在前厅作法。比至黄昏，有人来报：“神道来了。”法官披衣仗剑，昂然而入，直至韩夫人房前，大踏步进去，大喝一声：“你是何妖邪！却敢淫污天眷！不要走，吃吾一剑！”二郎神不慌不忙，便道：“不得无礼！”但见：

左手如托泰山，右手如抱婴孩，弓开如满月，弹发似流星。

当下一弹，中王法官额角上，流出鲜血来，霍地望后便倒，宝剑丢在一边。众人慌忙向前扶起，往前厅去了。那神道也跨上槛窗，一声响亮，早已不见。当时却是怎地结果？正是：

说开天地怕，道破鬼神惊。

却说韩夫人见二郎神打退了法官，一发道是真仙下降，愈加放心，再也不慌。且说太尉已知法官不济，只得倒赔些将息钱，送他出门。又去请得五岳观潘道士来。那潘道士专一行持五雷天心正法^[32]，再不苟且，又且足智多谋。一闻太尉呼唤，便来相见。太尉免不得将前事一一说知。潘道士便道：“先着人引领小道到西园看他出没去处，但知是人是鬼。”太尉道：“说得有理。”当时潘道士别了太尉，先到西园韩夫人卧房，上上下下看了一会。又请出韩夫人来拜见，看了他气色。转身对太尉说：“太尉在上，小道起看来，韩夫人面上部位气色，并

无鬼崇相侵，只是一个会妖法的人做作，小道自有处置。也不用书符咒水，打鼓摇铃，待他来时，小道瓮中捉鳖，手到拿来。只怕他识破局面，再也不来，却是无可奈何。”太尉道：“若得他再也不来，便是干净了。我师且留在此，闲话片时则个。”说话的，若是这厮识局知趣，见机而作，恰是断线鹞子，一般再也不来，落得先前受用了一番，且又完名全节，再去别处利市，有何不美？却不道是：

得意之事，不可再做；

得便宜处，不可再往。

却说那二郎神毕竟不知是人是鬼。却只是他尝了甜头，不达时务，到那日晚间，依然又来。韩夫人说道：“夜来氏儿一些不知，冒犯尊神。且喜尊神无事，切休见责。”二郎神道：“我是上界真仙，只为与夫人仙缘有分，早晚要度夫人脱胎换骨，白日飞升。叵耐这蠢物^{〔33〕}，便有千军万马，怎地近得我！”韩夫人愈加钦敬，欢好倍常。却说早有人报知太尉，太尉便对潘道士说知。潘道士禀知太尉，低低吩咐一个养娘，教他只以服事为名，先去偷了弹弓，教他无计可施。养娘去了。潘道士结束得身上紧簇，也不披法衣，也不仗宝剑，讨了一根齐眉短棍，只教两个从人远远把火照着，吩咐道：“若是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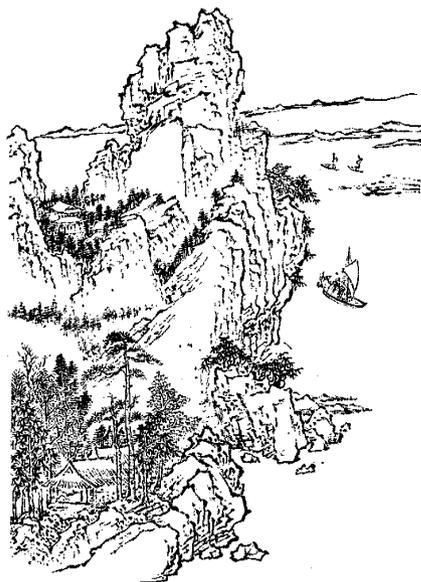
们怕他弹子来时，预先躲过，让我自去，看他弹子近得我么？”二人都暗笑道：“看他说嘴！少不得也中他一弹。”却说养娘先去，以服事为名，挨挨擦擦，渐近神道身边。正与韩夫人交杯换盏，不提防他偷了弹弓，藏过一壁厢。这里从人引领潘道士到得门前，便道：“此间便是。”丢下法官，三步作两步，躲开去了。却说潘道士掀开帘子，纵目一观，见那神道安坐在上。大喝一声，舞起棍来，匹头匹脑，一径打去。二郎神急急取那弹弓时，再也不见。只叫得一声：“中计！”连忙退去，跨上槛窗。说时迟，那时快，潘道士一棍打着二郎神后腿，却打落一件物事来。那二郎神一声响亮，依然向万花深处去了。潘道士便拾起这物事来，向灯光下一看，却是一只四缝乌皮皂靴。且将去禀复太尉道：“小道看来，定然是个妖人做作，不干二郎神之事。却是怎地拿他便好？”太尉道：“有劳吾师，且自请回。我这里别有措置，自行体访。”当下酬谢了潘道士去了，结过一边。

太尉自打轿到蔡太师府中，直至书院里，告诉道：如此如此，这般这般。“终不成恁地便罢了！也须吃那厮耻笑，不成模样！”太师道：“有何难哉！即今着落开封府滕大尹，领这靴去作眼，差眼明手快的公人，务要体访下落，正法施行。”太尉道：“谢太师指教。”太师道：“你且坐下。”即命府中张干办火速去请开封府滕大尹到来。起居拜毕，屏去人从，太师与太尉齐声说道：“帝辇之下，怎容得这等人在此做作！大尹须小心在意，不可怠慢。此是非同小可的勾当。且休要打草惊蛇，叫他走了。”大尹听说，吓得面色如土，连忙答道：“这事都在下官身上。”领了皮靴，作别回衙，即便升厅，叫那当日缉捕使臣王观察过来，喝退左右，将上项事细说了一遍。“与你三日限，要捉这个杨府中做不是的人来见我。休要大惊小怪，仔细体察，重重有赏。不然，罪责不小。”说罢退厅。王观察领了这靴，将

至使臣房里，唤集许多做公人，叹了一口气，只见：

眉头塔上双簧锁，腹内新添万斛愁。

却有一个三都捉事使臣，姓冉名贵，唤做冉大，极有机变。不知替王观察捉了几多疑难公事，王观察极是爱他。当日冉贵见观察眉头不展，面带忧容，再也不来答扰，只管南天北地，七十三八十四说开了去。王观察见他们全不在意，便向怀中取出那皮靴向桌上一丢，便道：“我们苦煞是做公人，世上有这等糊涂官府。这皮靴又不会说话，却限我三日之内，要捉这个穿皮靴，在杨府中做不是的人来。你们众人道是好笑么？”众人轮流将皮靴看了一会，到冉贵面前，冉贵也不睬，只说：“难、难、难！官府真个糊涂。观察，怪不得你烦恼。”那王观察不听便罢，听了之时，说道：“冉大，你也只管说道难，这桩事便恁地干休罢了？却不难为了区区小子，如何回得大尹的说话？你们



众人都在这房里撰过钱来使的，却说是难、难、难！”众人也都道：“贼情公事还有些捉摸。既然晓得他是妖人，怎地近得他？若是近得他，前日潘道士也捉够多时了。他也无计奈何，只打得他一只靴下来。不想我们晦气，撞着这没头绪的官司，却是真个没捉处。”当下王观察先前只有五分烦恼，听得这篇言语，句句说得有道理，更添上十分烦恼。只见那冉贵不

慌不忙，对观察道：“观察且休要输了锐气。料他也只是一个人，没有三头六臂，只要寻他些破绽出来，便有分晓。”即将这皮靴翻来覆去，不落手看了一回。众人都笑起来，说道：“冉大又来了！这只靴又不是一件稀奇作怪，眼中少见的东西，止无过皮儿染皂的，线儿扣缝的，蓝布吊里的，加上楦头，喷口水儿，弄得紧绷绷好看的。”冉贵却也不来兜揽^[34]，向灯下细细看那靴时，却是四条缝，缝得甚是紧密。看至靴尖，那一条缝略有些走线。冉贵偶然将小指头拨一拨，拨断了两股线，那皮就有些撬起来。向灯下照照里面时，却是蓝布托里。仔细一看，只见蓝布上有一条白纸条儿，便伸两个指头进去一扯，扯出纸条。仔细看时，不看时万事全休，看了时，却如半夜里拾金宝的一般。那王观察一见，也便喜从天降，笑逐颜开。众人争上前看时，那纸条上面却写着：“宣和三年三月五日，铺户任一郎造。”观察对冉大道：“今岁是宣和四年。眼见得做这靴时，不上二年光景。只捉了任一郎，这事便有七分。”冉贵道：“如今且不要惊了他。待到天明，着两个人去，只说大尹叫他做生活，将来一索捆翻，不怕他不招。”观察道：“道你终是有些见识。”当下众人吃了一夜酒，一个也不敢散。

看看天晓，飞也似差两个人捉任一郎。不消两个时辰，将任一郎赚到使臣房里，番转了面皮，一索捆翻。“这厮大胆，做得好事！”把那任一郎吓了一跳，告道：“有事便好好说。却是我得何罪，便来捆我？”王观察道：“还有甚说！这靴儿可不是你店中出来的？”任一郎接着靴，仔细看了一眼，告观察：“这靴儿委是男女做的。却有一个缘故，我家开下铺时，或是官员府中定制的，或是使客往来带出去的，家里都有一本坐簿^[35]，上面明写着某年某月某府中差某干办来定制做造。就是皮靴里面，也有一条纸条儿，字号与坐簿上一般的。观察不信，只消

割开这靴，取出纸条来看，便知端的。”王观察见他说着海底眼^[36]，便道：“这厮老实，放了他好好与他讲。”当下放了任一郎，便道：“一郎休怪，这是上面的差遣，不得不如此。”就将纸条儿与他看。任一郎看了道：“观察，不打紧。休说是一两年间做的，就是四五年前做的，坐簿还在家中。却着人同去取来对看，便有分晓。”当时又差两个人，跟了任一郎，脚不点地，到家中取了簿子，到得使臣房里。王观察亲自从头检看，看至三年三月五日，与纸条儿上字号对照相同。看时，吃了一惊，做声不得。却是蔡太师府中张干办来定制的。王观察便带了任一郎，取了皂靴，执了坐簿，火速到府厅回话。此是大尹立等的勾当，即便出至公堂。王观察将上项事说了一遍，又将簿子呈上，将这纸条儿亲自与大尹对照相同。大尹吃了一惊。“原来如此！”当下半疑不信，沉吟了一会，开口道：“恁地时，不干任一郎事，且放他去。”任一郎磕头谢了自去。大尹又唤转来吩咐道：“放便放你，却不许说向外人知道。有人问你时，只把闲话支吾开去。你可小心记着。”任一郎答应道：“小人理会得。”欢天喜地地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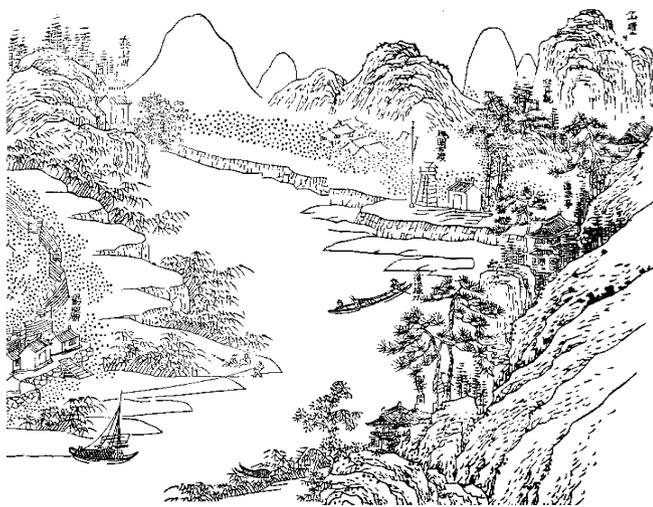


大尹带了王观察、冉贵二人，藏了靴儿、簿子，一径打轿到杨太尉府中来。正值太尉朝罢回来，门吏报覆，出厅相见。大尹便道：“此间不是说话处。”太尉便引至西偏小书院里，屏去人从，止留王观察、冉贵二人，到书房中伺候。大尹便将从前事历历说了一遍，如此如此；却是如何处置？下官未敢擅便。”太尉看了，呆了半晌，想道：“太师国家大臣，富贵极矣，必无此事。但这只靴是他府中出来的，一定是太师亲近之人，做下此等不良之事。”商量一会，欲待将这靴到太师府中面质一番，诚恐干碍体面，取怪不便。欲待搁起不题，奈事非同小可，曾经两次法官，又着落缉捕使臣，拿下任一郎问过，事已张扬。一时糊涂过去，他日事发，难推不知。倘圣上发怒，罪责非小。左思右想，只得吩咐王观察、冉贵自去。也叫人看轿，着人将靴儿、簿子藏在身边，同大尹径奔一处来。正是：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当下太尉、大尹，径往蔡太师府中。门首伺候，报覆多时，太师叫唤入来，书院中相见。起居茶汤已毕，太师曰：“这公事有些下落么？”太尉道：“这贼已有主名了，却是碍于太师面皮，不敢擅去捉他。”太师道：“此事非同小可，我却如何护短得？”太尉道：“太师便不护短，未免吃个小小惊恐。”太师道：“你且说是谁？直恁地碍难！”太尉道：“乞屏去从人，方敢胡言。”太师即时将从人赶开。太尉便开了文匣，将坐簿呈上，与太师检看过了，便道：“此事须太师爷自家主裁，却不干外人之事。”太师连声道：“怪哉！怪哉！”太尉道：“此系紧要公务，休得见怪下官。”太师道：“不是怪你，却是怪这只靴来历不明。”太尉道：“簿上明写着府中张干办定做，并非谎言。”太师道：“此靴虽是张干办定造，交纳过了，与他无涉。说起来，我府中冠服衣靴履袜等件，各自派一个养娘分掌。或是府中自制造的，或

是往来馈送，一出一入的，一一开载明白，逐月缴清报数，并不紊乱。待我调查底簿，便见明白。”即便着人去查那一个管靴的养娘，唤他出来。当下将养娘唤至，手中执着一本簿子。太师问道：“这是我府中的靴儿，如何得到他人手中？即便查来。”当下养娘逐一查检，看得这靴是去年三月中，自着人制造的。到府不多几时，却有一个门生叫做杨时，便是龟山先生，与太师极相厚的，升了近京一个知县，前来拜别。因他是道学先生，衣敝履穿，不甚齐整。太师命取圆领一袭，银带一围，京靴一双，川扇四柄，送他作嘎程。这靴正是太师送与杨知县的，果然前件开写明白。太师即便与太尉、大尹看了。二人谢罪道：“恁地又不干太师府中之事。适间言语冲撞，只因公事相逼，万望太师海涵。”太师笑道：“这是你们分内的事，职守当然，也怪你不得。只是杨龟山如何肯恁地做作？其中还有缘故。如今他任所去此不远，我潜地唤他来问个分晓。你二人且去，休说与人知道。”二人领命，作别回府不题。



太师即差干办火速去取杨知县来。往返两日，便到京中，到太师跟前。茶汤已毕，太师道：“知县为民父母，却恁地这般做作，这是弥天之罪。”将上项事一一说过。杨知县欠身禀道：“师相在上，某去年承师相厚恩，未及出京，在邸中忽患眼痛。左右传说，此间有个清源庙道二郎神，极是胎蚕有灵^[37]，便许下愿心，待眼痛痊愈，即往拈香答礼。后来好了，到庙中烧香，却见二郎神冠服件件齐整，只脚下乌靴绽了，不甚相称。下官即将这靴舍与二郎神供养去讫。只此是真实语。知县生平不欺暗室，既读孔、孟之书，怎肯行盗跖之事^[38]？望太师详察。”太师从来晓得杨龟山是个大儒，怎肯胡作。听了这篇言语，便道：“我也晓得你的名声，只是要你来时问个根由，他们才肯心服。”管待酒食，作别了，知县自去。吩咐休对外人泄漏。知县作别自去。正是：

日前不做亏心事，半夜敲门不吃惊。

太师便请过杨太尉、滕大尹过来，说开就里，便道：“恁地又不干杨知县事，还着开封府用心搜捉便了。”当下大尹做声不得，仍旧领了靴儿，作别回府。唤过王观察来吩咐道：“始初有些影响，如今都成画饼。你还领这靴去，宽限五日，务要捉得贼人回话。”当下王观察领这差使，好生愁闷。便到使臣房里，对冉贵道：“你看我晦气！千好万好，全仗你跟究出任一郎来。既是太师府中事体，我只道官官相护，就了其事。却如何从新又要这个人来，却不道是生菜铺中没买他处！我想起来，既是杨知县舍与二郎神，只怕真个是神道一时风流兴发，也不见得。怎生地讨个证据回复大尹？”冉贵道：“观察不说，我也晓得不干任一郎事，也不干蔡太师、杨知县事。若说二郎神所为，难道神道做这等亏心行当不成？一定是庙中左近妖人所为。还到庙前庙后，打探些风声出来。捉得着，观察休欢喜；捉不着，观

察也休烦恼。”观察道：“说得是。”即便将靴儿与冉贵收了。冉贵却装了一条杂货担儿，手执着一个玲珑琅琅的东西，叫做个惊闺^{〔39〕}，一路摇着，径奔二郎神庙中来。歇了担儿，拈了香，低低祝告道：“神明鉴察，早早保佑冉贵捉了杨府做不是的，也替神道洗清了是非。”拜



罢，连讨了三个签，都是上上大吉。冉贵谢了出门，挑上担儿，庙前庙后，转了一遭，两只眼东观西望，再也不闭。看看走至一处，独扇门儿，门旁却是半窗，门上挂一顶半新半旧斑竹帘儿，半开半掩，只听得叫声：“货卖过来！”冉贵听得叫，回头看时，却是一个后生妇人。便道：“告小娘子，叫小人有甚事？”妇人道：“你是收买杂货的，却有一件东西在此，胡乱卖几文与小厮买嘴吃。你用得也用不得？”冉贵道：“告小娘子，小人这个担儿，有名的叫做百纳仓，无有不收的。你且把出来看。”妇人便叫：“小厮拖出来，与公公看。”当下小厮拖出什么东西来？正是：

鹿迷秦相应难辨，蝶梦庄周末可知。

当下拖出来的，却正是一只四缝皮靴，与那前日潘道士打下来的一般无二。冉贵暗暗喜不自胜，便告小娘子：“此是不成对的东西，不值甚钱。小娘子实要许多？只是不要把话来说远了。”妇人道：“胡乱卖几文钱，与小厮们买嘴吃，只凭你说罢了，只是要公道些。”冉贵便去便袋里摸一贯半钱来，便交与妇

人道：“只恁地肯卖，便收去了。不肯时，勉强不得。正是一物不成，两物见在。”妇人道：“什么大事，再添些罢。”冉贵道：“添不得。”挑了担儿就走，小厮就哭起来。妇人只得又叫转冉贵来便道：“多少添些，不打甚紧。”冉贵又去摸出二十文钱来道：“罢，罢，贵了，贵了！”取了靴儿，往担内一丢，挑了便走。心中暗喜：“这事已有五分了，且莫要声张，还要细访这妇人来历，方才有下手处。”是晚，将担子寄与天津桥一个相识人家，转到使臣房里。王观察来问时，只说还没有消息。

到次日，吃了早饭，再到天津桥相识人家取了担子，依先挑到那妇人门首。只见他门儿锁着，那妇人不在家里了。冉贵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歇了担子，捱门儿看去。只见一个老汉坐着个矮凳儿，在门首将稻草打绳。冉贵赔个小心，问道：“伯伯，借问一声，那左手住的小娘子，今日往哪里去了？”老汉住了手，抬头看了冉贵一看，便道：“你问他怎么？”冉贵道：“小子是卖杂货的，昨日将钱换那小娘子旧靴一只，一时间看不仔细，换得亏本了，特地寻他退还讨钱。”老汉道：“劝你吃亏些罢，那雌儿不是好惹的。他是二郎庙里庙官孙神通的亲表子。那孙神通一身妖法，好不利害！这旧靴一定是神道替下来，孙神通把与表子换些钱买果儿吃的。今日那雌儿往外婆家去了。他与庙官结识，非止一日。不知什么缘故，有两三个月忽然生疏，近日又渐渐来往了。你若与他倒钱，定是不肯，惹毒了他，对孤老说了，就把妖术禁你，你却奈何他不得！”冉贵道：“原来恁地，多谢伯伯指教。”冉贵别了老汉，复身挑了担子，嘻嘻的喜容可掬，走回使臣房里来。王观察迎着问道：“今番想得了利市了？”冉贵道：“果然，你且取出前日那只靴来看。”王观察将靴取出。冉贵将自己换来这只靴比照一下，毫厘不差。王观察忙问道：“你这靴哪里来的？”冉贵不慌不忙，数一数二，细

细分剖出来：“我说不干神道之事，眼见得是孙神通做下的不是，便不须疑！”王观察欢喜得没入脚处，连忙烧了利市，执杯谢了冉贵：“如今怎地去捉？只怕漏了风声，那厮走了，不是耍处。”冉贵道：“有何难哉！明日备了三牲礼物，只说去赛神还愿。到了庙中，庙主自然出来迎接。那时掷盏为号，即便捉了，不费一些气力。”观察道：“言之有理。也还该禀知大尹，方去捉人。”当下王观察禀过大尹，大尹也喜道：“这是你们的勾当。只要小心在意，休教有失。我闻得妖人善能隐形遁法，可带些法物去，却是猪血、狗血、大蒜、臭屎，把他一灌，再也出豁不得^[40]。”王观察领命，便去备了法物。

过了一夜，明晨早到庙中，暗地着人带了四般法物，远远伺候。捉了人时，便前来接应。吩咐已了，王观察却和冉贵换了衣服，众人簇拥将来，到殿上拈香。庙官孙神通出来接见，宣读疏文未至四五句，冉贵在旁斟酒，把酒盏望下一掷，众人一齐动手，捉了庙官。正是：

浑似皂雕追紫燕，真如猛虎啖羊羔。

再把四般法物劈头一淋。庙官知道如此作用，随你泼天的神通，再也动弹不得。一步一棍，打到开封府中来。府尹听得捉了妖人，即便升厅，大怒喝道：“叵耐这厮！帝辇之下，辄敢大胆兴妖作怪，淫污天眷，奸骗宝物，有何理说！”当下孙神通初时抵赖，后来加起刑法来，料道脱身不得，只得从前一一招了。招称：“自小在江湖上学得妖法，后在二郎庙出家，用钱夤缘作了庙官^[41]。为因当日在庙中听见韩夫人祷告，要嫁得一个丈夫，一似二郎神模样。不合辄起奸心，假扮二郎神模样，淫污天眷，骗得玉带一条，只此是实。”大尹叫取大枷枷了，推向狱中，教禁子好生在意收管，须要请旨定夺。

当下叠成文案，先去禀明了杨太尉。太尉即同到蔡太师府

中商量，奏知道君皇帝。倒了圣旨下来：“这厮不合淫污天眷，奸骗宝物，准律凌迟处死。妻子没入官。追出原骗玉带，尚未出笏^[42]，仍归内府。韩夫人不合辄起邪心，永不许入内，就着杨太尉做主，另行改嫁良民为婚。”当下韩氏好一场惶恐，却也了却相思债，得遂平生之愿。后来嫁得一个在京开官店的远方客人，说过不带回去的。那客人两头往来，尽老百年而终。这是后话。开封府就取出庙官孙神通来，当堂读了明断^[43]，贴起一片芦席，明写犯由，判了一个“刚”字，推出市心，加刑示众。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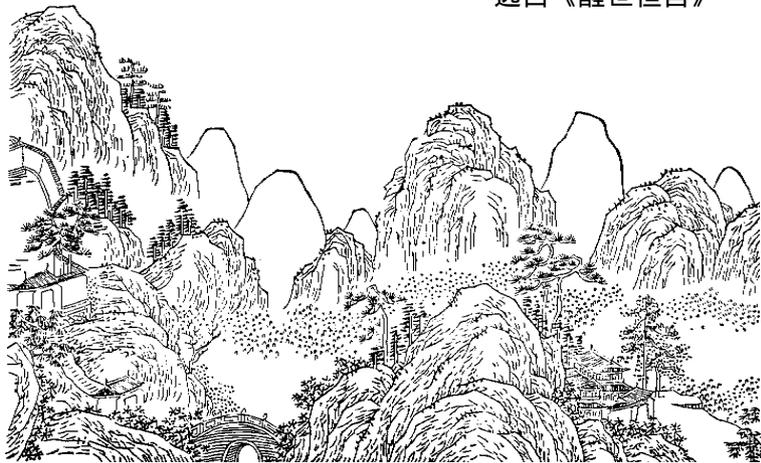
从前做过事，没兴一齐来。

当日看的真是挨肩叠背。监斩官读了犯由，刽子叫起恶杀都来^[44]，一齐动手，刚了孙神通，好场热闹。原系京师老郎传流，至今编入野史。正是：

但存夫子三分礼，不犯萧何六尺条。

自古奸淫应横死，神通纵有不相饶。

——选自《醒世恒言》



[注释]

〔1〕北宋太祖：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在位十七年（960-976年）。
 〔2〕江南李氏后主：指五代时南唐后主李煜。擅长诗文、音乐、书画，以词为最有名。后国亡被害。〔3〕蝉脱秽浊，神游八极之表：超凡脱俗，风神洒脱，超然世外的样子。八极，八方极远的地方；表，外。〔4〕上仙：讳称皇帝的死。〔5〕乂(yL)安：太平无事。乂，治理；安定。〔6〕董：监督管理。〔7〕花石纲：旧时成批运输货物的组织叫“纲”。驼送奇花异石的队伍叫“花石纲”。〔8〕金铺屈曲：金铺，大门上用金（铜）做成的兽形或龙蛇形的图案，用它们来衔着门环。屈曲，门窗的铰钮。〔9〕茵(yIn)：垫子或褥子。〔10〕玄霜、云英：玄霜，仙家丹药名。云英，神仙故事中的女仙，嫁给裴航。两人用玉杵玉臼捣仙药，后来都成了仙。〔11〕柳颦(pJn)：皱眉。柳，指眉。〔12〕内家：宫内人。〔13〕光禄寺：掌管皇帝的膳食和祭品等事的衙门。〔14〕太医院：掌管皇帝医疗事情的衙门。〔15〕官身，私身：官身，官府的差役。私身：私人的仆役。〔16〕暖舆：轿的一种，四面有围子。〔17〕官里：即官家，宋人称皇帝为官家。〔18〕无明：痴念（佛教用语）。〔19〕早是：幸亏。〔20〕淘坏：这里指多服药物损伤了身体。〔21〕北极佑圣真君：道教神名，即北方玄武大帝。〔22〕庙官：管理道教观宇的道官。〔23〕叩齿：迷信的说法，向神祷告之前，把上下虎齿不住地敲击，这个祷告才灵验有效。这种动作叫做“叩齿”。〔24〕起居：问候，请安。〔25〕碧落：道教称天上、仙界为“碧落”。〔26〕瑶池：神话中称西王母所住的地方。〔27〕紫府：道教称天府、神仙的洞府为“紫府”。〔28〕汉署之香：汉代，尚书郎向皇帝奏事，口里要含着“鸡舌香”以免口里的气味熏触了皇帝。汉署之香就是指“鸡舌香”。〔29〕绸缪(mPu)：缠绵。〔30〕魍魉(wCng liCng)：传说中的妖怪。〔31〕罔(wCng)：不。〔32〕五雷天心正法：道教里一种法术，据说可以降伏妖魔。〔33〕叵耐：不可容忍。〔34〕兜揽：理睬，理会。〔35〕坐簿：底账。〔36〕海底眼：底细，根源，内情。〔37〕胖蚤(xI xiCng)：迷信中讲的神灵感应。〔38〕盗跖(zhJ)：跖，传说是春秋末年奴隶起义的首领，被诬称为盗跖。〔39〕惊闺：贩卖针线脂粉的人所拿的带有铃铛的小鼓，称为“惊闺”。〔40〕出豁：逃脱，变化。〔41〕夤缘：攀附。〔42〕尚未出笏(hY)：还没有用过。〔43〕明断：公平明白的判决；这里指皇帝的圣旨。〔44〕恶杀都来：古代刽子手在行刑时，叫喊“恶杀都来”。恶杀即恶煞、凶神。

[赏析]

本篇选自《醒世恒言》。原是宋元话本。它是话本小说中一篇内容新颖，别具风格的作品。从标题可以看出，它写的是侦破一桩复杂案子的故事。不过作品的价值却不局限于勘察案件本身，而是包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内容。

韩玉翘，宋徽宗宫内的夫人，长得非常漂亮，“体欺皓雪之容光，脸夺芙蓉之娇艳”，所以“年方及笄”就“妙选入宫”。但进宫之后，因皇上宠安妃娘娘，不得“沾雨露之恩”，所以渐渐“香消玉减”，病势沉重。皇上把她送出宫外，将息在杨太尉府中。她被送到杨戩府中仅两个月便痊愈了，杨戩夫妇欲送她回宫，她却“再要于此宽住几时”，不愿回到让她失去了青春幸福的皇宫中去。当她听了说书先生讲的唐代宫内韩夫人如何通过“红叶题诗”，终于和书生于佑“百年偕老”的故事之后，激起了对爱情的热烈向往，期待着日后也能如韩夫人那样有个好的归宿。后来，在去庙里还愿时，她面对着二郎神“丰神俊雅”的形象，低声地向他吐露了心声，回家后又又在花园中焚香对天祷告：“若是氏儿前程远大，将来嫁得一个丈夫，好象二郎尊神模样，煞强似入宫之时，受千般凄苦，万种愁思。”作品通过这一人物形象，深刻地揭示出了封建时代宫妃们内心的苦闷和愤慨以及对爱情生活的强烈追要求，对封建皇帝的宫围生活作了有力的嘲讽，使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帝王选妃制度的罪恶本质。这正是这篇小说在思想内容上最深刻最有价值的部分。当“二郎神”第一次降临时，她“又拜祷告：‘尊神在上，氏儿不愿入宫。……说甚么富贵荣华’”，她明确表示不愿回到皇宫中去，“富贵荣华”已为她不屑。她与“二郎神”欢会之后，“只恐太尉夫人催他入宫，只有五分病，装做七分病”，设法拖延入宫的日期，尽情享受世俗的欢乐。直到最后，案情大白，“二郎神”

被处死，宋徽宗给了她“永不许入内”的惩处，她虽“好一场惶恐”，便却遂了“平生之愿”，因为她可以在世俗社会真正为人妻了。在这篇小说中，作者不止一次地通过韩玉翘的所思、所言、所行，将宫苑禁地和世俗社会作比较，透露出天子身边失宠女子的“千般凄苦，万种愁思”的非人生活，从而揭露了最高统治者毁灭青春幸福的冷酷。

但这毕竟是一篇公案小说，所以作者用了很多笔墨写官府如何围绕着一只靴子展开一连串的勘察工作。这是作者写作的重点，也是全篇中很精彩的部分。整个勘察过程，曲折多变，引人入胜。开始人们面对着一只打落的皮靴感到不知所措。但突然从靴子缝的走线中找出了可喜的线索，人们情绪顿时活跃起来，就沿着线索顺藤摸瓜，跟踪追迹。可是就在案子步步深入不断取得新的进展时，突然线索又中断了，使本来似乎已迎刃而解的问题，重新陷入了难于捉摸的境地。接着又通过调查研究找出了新线索，终于使案件得以水落石出。在这曲折的故事发展中，有些情节既出乎人之预料，又合乎事物情理，为作品增加了艺术魅力。

此篇小说虽然在客观上暴露了封建社会妇女宫闱生活的痛苦和不满以及对幸福生活的追求，暴露了封建社会的丑恶，但作者是把韩玉翘的大胆追求作为一种越轨行为来写的。这无疑损害了这一形象的美好，削弱了作品的积极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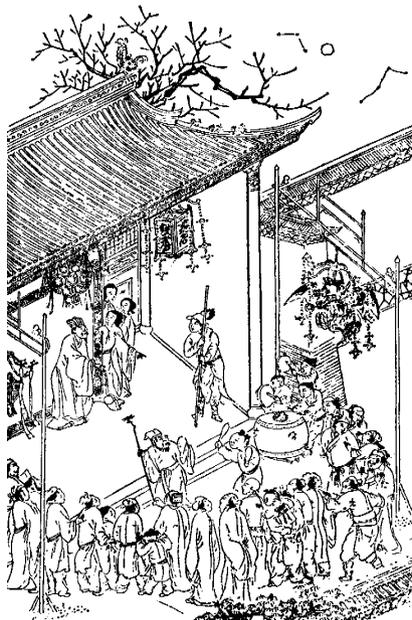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

明·冯梦龙

世上何人会此言，休将名利挂心田。
等闲倒尽十分酒，遇兴高歌一百篇。
物外烟霞为伴侣，壶中日月任婵娟。
他时功满归何处？直驾云车入洞天。

这八句诗，乃回道人所作。那道人是谁？姓吕，名岩，号洞宾^{〔1〕}，岳州河东人氏。大唐咸通中应进士举，游长安酒肆，遇正阳子钟离先生^{〔2〕}，点破了黄粱梦。知宦途不足恋，遂求度世之术^{〔3〕}。钟离先生恐他立志未坚，十遍试过，知其可度。欲授以黄白秘方，使之点石成金^{〔4〕}，济世利物，然后三千功满，



八百行圆^{〔5〕}。洞宾问道：“所点之金，后来还有变异否？”钟离先生答道：“直待三千年后，还归本质。”洞宾愀然不乐道^{〔6〕}：“虽然遂我一时之愿，可惜误了三千年后遇金之人。弟子不愿受此方也。”钟离先生呵呵大笑道：“汝有此好心，三千八百尽在于此。吾向蒙苦竹真君吩咐道：‘汝游人间，若遇两口的，便是你的弟子。’遍游天下，从没见过有两口之人，今汝姓吕，即其人也。”遂传以分合阴阳之妙。洞宾修炼丹

成，发誓必须度尽天下众生，方肯上升。从此混迹尘途，自称为回道人。回字也是二口，暗藏着吕字。尝游长沙，手持小小瓷罐乞钱，向市上大言：“我有长生不死之方，有人肯施钱满罐，便以方授之。”市人不信，争以钱投罐，罐终不满。众皆骇然。忽有一僧人推一车子钱从市东来，戏对道人说：“我这车子钱共有千贯，你罐里能容之否？”道人答道：“连车子也推得进，何况钱乎？”那僧不以为然，想道：“这罐子有多少大嘴，能容得车儿？明明是说谎。”道人见其沉吟，便道：“只怕你不肯布施⁽⁷⁾，若道个肯字，不愁这车子不进我罐儿里去。”此时众人聚观者极多，一个个肉眼凡夫，谁人肯信，都去撺掇那僧人。那僧人也道必无此事。便道：“看你本事，我有何不肯？”道人便将罐子侧着，将罐口向着车儿，尚离三步之远，对僧人道：“你敢道三声‘肯’么？”僧人连叫三声：“肯，肯，肯。”每叫一声“肯”，那车儿便近一步。到第三个“肯”字，那车儿却像罐内有人扯拽一般，一溜子滚入罐内去了。众人一眼花，不见了车儿。发声喊齐道：“奇怪！奇怪！”都来张那罐口，只见里面黑洞洞地。那僧人就有不悦之意，问道：“你那道人是神仙，还是幻术？”道人口占八句道：

非神亦非仙，非术亦非幻。
天地有终穷，桑田经几变。
此身非吾有，财又何足恋。
苟不从吾游，骑鲸腾汗漫⁽⁸⁾。

那僧人疑心是个妖术，欲同众人执之送官。道人道：“你莫非懊悔，不舍得这车子钱财么？我今还你就是。”遂索纸笔，写一道符，投入罐内。喝声：“出，出！”众人千百只眼睛，看着罐口，并无动静。道人说道：“这罐子贪财，不肯送将出来，待贫道自去讨来还你。”说声未了，耸身望罐口一跳，如落在万丈

深潭，影儿也不见了。那僧人连呼：“道人出来！道人快出来！”罐里并不则声。僧人大怒，提起罐儿，向地下一掷，其罐打得粉碎，也不见道人，也不见车儿，连先前众人布施的散钱并无一个，正不知那里去了？只见有字纸一幅，取来看时，题得有诗四句道：

寻真要识真，见真浑未悟。
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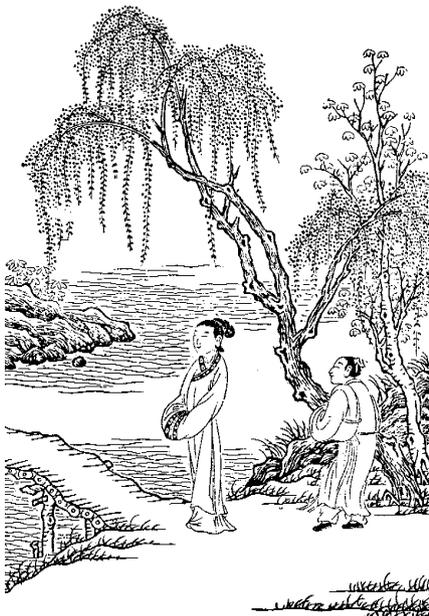
众人正在传观，只见字迹渐灭，须臾之间^[9]，连这幅白纸也不见人。众人才信是神仙，一哄而散。只有那僧人失脱了一车子钱财，意气沮丧。忽想着诗中“一笑再相逢，驱车东平路”之语，汲汲回归，行到东平路上，认得自家车儿，车上钱物宛然，分毫不动。那道人立地车旁，举手笑道：“相待久矣！钱车可自收之。”又叹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普天下无一人可度，可怜哉！可痛哉！”言讫腾云而去。那僧人惊呆了半晌，去看那车轮上，每边只有一口字，二口成吕，乃知吕洞宾也。懊悔无及！正是：

天上神仙容易遇，世间难得舍财人。

方才说吕洞宾的故事，因为那僧人舍不得这一车子钱，把个活神仙，当面错过。有人论：这一车子钱，岂是小事，也怪那僧不得。世上还有一文钱也舍不得的。依在下看来，舍得一车子钱，就从那舍得一文钱这一念推广上去。舍不得一文钱，就从那舍不得一车子钱这一念算计入来。不要把钱多钱少，看做两样。如今听在下说这一文钱小小的故事。列位看官们，各宜警醒，惩忿窒欲^[10]，且休望超凡入道，也是保身保家的正理。诗云：

不争闲气不贪钱，舍得钱时结得缘。
除却钱财烦恼少，无烦无恼即神仙。

话说江西饶州府浮梁县，有景德镇，是个马头去处。镇上百姓，都以烧造瓷器为业，四方商贾，都来载往苏杭各处贩卖，尽有利息。就中单表一人，叫做邱乙大，是窑户家一个做手。浑家杨氏^{〔11〕}，善能描画。乙大做就瓷胚，就是浑家描画花草人物，两口俱不吃空。住在一个冷巷里，尽可度日有余。那杨氏年三十六岁，貌颇不丑，也肯与人活动^{〔12〕}。只为老公利害，只好背地里



偶一为之，却不敢明当做事。所生一子，名唤邱长儿，年十四岁，资性愚鲁，尚未会做活，只在家中走跳。忽一日杨氏患肚疼，思想椒汤吃，把一文钱教长儿到市上买椒。长儿拿了一文钱，才走出门，刚刚遇着东间壁一般做瓷胚刘三旺的儿子，叫做再旺，也走出门来。那再旺年十三岁，比长儿乖巧，平日喜的是擷钱耍子。怎的样擷钱？也有八个六个，擷出或字或背，一色的谓之浑成。也有七个五个，擷去一背一字间花儿去的，谓之背间。再旺和长儿，闲常有钱时，多曾在巷口一个空阶头上耍过来。这一日巷中相遇，同走到常时耍钱去处，再旺又要和长儿耍子，长儿道：“我今日没有钱在身边。”再旺道：“你往那里去？”长儿道：“娘肚疼，叫我买椒泡汤吃。”再旺道：“你买椒，一定有钱。”长儿道：“只有得一文钱。”再旺道：“一文

钱也好耍，我也把一文与你赌个背字⁽¹³⁾，两背的便都赢去，两字便输，一字一背不算。”长儿道：“这文钱是要买椒的，倘或输与你了，把什么去买？”再旺道：“不妨事，你若赢了是造化，若输了时，我借与你，下次还我就是。”长儿一时不老成，就把这文钱撒在地上。再旺在兜里也摸出一个钱，丢下地来。长儿的钱是个背，再旺的是个字。这擲钱也有先后常规，该是背的先擲。长儿捡起两文钱，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果然两背。长儿赢了，收一文，留一文在地。再旺又在兜肚里摸出一文钱来，连地下这文钱拣起，一般样摊在第二手指上，把大拇指掐住，曲一曲腰，叫声：“背。”擲将下去，却是两个字，又是再旺输了。长儿把两个钱都收起，和自己这一文钱，共是三个。长儿赢得顺溜，动了赌兴，问再旺道：“还有钱么？”再旺道：“钱尽有，只怕你没造化赢得。”当下伸手在兜肚里摸出十来个净钱，捻在手里，啧啧夸道：“好钱！好钱！”问长儿：“还敢擲么？”又丢下一文来。长儿又擲了两背，第四次再旺擲，又是两字。一连擲了十来次，都是长儿赢了，共得了十二文，分明是掘藏一般。喜得长儿笑容满面，拿了钱便走。再旺那肯放他，上前拦住，道：“你赢了我许多钱，走那里去？”长儿道：“娘肚疼，等椒汤吃，我去去，闲时再来。”再旺道：“我还有钱在腰里，你赢得时，都送你。”长儿只是要去。再旺发起喉急来，便道：“你若不肯擲时，还了我的钱便罢。你把一文钱来骗了我许多，如何就去？”长儿道：“我是擲得有彩，须不是白夺你的。”再旺索性把兜肚里钱，尽数取出，约莫有二三十文，做一垛儿堆在地下道：“待我输尽了这些钱，便放你走。”长儿是个小厮家，眼孔浅，见了这钱，不觉贪心又起。况且再旺抵死缠住，只得又擲。谁知风无常顺，兵无常胜。这番彩头又轮到再旺了。照前擲了一十二次，虽则

中间互有胜负，却是再旺赢得多。到结末来，这十二文钱，依旧被他复去，长儿刚刚原剩得一文钱。自古道：赌以气胜。初番长儿擲赢了一两文，胆就壮了，偶然有些彩头，就连赢数次。到第二番又擲时，不是他心中所愿，况且着了个贪心，手下就觉得有些矜持。到一连颠输了几文，去一个舍不得一个，又添了个吝字，气便索然。怎当再旺一股愤气，又且稍长胆壮，自然赢了。大凡人富的好过，贫的好过，只有先富后贫的，最是难过。据长儿一文钱起手时，赢得一二文也是够了。一连得了十二文钱，一拳头捻不住，就似白手起家，何等欢喜。把这钱不看做倘来之物^[14]，就认作自己东西重复输去，好不气闷，痴心还想再像初次赢将转来。“就是输了，他原许下借我的，有何不可？”这一交，合该长儿擲了，忍不住按定心坎，再复一擲，又是二字，心里着忙，就去抢那钱。手去迟些，先被再旺抢到手中，都装入兜肚里去了。长儿道：“我只有这文钱，要买椒的，你原说过赢时借我，怎的都收去了？”再旺怪长儿先前赢了他十二文钱就要走，今番正好出气。君子报仇，直待三年，小人报仇，只在眼前。怎么还肯把这文钱借他？把长儿双手挡开，故意的一跳一舞，跑入巷去了。急得长儿且哭且叫，也回身进巷，扯住再旺要钱，两个扭做一堆厮打。

孙庞斗智谁为胜^[15]，楚汉争锋那个强^[16]？

却说杨氏，专等椒来泡汤吃，望了多时，不见长儿回来。觉得肚疼定了，走出门来张看，只见长儿和再旺扭住厮打。骂道：“小杀才！教你买椒不买，到在此寻闹，还不撒开。”两个小厮听得骂，都放了手，再旺就闪在一边。杨氏问长儿：“买的椒在那里？”长儿含着眼泪回道：“那买椒的一文钱，被再旺夺去了。”再旺道：“他与我擲钱，输与我的。”杨氏只该骂自己儿子不该擲钱，不该怪别人。况且一文钱，所值几何，既输了去，只索

罢休。单因杨氏一时不明，惹出一场大祸，辗转的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正是：

事不三思终有悔，人能百忍自无忧。

杨氏因等候长儿不来，一肚子恶气，正没出豁。听说赢了他儿子的一文钱，便骂道：“天杀的野贼种！要钱时，何不教你娘趁汉？却来骗我家小厮颠钱！”口里一头说，一头便扯再旺来打。恰正抓住了兜肚，啣下两个栗暴。那小厮打急了，把身子负命一挣，却挣断了兜肚带子，落下地来。索啣一声响，兜肚子里面的钱，洒做一地。杨氏道：“只还我那一文便了。”长儿得了娘的口气，就势抢了一把钱，奔进自屋里去。再旺就叫起屈来。杨氏赶进屋里，喝教长儿还了他钱。长儿被娘逼不过，



把钱望着街上一撒。再旺一头哭，一头骂，一头捡钱。捡起时，少了六七文钱，情知是长儿藏下，拦着门只顾骂。杨氏道：“也不见这天杀的野贼种，恁地撒泼！”把大门关上，走进去了。再旺敲了一回门，又骂了一回，哭到自屋里去。母亲孙大娘正在灶下烧火，问其缘故，再旺哭诉道：“长儿抢了我的钱，他的娘不说他不是，到骂我天杀的野贼种，要钱时何不教你娘趁汉。”孙大娘不听时，万事

全休，一听了这句不入耳的言语，不觉：

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

原来孙大娘最痛儿子，极是护短，又兼性暴，能言快语，是个揽事的女都头。若相骂起来，一连骂十来日，也不口干，有名叫做“绰板婆”。他与邱家只隔得三四个间壁居住，也晓得杨氏平日有些不三不四的毛病，只为从无口面^[17]，不好发挥出来。一闻再旺之语，太阳里爆出火来，立在街头，骂道：“狗泼妇，狗淫妇！自己瞒着老公趁汉子，我不管你罢了，到来谤别人。老娘人便看不像，却替老公争气。前门不进师姑，后门不进和尚，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膊上走得马过^[18]。不像你那狗淫妇，人硬货不硬，表壮里不壮，作成老公带了绿帽儿，羞也不羞！还亏你老着脸在街坊上骂人。便臊贱时，也不是恁般做作！我家小厮年小，连头带脑，也还不够与你补空，你休得缠他！臊发时还去寻那旧汉子，是多寻几遭，多养了几个野贼种，大起来好做贼。”一声泼妇，一声淫妇，骂一个路绝人稀。杨氏怕老公，不敢揽事，又没处出气，只得骂长儿道：“都是你那小天杀的，不学好，引这长舌妇开口。”提起木柴，把长儿劈头就打，打得长儿头破血淋，嚎啕大哭。邱乙大正从窑上回来，听得孙大娘叫骂，侧耳多时，一句句都听在肚里，想道：“是那家婆娘不秀气？替老公妆幌子，惹这绰板婆叫骂。”及至回家，见长儿啼哭，问起缘由，到是自家家里招揽的是非。邱乙大是个硬汉，怕人耻笑，声也不喷，气忿忿地坐下。远远的听得骂声不绝，直到黄昏后，方才住口。邱乙大吃了几碗酒，等到夜深人静，叫老婆来盘问道：“你这贱人瞒着我干得好事！趁的许多汉子，姓甚名谁？好好招将出来，我自去寻他说话。”那婆娘原是怕老公的，听得这句话，分明似半空中响一个霹雳，战战兢兢不敢开口？邱乙大道：“泼贱妇，你有本事偷汉子，如何

没本事说出来？若要不知，除非莫为。瞒得老公，瞒不得邻里，今日教我如何做人？你快快说来，也得我心下明白。”杨氏道：“没有这事，教我说谁来？”邱乙大道：“真个没有？”杨氏道：“没有。”邱乙大道：“既是没有时，他们如何说你，你如何凭他说，不则一声？显是心虚口软，应他不得。若是真个没有，是他们诈说你时，你今夜吊死在他门上，方表你清白，也出脱了我的丑名。明日我好与他讲话。”那婆娘怎肯走动，流下泪来，被邱乙大三两个巴掌，搯出大门。把一条麻索丢与他，叫道：“快死快死！不死便是恋汉子了。”说罢，关上门儿进来。长儿要来开门，被乙大一顿栗暴，打得哭了一场睡去了。乙大有了几分酒意，也自睡了。单撇杨氏在门外好苦，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千不是，万不是，只是自家不是，除却死，别无良策。自悲自怨了多时，恐怕天明，慌慌张张的取了麻索，去认那刘三旺的门首。也是将死之人，失魂颠智，刘家本在东间壁第三家，却错走到西边去，走过了五六家，到第七家。见门面与刘家相像，忙忙的把几块乱砖衬脚，搭上麻索于檐下，系颈自尽。可怜伶俐妇人，只为一文钱斗气，丧了性命。正是：

地下新添恶死鬼，人间不见画花人。

却说西邻第七家，是个打铁的匠人门首。这匠人浑名叫做白铁，每夜四更，便起来打铁。偶然开了大门撒溺，忽然一阵冷风，吹得毛骨竦然，定睛看时，吃了一惊。

不是傀儡场中鲍老^[19]，竟像秋千架上佳人。

檐下挂着一件物事，不知是那里来的？好不怕人！犹恐是眼花，转身进屋，点个亮来一照，原来是新缢的妇人，咽喉气断，眼见得救不活了。欲待不去照管他，到天明被做公的看见，却不是一场飞来横祸，辩不清的官司。思量一计：“将他移在别处，与我便无干了。”耽着惊恐，上前去解这麻索。那白铁本来

有些蛮力，轻轻的便取下挂来，背出正街，心慌意急，不暇致详，向一家门里撒下。头也不回，竟自归家，兀自连打几个寒噤。铁也不敢打了，复上床去睡卧，不在话下。

且说邱乙大，黑早起来开门，打听老婆消息，走到刘三旺门前，并无动静。直走到巷口，也没些踪影，又回来坐地寻思：“莫不是这贱妇逃走他方去了？”又想：“他出门稀少，又是黑暗里，如何行动？”又想道：“他若不死时，麻索必然还在。”再到门前看时，地下不见了麻绳。“定是死了刘家门首，被他知觉，藏过了尸首，与我白赖。”又想：“刘三旺昨晚不回，只有那绰板婆和那小厮在家，那有力量搬运？”又想道：“虫蚁也有几只脚儿，岂有人无帮助？且等他开门出来，看他什么光景，见貌



辨色，可知就里。”等到刘家开门，再旺出来，把钱去市心里买馍馍点心，并不见有一些惊慌之意。邱乙大心中委决不下，又到街前街后闲荡，打探一回，并无影响。回来看见长儿还睡在床上打鼾，不觉怒起，掀开被，向腿上四五下，打得这小厮睡梦里直跳起来。邱乙大道：“娘也被刘家逼死了，你不去讨命，还只管睡！”这句话，分明邱乙大教长儿去惹事，看风色。长儿听说娘死了，便哭起来，忙

忙的穿了衣服，带着哭，一径直赶到刘三旺门首，大骂道：“狗娼根！狗淫妇！还我娘来？”那绰板婆孙大娘，见长儿骂上门，如何耐得，急赶出来，骂道：“千人射的野贼种，敢上门欺负老娘么？”便揪着长儿头发，却待要打，见邱乙大过来，就放了手。这小厮满街乱跳乱舞，带哭带骂讨娘。邱乙大已耐不住，也骂起来。绰板婆怎肯相让，旁边钻出个再旺来相帮，两下干骂一场，邻里劝开。邱乙大教长儿看守家里，自去街上央人写了状词，赶到浮梁县告刘三旺和妻孙氏人命事情。大尹准了状词，差人拘拿原告和邻里干证，到官审问。原来绰板婆孙氏平昔口嘴不好，极是要冲撞人，邻里都不欢喜，因此说话中间未免偏向邱乙大几分。把相骂的事，增添得重大了，隐隐的将这人命，射实在绰板婆身上。这大尹见众人说话相同，信以为实。错认刘三旺将尸藏匿在家，希图脱罪。差人搜检，连地也翻了转来，只是搜寻不出，故此难以定罪。且不用刑，将绰板婆拘禁，差人押刘三旺寻访杨氏下落，邱乙大讨保在外。这场官司好难结哩！有分教：

绰板婆消停口舌，瓷器匠耽误生涯。

这事且搁过不题。再说白铁将那尸首，却撇在一个开酒店的人家门首。那店主人王公，年纪六十余岁，有个妈妈，靠着卖酒过日。是夜睡至五更，只听得叩门之声，醒时又不听得。刚刚合眼，却又闻得砰砰声叩响。心中惊异，披衣而起，即唤小二起来，开门观看。只见街头上，不横不直，挡着这件物事。王公还道是个醉汉，对小二道：“你仔细看一看，是远方人，还是近处人？若是左近邻里，可叩他家起来扶了去。”小二依言，俯身下去认看，因背了星光，看不仔细。见颈边拖着麻绳，却认做是条马鞭，便道：“不是近边人，想是个马夫。”王公道：“你怎么晓得他是个马夫？”小二道：“见他身上边有根马鞭，故此

知得。”王公道：“既不是近处人，由他罢！”小二欺心，要拿他的鞭子。伸手去拾时，却拿不起，只道压在身底下，尽力一扯，那尸首直竖起来，把小二吓了一跳，叫道：“阿呀！”连忙放手。那尸扑的倒下去了，连王公也吃一惊，问道：“这怎么说？”小二道：“只道是根鞭儿，要拿他的，不想却是缢死的人，颈下扣的绳子。”王公听说，慌了手脚，欲待叫破地方，又怕这没头官司惹在身上。不报地方，这事日后洗身不清。魄散九霄，叫道：“这没头官司，叫我如何吃得起？若到了官，如何是好？”便与小二商议，小二道：“不打紧，只教他离了我这里，就没事了。”王公道：“说得有理，还是拿到那里去好？”小二道：“撒他在河里罢。”当下二人动手，直抬到河下。远远望见岸上有人，打着灯笼走来。恐怕被他撞见，不管三七二十一，撒在河边，奔回家去了，不在话下。

且说岸上打灯笼来的是谁？那人乃是本镇一个大户叫做朱常，为人奸诡百出，变许多端，是个好打官司的主儿。因与隔县一个姓赵的人家争田，这一早要到田头去割稻，同着十来个家人，拿了许多扁挑索子镰刀，正来下船。那提灯的在前，走下岸来，只见一人横倒在河边，也认做是个醉汉，便道：“这该死的贪这样脓血！若再一个翻身，却不滚在河里，送了性命！”内中有一个家人，叫做卜才，是朱常手下第一出尖的帮手，他只道醉汉身边有些钱钞，就蹲倒身，伸手去摸他腰下，却冰一般冷，吓得缩手不迭，便道：“原来死的了！”朱常听说是死人，心下顿生不良之念。忙叫：“不要嚷，把灯来照看，是老的？是少的？”众人在灯下仔细打一认，却是个缢死的妇人。朱常道：“你们把他颈里绳子快解掉了，扛下舢里去藏好。”众人道：“老爹，这妇人正不知是甚人谋死的？我们如何却到去招揽是非？”朱常道：“你莫管，我自有用处。”众人只得依他，解去麻绳，叫

起看船的，找上船，藏在艖里，将平基盖好。朱常道：“卜才，你回去，媳妇子叫五六个来。”卜才道：“这二三十亩稻，够什么砍，要这许多人去做甚？”朱常道：“你只管叫来，我自有用处。”卜才不知是甚意见，即便提灯回去。不一时叫到，坐了一船，解缆开船。两人荡桨，离了镇上。众人问道：“老爹载这东西去有甚用处？”朱常道：“如今去割稻，赵家定来拦阻，少不得有一场相打，到告状结杀。如今天赐这东西与我，岂不省了打官司，还有许多妙处。”众人道：“老爹怎见省了打官司？又有妙处？”朱常道：“有了这尸首时，只消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却不省了打官司。他们也有些财采。他若不见机，弄到当官，定然我们占个上风。可不好么！”众人都喜道：“果然妙计！小人们怎省得？”正是：

算定机谋夸自己，安排圈套害他人。

这些人都是愚野村夫，晓得什么利害？听见家主说得都有财采，当做瓮中取鳖，手到擒来的事。乐极了，巴不得赵家的人，这时便到船边来厮闹便好。银子既有得到手，官司又可以赢得。心急发狠，荡起桨来，这船恰像生了七八个翅膀一般，顷刻就飞到了。此时天色渐明，朱常教把船歇在空阔无人居住之处，离田中尚有一箭之路。众人都上了岸，寻出一条一股连一股断的烂草绳，将船缆在一颗草根上。只留一个人在



艄上看守，众男女都下田割稻。朱常远远的站在岸上打探消耗。原来这地方叫做鲤鱼桥，离景德镇只有十里多远。再过去里许，又唤做太白村，乃是江南徽州府婺源县所管。因是两省交界之处，人民错壤而居。与朱常争田这人名唤赵完，也是个大富之家，原是浮梁县人户却住在婺源县地方，两县俱置得有田产。那争的田，只得三十余亩，乃赵完族兄赵宁的。先把来抵借了朱常银子，却又卖与赵完，恐怕出丑，就揽来佃种，两边影射了三四年。不想近日身死，故此两家相争，这稻子还是赵完所种。

说话的，这田在赵完屋脚跟头，如何不先割了，却留与朱常来割？看官有所不知，那赵完也是个强横之徒，看得自己大了。道这田是明中正契买族兄的，又在他的左近。朱常又是隔省人户，料必不敢来割稻，所以放心托胆。那知朱常又是个专在虎头上做窠，要吃不怕死的魍魉^[20]，意来放对。正在田中砍稻，早有人报知赵完。赵完道：“这厮真是吃了大虫的心，豹子的胆，敢来我这里撩拨！想是来送死么！”儿子赵寿道：“爹，自古道：来者不惧，惧者不来。也莫轻视了他！”赵完问报人道：“他们共有多少人在此？”答道：“十来个男子，六七个妇人。”赵完道：“既如此，也教妇人去。男对男，女对女，都拿回来，敲断他的孤拐子，连船都拔他上岸，那时方见我的手段。”即便唤起二十多人，十来个妇人，一个个粗脚大手，裸臂揎拳，如疾风骤雨而来。赵完父子随后来看。

且说众人远远的望着田中，便喊道：“偷稻的贼不要走！”朱常家人媳妇，看见赵家有人来了，连忙住手，望河边便跑。到得岸旁，朱常连叫快脱衣服。众人一齐卸下，堆做一处，叫一个妇人看守，复身转来，叫道：“你来你来，若打输与你，不为好汉。”赵完家有个雇工人，叫做田牛儿，自恃有些气力，抢先飞奔向前。朱家人见他势头来得勇猛，两边一闪，让他冲将过

来，才让他冲进时，男子妇人，一裹转来围住。田牛儿叫声：“来得好！”提起升箩般拳头，拣着个精壮村夫面上，一拳打去，只指望先打倒了一个硬的，其余便如摧枯拉朽了。谁知那人却也来得，拳到面上时，将头略偏一偏，这拳便打个空，刚落下来，就顺手牵羊，把拳留住。田牛儿脱不得，急起左拳来打，手尚未起，又被一人接住，两边扯开。田牛儿便施展不得。朱家人也不打他，推的推，扯的扯，到像八抬八绰一般，脚不点地竟拿上船。那烂草绳系在草根上，有甚筋骨，初踏上船就断了。艄上人已预先将篙拦住，众人将田牛儿纳在舱中乱打。赵家后边的人，见田牛儿捉上船去，蜂拥赶上船抢人。朱家妇女，都四散走开，放他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拦篙的人一等赵家男子妇人上齐船时，急掉转篙，望岸上用力一点，那船如箭一般，向河心中直荡开去。人众船轻，三四幌便翻转来。两家男女四十多人，尽都落水。这些妇人各自挣扎上岸，男子就在水中相打，纵横搅乱，激得水溅起来，恰如骤雨相似。把岸上看的人眼都耀花了，只叫莫打，有话上岸来说。正打之间，卜才就人乱中，把那缢死妇人尸首，直掇过去，便喊起来道：“地方救护，赵家打死我家人！”朱常同那六七个妇人，在岸边接应，一齐喊叫，其声震天动地。赵家的妇人，正绞挤湿衣，听得打死了人，带水而逃。水里的人，一个个吓得胆战心惊，正不知是那个打死的，巴不能摆脱逃走。被朱家人乘势追打，吃了老大的亏，挣上了岸，落荒逃奔，此时只恨父母少生了两只脚儿。朱家人欲要追赶，朱常止住道：“如今不是相打的事了，且把尸首收拾起来，抬放他家屋里了，再处。”众人把尸首拖到岸上，卜才认做妻子，假意啼啼哭哭。朱常又教捞起船上篙桨之类，寄顿佃户人家。又对看的人道：“列位地方邻里，都是亲眼看见，活打死的，须不是诬陷赵完。倘到官司时，少不得要相烦做个



证见，但求实说罢了。”这几句乃朱常引人来兜揽处和的话。此时内中若有个有力量的，出来担当，不教朱常把尸首抬去赵家，说和这事，也不见得后来害许多人的性命。只因赵完父子，平日是个难说话的，恐怕说而不听，反是一场没趣。况又不晓得朱常心中是甚样个意儿？故此并无一人招揽。朱常见无人招架，教众人穿起衣服，把尸首用芦席卷了，将绳索络好，四

人扛着，望赵完家来。看的人随后跟来，观看两家怎地结局。

铜盆撞子铁扫帚，恶人自有恶人磨。

且说赵完父子随后赶来，远望着自家人追赶朱家的人，心中欢喜。渐渐至近，只见妇女家人，浑身似水，都像落汤鸡一般，四散奔走。赵完惊讶道：“我家人多，如何反被他都打下水去？”急挪步上前，众人看见，乱喊道：“阿爹，不好了！快回去罢。”赵寿道：“你们怎地恁般没用？都被打得这模样！”众人道：“打是小事，只是他家死了人却怎处？”赵完听见死了个人，吓得就酥了半边，两只脚就像钉了，半步也行不动。赵寿与田牛儿，两边挟着胳膊而行，扶至家中坐下。半晌方才开言问道：“如何就打死了人？”众人把相打翻船的事，细说一遍。又道：“我们也没有打妇人，不知怎地死了？想是淹死的。”赵完心中没了主意，只叫：“这事怎好？”那时合家老幼，都丛在一堆，人人心下惊慌。正说之间，人进来报：“朱家把尸首抬来

了。”赵完又吃这一吓，恰像打坐的禅和子^{〔21〕}，急得身色一毫不动。自古道：物极则反，人急计生。赵寿忽地转起一念，便道：“爹莫慌，我自有对付他的计较在此。”便对众人道：“你们都向外边闪过，让他们进来之后，听我鸣锣为号，留几个紧守门口，其余都赶进来拿人，莫教走了一个。解到官司，见许多人白日抢劫，这人命自然从轻。”众人得了言语，一齐转身。赵完恐又打坏了人，吩咐：“只要拿人，不许打人。”众人应允，一阵风出去。赵寿只留了一个心腹义孙赵一郎道：“你且在此。”又把妇女妻小打发进去，吩咐：“不要出来。”赵完对儿子道：“虽则告他白日打抢，终是人命为重，只怕抵当不过。”赵寿走到耳根前，低低道：“如今只消如此这般。”赵完听了大喜，不觉身子就健旺起来，乃道：“事不宜迟，快些停当！”赵寿先把各处门户闭好，然后寻了一把斧头，一个棒槌，两扇板门，都已完备，方教赵一郎到厨下叫出一个老儿来。那老儿名唤丁文，约有六十多岁，原是赵完的表兄，因有了个懒黄病，吃得做不得，却又无男无女，捱在赵完家烧火，博口饭吃。当下那老儿不知头脑，走近前问道：“兄弟有甚话？”赵完还未答应，赵寿闪过来，提起棒槌，看正太阳，便是一下。那老儿只叫得阿呀，翻身跌倒。赵寿赶上，又复一下，登时了帐。当下赵寿动手时，以为无人看见。不想田牛儿的娘田婆，就住在赵完宅后，听见打死了人，恐是儿子打的，心中着急，要寻来问个仔细。从后边走出，正撞着赵寿行凶，吓得蹲倒在地，便立不起身，口中念声：“阿弥陀佛！青天白日，怎做这事！”赵完听得，回头看了一眼，把眼向儿子一颠。赵寿会意，急赶近前，照顶门一棒槌打倒，脑浆鲜血一齐喷出。还怕不死，又向肋上三四脚，眼见得不能够活了。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了两条性命。正是：

耐心终有益，任意定生灾。

且说赵一郎起初唤丁老儿时，不道赵寿怀此恶念，蓦见他行凶，惊得只缩到一壁角边去。丁老儿刚刚完事，接脚又撞个田婆来凑成一对。他恐怕这第三棒槌轮到头上，心下着忙，欲待要走，这脚上却像被千百斤石头压住，那里移得动分毫。正在慌张，只见赵完叫道：“一郎快来帮一帮。”赵一郎听见叫他相帮，方才放下肚肠，挣扎得动，向前帮赵寿拖这两个尸首。放在遮堂背后，寻两扇板门压好，将遮堂都起浮了窠臼。又吩咐赵一郎道：“你切不可泄漏，待事平了，把家私分一股与你受用。”赵一郎道：“小人靠阿爹洪福过日的，怎敢泄漏？”刚刚准备停当，外面人声鼎沸，朱家人已到了。赵完三人退入侧边一间屋里，掩上门儿张看。且说朱常引家人媳妇，扛着尸首赶到赵家，一路打将进去，直到堂中。见四面门户紧闭，并无一个人影。朱常教“把尸首居中停下，打到里边去，拿赵完这老王八出来，锁在死尸脚上。”众人一齐动手，乒乒乓乓将遮堂乱打，那遮堂已是离了窠臼的，不消几下，一扇扇都倒下去，尸首上又压上一层。众人只顾向前，那知下面有物。赵寿见打下遮堂，把锣筛起。外边人听见，发起喊，抢将入来。朱常听得筛锣，只道有人来抢尸首，急掣身出来。众人已至堂中，两下你揪我扯，搅做一团，滚做一块。里边赵完三人大喊：“田牛儿！你母亲都被打死了，不要放走了人。”田牛儿听见，急奔来问：“我母亲如何却在这里？”赵完道：“他刚同丁老官走来问我，遮堂打下，压死在内。我急走得快，方逃得性命。若迟一步儿，这时也不知怎地了！”田牛儿与赵一郎将遮堂搬开，露出两个尸首。田牛儿看娘时，头已打开，脑浆、鲜血满地，放声大哭。朱常听见，还只道是假的，急抽身一望，果然有两个尸首，着了忙，往外就跑。这些家人媳妇，见家主走了，各要捩脱逃走，一路揪扭打将出来。那知门口有人把住，一个也走不脱，都被拿住。

赵完只叫：“莫打坏了人。”故此朱常等不十分吃亏。赵寿取出链子绳索，男子妇女锁做一堂。田牛儿痛哭了一回，心中忿怒，跳起身道：“我把朱常这狗王八，照依母亲打死了罢。”赵完拦住：“不可不可！如今自有官法治了，你打他做甚？”教众人扯过一边。此时已哄动远近村坊，地方邻里，无有不到赵家观看。赵完留到后边，备起酒饭款待，要众人具个“白昼劫杀”公呈。那些人都是赵完的亲戚、佃户、雇工人等，谁敢不依。

赵完连夜装起四五只农船，载了乡邻、干证人等，把两只将朱常一家人锁缚在舱里。行了一夜，方到婺源县中。候大尹早衙升堂，地方人等先将呈子具上。这大尹展开观看一过，问了备细，即差人押着地方，并尸亲赵完、田牛儿、卜才前去，将三个尸首盛殓了，吊来相验。朱常一家人，都发在铺里羁候。那时朱常家中自有佃户报知，儿子朱太星夜赶来看觑，自不必说。

有句俗语道得好：官无三日急。那尸棺便吊到了。这大尹如何就有工夫去相验？隔了半个多月，方才出牌。着地方备办登场法物。铺中取出朱常一干人，都到尸场上。仵作人逐一看报道：“丁文太阳有伤，周围二寸有馀，骨头粉碎；田婆脑门打开，脑髓漏尽，右肋骨踢折三根，二人实系打死。卜才妻子，颈下有缢死绳痕，遍身别无伤损，此系缢死是实。”大尹见报，心中骇异道：“据这



呈子上称说船翻落水身死,如何却是缢死的?朱常就禀道:“爷爷,众耳众目所见,如何却是缢死的?这明明件作得了赵完银子,妄报老爷。”大尹恐怕赵完将别个尸首颠换了,便唤卜才:“你去认这尸首,正是你妻子的么?”卜才上前一认,回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是昨日登时死的?”卜才道:“是。”大尹问了详细,自走下来把三个尸首逐一亲验,任作人所报不差,暗称奇怪。吩咐把棺木盖上封好,带到县里来审。大尹在轿上,一路思想,心下明白。回县坐下,发众犯都跪在仪门外。单唤朱常上去,道:“朱常,你不但打死赵家二命,连这妇人,也是你谋死的!须从实招来。”朱常道:“这是家人卜才的妻子余氏,实被赵完打下水死的。地方上人,都是见的,如何反是小人谋死?爷爷若不信,只问卜才便见明白。”大尹喝道:“胡说!这卜才乃你一路之人,我岂不晓得!敢在我面前支吾!夹起来。”众皂隶一齐答应上前,把朱常鞋袜去了,套上夹棍,便喊起来。那朱常本是富足之人,虽然好打官司,从不曾受此痛苦,只得一一吐实:“这尸首是浮梁江口不知何人撇下的。”大尹录了口词,叫跪在丹墀下。又唤卜才进来,问道:“死的妇人果是你妻子么?”卜才道:“正是小人妻子。”大尹道:“既是你妻子,如何把他谋死了,诈害赵完?”卜才道:“爷爷,昨日赵完打下水身死,地方上人,都看见的。”大尹把气拍在桌上,一连七八拍,大喝道:“你这该死的奴才!这是谁家的妇人,你冒认做妻子,诈害别人!你家主已招称,是你把他弄死,还敢巧辩,快夹起来。”卜才见大尹像道士打灵牌一般,把气拍一片声乱拍乱喊,将魂魄都惊落了。又听见家主已招,只得禀道:“这都是家主教小人认作妻子,并不干小人之事。”大尹道:“你一一从实细说。”卜才将下船遇见尸首,定计诈赵完前后事细说一过,与朱常无二。大尹已知是实,又问道:“这妇人虽不是你谋

死，也不该冒认为妻，诈害平人。那丁文、田婆却是你与家主打死，这须没得说。”卜才道：“爷爷，其实不曾打死，就夹死小人，也不招的。”大尹也教跪下丹墀。又唤赵完并地方来问，都执朱常扛尸到家，乘势打死。大尹因朱常造谋诈害赵完事实，连这人命也疑心是真，又把朱常夹起来。朱常熬刑不起，只得屈招。大尹将朱常、卜才各打四十，拟成斩罪，下在死囚牢里。其余十人，各打二十板，三个充军，七个徙罪，亦各下监。六个妇人，都是杖罪，发回原籍。其田断归赵完，代赵宁还原借朱常银两。又行文关会浮梁县查究妇人尸首来历。那朱常初念，只要把那尸首做个媒儿，赵完怕打人命官司，必定央人兜收私处。这三十多亩田，不消说起归他，还要扎诈一注大钱^[22]，故此用这一片心机。谁知激变赵寿做出没天理事来对付，反中了他计。当下来到牢里，不胜懊悔，想道：“这早若不遇这尸首，也不见得到这地位！”正是：

早知更有强中手，却悔当初枉用心。

朱常料道：“此处定难翻案。”叫儿子吩咐道：“我想三个尸棺，必是钉稀板薄，交了春气，自然腐烂。你今先去会了该房，捺住关会文书。回去教妇女们，莫要泄漏这缢死尸首消息。一面向本省上司去告准，捱到来年四五月间，然后催关去审，那时烂没了缢死绳痕，好与他白赖。一事虚了，事事皆虚，不愁这死罪不脱。”朱太依着父亲，前去行事，不在话下。

却说景德镇卖酒王公家小二因相帮撒了尸首，指望王公赏些东西。过了两三日，却不见说起。小二在口内野唱，王公也不在其意。又过了几日，小二不见动静，心中焦躁，忍耐不住，当面明说道：“阿公，前夜那话儿，亏我把去出脱了还好。若没我时，到天明地方报知官司，差人出来相验，饶你硬挣，不使酒钱，也使茶钱。就拌上十来担涎吐^[23]，只怕还不得干净哩！”

如今省了你许多钱钞，怎么竟不说起谢我？”大凡人度量极窄，眼孔最浅，偶然替人做件事儿，侥幸得效，便道是天大功劳，就来挟制那人，责他厚报。稍不遂意，便把这事翻局来害。往往人家用错了人，反受其荼毒^[24]。譬如小二不过一时用得些气力，便想要王公的银子。那王公若是



些也就罢了。谁知王公又是舍不得一文钱的吝啬老儿^[25]，说着要他的钱，恰像割他身上的肉，就面红颈赤起来了。当下王公见小二要他银子，便发怒道：“你这人忒没理！吃黑饭，护漆柱^[26]。吃了我家的饭，得了我的工钱，便是这些小事，略走得几步，如何就要我钱？”小二见他发怒，也就嚷道：“哎呀！就不把我，也是小事，何消得喉急？用得我着，方吃得你的饭，赚得你的钱，须不是白把我用的。还有一句话，得了你工钱，只做得生活，原不曾说替你拽死尸的。”王婆便走过来道：“你这蛮子，真个惫懒！自古道：茄子也让三分老。怎么一个老人家，全没些尊卑，一般样与他争嚷。”小二道：“阿婆，我出了力，不把银子与我，反发喉急，怎不要嚷？”王公道：“什么！是我谋死的？要诈我钱！”小二道：“虽不是你谋死，便是擅自移尸，也须有个罪名。”王公道：“你到去首了我来。”小二道：“要我首也不难。只怕你当不起这大门户。”王公赶上前道：“你去首，我不怕。”望外劈颈就揪。那小二不曾提防，捉脚不定，翻筋

斗直跌出门外，磕碎了脑后，鲜血直淌。小二跌毒了，骂道：“这老王八！亏了我，反打么！”就地下拾起一块砖来，望王公掷去。谁知数合当然，这砖不歪不斜，恰恰正中王公太阳，一交跌倒，再不则声。王婆急上前扶时，只见口开眼定，气绝身亡。跌脚叫苦，便哭起天来。只因这一文钱上，又送一条性命。

总为惜财丧命，方知财命相连。

小二见王公死了，爬起来就跑。王婆喊叫邻里，赶上拿转，锁在小二脚上。问王婆：“因甚事起？”王婆一头哭，一头将前情说出，又道：“烦列位与老身作主则个。”众人道：“这厮原来恁地可恶！先教他吃些痛苦，然后解官。”三四个邻里走上前，一顿拳头脚尖，打得半死，方才住手。教王婆关闭门户，同到县中告状。此时纷纷传说，远近人都来观看。且说邱乙大正访问妻子尸首不着，官司难结，心中气闷。这一日闻得小二打死王公的根由，想道：“这妇女尸首，莫不就是我妻子么？”急走来问，见王婆正锁门要去告状。邱乙大上前问了详细，计算日子，正是他妻子出门这夜，便道：“怪道我家妻子尸首，当朝就不见踪影，原来却是你们撇掉了。如今有了实据，绰板婆却白赖不过了，我同你们见官去。”当下一干人牵了小二，直到县里。次早大尹升堂，解将进去。地方将前后事细禀。大尹又唤王婆问了备细。小二料道情真难脱，不待用刑，从实招承。打了三十，问成死罪，下在狱中。邱乙大禀说妻子被刘三旺谋死，正是此日，这尸首一定是他撇下的。证见已确，要求审结。此时婺源县知会文书未到，大尹因没有尸首，终无实据，原发落出去寻觅。再说小二，初时已被邻里打伤，那顿板子，又十分厉害。到了狱中，没有使用，又遭一顿拳脚。三日之间，血崩身死。为这一文钱起，又送一条性命。

只因贪白镞^[27]，番自丧黄泉。

且说邱乙大从县中回家，正打白铁门首经过，只听得里边叫天叫地的啼哭。原来白铁自那夜担着惊恐，出脱这尸首，冒了风寒。回家上得床，就发起寒热，病了十来日，方才断命，所以老婆啼哭。眼见为这一文钱，又送一条性命。

化为阴府惊心鬼，失却阳间打铁人。

邱乙大问知白铁已死，叹口气道：“恁般一个好汉！有得几日，却了帐。可见世人真是没根的！”走到家里，单单止有这个，鬼一般缩在半边，要口热水，也不能够。看了那样光景，方懊悔前日逼勒老婆，做了这桩拙事。如今又弄得不尴不尬，心下烦恼，连生意也不去做。终日东寻西觅，并无尸首下落。看看捱过残年，又早五月中旬，那时朱常儿子朱太已在按院告准状词，批在浮梁县审问，行文到婺源关提人犯尸棺。起初朱太还不上紧，到了五月间，料得尸首已是腐烂，大大送个东道与婺源县该房，起文关解。那赵完父子因婺源县已经问结，自道没事，毫无畏惧，抱卷赴理。两县解子领了一干人犯，三具尸棺，直至浮梁县当堂投递。大尹将人犯羁禁，尸棺发置官坛候检，打发婺源回文，自不必说。不则一日，大尹吊出众犯，前出相验。那朱太合衙门通买嘱了，要胜赵完。大尹到尸场上坐下，赵完将浮梁县案卷呈上。大尹看了，对朱常道：“你借尸索诈，打死二命，事已问结，如何又告？”朱常禀道：“爷爷，赵完打余氏落水身死，众目共见，却买嘱了地邻作，妄报是缢死的。那丁文、田婆自己情慌，谋害抵饰，硬诬小人打死。且不要论别件，但据小人主仆俱被拿住，赵完是何等势力，却容小人打死二命？况死的俱年七十多岁，难道恁地不知利害，只拣垂死之人来打？爷爷推详这上，就见明白。”大尹道：“既如此，当时怎就招承？”朱常道：“那赵完衙门情熟，用极刑拷逼，若不屈招，性命已不到今日了。”赵完也禀道：“朱常当日倚仗

假尸，逢着的便打，合家躲避。那丁文、田婆年老奔走不及，故此遭了毒手。假尸缢死绳痕，是婺源县太爷亲验过的，岂是件作妄报。如今日久腐烂，巧言诳骗爷爷，希图漏网反陷。但求细看招卷，曲直立见。”大尹道：“这也难凭你说。”即教开棺检验。天下有这等作怪的事，只道尸首经了许多时，已腐烂尽了，谁知都一毫不变，宛然如生。那杨氏颈下这条绳痕，转觉显明，倒教件作人没做理会。你道为何？他已得了朱常的钱财，若尸首烂坏了，好从中作弊，要出脱朱常，反坐赵完。如今伤痕见在，若虚报了，恐大尹还要亲验。实报了，如何得朱常银子？正在踌躇，大尹早已瞧破，就走下来亲验。那件作人被大尹监定，不敢隐匿，一一实报。朱常在旁暗暗叫苦。大尹将所报伤处，将卷对看，分毫不差。对朱常道：“你所犯已实，怎么又往上司诳告？”朱常又苦苦分诉。大尹怒道：“还要强辩！夹起来！快说这缢死妇人是那里来的？”朱常受刑不过，只得招出：“本日早起，在某处河沿边遇见，不知是何人撒下。”那大尹极有记性，忽地想起：“去年邱乙大告称不见了妻子尸首，后来卖酒王婆告小二打死王公，也称是日抬尸首，撒在河沿上起衅。至今尸首没有下落，莫不就是这个么？”暗记在心。当下将朱常、卜才都责三十，照旧死罪下狱，其余家人减徒招保。赵完等发落宁家，不题。

且说大尹回到县中，



吊出邱乙大状词，并王小二那宗案卷查对，果然日子相同，撇尸地处一般，更无疑惑。即着原差，唤到邱乙大、刘三旺、干证人等，监中吊出绰板婆孙氏，齐至尸场认看。此时正是五月天道，监中瘟疫大作。那孙氏刚刚病好，还行走不动，刘三旺与再旺扶挟而行。到了尸场上，佯作揭开棺盖，那邱乙大认得老婆尸首，放声号恸，连连叫道：“正是小人妻子。”干证邻里也道：“正是杨氏。”大尹细细鞠问致死情由。邱乙大咬定：“刘三旺夫妻登门打骂，受辱不过，以致缢死。”刘三旺、孙氏又苦苦折辩。地邻俱称是孙氏起衅，与刘三旺无干。大尹喝教将孙氏拶起。那孙氏是新病好的人，身子虚弱，又走行这番，劳碌过度，又费唇费舌折辩，渐渐神色改变。经着拶子^{〔28〕}，疼痛难忍，一口气收不来，翻身跌倒，呜呼哀哉！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一条性命。正是：

地狱又添长舌鬼，相骂今无绰板声。

大尹看见，即令放拶。刘三旺向前叫唤，喊破喉咙，也唤不转。再旺在旁哀哀啼哭，十分凄惨。大尹心中不忍，向邱乙大道：“你妻子与孙氏角口而死，原非刘三旺拳手相交。今孙氏亦亡，足以抵偿。今后两家和好，尸首各自领归埋葬，不许再告，违者定行重治。”众人叩首依命，各领尸首埋葬，不在话下。

再说朱常、卜才下到狱中，想起枉费许多银两，反受一场刑杖，心中气恼，染起病来。却又沾着瘟气，二病夹攻，不够数日，双双而死。只因这一文钱上起，又送两条性命。

未诈他人，先损自己。

说话的，我且问你：朱常生心害人，倘然得个丧身亡家之报。那赵完父子活活打死无辜二人，又诬陷了两条性命，他却漏网安享，可见天理原有报不到之处。看官，你可晓得，古老有几句言语么？是哪几句？古语道：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

那天公算子，一个个记得明白。古往今来，曾放过那个？这赵完父子漏网受用，一来他的顽福未尽；二来时候不到；三来小子只有一张口，没有两副舌，说了那边，便难顾这边，少不得逐节儿还你个报应。闲话休题。且说赵完父子，又胜了朱常，回到家中，亲戚邻里，齐来作贺。吃了好几日酒。又过数日，闻得朱常、卜才俱已死了，一发喜之不胜。田牛儿念着母亲暴露，领归埋葬不提。时光迅速，不觉又过年余。原来赵完年纪虽老，还爱风月，身边有个偏房，名唤爱大儿。那爱大儿生得四五分颜色，乔乔画画，正在得趣之时。那老儿虽然风骚，到底老人家，只好虚应故事，怎能够满其所欲？看见义孙赵一郎，身材雄壮，人物乖巧，尚无妻室，到有心看上了。常常走到厨房下，捱肩擦背，调嘴弄舌。你想世间能有几个坐怀不乱的鲁男子，妇人反去勾搭，可有不肯之理？两下眉来眼去，不则一日，成就了那事。彼此俱在少年，犹如一对饿虎，那有个饱期，捉空就闪到赵一郎房中偷一手儿。那赵一郎又有些本领，弄得这婆娘体酥骨软，魄散魂销，恨不时刻并做一块。约莫串了半年有余。一日，爱大儿对赵一郎说道：“我与你虽然快活了这几多时，终是碍人耳目，心忙意急，不能够十分尽兴。不如悄地逃往远处，做个长久夫妻。”赵一郎道：“小娘子若真心肯跟我，就在此，可以做得夫妻，何必远去？”爱大儿道：“你便是我心上人了，有甚假意？只是怎地在此就做得夫妻？”赵一郎道：“向年丁老官与田婆，都是老参与大官人自己打死诈赖朱家的。当时教我相帮他扛抬，曾许事完之日，分一份家私与我。那个棒槌，还是我藏好。一向多承小娘子相爱，故不说起。你今既有此心，我与老爹说，先要了那一份家私，寻个所在住下，然后再央人说，要你为配，不怕他不肯。他若舍不得，那时你悄地竟自走

了出来,他可敢道个不字么?设或不达时务,便报与田牛儿,同去告官,教他性命也自难保。”爱大儿闻言,不胜欢喜,道:“事不宜迟,作速理会。”说罢,闪出房去。次日,赵一郎探赵完独自个在堂中闲坐,上前说道:“向日老爹许过事平之后,分一股家私与我。如今朱家了帐已久,要求老爹分一股儿,自去营运。”赵完答道:“我晓得了。”再过一日,赵一郎转入后边,遇着爱大儿。递个信儿道:“方才与老爹说了,娘子留心察听,看可像肯的。”爱大儿点头会意,各自开去不题。



且说赵完叫赵寿到一个厢房中去,将门掩上,低低把赵一郎说话,学与儿子。又道:“我一时含糊应了他,如今还是怎地计较?”赵寿道:“我原是哄他的甜话,怎么真个就做这指望?”老儿道:“当初不合许出了,今若不与他些,这点念头,如何肯息?”赵寿沉吟了一回,又生歹念,乃道:“若引惯了他,做了个月月红,倒是无了无休的诈端^[29]。想起这事,止有他一个晓得,不如一发除了根,永无挂虑。”那老儿若是个有仁心的,劝儿子休了这念,胡乱与他些小东西,或者免得后来之祸,也未可知。干不合,万不合,却说道:“我也有这念头,但没有个计策。”赵寿道:“有甚难处,明日去买些砒霜,下在酒中,到晚灌他一醉,怕道不就完事。外边人都晓得平日将他厚待的,决不疑惑。”赵完欢喜,以为得计。他父子商议,只道神鬼不知。

那晓得却被爱大儿瞧见，料然必说此事，悄悄走来覆在壁上窥听。虽则听着几句，不当明白，恐怕出来撞着，急闪入去。欲要报与赵一郎。因听得不甚真切，不好轻事重报。心生一计，到晚间，把那老儿多劝上几杯酒，吃得醉熏熏。到了床上，爱大儿反抱定了那老儿撒娇撒痴，淫声浪语。这老儿迷魂了，乘着酒兴，未免做那些没正经事体。方在酣美之时，爱大儿道：“有句话儿要说，恐气坏了你，不好开口。若不说，又气不过。”这老儿正顽得气喘吁吁，借那句话头，就停住了，说道：“是那个冲撞了你？如此着恼！”爱大儿道：“叵耐一郎这厮，今早把风话撩拨我，我要扯他来见你，倒说：‘老爹和大官人，性命都还在我手时，料道也不敢难为我。’不知有甚缘故，说这般满话。倘在外人面前，也如此说，必疑我家做甚不公不法勾当，可不坏了名声？那样没上下的人，不如寻个计策摆布死了，也省了后患。”那老儿道：“原来这厮恁般无礼！不打紧，明晚就见功效了。”爱大儿道：“明晚怎地就见功效？”那老儿也是合当命尽，将要药死的话，一五一十说出。那婆娘得了实信，次早闪来报知赵一郎。赵一郎闻言，吃那惊不小，想道：“这样反面无情的狠人！倒要害我性命，如何饶得他过？”摸了棒槌，锁上房门，急来寻着田牛儿，把前事说与。田牛儿怒气冲天，便要赶去厮闹。赵一郎止住道：“若先嚷破了，反被他做了准备，不如竟到官司，与他理论。”田牛儿道：“也说得是，还到那一县去？”赵一郎道：“当初先在婺源县告起，这大尹还在，原到他县里去。”那太白村离县止有四十余里，二人拽开脚步，直跑至县中。恰好大尹早堂未退，二人一齐喊叫。大尹唤入，当厅跪下，却没有状词，只是口诉。先是田牛儿哭禀一番，次后赵一郎将赵寿打死了丁文、田婆，诬陷朱常、卜才情由细诉，将行凶棒槌呈上。大尹看时，血痕虽干，鲜明如昨。乃道：“既有此情，当时

为何不首？”赵一郎道：“是时因念主仆情分，不忍出首。如今恐小人泄漏，昨日父子计议，要在今晚将毒药鸩害小人^[30]，故不得不来投生。”大尹道：“他父子计议，怎地你就晓得？”赵一郎急遽间，不觉吐出实话，说道：“亏主人偏房爱大儿报知，方才晓得。”大尹道：“你主人偏房，如何肯来报信？想必与你有关么？”赵一郎被道破心事，脸色俱变，强词抵赖。大尹道：“事已显然，不必强辩。”即差人押二人去拿赵完父子并爱大儿前来赴审。到得太白村，天已昏黑，田牛儿留回家歇宿，不题。

且说赵寿早起就去买下砒霜，却不见了赵一郎，问家中上下，都不知道。父子虽然有些疑惑，那个虑到爱大儿泄漏。次日清晨，差人已至，一索捆翻，拿到县中。赵完见爱大儿也拿了，还错认做赵一郎调戏他不从，因此牵连在内。直至赵一郎说出，报他谋害情由，方知向来有奸，懊悔失言。两下辩论一番，不肯招承。怎当严刑锻炼，疼痛难熬，只得一一细招。大尹因害了四命，情理可恨，赵完父子，各打六十，依律问斩。赵一郎奸骗主妾，背恩反噬。爱大儿通同奸夫，谋害亲夫，各责四十，杂犯死罪，齐下狱中。田牛儿发落宁家。一面备文，申报上司，具疏题请。不一日，刑部奉旨，倒下号札，四人俱依拟秋后处决。只因这一文钱，又送了四条性命。虽然是冤各有头，债各有主，若不为那一文钱争闹，杨氏如何得死？没有杨氏的死尸，朱常这诈害一事，也就做不成了。总为这一文钱起，共害了十三条性命。这段话叫做《一文钱小隙造奇冤》。奉劝世人，舍财忍气为上。有诗为证：

相争只为一文钱，小隙谁知奇祸连！
劝汝舍财兼忍气，一生无事得安然。

——选自《醒世恒言》

[注释]

〔1〕吕洞宾：神话传说中的“八仙”之一。自称回道人，道教全真道尊为北五祖之一，世称吕祖。〔2〕钟离：古代神话中的“八仙”之一。〔3〕度世之术：出世的方法。即脱离现世之意。《楚辞·远游》：“欲度世以忘归兮”。〔4〕点石成金：一说“点铁成金”。古代方士谎言用丹砂能点化成金子。后比喻把别人的文句略加点窜，顾然改观。〔5〕三千功满，



八百行圆：佛教用语。指达到佛教的最高境界。〔6〕愀(qiCo)然：不愉快的样子。〔7〕布施：佛教语。如：以财物予人是“财布施”，说法度人是“法布施”，救人厄难是“无畏布施”，宣扬所谓通过布施可以成佛。〔8〕汗漫：广泛，漫无边际。《淮南子·傲真训》：“徙倚于汗漫之宇。”〔9〕须臾之间：片刻之间。〔10〕惩忿窒欲：戒止忿怒，抑制欲念。语见《易经损卦》。〔11〕浑家：妻子。〔12〕也肯与人活动：指和人发生不正当的男女关系。〔13〕背字：古时用的铜钱，正面写着“××通宝”，就是本文所说的“字”；背面写着“一文”，就是本文所说的“背”。〔14〕倘来之物：偶然而来，无意而得的东西。〔15〕孙庞斗智：孙，孙臆；庞，庞涓。二人均为战国著名军事家。〔16〕楚汉争锋：秦末农民起义领袖西楚霸王和汉王刘邦争夺天下。〔17〕口面：口角，争吵。〔18〕拳头上立得人起，臂膀上走得马过：比喻光明正大，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19〕鲍老：宋代舞队中引人笑乐的人物。〔20〕魍魉：古代传说中的山川精怪名。〔21〕禅和子：和尚。〔22〕扎诈：讹诈。〔23〕涎吐：酒。〔24〕荼毒：毒害，残害。〔25〕慳吝：小气，吝啬。〔26〕吃黑饭，护漆柱：黑饭，漆柱，都是黑色的；比喻不明事理，心眼黑。〔27〕白镪：指银钱。〔28〕拶(zCn)子：旧时夹手指的刑具。〔29〕诈端：讹诈的借口。〔30〕鸩(zhHn)害：用毒酒害人。鸩，传说中一种有毒的鸟，用他的羽毛泡的酒，喝了能毒死人。

[赏析]

《一文钱小隙造奇冤》选自明代冯梦龙编拟话本小说集《醒世恒言》第三十四卷。

小说用一个小故事开头：传说中的八仙之一吕洞宾遇钟离子得道成仙后，又想点化别人得道；一僧人因舍不得一车子钱，错过了学道成仙的机会；吕洞宾感叹道：“出家之人，尚且惜钱如此，更有何人不爱钱者？”接着引出正文，写两个小孩为争夺一文钱，江西景德镇烧瓷器的邱乙大的媳妇杨氏与当地有名的泼妇绰板婆发生争执，凶悍暴戾的绰板婆当街叫骂，并揭出杨氏与人私通的丑事。邱乙大逼迫妻子以死表明清白，结果杨氏被迫自缢，却误走到白铁家门口吊死。白铁夜起发现死尸，为避嫌将其移至酒店王公家门口，王公又和小二拖到河边丢下。杨氏尸首后又被朱常抬去，由家人卜才冒认为妻，意欲以其诬陷与其争田的赵完打死人，谁知赵完子赵寿却打死丁文、田婆两人，后诬朱常白日抢劫。邱乙大、王婆及赵常、赵完反复诉讼，经浮梁，婺源两县反复审问。小二、孙氏、朱常、卜才俱死狱中。白铁惊惧病死。只有赵完、赵寿父子逍遥法外，不料赵完之妾爱大儿与赵一郎私通，赵一郎握有赵寿杀人的把柄，便要挟赵完部分家产给他，好与爱大儿做长久夫妻。赵完父子设计欲药死赵一郎，又被爱大儿告知赵一郎，赵一郎便到县出首。县官明断，赵完、赵寿、赵一郎、爱大儿均被处决。一文钱起衅，前后断了十三条性命。

小说中杨氏与绰板婆的争闹反映了市民的自私和愚昧；两家恶霸地主朱常与赵完的争斗，深刻地揭露了地主阶级贪婪、凶残的剥削阶级本质，淋漓尽致地描写了恶霸地主奸诈、残忍、卑劣的品性及种种手段。

作者对当时社会的腐朽、罪恶甚为洞悉。一文钱酿成十三

条人命的惨祸,是一个奇闻,作者抓住这个奇闻,精心敷衍,巧妙安排,使之成为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样一篇有较深刻思想性和有很高艺术性的小说。作品中许多事件的发生虽属巧合,却又叫人觉得可信。许多具体描绘也十分生动传神,如泼妇的骂街、小民的畏祸、土豪的奸滑、恶霸的凶狠及官府의断案,大大小小诸多事件,依次写来,无不刻画入微,活灵活现。故事头绪纷繁,错综复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波澜层生,变化莫测。但在叙述上,却又有有条不紊,层次清楚,到结尾时,豁然开朗,首尾圆满,滴水不漏,事事都有交待,人人都有结果,全篇结构,完整而严密。一文钱,是矛盾爆发的焦点,又是整个作品的发展线索,既加强了各个人物和事件的连结,又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显示了作者构思的巧妙。

作者写这一文钱的故事,意在劝人不要恋财,“不争闲气不贪钱”,“除却钱财烦恼少”。在作者看来,似乎人世一切矛盾的产生,都是贪钱所致,钱是罪恶的渊藪,这反映了作者及其作品的局限性。他只是从形式上看问题,而没有看到在阶级社会里,一切人事的矛盾,根本在于阶级的分化,贫富的悬殊。而作品劝人舍财忍气,正是宣扬消极的处世态度。但不管怎么说,作品还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黑暗,具有一定的认识意义。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

明·冯梦龙

世事翻腾似转轮，眼前凶吉未为真。
请看久久分明应，天道何曾负善人？

闻得老郎⁽¹⁾们相传的说话，不记得何州甚县。单说有一人，姓金名孝，年长未娶，家中只有个老母，自家卖油为生。一日挑了油担出门，中途因里急，走上茅厕大解，拾得一个布裹肚，内有一包银子，约莫有三十两。金孝不胜欢喜，便转担回家，对老娘说道：“我今日造化，拾得许多银子。”老娘看见，倒吃了一惊，道：“你莫非做下歹事，偷来的么？”金孝道：“我几曾偷惯了别人的东西，却恁般说！早是邻舍不曾听得哩⁽²⁾。这裹肚，其实不知什么人遗失在茅坑旁边，喜得我先看见了，拾取回来。我们做穷经纪的人，容易得这主大财？明日烧个利市⁽³⁾，把来做贩油的本钱，不强似賒别人的油卖？”老娘道：“我儿，常言



道‘贫富皆由命’。你若命该享用，不生在挑油担的人家来了。依我看来，这银子虽非是你设心谋得来的，也不是你辛苦挣来的。只怕无功受禄，反受其殃。这银子，不知是本地人的？远方客人的？又不知是自家的？或是借贷来的？一时间失脱了，抓寻不见^[4]，这一场烦恼非小。连性命都失图了^[5]，也不可。曾闻古人裴度还带积德^[6]，你今日原到拾银之处，看有甚人来寻，便引来还他原物，也是一番阴德，皇天必不负你。”

金孝是个本分的人，被老娘教训了一场，连声应道：“说得是，说得是。”放下银包裹肚，跑到那茅厕边去。只见闹嚷嚷的一丛人围着一个汉子，那汉子气忿忿地叫天叫地。金孝上前问其缘故。原来那汉子是他方客人，因登东^[7]，解脱了裹肚，失了银子，找寻不见。只道卸下茅坑，唤出几个泼皮来，正要下去淘摸。街上人都拥着闲看。金孝便问客人道：“你银子有多少？”客人胡乱应道：“有四五十两。”金孝老实，便道：“可有白布裹肚么？”客人一把扯住金孝，道：“正是，正是。是你拾着，还了我，情愿出赏钱。”众人中有快嘴的便道：“依着道理，平半分也是该的。”金孝道：“真个是我拾得，放在家里，你只随我去便有。”众人都想道：拾得钱财，巴不得瞒过了人，那曾见这个人到去寻主儿还他！也是异事。金孝和客人动身时，这伙人一哄都跟了去。

金孝到了家中，双手儿捧出裹肚，交还客人。客人检出银包看时，晓得原物不动。只怕金孝要他出赏钱，又怕众人乔主张他平分^[8]，反使欺心，赖着金孝，道：“我的银子，原说有四五十两，如今只剩得这些。你匿过一半了，可将来还我！”金孝道：“我才拾得回来，就被老娘逼我出门，寻访原主还他，何曾动你分毫？”那客人赖定短少了他的银两。金孝负屈忿恨，一个头肘子撞去。那客人力大，把金孝一把头发提起，像只小鸡

一般，放翻在地^[9]，捻着拳头便要打。引得金孝七十岁的老娘，也奔出门前叫屈。众人都有些不平，似杀阵般嚷将起来。

恰好县尹相公在这街上过去，听得喧嚷，歇了轿，吩咐做公的拿来审问^[10]。众人怕事的，四散走开去了。也有几个大胆的，站在旁边看县尹相公怎生断这公事。

却说做公的，将客人和金孝母子拿到县尹前面，当街跪下，各诉其情。一边道：“他拾了小人的银子，藏过一半不还。”一边道：“小人听了母亲言语，好意还他，他反来图赖小人。”县尹问众人：“谁做证见？”众人都上前禀道：“那客人脱了银子，正在茅厕边抓寻不着，却是金孝自走来承认了，引他回去还他。这是小人们众目共睹。只银子数目多少，小人不知。”县令道：“你两下不须争嚷，我自有道理。”教做公的带那一干人到县来。

县尹升堂，众人跪在下面。县尹教取裹肚和银子上来，吩咐库吏，把银子兑准回复^[11]。库吏复道：“有三十两。”县主又问客人道：“你银子是许多？”客人道：“五十两。”县主道：“你看见他拾取的，还是他自家承认的？”客人道：“实是他亲口承认的。”县主道：“他若是要赖你的银子，何不全包都拿了，却只藏一半？又自家招认出来？他不招认，你如何晓得？可见他没有赖银之情了。你失的银子是五十两，他拾的是三十两，这银子不是你的，必然另是一个人失落的。”客人道：“这银子实是小人的，小人情愿只领这三十两去罢。”县尹道：“数目不同，如何冒认得去！这银两合断与金孝领去，奉养母亲。你的五十两，自去抓寻。”金孝得了银子，千恩万谢的，扶着老娘去了。那客人已经官断，如何敢争！只得含羞噙泪而去。众人无不称快。这叫做：

欲图他人，翻失自己。
自己羞惭，他人欢喜。



看官，今日听我说《金钗钿》这桩奇事。有老婆的翻没了老婆，没老婆的翻得了老婆。只如金孝和客人两个，图银子的翻失了银子，不要银子的翻得了银子。事迹虽异，天理则同。

却说江西赣州府石城县，有个鲁廉宪^[12]。一生为官清介，并不要钱，人都称为鲁白水。那鲁廉宪与同县顾金事累世通家^[13]。鲁家一子，双名学曾；顾家一女，小名阿秀。两下相约为婚，来往间亲家相呼，非止一日。因鲁奶奶病故，廉宪携着孩儿在于任所，一向迁延，不曾行得大礼。谁知廉宪在任，一病身亡。学曾扶柩回家，守制三年。家事愈加消乏，只存下几间破房子，连口食都不周了。

顾金事见女婿穷得不像样，遂有悔亲之意。与夫人孟氏商议道：“鲁家一贫如洗，眼见得六礼难备，婚娶无期。不若别求良姻，庶不误女儿终身之托。”孟夫人道：“鲁家虽然穷了，从幼许下的亲事，将何辞以绝之？”顾金事道：“如今只差人去说，男长女大，催他行礼。两边都是宦家，各有体面，说不得‘没有’两个字，也要出得他的门，入得我的户。那穷鬼自知无力，必然情愿退亲。我就要了他休书，却不一刀两断？”孟夫人道：“我家阿秀性子有些古怪，只怕他倒不肯。”顾金事道：“在家从父，这也由不得他。你只慢慢的劝他便了。”

当下孟夫人走到女儿房中，说知此情。阿秀道：“妇人之义，从一而终。婚姻论财，夷虏之道。爹爹如此欺贫重富，全没人伦，决难从命。”孟夫人道：“如今爹去催鲁家行礼，他若行不起礼，倒愿退亲，你只索罢休。”阿秀道：“说那里话！若鲁家贫不能聘，孩儿情愿守志终身^[14]，决不改适^[15]。当初钱玉莲投江全节，留名万古。爹爹若是见逼，孩儿就拼却一命，亦有何难！”孟夫人见女执性，又苦他，又怜他。心生一计：除非瞒过金事，密地唤鲁公了来，助他些东西，教他作速行聘，方成其美。

忽一日，顾金事往东庄收租，有好几日耽搁。孟夫人与女儿商量停当了，唤园公老欧到来^[16]。夫人当面吩咐，教他去请鲁公子，后门相会，如此如此，“不可泄漏，我自有重赏。”老园公领命，来到鲁家。但见：

门如败寺，屋似破窑。窗榻离披，一任风声开闭；厨房冷落，绝无烟气蒸腾。颓墙漏瓦杈栖足，只怕雨来；旧椅破床便当柴，也少火力。尽说宦家门户倒，谁怜清吏子孙贫？说不尽鲁家穷处。

却说鲁学曾有个姑娘^[17]，嫁在梁家，离城将有十里之地。姑夫已死，只存一子梁尚宾，新娶得一房好娘子，三口儿一处过活，家道粗足。这一日鲁公子恰好到他家借米去了，只有个烧火的白发婆婆在家。老管家只得传了夫人之命，教他作速寄信去请公子回来：“此是夫人美情，趁这几日老爷不在家中，专等专等，不可失信。”嘱罢自去了。这里老婆子想道：此事不可迟缓，也不好转托他人传话。当初奶奶存日，曾跟到姑娘家去。有些影像在肚里。当下嘱咐邻人看门，一步一跌地问到梁家。梁妈妈正留着侄儿在房中吃饭，婆子向前相见，把老园公言语细细述了。姑娘道：“此是美事。”攥掇侄儿快去。

鲁公子心中不胜欢喜，只是身上褴褛，不好见得岳母，要与表兄梁尚宾借件衣服遮丑。原来梁尚宾是个不守本分的歹人，早打下欺心草稿，便答应道：“衣服自有，只是今日进城，天色已晚了，宦家门墙，不知深浅，令岳母夫人虽然有话，众人未必尽知，去时也须仔细。凭着愚见，还屈贤弟在此草榻，明日只可早往，不可晚行。”鲁公子道：“哥哥说得是。”梁尚宾道：“愚兄还要到东村一个人家，商量一件小事，回来再得奉陪。”又嘱咐梁妈妈道：“婆子走路辛苦，一发留他过宿，明日去罢。”妈妈也只道孩儿是个好意，真个把两人都留住了。谁知他是个奸计，只怕婆子回去时，那边老园公又来相请，露出鲁公子不曾回家的消息，自己不好去打脱冒了^[18]。正是：

欺天行当人难识，立地机关鬼不知。

梁尚宾背却公子，换了一套新衣，悄地出门，径投城中顾金事家来。

却说孟夫人是晚教老园公开了园门伺候。看看日落西山，黑影里只见一个后生，身上穿得齐齐整整，脚儿走得慌慌张张，望着园门欲进不进的。老园公问道：“郎君可是鲁公子么？”梁尚宾连忙鞠个躬应道：“在下正是。因老夫人见召，特地到此，望乞通报。”老园公慌忙请到亭子中暂住，急急地进去，报与夫人。孟夫人就差个管家婆出来传话，请公子到内室相见。才下得亭子，又有两个丫鬟，提着两碗纱灯来接。弯弯曲曲行过多少房子，忽见朱楼画阁，方是内室。孟夫人揭起朱帘，秉烛而待。那梁尚宾一来是个小家出身，不曾见恁般富贵样子；二来是个村郎^[19]，不通文墨；三来自知假货，终是怀着个鬼胎，意气不甚舒展。上前相见时，跪拜应答，眼见得礼貌粗疏，语言涩滞。孟夫人心下想道：“好怪！全不像宦家子弟。”一念又想道：“常言‘人贫智短’，他恁地贫困，如何怪得他失张失智^[20]？”

转了第二个念头，心下愈加可怜起来。

茶罢，夫人吩咐忙排夜饭，就请小姐出来相见。阿秀初时不肯，被母亲逼了两三欠，想着父亲有赖婚之意，万一如此，今宵便是永诀，若得见亲夫一面，死亦甘心。当下离了绣阁，含羞而出。孟夫人道：“我儿过来见了公子，只行小礼罢。”假公子朝上连作两个揖，阿秀也福了两福，便要回步。夫人道：“既是夫妻，何妨同坐”便教他在自己肩下坐了。假公子两眼只瞧那小姐，见他生得端丽，骨髓里都发痒起来。这里阿秀只道见了真丈夫，低头无语，满腹恹惶，只饶得哭下一场⁽²¹⁾。正是：“真假不同，心肠各别。”

少顷，饮饌已到，夫人教排做两桌，上面一桌请公子坐，打横一桌娘儿两个同坐。夫人道：“今日仓卒奉邀，只欲周旋公子姻事，殊不成体，休怪休怪。”假公子刚刚谢得个“打搅”二字，面皮都急得通红了。席间夫人把女儿守志一事，略叙一叙。假公子应了一句，缩了半句。

夫人也只认他害羞，全不为怪。那假公子在席上自觉局促，本是能饮的，只推量窄，夫人也不强他。又坐了一回，夫人吩咐收拾铺陈在东厢下，留公子过夜，假公子也假意作别要行。夫人道：“彼此至亲，何拘形迹？我母子还有至言相告。”假公子心中暗喜。只见丫鬟来禀，东厢内铺设已完，请公子安置。假公子作揖谢酒，



丫鬟掌灯送到东厢去了。

夫人唤女儿进房，赶去侍婢，开了箱笼，取出私房银子八十两，又银杯二对，金首饰一十六件，约值百金，一手交付女儿，说道：“做娘的手中只有这些，你可亲去交与公子，助他行聘完婚之费。”阿秀道：“羞答答如何好去？”夫人道：“我儿，礼有经权^[22]，事有缓急。如今尴尬之际，不是你亲去嘱咐，把夫妻之情打动他，他如何肯上紧？穷孩子不知世事，倘或与外人商量，被人哄诱，把东西一时花了，不枉了做娘的一片用心？那时悔之何及！这东西也要你袖里藏去，不可露人眼目。”阿秀听了这一番道理，只得依允，便道：“娘，我怎好自去？”夫人道：“我教管家婆跟你去。”当下唤管家婆来到，吩咐他只等夜深，密地送小姐到东厢，与公子叙话。又附耳道：“送到时，你只在门外等候，省得两下碍眼，不好交谈。”管家婆已会其意了。

再说假公子独坐在东厢，明知有个跷蹊缘故，只是不睡。果然一更之后，管家婆挨门而进^[23]，报道：“小姐自来相会。”假公子慌忙迎接，重新叙礼。有这等事：那假公子在夫人前一个字也讲不出，及至见了小姐，偏会温存絮话！这里小姐，起初害羞，遮遮掩掩。今番背却夫人，一般也老落起来^[24]。两个你问我答，叙了半晌。阿秀话出衷肠，不觉两泪交流。那假公子也装出捶胸叹气，揩眼泪缩鼻涕，许多丑态。又假意解劝小姐，抱持绰趣^[25]，尽他受用。管家婆在房门外，听见两下悲泣，连累他也恹惶，堕下几点泪来。谁知一边是真，一边是假。阿秀在袖中摸出银两首饰，递与假公子，再三嘱咐，自不必说。假公子收过了，便一手抱住小姐，把灯儿吹灭，苦要求欢。阿秀怕声张起来，被丫鬟们听见了，坏了大事，只得勉从。有人作〔如梦令〕词云：

可惜名花一朵，绣幕深闺藏护。不遇探花郎，抖被狂蜂

残破。错误，错误！怨杀东风吩咐。

常言：“事不三思，终有后悔。”孟夫人要私赠公子，玉成亲事，这是锦片的一团美意，也是天大的一桩事情，如何不教老园公亲见公子一面？及至假公子到来，只合当面嘱咐一番，把东西赠他，再教老园公送他回去，看个下落，万无一失。千不合，万不合，教女儿出来相见，又教女儿自往东厢叙话，这分明放一条方便路，如何不做出事来？莫说是假的，就是真的，也使不得，枉做了一世牵扳的话柄^[26]。这也算做姑息之爱，反害了女儿的终身。

闲话休题。且说假公子得了便宜，放松那小姐去了。五鼓时，夫人教丫鬟催促起身梳洗，用些茶汤点心之类。又嘱咐道：“拙夫不久便回，贤婿早做准备，休得怠慢。”假公子别了夫人，出了后花园门，一头走一头想道：“我白白里骗了一个宦家闺女，又得了许多财帛，不曾露出马脚，万分侥幸。只是今日鲁家又来，不为全美。听得说顾金事不久便回，我如今再耽搁他一日，待明日才放他去。若得顾金事回来，他便不敢去了，这事就十分干净了。”计较已定，走到个酒店上自饮三杯，吃饱了肚里，直延挨到午后方才回家。

鲁公子正等得不耐烦，只为没有衣服，转身不得。姑娘也焦躁起来，教庄家往东村寻取儿子，并无踪迹。走向媳妇田氏房前问道：“儿子衣服有么？”田氏道：“他自己捡在箱里，不曾留得钥匙。”原来田氏是东村田贡元的女儿^[27]，倒有十分颜色，又且通书达礼。田贡元原是石城县中有名的一个豪杰，只为一个有司官与他做对头，要下手害他。却是梁尚宾的父亲与他舅子鲁廉宪说了。廉宪也素闻其名，替他极口分辩，得免其祸。因感激梁家之恩，把这女儿许他为媳。那田氏像了父亲，也带三分侠气。见丈夫是个蠢货，又且不干好事，心下每每不悦。开

口只叫做“村郎”。以此夫妇两不和顺，连衣服之类，都是那村郎自家收拾，老婆不去管他。

却说姑侄两个正在心焦，只见梁尚宾满脸春色回家。老娘便骂道：“兄弟在此专等你的衣服，你却在那里嗜酒^{〔28〕}，整夜不归？又没寻你去处！”梁尚宾不回娘话，一径到自己房中，把袖里东西都藏过了，才出来对鲁公子道：“偶为小事缠住身子，耽搁了表弟一日，休怪休怪。今日天色又晚了，明日回宅罢。”老娘骂道：“你只顾把件衣服借与做兄弟的，等他自己干正务，管他今日明日！”鲁公子道：“不但衣服，连鞋袜都要告借。”梁尚宾道：“有一双青缎子鞋，在间壁皮匠家允底^{〔29〕}，今晚催来，明日早奉穿去。”鲁公子没奈何，只得又住了一宿。

到明朝，梁尚宾只推头疼，又睡个日高三丈。早饭都吃过了，方才起身，把道袍、鞋、袜慢慢地逐件搬将出来，无非要延挨时刻，误其美事。鲁公子不敢就穿，又借个包袱儿包好，付与老婆子拿了。姑娘收拾一包白米和些瓜菜之类，唤个庄客送



公子回去，又嘱咐道：“若亲事就绪，可来回复我一声，省得我牵挂。”鲁公子作揖转身。梁尚宾相送一步，又说道：“兄弟，你此去须是仔细，不知他意儿好歹，真假何如。依我说，不如只往前门硬挺着身子进去，怕不是他亲女婿，赶你出来！又且他家差老园公请你，有凭有据，须不是你自轻自贱。他有好

意，自然相请。若是翻转脸来，你拚得与他诉落一场^[30]，也教街坊上人晓得。倘到后园旷野之地，被他暗算，你却没有一个退步。”鲁公子道：“哥哥说得是。”正是：

背后害他当面好，有心人对没心人。

鲁公子回到家里，将衣服鞋袜装扮起来。只有头巾分寸不对，不曾借得。把旧的脱将下来，用清水摆净，教婆子在邻舍家借个熨斗，吹些火来熨得直直的。有些磨坏的去处，再把些饭儿粘得硬硬的，墨儿涂得黑黑的。只是这顶巾，也弄了一个多时辰，左戴右戴，只怕不正。教婆子看得件件停当了，方才移步径投顾金事家来。门公认是生客，回道：“老爷东庄去了。”鲁公子终是宦家的子弟，不慌不忙地说道：“可通报老夫人，说道鲁某在此。”门公方知是鲁公子，却不晓得来情，便道：“老爷不在家，小人不敢乱传。”鲁公子道：“老夫人有命，唤我到来。你去通报自知，须不连累你们。”门公传话进去，禀说：“鲁公子在外要见，还是留他进来，还是辞他？”

孟夫人听说，吃了一惊。想他前日去得，如何又来？且请到正厅坐下。先教管家婆出去，问他有何话说。管家婆出来瞧了一瞧，慌忙转身进去，对老夫人道：“这公子是假的，不是前夜的脸儿。前夜是胖胖儿的，黑黑儿的；如今是白白儿的，瘦瘦儿的。”夫人不信，道：“有这等事！”亲到后堂，从帘内张看，果然不是了。孟夫人心上委决不下，教管家婆出去，细细把家事盘问，他答来一字无差。孟夫人初见假公子之时，心中原有些疑惑。今番的人才清秀，语言文雅，倒像真公子的样子。再问他今日为何而来，答道：“前蒙老园公传语呼唤，因鲁某羁滞乡间，今早才回，特来参谒。望恕迟误之罪。”夫人道：“这是真情无疑了。只不知前夜打脱冒的冤家，又是那里来的？”慌忙转身进房，与女儿说其缘故，又道：“这都是做爹的不存天理，

害你如此，悔之不及！幸而没人知道，往事不须提起了。如今女婿在外，是我特地请来的，无物相赠，如之奈何？”正是：

只因一着错，满盘都是空。

阿秀听罢，呆了半晌。那时一肚子情怀，好难描写，说慌又不是慌，说着又不是羞，说恼又不是恼，说苦又不是苦。分明似乱针刺体，痛痒难言。喜得他志气过人，早有了三分主意，便道：“母亲且与他相见，我自有道理。”孟夫人依了女儿言语，出厅来相见公子。公子掇一把交椅，朝上放下：“请岳母大人上坐，待小婿鲁某拜见。”孟夫人谦让了一回，从旁站立，受了两拜，便教管家婆快起看坐。公子道：“鲁某只为家贫，有缺礼数。蒙岳母大人不弃，此恩生死不忘。”夫人自觉惶愧，无言可答。忙教管家婆把厅门掩上，请小姐出来相见。

阿秀站住帘内，如何肯移步。只教管家婆传语道：“公子不该耽搁乡间，负了我母子一片美意。”公子推故道：“某因患病乡间，有失奔趋。今方践约，如何便说相负？”阿秀在帘内回道：“三日以前，此身是公子之身；今迟了三日，不堪伏侍巾栉，有玷清门。便是金帛之类，亦不能相助了。所存金钗二股，金钿一对，聊表寸意。公子宜别选良姻，休得以妾为念。”管家婆将两般首饰递与公子，公子还疑是悔亲的说话，那里肯收。阿秀又道：“公子但留下，不久自有分晓。公子请快转身，留此无益。”说罢，只听得哽哽咽咽地哭了进去。

鲁学曾愈加疑惑，向夫人发作道：“小婿虽贫，非为这两件首饰而来。今日小姐似有决绝之意，老夫人如何不出一语？既如此相待，又呼唤鲁某则甚？”夫人道：“我母子并无异心，只为公子来迟，不将婚事为重，所以小女心中愤怨。公子休得多疑。”鲁学曾只是不信，叙起父亲存日许多情分，“如今一死一生，一贫一富，就忍得改变了！鲁某只靠得岳母一人做主，如

何三日后，也生退悔之心？”
唠唠叨叨地说个不休。孟夫人有口难辩，倒被他缠住身了，不好动身。

忽听得里面乱将起来，丫鬟气喘喘的奔来报道：“奶奶，不好了！快来救小姐！”吓得孟夫人一身冷汗，巴不得再添两只脚在肚下。管家婆扶着左腋，跑到绣阁，只见女儿将罗帕一幅，缢死在床上。急急解救时，气已绝了，叫唤不醒。满房人都哭起来。鲁公子听小姐缢死，还道是做成的圈套，撵他出门，兀自在厅中嚷刮^[31]。孟夫人忍着疼痛，传话请公子进来。公子来到绣阁，只见牙床锦被上，直挺挺躺着个死小姐。夫人哭道：“贤婿，你今番认一认妻子。”公子当下如万箭攒心，放声大哭。夫人道：“贤婿，此处非你久停之所，怕惹出是非，贻累不小，快请回罢。”教管家婆将两般首饰，纳在公子袖中，送他出去。鲁公子无可奈何，只得挹泪出门去了^[32]。



这里孟夫人一面安排入殓，一面东庄去报顾仝事回来。只说女儿不愿停婚^[33]，自缢身死。顾仝事懊悔不迭^[34]，哭了一场，安排成丧出殡不提。后人有诗赞阿秀云：

死生一诺重千金，谁料奸谋祸阱深？
三尺红罗报夫主，始知污体不污心。

却说鲁公子回家，看了金钗钿，哭一回，叹一回，疑一回，又解一回。正不知什么缘故，也只是自家命薄所致耳。过了一晚，次日把借来的衣服鞋袜，依旧包好，亲到姑娘家去送还。梁

尚宾晓得公子到来，倒躲了出去。公子见了姑娘，说起小姐缢死一事，梁妈妈连声感叹，留公子酒饭去了。

梁尚宾回来，问道：“方才表弟到此，说曾到顾家去不曾？”梁妈妈道：“昨日去的，不知什么缘故，那小姐嗔怪他来迟三日，自缢而死。”梁尚宾不觉失口叫声：“呵呀，可惜好个标致小姐！”梁妈妈道：“你那里见来？”梁尚宾遮掩不来，只得把自己打脱冒事，述了一遍。梁妈妈大惊，骂道：“没天理的禽兽，做出这样勾当！你这房亲事还亏舅舅作成你的，你今日恩将仇报，反去破坏了做兄弟的姻缘，又害了顾小姐一命，汝心何安？”千禽兽，万禽兽，骂得梁尚宾开口不得。走到自己房中，田氏闭了房门，在里面骂道：“你这样不义之人，不久自有天报，休想善终！从今你自你，我自我，休得来连累人！梁尚宾一肚子气，正没出处，又被老婆诉说，一脚跌开房门，揪了老婆头发便打。又是梁妈妈走来，喝了儿子出去。田氏捶胸大哭，要死要活。梁妈妈劝他不住，唤个小轿抬回娘家去了。

梁妈妈又气又苦，又受了惊，又愁事迹败露。当晚一夜不睡，发寒发热。病了七日，呜呼哀哉。田氏闻得婆婆死了，特来奔丧带孝。梁尚宾旧愤不息，便骂道：“贼泼妇！只道你住在娘家一世，如何又有回家的日子？”两下又争闹起来。田氏道：“你干了亏心的事，气死了老娘，又来消遣我^[35]！我今日若不是婆死，永不见你村郎之面！”梁尚宾道：“怕断了老婆种，要你这泼妇见我！只今日便休了你去，再莫上门！”田氏道：“我宁可终身守寡，也不愿随你这样不义之徒。若是休了倒是干净，回去烧个利市。”梁尚宾一向夫妻无缘，到此说了尽头话，憋一口气，真个就写了离书手印，付与田氏。田氏拜别婆婆灵位，哭了一场，出门而去。正是：

有心去调他人妇，无福难招自己妻。

可惜田家贤慧女，一场相骂便分离。

话分两头。再说孟夫人追思女儿，无日不哭。想道：“信是老欧寄去的，那黑胖汉子，又是老欧引来的。若不是通同作弊，也必然漏泄他人了。”等丈夫出门拜客，唤老欧到中堂，再三讯问。却说老欧传命之时，其实不曾泄漏，是鲁学曾自家不合借衣，惹出来的奸计。当夜来的是假公子，三日后来的是真公子，孟夫人肚里明明晓得有两个人，那老欧肚里还自认做一个人，随他分辨，如何得明白？夫人大怒，喝教手下把他拖翻在地，重责三十板子，打得皮开血喷。

顾金事一日偶到园中，叫老园公扫地，听说被夫人打坏，动弹不得。教人扶来，问其缘故。老欧将夫人差去约鲁公子来家，及夜间房中相会之事，一一说了。顾金事大怒道：“原来如此！”便叫打轿，亲到县中，与知县诉知其事，要将鲁学曾抵偿女儿之命。知县教补了状词，差人拿鲁学曾到来，当堂审问。鲁公子是老实人，就把实情细细说了：“现有金钗钿两般，是他所赠，其后园私会之事，其实没有。”知县就唤园公老欧对证。这老人家两眼模糊，前番黑夜里认假公子的面庞不真，又且今日家主吩咐了说话，一口咬定鲁公子，再不放松。知县又徇了顾金事人情，着实用刑拷打。鲁公子吃苦不过，只得招道：“顾奶奶好意相唤，将金钗钿助为聘资。偶见阿秀美貌，不合辄起淫心，强逼行奸。到第三日，不合又往，致阿秀羞愤自缢。”知县录了口词，审得鲁学曾与阿秀空言议婚，尚未行聘过门，难以夫妻而论。既因奸致死，合依威逼律问绞。一面发在死囚牢里，一面备文书申详上司。孟夫人闻知此信大惊，又访得他家，只有一个老婆子，也吓得病倒，无人送饭，想起：“这事与鲁公子全没相干，倒是我害了他。”私下处些银两，吩咐管家婆央人替他牢中使用，又屡次劝丈夫保全公子性命，顾金事愈加忿怒。石城

县把这件事当做新闻，沿街传说。正是：

好事不出门，恶事行千里。

顾佺事为这声名不好，必欲置鲁学曾于死地。

再说有个陈濂御史，湖广籍贯，父亲与顾佺事是同榜进士，以此顾佺事叫他是年侄。此人少年聪察，专好辨冤析枉，其时正奉差巡按江西。未入境时，顾佺事先去嘱托此事。陈御史口虽领命，心下不以为然。莅任三日，便发牌按临赣州^[36]，吓得那一府官吏尿流屁滚。审录日期，各县将犯人解进。陈御史审到鲁学曾一起，阅了招词，又把金钗钿看了，叫鲁学曾问道：“这金钗钿是初次与你的么？”鲁学曾道：“小人只去得一次，并无二次。”御史道：“招上说三日后又去，是怎么说？”鲁学曾口称冤枉，诉道：“小人的父亲存日，定下顾家亲事。因父亲是个清官，死后家道消乏，小人无力行聘。岳父顾佺事欲要悔亲，是岳母不肯，私下差老园公来唤小人去，许赠金帛。小人羁身在乡，三日后方去。那日只见得岳母，并不曾见小姐之面，这奸情是屈招的。”御史道：“既不曾见小姐，这金钗钿何人赠你？”

鲁学曾道：“小姐立在帘内，只责备小人来迟误事，莫说婚姻，连金帛也不能相赠了，这金钗钿权留个忆念。小人还只认做悔亲的话，与岳母争辩。不期小姐房中缢死，小人至今不知其故。”御史道：“恁般说，当夜你不曾到后园去了。”鲁学曾道：“实不曾去。”御史想了一回，若特



地唤去，岂止赠他钗钿二物？详阿秀抱怨口气，必然先有人冒去东西，连奸骗都是有的，以致羞愤而死。便叫老欧问道：“你到鲁家时，可曾见鲁学曾么？”老欧道：“小人不曾面见”。御史道：“既不曾面见，夜间来的你如何就认得是他？”老欧道：“他自称鲁公子，特来赴约，小人奉主母之命，引他进见的。怎赖得没有？”御史道：“相见后，几时去的？”老欧道：“闻得里面夫人留酒，又赠他许多东西，五更时去的。”鲁学曾又叫屈起来。御史喝住了，又问老欧：“那鲁学曾第二遍来，可是你引进的？”老欧道：“他第二遍是前门来的，小人并不知。”御史道：“他第一次如何不到前门，却到后园来寻你？”老欧道：“我家奶奶着小人寄信，原教他在后园来的。”御史唤鲁学曾问道：“你岳母原教你到后园来，你却如何往前门去？”鲁学曾道：“他虽然相唤，小人不知意儿真假，只怕园中旷野之处，被他暗算，所以径奔前门，不曾到后园去。”御史想来，鲁学曾与园公，分明是两样说话，其中必有情弊。御史又指着鲁学曾问老欧道：“那后园来的，可是这个嘴脸？你可认得真么？不要胡乱答应。”老欧道：“昏黑中小人认得不十分真，像是这个脸儿。”御史道：“鲁学曾既不在家，你的信却寄与何人的？”老欧道：“他家只有个老婆婆，小人对他说的，并无闲人在旁。”御史道：“毕竟还对何人说来？”老欧道：“并没第二个人知觉。”御史沉吟半晌，想道：“不究出根由，如何定罪？怎好回复老年伯？”又问鲁学曾道：“你说在乡，离城多少？家中几时寄到的信？”鲁学曾道：“离北门外只十里，是本日得信的。”御史拍案叫道：“鲁学曾，你说三日后方到顾家，是虚情了。既知此信，有恁般好事，路又不远，怎么迟延三日？理上也说不去！”鲁学曾道：“爷爷息怒，小人细禀。小人因家贫，往乡间姑娘家借米。闻得此信，便欲进城。怎奈衣衫褴褛，与表兄借件遮丑，已蒙许下。怎奈这

日他有事出去，直到明晚方归。小人专等衣服，所以迟了两日。”御史道：“你表兄晓得你借衣服的缘故不？”鲁学曾道：“晓得的。”御史道：“你表兄何等人？叫甚名字？”鲁学曾道：“名唤梁尚宾，庄户人家。”御史听罢，喝散众人，明日再审。正是：

如山巨笔难轻判，似佛慈心待细参。

公案现成翻者少，覆盆何处不冤含？

次日，察院小开门，挂一面宪牌出来^[37]。牌上写道：

“本院偶染微疾，各官一应公务，俱候另示施行。

本月 日”

府县官朝暮问安，自不必说。

话分两头。再说梁尚宾自闻鲁公子问成死罪，心下倒宽了八分。一日，听得门前喧嚷，在壁缝张看时，只见一个卖布的客人，头上戴一顶新孝头巾，身穿旧白布道袍，口内打江西乡谈，说是南昌府人，在此贩布买卖。闻得家中老人身故，星夜要赶回。存下几百匹布，不曾发脱^[38]，急切要投个主儿，情愿让些价钱。众人中有要买一匹的，有要两匹三匹的，客人都不肯，道：“恁地零星卖时，再几时还不得动身。那个财主家一总脱去^[39]，便多让他些也罢。”梁尚宾听了多时，便走出门来问道：“你那客人存下多少布？值多少本钱？”客人道：“有四百余匹，本钱二百两。”梁尚宾道：“一时间那得个主儿？须是肯折些^[40]，方有人贪你。”客人道：“便折十来两，也说得。只要快当，轻松了身子，好走路。”梁尚宾看了布样，又到布船上去反复细看，口里只夸：“好布，好布！”客人道：“你又不做个要买的，只管翻乱了我的布包，耽搁人的生意。”梁尚宾道：“怎见得我不像个买的？”客人道：“你要买时，借银子来看。”梁尚宾道：“你若加二肯折^[41]，我将八十两银子，替

你出脱了一半。”客人道：“你也是呆话，做经纪的，那里折得起加二？况且只用一半，这一半我又去投谁？一般样耽搁了。我说不像要买的！”又冷笑道：“这北门外许多人家，就没个财主？四百匹布便买不起！罢，罢，摇到东门寻主儿去。”梁尚宾听说，心中不忿，又见价钱相因，有些出息，放他不下。便道：“你这客人好欺负人！我偏要都买了你的，看如何？”客人道：“你真个都买我的，我便让你二十两。”梁尚宾定要折四十两，客人不肯。众人道：“客人，你要紧脱货，这位梁大官，又是贪便宜的。依我们说，从中酌处，一百七十两，成了交易罢。客人初时也不肯，被众人劝不过，道：“罢，这十两银子，奉承列位面上。快些把银子兑过，我还要连夜赶路。”梁尚宾道：“银子凑不来许多，有几件首饰，可用得着么？”客人道：“首饰也就是银子，只要公道作价。”梁尚宾邀入客坐^[42]，将银子和两对银钟，共兑准了一百两。又将首饰尽数搬来，众人公同估价，勾了七十两之数。与客收讫，交割了布匹。梁尚宾看这场交易，尽有便宜，欢喜无限。正是：

贪痴无底蛇吞象，祸福难明螳捕蝉。

原来这贩布的客人，正是陈御史装的。他托病关门，密密吩咐中军官聂千户^[43]，安排下这些布匹，先雇下小船，在石城县伺候。他悄地带个门子私行到此，聂千户就扮做小郎跟随，门子只做看船的小厮，并无人识破。这是做官的妙用。

却说陈御史下了小船，取出现成写就的宪牌，填上梁尚宾名字，就着聂千户密拿。又写书一封，请顾金事到府中相会。比及御史回到察院，说病好开门，梁尚宾已解到了，顾金事也来了。御史忙教摆酒后堂，留顾金事小饭。

坐间，顾金事又提起鲁学曾一事。御史笑道：“今日奉屈老年伯到此，正为这场公案，要剖个明白。”便教门子开了护书匣，

取出银钟二对,及许多首饰,送与顾金事看。顾金事认得是家中之物,大惊问道:“那里来的?”御史道:“令爱小姐致死之由,只在这几件东西上。老年伯请宽坐,容小侄出堂,问这起数与老年伯看,释此不决之疑。”



御史吩咐开门,仍唤鲁学曾一起复审。御史且教带在一边,唤梁尚宾当面^[44]。御史喝道:“梁尚宾,你在顾金事家,干得好事!”梁尚宾听得这句,好似晴天里闻了个霹雳,正要硬着嘴分辩。只见御史教门子把银钟、首饰与他认赃,问道:“这些东西那里来的?”梁尚宾抬头一望,那御史正是卖布的客人,唬得顿口无言,只叫:“小人该死。”御史道:“我也不动夹棍,你只将实情写供状来。”梁尚宾料赖不过,只得招称了。你说招词怎么写来?有词名〔锁南枝〕一只为证:

写供状,梁尚宾。只因表弟鲁学曾,岳母念他贫,约他助行聘。为借衣服知此情,不合使欺心,缓他行。乘昏黑,假学曾,园公引入内室门。见了孟夫人,把金银厚相赠,因留宿,有了奸骗情。三日后学曾来,将小姐送一命。

御史取了招词,唤园公老欧上来:“你仔细认一认,那夜间园上假装鲁公子的,可是这个人?”老欧睁开两眼看了,道:“爷爷,正是他。”御史喝教皂隶,把梁尚宾重责八十,将鲁学曾枷钮打开,就套在梁尚宾身上。合依强奸论斩,发本县监候处决。布四百匹追出,仍给铺户取价还库。其银两、首饰,给与老欧

领回。金钗、金钿，断还鲁学曾。俱释放宁家^[45]。鲁学曾拜谢活命之恩。正是：

奸如明镜照，恩喜覆盆开。

生死俱无憾，神明御史台。

却说顾金事在后堂，听了这番审录，惊骇不已。候御史退堂，再三称谢道：“若非老公祖神明烛照，小女之冤，几无所申矣。但不知银两、首饰，老公祖何由取到？”御史附耳道：“小侄……如此如此。”顾金事道：“妙哉！只是一件，梁尚宾妻子，必知其情，寒家首饰，定然还有几件在彼，再望老公祖一并逮问。”御史道：“容易。”便行文书，仰石城县提梁尚宾妻严审^[46]，仍追余赃回报。顾金事别了御史自回。

却说石城县知县，见了察院文书，监中取出梁尚宾问道：“你妻子姓甚？这一事曾否知情？”梁尚宾正怀恨老婆，答应道：“妻田氏，因贪财物，其实同谋的。”知县当时金禀差人提田氏到官。

话分两头。却说田氏父母双亡，只在哥嫂身边，针指度日。这一日，哥哥田重文正在县前，闻知此信，慌忙奔回，报与田氏知道。田氏道：“哥哥休慌，妹子自有道理。”当时带了休书上轿径抬到顾金事家，来见孟夫人。夫人发一个眼花，分明看见女儿阿秀进来。及至近前，却是个陌生标致妇人，吃了一惊，问道：“是谁？”田氏拜倒在地，说道：“妾乃梁尚宾之妻田氏，因恶夫所为不义，只恐连累，预先离异了。贵宅老爷不知，求夫人救命。”说罢，就取出休书呈上。

夫人正在观看，田氏忽然扯住夫人衫袖，大哭道：“母亲，俺爹害得我好苦也！”夫人听得是阿秀的声音，也哭起来。便叫道：“我儿，有甚话说？”只见田氏双眸紧闭，哀哀地哭道：“孩儿一时错误，失身匪人，羞见公子之面，自缢身亡，以完贞性。何期爹爹不行细访，险些反害了公子性命。幸得暴白

了^[47]，只是他无家无室，终是我母子耽误了他。母亲若念孩儿，替爹爹说声，周全其事，休绝了一脉姻亲。孩儿在九泉之下，亦无所恨矣。”说罢，跌倒在地。夫人也哭昏了。

管家婆和丫鬟、养娘都团聚将来^[48]，一齐唤醒。那田氏还呆呆地坐地，问他时全然不省。夫人看了田氏，想起女儿，重复哭起，众丫鬟劝住了。夫人悲伤不已，问田氏：“可有爹娘？”田氏回说：“没有。”夫人道：“我举眼无亲，见了你，如见我女儿一般。你做我的义女肯么？”田氏拜道：“若得伏侍夫人，贱妾有幸。”夫人欢喜，就留在身边了。

顾金事回家，闻说田氏先期离异，与他无干，写了一封书贴，和休书送与县官，求他免提，转回察院。又见田氏贤而有智，好生敬重，依了夫人收为义女。夫人又说起女儿阿秀附魂一事，“他千叮万嘱，休绝了鲁家一脉姻亲。如今田氏少艾^[49]，何不就招鲁公子为婿？以续前姻。”顾金事见鲁学曾无辜受害，甚是懊悔。今番夫人说话有理，如何不依？只怕鲁公子生疑，亲到其家，谢罪过了，又说续亲一事。鲁公子再三推辞不过，只得允从。就把金钗钿为聘，择日过门成亲。

原来顾金事在鲁公子面前，只说过继的远房侄女；孟夫人在田氏面前，也只说赘个秀才，并不说真名真姓。到完婚以后，田氏方才晓得就是鲁公子，公子方才晓得就是梁尚宾的前妻田氏。自此夫妻两口和睦，且是十分孝顺。顾金事无子，鲁公子承受了他的家私，发愤攻书。顾金事见他三场通透^[50]，送入国子监^[51]，连科及第。所生二子，一姓鲁，一姓顾，以奉两家宗祀。梁尚宾子孙遂绝。诗曰：

一夜欢娱害自身，百年姻眷属他人。
世间用计行奸者，请看当时梁尚宾。

——选自《喻世明言》

[注释]

〔1〕老郎：艺人们对本行中前辈的一种称谓。〔2〕早是：幸而，幸亏。〔3〕烧利市：烧纸祭献福神，求吉利。〔4〕抓寻：寻找。〔5〕失图：丢掉；保不住。〔6〕裴度还带积德：唐代裴度游看山寺，拾到两条玉带和一条犀带，后来把犀带还给了失主，据迷信说他因此积了德，所以做了宰相。〔7〕登东：上厕所。〔8〕乔主张：乱作主张。〔9〕放翻：弄倒；摔倒。〔10〕做公的：衙门中的差役。〔11〕兑准：兑：用天平称金银，兑准，即称准了。〔12〕廉宪：廉访使的俗称。〔13〕金事：官名。〔14〕守志：守节。〔15〕改适：适：旧指女子出嫁，改适即改嫁。〔16〕园公：管园林的人。〔17〕姑娘：姑母。〔18〕打脱冒：冒充；冒骗。〔19〕村郎：村：粗俗，土气。村郎，没有文化知识的粗人。〔20〕失张失智：惊慌失措，失神落魄。〔21〕只饶得：只剩；只欠。〔22〕经权：遵守常规与灵活变通。〔23〕挨：同“捱”，挤进。〔24〕老落：老练；自在。〔25〕绰趣：逗趣；取乐。〔26〕牵板：拉扯闲谈。〔27〕贡元：对贡生的一种尊称。〔28〕噎(chuBng)：没有节制地吃喝。〔29〕兪(zhCng)底：上鞋底。〔30〕诉落：数责；理论；争吵。〔31〕嚷刮：吵嚷。〔32〕挹泪：挹通“抑”，掩泪。〔33〕停婚：把原来的婚事搁起。〔34〕不迭：不及。〔35〕消遣：此指捉弄；对付。〔36〕发牌：官员上路，必发牌先行，宋时称先牌，明清又叫起马牌。〔37〕宪牌：官府的告示牌。有时指捕人的令牌。〔38〕发脱：卖掉。〔39〕一总：全部。〔40〕折：亏损。〔41〕加二：就是二成。〔42〕客坐：客堂；客厅。〔43〕中军官：掌兵权者手下的首领官。千户：宋元明卫所之官，率兵一千人，世袭。〔44〕当面：对面；见面。此指过堂，见官。〔45〕宁家：回家。〔46〕仰：旧时公子的惯用语，用于上司命令下属，有切望之意。〔47〕暴白：剖白，分辩表白。〔48〕养娘：婢女。〔49〕少艾：年轻貌美。〔50〕通透：顺利，通畅。〔51〕国子监：旧时的最高学府。



[赏析]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选自《古今小说》，是明代拟话本。

《陈御史巧勘金钗钿》是众多公案小说中别具一格的一篇。它没有刻意去营造悬念，吊读者胃口，而是完全按照客观的时间顺序来讲述了这个一波三折的“金钗钿”案件的来龙去脉。当年鲁廉宪与顾佺事为通家之好，曾替儿子鲁学曾和女儿顾阿秀订下了婚约。后来，鲁廉宪夫妇相继亡故，家道中落。顾佺事嫌鲁学曾贫穷，欲逼鲁学曾退亲。然而，夫人孟氏和女儿阿秀均不愿毁弃婚约，二人私下商议，要背着顾佺事资助鲁学曾一些银钱首饰，以作为行聘之礼，并约好鲁学曾来“后门相会”。不料事情被鲁学曾姑姑的儿子梁尚宾知道了，他冒充鲁学曾来到阿秀房间骗奸了阿秀并拿走了馈赠之金银。后来鲁学曾来到顾家，经过盘问，夫人孟氏及阿秀才知前夜被人骗了，因阿秀已失身，追悔莫及，便隔帘赠鲁学曾金钗二股，金钿一对，随后回房自缢身亡。顾佺事见女儿死了，便将鲁学曾告到官府，在公堂上，鲁学曾虽取出金钗钿竭力辩白，但挨不过严刑拷问，屈打成招，以“因奸致死”的罪名，被判处绞刑。正值御史陈廉巡按此地，重新审理这一疑案，根据鲁学曾口供中的线索，装扮成贩布商人，从梁尚宾处取得了银两首饰等物证，终于使真相大白。结果鲁学曾被当堂释放，梁尚宾则受到严惩。梁尚宾的妻子田氏被顾佺事与夫人孟氏收作义女，最终与鲁学曾结为夫妻。这种平铺直叙的叙事方式，不仅简洁明晰，而且使读者在情节进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处于一个清醒观察者的有利位置，或投身其中，或置身其外，都能比较从容自如。

本篇小说，作者的主观用意，在于劝告世人，不要损人利己，善恶终有报应。然而作品从客观上，却给了人们以更多的认识价值。小说描写了一个婚姻悲剧。悲剧的产生，固然是坏

人从中捣乱，但根究起来，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那个不合理的封建婚姻制度。封建社会的婚姻，不仅靠“父母之命”，还要讲“门当户对”。鲁学曾和阿秀的婚姻，开始也是“门当户对”的，只因鲁廉宪病死，家道中落，嫌贫爱富的顾佺事才起了悔婚的念头。尽管顾阿秀谨守“从一而终”的教义，但拗不过“在家从父”的礼制，这个封建家长，是有着决定这一对青年男女命运的权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不得已秘密约会鲁学曾，采取暗地相助的办法，不料遭人破坏，酿成悲剧。顾阿秀不背旧约，不以贫富易志，品格是高尚的，她的死令人同情。但她和鲁学曾并不认识，毫无感情基础，支配她行动的思想，是“从一而终”、“守志终身”的封建教义，不能不说她是封建思想毒害下的牺牲品。从她身上可以看出封建礼教、道德对青年尤其是青年妇女的残害。

小说后半部分，写了个陈御史断狱的情节，塑造了一个精明干练的清官形象。陈御史办事公正，不徇私情。顾佺事是他父亲的同年，事先对他作了嘱托，而事情又是定了案的，但陈御史既不受表面现象的误导，也不受人情的干扰，把案件提出重新审理，表现了一个正直官吏应该具有的作风。小说还表现了他的才智。他办事练达果决，胸有成竹，从容自若。在审案时，能从复杂的案情中，很快抓住事件的关键，并作出合理的判断。他通过一番调查研究，巧妙地赚出了梁尚宾诱骗的赃物，抓住了真正的凶手，才使一桩冤案得以纠正。

小说由婚姻悲剧和公案两部分组成，两者结合得紧密合理，和谐统一。由顾佺事赖婚，引出梁尚宾的假冒行骗；由鲁学曾的冤狱，引出清官断案；由顾佺事的扩大追赃，引出田氏嫁鲁学曾，层层转折推衍，合理而巧妙，而每一关节的转换，都使故事展现一幅新的境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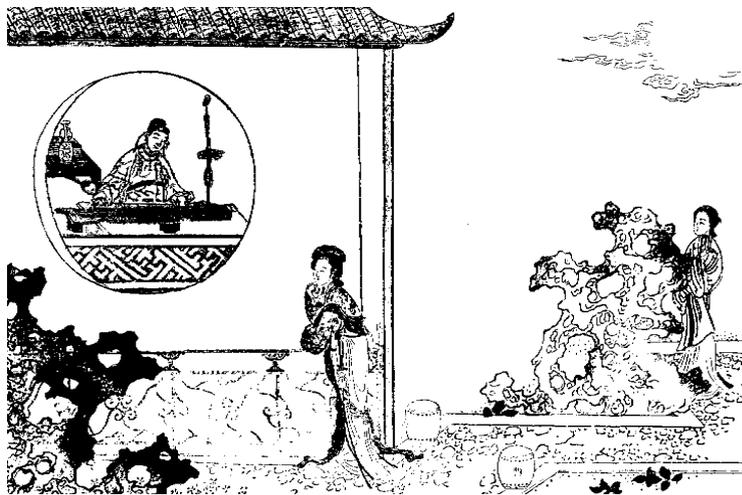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

明·陆人龙

国家刑名^{〔1〕}，在内寄法司，在外寄臬司。府州县刑狱，率先谏臬司，而臬司上之三法司。臬司正执要之地。司府为不日之同僚，知捱又他日之言路，则有据其成牒而已，覆盆之冤^{〔2〕}，有谁与烛？第为上不可轻示其意，使下有希旨之人^{〔3〕}，而亦终不可不精为研求，祈悉其情也。使世得石廉使百辈布天下，当使东海不旱，燕台不霜。

翠娱阁主人

金鱼紫绶拜君恩^{〔4〕}，须念穷檐急抚存。
丽日中天清积晦，阳春遍地满荒村。
四郊盗寝同安孟，一境冤空少覆盆。
叠叠弦歌歌化日^{〔5〕}，循良应不愧乘轩^{〔6〕}。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未做官时，须办有匡济之心，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一做官时，更当尽展经纶之手^{〔7〕}。即如管抚字^{〔8〕}，须要兴利除害，为百姓图生计，不要尸位素餐^{〔9〕}；管钱谷，须要搜奸剔弊，为国家足帑藏，不要侵官剥众；管刑罚，须要洗冤雪枉，为百姓求生路，不要依样葫芦^{〔10〕}。这方不负读书，不负为官。若是戴了一顶纱帽，或是作下司凭吏书，作上司凭府县，一味准词状，追纸赎，收礼物，岂不负了幼学壮行的心？但是做官多有不全美的，或有吏才未必有操守，极廉洁不免太威严，也是美中不美。

我朝名卿甚多，如明断的有几个。当时有个黄绂，四川参政。忽一日，一阵旋风在马足边刮起，忽喇喇只望前吹去。他便疑心，着人随风去，直至崇庆州西边寺，吹入一个池塘里才住。黄参政竟在寺里，这些和尚出来迎接。他见两个形容凶恶，他便将醋来洗他额角，只见洗出网巾痕来。一打一招，是他每日出去打劫，将尸首沉在塘中。塘中打捞，果有尸首。又有一位鲁穆，出巡见一小蛇随他轿子，后边也走入池塘。鲁公便干了池，见一死尸缠一磨盘在水底。他把磨盘向附近村中去合，得了这谋死的人。还有一位郭子章，他做推官，有猴攀他轿杠。他把猴藏在衙中，假说衙人有椅，能言人祸福，哄人来看。驼猴出来，扯住一人，正是谋死弄獠花子的人。这几位都能为死者伸冤。不知更有个为死者伸冤，又为生者脱罪的。

我朝正统中有一位官，姓石名璞，仕至司马，讨贵州苗子有功。他做布政时，同寮夫人会酒，他夫人只荆钗布裙前去，见着各位夫人穿了锦绣，带了金银，大不快意。回来，石布政道：“适才会酒，你坐第几位？”道：“第一位。”石布政道：“只为不贪脏，所以到得这地位。若使要钱，怕第一位也没你坐分。”正是一个清廉的人，谁晓他却又明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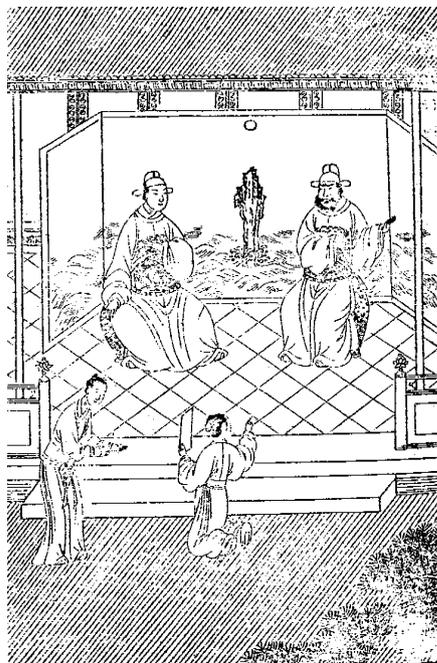
话说江西临江府峡江县有一个人家，姓柏名茂，号叫做清江，是个本县书手^{〔11〕}。做人极是本分，不会得舞文弄法，瞒官作弊，只是赚些本分钱儿度日。抄状要他抄状钱，出牌要他出牌钱^{〔12〕}，好的便是吃三钟也罢。众人讲公事，他只酗酒，也不知多少堂众，也不知那个打后手^{〔13〕}。就在家中，饭可少得，酒脱不得。吃了一醉，便在家中胡歌乱唱，大呼小叫。白了眼是处便撞^{〔14〕}，垂着头随处便倒，也不管桌，也不管凳，也不管地下。到了年纪四十多岁，一发好酒。便是见官，也要吃了钟去，道是壮胆。人请他吃酒，也要润润喉咙去，道打脚地^{〔15〕}。十次吃酒，九次扶回，还要吐他一身作谢。多也醉，少也醉，不醉要吃，醉了也要吃，人人都道他是酒鬼。娶得一个老婆蓝氏，虽然不吃酒，倒也有些相称：不到日午不梳头，有时也便待明日总梳；不到日高不起床，有时也到日中爬起。鞋子常是倒跟，布衫都是油腻。一两麻绩有二十日，一匹布织一月余。喜得两不憎嫌。单生一女，叫名爱姐。极是出奇，他却极有颜色，又肯修饰：

眉蹙湘山雨后^{〔16〕}，身轻垂柳风来。

雪里梅英作额^{〔17〕}，露中桃萼成腮。

人也是个数一数二的。只是爹娘连累，人都道他是酒鬼的女儿，不来说亲。蹉跎日久，不觉早已十八岁了，愁香怨粉，泣月悲花，也是时常所有的。

一日有个表兄，姓徐，叫徐铭，是个暴发儿财主。年纪约莫二十六七，人物儿也齐整。极是好色，家中义儿、媳妇、丫头不择好丑，没一个肯放过。自小见表妹时，已有心了。正是这日，因告两个租户，要柏清江出一出牌，走进门来，道：“舅舅在家么？”此时柏清江已到衙门前，蓝氏还未起。爱姐走到中门边，回道：“不在。”那蓝氏在楼上，听见是徐铭，平日极奉



承他的，道：“爱姐，留里边坐，我来了。”爱姐就留来里边坐下，去煮茶。蓝氏先起来，床上缠了半日脚，穿好衣服，又去对镜子掠头。这边爱姐早已拿茶出来了。徐铭把茶放在桌上，两手按了膝上，低了头，痴痴看了道：“爱姑，我记得你今年十八岁了。”爱姐道：“是。”徐铭道：“说还不曾吃茶哩^[18]！想你嫂嫂十八岁已养儿子了。”爱姐道：“哥哥是两个儿子么？”徐铭道：“还有一个怀抱儿，雇奶子奶的，是三个。”爱姐道：“嫂嫂好么？”徐铭故意差接头道：“丑，赶不上你个脚指头。明日还要娶两个妾。”正说时，蓝氏下楼，问：“是为官司来么？”“吃了茶，便要别去。”蓝氏道：“明日我叫舅舅来见你。”徐铭道：“不消，我自来。”次日，果然来，竟进里边，见爱姐独坐，像个思量什么的。他轻轻把他肩上一搭，道：“舅舅在么？”爱姐一惊，立起来道：“又出去了。昨日与他说，叫他等你，想是醉后忘了。”徐铭道：“舅母还未起来？”爱姐道：“未起。我去叫来。”徐铭道：“不要惊醒他。”就一把扯爱姐同坐。爱姐道：“这什么光景！”徐铭道：“我姊妹们何妨？”又扯他手，道：“怎这一双笋尖样的手，不带一双金镯子与金戒指？”爱姐道：“穷，那得来？”徐铭道：“我替妹妹好歹做一头

承他的，道：“爱姐，留里边坐，我来了。”爱姐就留来里边坐下，去煮茶。蓝氏先起来，床上缠了半日脚，穿好衣服，又去对镜子掠头。这边爱姐早已拿茶出来了。徐铭把茶放在桌上，两手按了膝上，低了头，痴痴看了道：“爱姑，我记得你今年十八岁了。”爱姐道：“是。”徐铭道：“说还不曾吃茶哩^[18]！想你嫂嫂十八岁已养儿子了。”爱姐道：“哥哥是两个儿子么？”徐铭道：“还有一个怀抱儿，雇奶子奶的，是三个。”爱姐道：“嫂嫂好么？”徐铭故意差接头道：“丑，赶不上你个脚指头。明日还要娶两个妾。”正说时，蓝氏下楼，问：“是为官司来么？”“吃了茶，便要别去。”蓝氏道：“明日我叫舅舅来见你。”徐铭道：“不消，我自来。”次日，果然来，竟进里边，见爱姐独坐，像个思量什么的。他轻轻把他肩上一搭，道：“舅舅在么？”爱姐一惊，立起来道：“又出去了。昨日与他说，叫他等你，想是醉后忘了。”徐铭道：“舅母还未起来？”爱姐道：“未起。我去叫来。”徐铭道：“不要惊醒他。”就一把扯爱姐同坐。爱姐道：“这什么光景！”徐铭道：“我姊妹们何妨？”又扯他手，道：“怎这一双笋尖样的手，不带一双金镯子与金戒指？”爱姐道：“穷，那得来？”徐铭道：“我替妹妹好歹做一头

媒，叫你穿金戴银不了^[19]。只是你怎么谢媒？” 腼腼腆腆的缠了一会，把他身上一个香囊扯了，道：“把这谢我罢。” 随即起身，道：“我明日再来。” 去了。

此时爱姐被他缠扰，已动心了。又是柏清江每日要在衙门前寻酒吃，蓝氏不肯早起，这徐铭便把官事做了媒头，日日早来，如入无人之境。忽一日，拿了枝金簪、两个金戒子走来，道：“贤妹，这回你昨日香囊。” 爱姐道：“什么物事，要哥哥回答！” 看了甚是可爱，就收了。徐铭道：“妹妹，我有一句话，不好对你说。舅舅好酒糊涂，不把你亲事在心，把你青年误了。你嫂嫂你见的，又丑又多病，我家里少你这样一个能干人。我与你是姊妹，料不把来做小侍。” 爱姐道：“这要凭爹娘。” 徐铭道：“只要你肯，怕他们不肯？” 就把爱姐捧在膝上，把脸贴去，道：“妹妹，似我人材、性格、家事，也对得你过。若凭舅老这酒糟头^[20]，寻不出好人。” 爱姐道：“兄妹没个做亲的。” 徐铭道：“尽多，尽多。明做亲多，暗做亲的也不少。” 爱姐笑道：“不要胡说。” 一推，立了起身。只听得蓝氏睡醒，讨脸汤。徐铭去了。自此来来往往，眉留目恋，两边都弄得火滚。

一日，徐铭见无人，把爱姐一把抱定，道：“我等不得了。” 爱姐道：“这使不得。若有苟且^[21]，我明日仔么嫁人？” 徐铭道：“原说嫁我。” 爱姐道：“不曾议定。” 徐铭道：“我们议定是了。” 爱姐只是不肯。徐铭便双膝跪下，道：“妹子，我自小儿看上你到如今，可怜可怜。” 爱姐道：“哥哥不要歪缠，母亲听得不好。” 徐铭道：“正要他听得，听得强如央人说媒了。事已成，怕他不肯？” 爱姐狠推，当不得他恳恳哀求，略一假撒呆^[22]，已被徐铭按住，揪在凳上。爱姐怕母亲得知，只把手推鬼厮闹^[23]，道：“罢，哥哥饶我罢，等做小时凭你。” 徐铭道：“先后一般，便早上手些儿更妙。” 爱姐只说一句“羞答答成甚模样”，也便服从。

早一点着，爱姐失惊，要走起来，苦是怕人知，不敢高声。徐铭道：“因你不肯，我急了些。如今好好儿的，不疼了。”爱姐只得听他再试，柳腰轻摆，修眉半蹙，嚶嚶甚不胜情。徐铭也只要略做一做破，也不要定在今日尽兴。爱姐已觉烦苦极了，鲜红溢于衣上：

娇莺占高枝，摇荡飞红萼。

可惜三春花，竟在一时落。

凡人只在一时错。一时坚执不定，贞女淫妇只在这一念关头。若一失手，后边越要挽回越差，必至有事。自此一次生，两次熟，两个渐入佳境，兴豪时也便不觉丢出一二笑声，也便有些动荡声息。蓝氏有些疑心，一日听得内坐起边竹椅“咯咯”有声，忙轻轻蹙到楼门边一张，却是爱姐坐在椅上，徐铭站着，把爱姐两腿架在臂上，爱姐两只手搂住徐铭脖子，下面动荡，上面亲嘴不了。蓝氏见了，流水跑下楼来^[24]。两个听得响，丢手时，蓝氏已到面前。要去打爱姐时，徐铭道：“舅母不要声张，声张起来你也不像。我们两个已约定，我娶他做小，只不好对舅母说。如今见了，要舅母做主调停了。十八九岁，还把他留在家时，原也不是。”爱姐独养女儿，蓝氏原不舍难为的，平日又极趋承这徐铭，不觉把这气丢在东洋大海，只说得几声：“你们不该做这事。叫我怎好？酒糊涂得知怎了？”只是叹气连声。徐铭低声道：“这全要舅母遮盖调停。”这日也弄得一个爱姐躲来躲去，不敢见母亲的面。第二日，徐铭带了一二十两首饰来送蓝氏，要他遮盖。蓝氏不收。徐铭再三求告。收了，道：“这酒糊涂没酒时，他做人执泥，说话未必听；有了酒，他使酒性，一发难说话。他也只为千择万选，把女儿留到老大，若说做你的小，怕人笑他，定是不肯。只是你两个做到其间，让你暗来往罢。”三个打了和局，只遮柏清江眼。甥舅们自小往来的，也

没人疑心，任他两个倒在楼上行事，蓝氏在下观风。

日往月来，半年有余。蓝氏自知女儿已破身，怕与了人家有口舌，凡是媒婆，都借名推却。那柏清江不知头，道：“男大须婚，女长须嫁。怎只管留他在家，替你做用？”蓝氏乘机道：“徐家外甥说要他。”那柏清江带了分酒，把桌来一掀，道：“我女儿怎与人做小？姑舅姊妹嫡亲，律上成亲也要离异的。”蓝氏与爱姐暗暗叫苦。又值一个也是本县书手简胜，他新丧妻，上无父母，下无儿女，家事也过得。因寻柏清江，见了他女儿，央人来说。柏清江道他单头独颈，人也本分，要与他。娘儿两个执拗不定，行了礼，择三月初九娶亲。徐铭知道，也没奈何。一日走来望爱姐，爱姐便扯到后边一个小园里，胡床上，把个头眠紧在他怀里，道：“你害我。你负心。当时我不肯，你再三央及，许娶我回去，怎竟不说起？如今叫我破冠子怎到人家去？”徐铭道：“这是你爹不肯。就是如今你嫁的是简小官，他在我后门边住，做人极贫极狠，把一个花枝般妻子，叫他熬清守淡，又无日不打闹，将来送了性命。如今把你凑第二个。”爱姐道：“爹说他家事好。”徐铭道：“你家也做书手，只听得你爹打板子，不听得你爹撰银子。”爱姐听了，好生不乐，道：“适才你



说在你后门头，不如我做亲后，竟走到你家来。”徐铭道：“他家没了人，怕要问你爹讨人，累你爹娘。”爱姐道：“若使我在他家里，说是破冠子，做出来到官，我毕竟说你强奸。”徐铭道：“强奸可是整半年奸去的？你莫慌，我毕竟寻个两全之策才好。”

杨花漂泊滞人衣，怪杀春风惊欲飞。

何得押衙轻借力，顿教红粉出重围。

爱姐道：“你作速计议。若我有事，你也不得干净。”徐铭一头说，一头还要来顽耍，被爱姐一推道：“还有甚心想缠帐？我嫁期只隔得五日，你须在明后日定下计策复我。”

徐铭果然回去，粥饭没心吃，在自己后园一个小书房里，行来坐去，要想个计策。只见一个奶娘王靓娘抱了他一个小儿子，进园来耍，就接他吃饭。这奶娘脸儿虽丑，身材苗条，与爱姐不甚相远，也挣得一双好小脚。徐铭见了道：“这妮子，我平日寻他，做杀张致。我与家人媳妇丫头有些帐目，他又来缉访我，又到我家老婆身边挑拨，做他不着罢^[25]？”筹画定了，来回复爱姐。爱姐欢喜，两个又温一温旧。回来。做亲这日，自去送他上轿。

那简小官因是填房，也不甚请亲眷。到晚，两个论起都是轻车熟路，只是那爱姐却怕做出来^[26]，故意的做腔做势，见他立拢来，脸就通红，略来看一看，不把头低，便将脸侧了，坐了灯前，再也不肯睡。简小官催了几次，道：“你先睡。”他却：

锦抹牢拴故璁郎^[27]，灯前羞自脱明珠^[28]。

香消金鸭难成寐，寸断苏州刺史肠^[29]。

漏下二鼓，那简小官在床上模拟半日，伸头起来张一张，不见动静。停一会又张，只见他虽是卸了妆，里衣不脱，靠在桌上。小简道：“爱姑，夜深了。你困倦了，睡了罢。”他还不肯。小简便一抱抱到床里，道：“不妨得。别个不知痛痒，我老经纪

伏事个过的，难道不晓得路数？”要替他解衣。扭扭捏捏，又可一个更次。到主腰带子与小衣带子，都打了七八个结，定不肯解。急得小简情极，连把带子扯断。他道：“行经。”小简道：“这等早不说，叫我吃这许多力。”只得搂在身边，干调了一会睡了。三朝^[30]，女婿到丈人家去拜见。家中一个小厮，叫做发财，爱姐道：“你今做新郎，须带了他去，还像模样。”小简道：“家中须没人做茶饭与你。”爱姐道：“不妨，单夫独妻，少不得我今日也就要做用起。”小简听了，好不欢喜。

出门半晌，只见一个家人挑了两个盒子，随了一个妇人进门。爱姐也不认得。见了，道是徐家着人来望，送礼。爱姐便欢天喜地，忙将家中酒肴待他。那奶子道：“亲娘，我近在这里，常要来的，不要这等费心。”爱姐便扯来同坐，自斟酒与他。外边家人正是徐豹，是个蛮牛，爱姐也与他酒吃。吃了一会，奶娘原去得此货，又经爱姐狠劝，吃个开怀，醉得动不得了。外边徐豹忙赶来道：“待我来伏事他。”将他衣服脱下，叫爱姐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与他，内外新衣，与他穿扎停当。这奶子醉得哼哼的，凭他两个转弄。徐豹叫爱姐快把桌上酒肴收拾，送来礼并奶子旧衣都收拾盒内，怕存形迹，被人识破。他早将奶子头切下，放入盒里。爱姐扮做奶子，连忙出门：

纷纷雨血洒西风，一叶新红别院中。

纪信计成能诳楚，是非应自混重瞳。

徐铭已开后门接出来，挽着爱姐道：“没人见么？”爱姐道：“没人。”又道：“不吃惊么？”爱姐道：“几乎惊死，如今走还是抖的。”进了后园，重赏了徐豹。又徐铭便一面叫人买材，将奶子头盛了，雇件作抬出去。只因奶子日日在街上走东家、跑西家的，怕人不见动疑，况且他丈夫来时，也好领他看材，他便心死。一面自叫了一乘轿，竟赶到柏家。小简也待起身，徐铭

道：“筒妹丈，当日近邻，如今新亲，怎不等我陪一钟？”扯住又灌了半日，道：“罢，罢。晚间有事，做十分醉了，不惟妹丈怪我，连舍妹也怪我。”大家一笑送别了。

只见小简带了小厮到家，一路道：“落得醉，左右今日还是行经。”踉踉跄跄走回，道：“爱姑，我回来了。你娘上复你，叫你不要记挂。”正走进门，忽见一个尸首，又没了头，吃上一惊道：“是是是那个的？”叫爱姑时，并不见应，寻时并不见人，仔细看时，穿的正是爱姐衣服。他做亲得两三日，也认不真，便放声哭起“我的人”来，道：“甚狠心贼，把我一个标标致致的真黄花老婆杀死了。”哭得振天吟。邻舍问时，发财道：“是不知甚人，把我们新娘杀死。”众人便跟进来，见小简看着个没头尸首哭。众人道：“是你妻子么？”小简道：“怎不是？穿的衣服都是，只不见头。”众人都道：“奇怪。”帮他去寻，并不见头。众人道：“这等该着人到 he 家里报。”小简便着发财去报。柏清江吃得个沉醉，蓝氏也睡了。听得敲门，蓝氏问时，是发财。得了这报，放声大哭，把一个柏清江惊醒，道：“女大须嫁。这时他好不快活在那里，要你哭？”蓝氏道：“活酒鬼！女儿都死了。”柏清江道：“怎就弄得死？我不信。”蓝氏道：“现有人报。”柏清江这番也流水赶起来，道：“有这等事？去去去！”也不戴巾帽，扯了蓝氏，反锁了门，一径赶到简家。也只认衣衫，哭儿哭肉。问小简要头，小简道：“我才在你家来，我并不得知。”柏清江道：“你家难道没人？”小简道：“实是没人。”蓝氏道：“我好端端一个人嫁你，你好端要还我个人，我只问你要。斧打凿，凿入木^[31]。”小简对这些邻舍道：“今日曾有人来么？”道：“我们都出外生理^[32]，并不看见。”再没一个人捉得头路着^[33]，大家道：“只除非是贼，他又不要这头，又不曾拿家里甚东西，真是奇怪。”胡猜鬼混，过了一夜。

天明一齐去告,告在本县钮知县手里。知县问两家口词,一边是嫁来的,须不关事,一边又在丈人家才回,贼又不拿东西,奸又没个踪影,忙去请一个蒙四衙议。四衙道:“待晚生去相验便知。”知县便委了他。他就打轿去看了,先把一个总甲道是地方杀死人命大事,不到我衙里报,打了十板发威。后边道:“这人命奇得紧,都是偿得命,都是走不开的。若依我问,平白一个人家,谁人敢来?一定新娘子做腔不从,撞了这筒胜酒头上,杀死有之。或者柏茂夫妻纵女通奸,如今奸夫吃醋,杀死有之。只是岂有个地方不知?就是邻里见他做亲甚齐备,朋谋杀人劫财也是有的。如今并里长一齐带到我衙中,且发监,明日具个由两请。”果然把这些人监下。柏茂与筒胜央两廊人去讲,典史道:“论起都是重犯。既来见教,柏茂夫妻略轻些,且与讨保。”这些邻舍是日趁日吃穷民^[34],没奈何,怕作人命干连,五斗一石,加上些船儿钱、管家包儿、小包儿、直衙管门包儿,都去求放,抹下名字。他得了,只把两个紧邻解堂。里长他道不行救护,该十四石,直诈到三两才歇。次日解堂。堂尊道^[35]:“我要劳长官问一个明白,怎端然这等葫芦提?我想这人,柏茂嫁与筒胜,不干柏茂事了。若说两邻,他家死人,怎害别人?只在筒胜身上罢。”把个筒胜双夹棍。筒



胜是个小官儿，当不过，只得招“酒狂，一时杀死”。问他要头，他道：“撇在水中，不知去向。”知县将来打了二十，监下。审单道：

简胜娶妻方三日耳，何仇何恨，竟以酒狂手刃，委弃其头，惨亦甚矣。律以无故杀妻之条，一抵不枉。里邻邴魁、荣显坐视不救，亦宜杖惩。

多问几个罪奉承上司，原是下司法儿。做了招，将一千人申解按察司。正是石廉使，他审了一审，也不难为，驳道：“简胜三日之婚，爱固不深，仇亦甚浅。招曰酒狂，何狂之至是也？首既不获，证亦无人，难拟以辟^[36]。仰本府刑厅确审解报。”这刑厅姓扶，他道：“这廉宪好多事。他已招了水滔头去，自然无处寻；他家里杀，自然没人见。”取来一问，也只原招。道：

手刃出自简胜口供，无人往来，则吐之邴魁、荣显者，正自杀之证也。虽委头于水，茫然无迹，岂得为转脱之地乎！

解去。石廉使又不释然，道：“捶楚之下，要使没有含冤的才好。若使枉问，生者抱屈，那死的也仇不曾雪，终是生死皆恨了。这事我亲审，且暂寄监。”他亲自沐浴焚香，到城隍庙去烧香。又投一疏道：

璞以上命秉宪一省，神以圣恩血食一方，理冤雪屈，途有隔于幽明，心无分于显晦。倘使柏氏负冤，简胜抱枉，固璞之罪，亦神之羞。唯示响迓，以昭诬枉。

石廉使烧了投词，晚间坐在公堂，梦见一个“麦(麦)”字。醒来道：“字有两个‘人’字，想是两个杀的。”反复解不出，心生一计，吊审这起事。

人说石廉使亲提这起，都来看。不知他一捱直到二鼓才坐，等不得的人都散了。石廉使又逐个个问，简胜道：“是冤枉。实是在丈人家吃酒，并不曾杀妻。”又叫发财，恐吓他，都一样话。

只见石廉使叫两个皂隶上前，密密吩咐道：“看外边有甚人，拿来。”皂隶赶出去，见一个小厮，一把提了，便去带进。石廉使问他：“你甚人家？在此窥伺。”小厮惊得半日做不得声，停了一会，道：“徐家。”石廉使问道：“家主叫甚名字？”小厮道：“徐铭。”石廉使把笔在纸上写，是双立人、一个“夕”字，有些疑心，道：“你家主与那一个是亲友？”小厮道：“是柏老爹外甥。”石廉使想道：“莫非原与柏茂女有奸。怪他嫁杀的？”叫放去这起犯人，且另日审。外边都哄然笑道：“好个石老爷，也不曾断得甚无头事。”

过了一日，又叫两个皂隶：“你密访徐铭的紧邻，与我悄地拿来。”两个果然做打听亲事的，到徐家门前去。问他左邻卖鞋的谢东山，折巾的一个高东坡，又哄他出门，道：“石爷请你。”两个死挣，皂隶如何肯放？到司，石廉使悄悄叫谢东山道：“徐铭三月十一的事你知道么？”谢东山道：“小的不知。”石廉使道：“他那日曾做甚事？”道：“没甚事。”石廉使道：“想来。”想了一会，道：“三月他家曾死一个奶子。”石廉使道：“谁人殡殓扛抬？”道：“件作卢麟。”石廉使即吩咐，登时叫件作卢麟即刻赴司，候检柏氏身尸。差人飞去叫来。石廉使叫卢麟：“你与徐铭家抬奶子身尸在何处？”道：“在那城外义冢地上。”石廉使道：“是你入的殓么？”道：“不是小人。小人只扛。”石廉使道：“有些古怪么？”卢麟道：“轻些。”石廉使就打轿，带了件作到义冢地上，叫件作寻认。认了一会，认出来。石廉使道：“仍旧轻的么？”件作道：“是轻的。”石廉使道：“且掀开来。”只见里边骨碌碌滚着一个人头。石廉使便叫人速将徐铭拿来，一面叫柏茂认领尸棺。柏茂夫妻望着棺材哭，简胜也来哭。谁知天理昭昭，奶子阴灵不散，便这头端然如故。柏茂夫妻两个哭了半日，揩着眼看时，道：“这不是我女儿头。”石廉使道：“这又奇怪了。”

莫不差开了棺？”叫作作，作作道：“小人认得极清的。”石廉使道：“只待徐铭到便知道了。”

两个差人去时，他正把爱姐藏在书房里，笑那简胜无辜受苦，连你爹还在哭。听得小厮道石爷来拿他，道：“一定为小厮去看的缘故。说我打点，也无实迹。”爱姐道：“莫不有些脚踏^[37]？”徐铭笑道：“我这机谋鬼神莫测，从那边想得来？”就挺身来见。不期这两个差人不带到按察司，竟带到义冢地，柏茂、简胜一齐都在，一口材掀开，见了，吃上一惊，道：“有这等事？”带到，石廉使道：“你这奴才，你好好将这两条人命一一招来。”徐铭道：“小的家里三月间，原死一个奶子，是时病死的^[38]。完完全全一个人，怎止得头？这是别人家的。”卢麟道：“这是你家抬来的三搯松板材。我那日叫你记认，见你说不消，我怕他家有亲人来不便，我在材上写个‘王靓娘’，风吹雨打，字迹还在。”石廉使叫带回衙门，一到，叫把徐铭夹起来。夹了半个时辰，只得招是因奸不从，含怒杀死。石廉使道：“他身子在那里？”徐铭道：“原叫家人徐豹埋藏。徐豹因尝见王靓娘在眼前，惊悸成病身死，不知所在。”石廉使道：“好胡说！若埋都埋了，怎分作两边？这简胜家身子定是了。再夹起来，要招出柏氏在那里，不然两个人命都在你身上。”夹得晕去，只得把前情招出，道：“原与柏氏通奸，要娶为妾，因柏茂不肯，许嫁简胜，怕露出奸情，乘他嫁时，假称探望，着奶子王靓娘前往，随令已故义男徐豹将靓娘杀死。把柏氏衣衫着上，竟领柏氏回家。因恐面庞不对，故将头带回。又恐王氏家中人来探望，将头殓葬，以图遮饰。柏氏现在后园书房内。”石廉使一发叫人拘了来，问时供出与徐铭话无异。石廉使便捉笔判：

徐铭奸神鬼蜮，惨毒虺蛇，镜台未下，遽登柏氏之床；
借箸偏奇^[39]，巧作不韦之计。纪信诳楚，而无罪见。杀；

冯亭嫁祸，而无辜受冤。律虽以雇工从宽，法当以故杀从重。仍于名下追银四十两，给还简胜财礼。柏茂怠于防御，蓝氏敢于卖奸，均宜拟杖。柏氏虽非预谋杀人，而背夫在逃，罪宜罚赎官卖。徐豹据称已死，姑不深求。余发放宁家。

判毕，将徐铭重责四十板。道：“柏氏，当日人在你家杀人，你不行阻滞，本该问你同谋才是。但你是女流，不知法度，罪都坐在徐铭身上。但未嫁与人通奸，既嫁背夫逃走，其情可恶，打了廿五。柏茂，本该打你主家不正，还可原你个不知情，已问罪，姑免打。蓝氏纵女与徐铭通奸，酿成祸端，打了十五。徐豹，取两邻结状委于五月十九身死，姑不究。卢麟扛尸原不知情。邻里郝魁等该问他一个不行觉察，不行救护，但拖累日久，也不深罪。”还恐内中有未尽隐情，批临江府详究。却已是石廉使问得明白了，知府只就石廉使审单敷衍成招。自送文书，极赞道：“大人神明，幽隐尽烛。”知府不能赞一辞，称颂一番罢了。

后来徐铭解司解院，都道他罪不至死，其情可恶，都重责。解几处死了。江西一省都仰石廉使如神明，称他做“断鬼石”。若他当日也只凭着下司，因人成事，不为他用心研求，王靓娘的死冤不得雪，简胜活活为人偿命，生冤不得雪，徐铭反拥美妾快乐，岂不是个不平之政？至于柏茂之酒，蓝氏之懒，卒至败坏家声；徐铭之好色，不保其命；爱姐之失身，以致召辱；都是不贤，可动人之羞恶，使人警醒的。唯简胜才可云“无妄之灾，虽在纆绁^[40]，非其罪也”。

雨侯曰：人情险于山川，岂能尽烛然？要使折狱无不尽之心，心尽而情自出。故吾以为钩筒之吏，胜依样之葫芦。如石公之不顾情面而屡行批驳。卒得其情，司道中罕有。

——选自《型世言》

[注释]

〔1〕刑名：刑律，引申为刑事案件。〔2〕覆盆之冤：阳光照射不到翻扣过来的盆子之下，形容不白之冤。〔3〕希旨：指迎合上级的意旨。〔4〕金鱼紫绶：古代高级官员佩金鱼袋和系紫色丝带。比喻高官显爵。〔5〕麝香弦歌：麝，音 wGi，动人而有吸引力，使人不知疲倦。弦歌：用琴瑟等弦乐器伴奏而诵诗，指礼乐教化。〔6〕循良：指奉公守法的官吏。〔7〕经纶：指筹划治理国家的大事。〔8〕抚字：对百姓的安抚体恤。〔9〕尸位素餐：指做官食禄而不尽职。〔10〕依样葫芦：照葫芦画葫芦。比喻单纯模仿，率由旧章，不知变更。〔11〕书手：衙门中担任书写，誉录的吏员。〔12〕出牌：官府发出捕人或提人的凭证。〔13〕打后手：亦称“了后手”指通关节。〔14〕是处：到处。〔15〕打脚地：吴语，犹言垫底。〔16〕“眉蹙湘山”句：用雨后的湘山形容女子的黛色秀眉。〔17〕梅英作额：梅英，即梅花。梅英作额，这是古时女子的一种妆式。在额上描梅花以为装饰。〔18〕吃茶：旧时女子受聘，民间俗称“吃茶”。明郎瑛《七修类稿》四六：“种茶下子，不可移植，移植则不复生也，故女子受聘，谓之吃茶。”〔19〕不了：不完。〔20〕酒糟头：指贪杯好酒被人欺骗而不自知的糊涂虫。〔21〕苟且：指不正当男女关系。〔22〕假撇呆：假装糊涂。〔23〕推鬼厮闹：故意推托拦阻。〔24〕流水：立刻；急忙。〔25〕做他不着：拿他牺牲。〔26〕做出来：出岔子，露马脚。〔27〕锦抹：锦制的抹胸，妇女所穿的一种紧身内衣。〔28〕明珰：珠玉串成的耳饰。〔29〕“寸断苏州”句：化用刘禹锡“断尽江南刺史肠”诗句（见《本事诗》），形容简小官因新妇不肯同床的愁闷心情。〔30〕三朝：婚后第三天。〔31〕斧打凿，凿子木：俗语。斧头先敲打凿子，凿子凿入木头。比喻证据确凿，盯住对方不放。〔32〕生理：买卖，谋生。〔33〕捉得头路：摸清头绪，了解情况。〔34〕日趁日：犹日逐，即



每天。〔35〕堂尊：对知县的尊称。〔36〕拟以辟：定为死刑。〔37〕脚踢：指痕迹，不干净。〔38〕时病：流行病。〔39〕借箸：指为人谋划。〔40〕縲继：捆绑犯人的绳索，引申为牢狱。

[赏析]

《匿头计占红颜 发棺立苏呆婿》选自明末拟话本《型世言》卷六第二十一回。《型世言》全称《崢霄馆评定通俗演义型世言》，作者陆人龙，浙江钱塘人。刊行者和评点者是其兄陆云龙。

本篇是《型世言》中的一篇公案小说，讲述了一个侦破因奸情引起的无头凶杀案的故事。情节起伏，语言生动，具有很强的可读性。小说在写到案犯徐铭与表妹爱姐勾搭成奸后马上指出：“凡人只一时错，后边越要挽回越差，必至有事。”此后，便写二人为了不使奸情败露，如何拒绝各方面的提亲，拒婚不成又如何延宕不与新郎合房，一直拖到第三天新人回门时又如何设计杀死徐府的奶娘；为了不使爱姐的替身不被看破，又残忍地割下奶娘的人头……作者把二人通奸看作“一时错”，把杀人视为“事”，即犯事，作恶，大小轻重十分鲜明。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则是前者必须导致后者，而且“越要挽回越差”，也就是说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由于作者把情节的发展安排得非常“合理”，故事推进的步骤特别缜密，使读者在欣赏作品的同时会自然而然地发现：大恶与小恶之间，不过咫尺之隔，稍不留意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这就是古训“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的原因，当然也是作者“以为世型”劝谕警世的主旨之所在。

小说也塑造了一个清官的形象。一开始就由石璞对夫人荆钗布裙与穿金戴银的同僚夫人会酒而心中不快的劝慰证实了他的清廉。面对呈上的案卷和送来的犯人简胜，石璞就发现许多疑点，在刑厅坚持原判的情况下，他决定亲审。这在封建社会

是极为难能可贵的!如果说这里展示了他作为执法人员的崇高的职业道德,那么后面的描写便是他的高超的断案本事。接到这桩无头命案,他以“吊审”为突破口,抓住了特别关心复审的小厮,从而找到徐铭;又密访徐铭邻居,得知在案发当日徐家死了一个奶娘,由扛抬尸棺的仵作感到棺材“轻些”,而决定扒坟开棺;由棺材内有头无身而审出真凶徐铭,直到真相大白。故事情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干净利索地纠正了这起冤假错案!这与接案后一筹莫展,只能托付四衙去办的昏聩无能、尸位素餐的纽知县相比,真有天壤之别!再加上对案犯恰如其分的判决,以及“还恐内中有未尽隐情,批临江府详究”的缜慎做法,一个德才兼备、干练严谨的司法官吏的高大形象便已出现在读者面前。

在人物形象塑造上,徐铭也够得上典型。这是一个流氓成性的色狼,手毒心黑的凶杀主谋和阴险狡猾、嫁祸于人的恶棍。但作者没有把他脸谱化、概念化,而是把他放在特定的环境中,在自己营造的矛盾里表演、挣扎,逐步彻底暴露了他的丑恶嘴脸。其他几个人物也各具特色。柏茂的酗酒和固执,蓝氏的懒惰和贪财,爱姐的幼稚与轻薄都很形象,也为故事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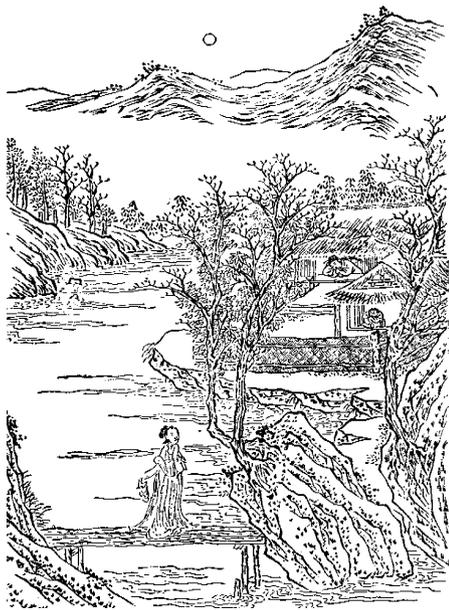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

清·李 渔

诗云：

从来廉吏最难为，不似贪官病可医。
执法法中生弊窠^{〔1〕}，矢公公里受奸欺^{〔2〕}。
怒棋响处民情抑，铁笔摇时生命危。
莫道狱成无可改，好将山案自推移。

这首诗是劝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虚衷舍己，体贴民情，切不可说“我无愧于天，无忤于人^{〔3〕}，就审错几桩词讼，百姓也怨不得我”这句话。那些有守无才的官府，个个拿来塞责，不知误了多少人的性命。所以怪不得近来的风俗，偏是贪官起身有人脱靴，清官去后没人尸祝，只因贪官的毛病有药可医；清官的过失无人敢谏的缘故。说便是这等说，教那做官的也难，百姓在私下做事，他又没有千里眼、顺风耳，那里晓得其中的曲直？自古道：“无谎不成状。”要告张状词，少不得无中生有、以虚为实才骗得准。官府若照状词审起来，被告没有一个不输的了。只得要审口供，那口供比状词



更不足信。原、被告未审之先，两边都接了讼师，请了干证，就像梨园子弟串戏地一般，做官的做官，做吏的做吏，盘了又盘，驳了又驳，直说得一些破绽也没有，方才来听审。及至官府问的时节，又像秀才在明伦堂上讲书的一般，那一个不有条不紊，就要把官府骗死也不难。那官府未审之先，也在后堂与幕宾串过一次戏了出来的。此时只看两家造化，造化高的合着后堂的生旦，自然赢了；造化低的合着后堂的净丑，自然输了，这是一定的道理。难道造化高的里面就没有几个侥幸的；造化低的里面就没有几个冤屈的不成？所以做官的人，切不可使百姓撞造化。我如今先说一个至公至明、造化撞不去的做个引子。

崇祯年间，浙江有个知县，忘其姓名，性极聪察，惯会审无头公事。一日在街上经过，有对门两下百姓争嚷。一家是开糖店的，一家是开米店的，只因开米店的取出一个巴斗量米，开糖店的认出是他的巴斗，开米店的又说他冤民做贼，两下争闹起来。见知县抬过，截住轿子齐禀。知县先问卖糖的道：“你怎么讲？”卖糖的道：“这个巴斗是小的家里的，不见了一年，他今日取来量米，小的走去认出来，他不肯还小的，所以禀告老爷。”知县道：“巴斗人家都有，焉知不是他自置的？”卖糖的道：“巴斗虽多，各有记认。这是小的用熟的，难道不认得？”说完，知县又叫卖米的审问。卖米的道：“这巴斗是小的自己办的，放在家中用了几年，今日取出来量米，他无故走来冒认。巴斗事小，小的怎肯认个贼来？求老爷详察。”知县道：“既是你自己置的，可有什么凭据？”卖米的道：“上面现有字号。”知县取上来看，果然有“某店置用”四字。又问道：“这字是买来就写的，还是用过几时了写的？”卖米的应道：“买来就写的。”知县道：“这桩事叫我也不明白，只得问巴斗了，巴斗，你毕竟是那家的？”一连问了几声，看的人笑道：“这个老爷是痴的，巴斗

那里会说话？”知县道：“你若再不讲，我就要打了！”果然丢下两根签，叫皂隶重打^{〔4〕}，皂隶当真行起杖来。一街两巷的人几乎笑倒。打完了，知县对手下人道：“取起来看下面可有什么东西？”皂隶取过巴斗，朝下一看，回复道：“地下有许多芝麻。”知县笑道：“有了干证了。”叫那卖米的过来：“你卖米的人家，怎么有芝麻藏在里面？这分明是糖坊里的家伙，你为何徒赖他的？”卖米的还支吾不认，知县道：“还有个姓水的干证，我一发叫来审一审。这字若是买来就写的，过了这几年自然洗刷不去；若是后来添上去的，只怕就见不得水面了。”即取一盆水，一把笊帚，叫皂隶一顿洗刷，果然字都不见了。知县对卖米的道：“论理该打几板，只是怕结你两下的冤仇。以后要财上分明，切不可如此。”又对卖糖的道：“料他不是偷你的，或者对门对户借去用用，因你忘记取讨，他便久假不归。又怕你认得，所以写上几个字。这不过是爱贪小利，与逾墙挖壁的不同，你不可疑他作贼。”说完，两家齐叫青天，嗑头礼拜，送知县起轿去了。那看的人没有一个不张牙吐舌道：“这样的人才不枉教他做官。”至今传颂以为奇事。

看官，要晓得这事虽奇，也还是小聪小察，只当与百姓讲个笑话一般，无关大体。做官的人既要聪明，又要持重，凡遇斗殴相争的小事，还可以随意判断。只有人命、奸情二事，一关生死，一关名节，须要静气虚心，详审复讞^{〔5〕}。就是审得九分九厘九毫是实，只有一毫可疑，也还要留些余地，切不可草草下笔，做个铁案如山，使人无可出入。如今的官府只晓得人命事大，说到审奸情，就像看戏文的一般，巴不得借他来燥脾胃。不知奸情审屈，常常弄出人命来，一事而成两害，起初那里知道？如今听在下说一个来，便知其中利害。

正德初年，四川成都府华阳县有个童生，姓蒋名瑜，原是



旧家子弟。父母在日，曾聘过陆氏之女，只因丧亲之后，屡遇荒年，家无生计，弄得衣食不周，陆家颇有悔亲之意，因受聘在先，不好启齿，蒋瑜长陆氏三年，一来因手头乏钞，二来因妻子还小，故此十八岁上，还不曾娶妻过门。

他隔壁有个开缎铺的，叫做赵玉吾，为人天性刻薄，惯要在穷人面前卖弄家私，及至问他借贷，又分毫不肯。更有一桩不好，极喜谈人闺阁之事^[6]。坐下地来，不是说张家扒灰，就是

说李家偷汉。所以乡党之内，没有一个不恨他的。年纪四十多岁，止生一子，名唤旭郎。相貌甚不济，又不肯长，十五六岁，只像十二三岁的一般。性子痴痴呆呆，不知天晓日夜。

有个姓何的木客，家资甚富。妻生一子，妾生一女，女比赵旭郎大两岁，玉吾因贪他殷实，两下就做了亲家。不多几时，何氏夫妻双双病故。彼时女儿十八岁了，玉吾要娶过门，怎奈儿子尚小，不知人事；欲待不娶，又怕他兄妹年相仿佛，况不是一母生的，同居不便。玉吾是要谈论别人的，只愁弄些话靶出来，把与别人谈论，就央媒人去说，先接过门，待儿子略大一大，即便完亲，何家也就许了。及至接过门来，见媳妇容貌又标致，性子又聪明，玉吾甚是欢喜。只怕嫌他儿子痴呆，把

媳妇顶在头上过日，任其所欲，求无不与。那晓得何氏是个贞淑女子，嫁鸡逐鸡，全没有憎嫌之意。

玉吾家中有两个扇坠，一个是汉玉的，一个是迦楠香的，玉吾用了十余年，不住地吊在扇上，今日用这一个，明日用那一个，其实两件合来值不上十两之数，他在人前骋富，说值五十两银子。一日要买媳妇的欢心，教妻子拿去任他拣个中意的用。何氏拿了，看不释手，要取这个，又丢不得那个；要取那个，又丢不得这个。玉吾之妻道：“既然两个都爱，你一总拿去罢了。公公要用，他自会买。”何氏果然两个都收了去，一般轮流吊在扇上。若有不用的时节，就将两个结在一处，藏在纸匣之中。玉吾的扇坠被媳妇取去，终日捏着一把光光的扇子，邻舍家问道：“你那五十两头如今那里去了？”玉吾道：“一向是房下收在那边，被媳妇看见，讨去用了。”众人都笑了一笑，内中也有疑他扒灰，送与媳妇做标记的。也有知道他儿子不中媳妇之意，借死宝去代活宝的，口中不好说出，只得付之一笑。玉吾自悔失言，也只得罢了。

却说蒋瑜因家贫，不能从师，终日在家苦读。书房隔壁就是何氏的卧房，每夜书声不到四更不住。一日何氏问婆道：“隔壁读书的是个秀才，是个童生？”婆答应道：“是个老童生，你问他怎的？”何氏道：“看他读书这等用心，将来必定有些好处。”她这句话是无心说的，谁想婆竟认为有意。当晚与玉吾商量道：“媳妇的卧房与蒋家书房隔壁，日间的话无论有心无心，到底不是一件好事，不如我和你搬到后面去，教媳妇搬到前面来，使她朝夕不闻书声，就不动怜才之念了。”玉吾道：“也说得是。”拣了一日，就把两个房换转来。

不想又有凑巧的事，换不上三日，那蒋瑜又移到何氏隔壁，唧唧唔唔读起书来。这是甚么缘故？只因蒋瑜是个至诚君子，

一向书房做在后面的，此时闻得何氏在他隔壁做房，瓜李之嫌⁽⁷⁾，不得不避，所以移到前面来。赵家搬房之事，又不曾知会他，他那里晓得？本意要避嫌，谁想反惹出嫌来？何氏是个聪明的人，明晓得公婆疑她有邪念，此时听见书声愈加没趣，只说蒋瑜有意随着她，又愧又恨。玉吾夫妻正在惊疑之际，又见媳妇面带惭色，一发疑上加疑。玉吾道：“看这样光景，难道做出来了不成？”其妻道：“虽有形迹，没有凭据，不好说破她，且再留心察访。”

看官，你道蒋瑜、何氏两个搬来搬去弄在一处，无心做出有心的事来，可谓极奇极怪了，谁想还有怪事在后，比这桩事更奇十倍，真令人解说不能。一日蒋瑜在架上取书来读，忽然书面上有一件东西，像个石子一般。取来细看，只见：

形如鸡蛋而略扁，润似蜜蜡而不黄。手摸似无痕，眼看始知纹路密；远观疑有玷⁽⁸⁾，近觑才识土斑生。做手堪夸，雕砍浑如生就巧；玉情可爱，温柔却似美人肤。历时何止数千年，阅人不知几百辈。

原来是个旧玉的扇坠。蒋瑜大骇道：“我家向无此物，是从那里来的？我闻得本境五圣极灵，难道是他摄来富我的不成？既然神道会摄东西，为甚么不摄些银子与我？这些玩器寒不可衣，饥不可食，要他怎的？”又想一想道：“玩器也卖得银子出来，不要管他，将来吊在扇上，有人看见要买，就卖与他。但不知价值几何，遇着识货的人，先央他估一估。”就将线穿好了，吊在扇上，走进走出，再不见有人问起。

这一日合该有事，许多邻舍坐在树下乘凉，蒋瑜偶然经过。邻舍道：“蒋大官读书忒煞用心⁽⁹⁾，这样热天，便在这边凉凉了去。”蒋瑜只得坐下，口里与人闲谈，手中倒拿着扇子将玉坠掉来掉去，好启众人的问端。就有个邻舍道：“蒋大官，好个玉

坠，是那里来的？”蒋瑜道：“是个朋友送的，我如今要卖，不知价值几何？列位替我估一估。”众人接过去一看，大家你看我，我看你，都不则声。蒋瑜道：“何如？可有个定价？”众人道：“玩器我们不识，不好乱估，改日寻个识货的来替你看。”蒋瑜坐了一会，先回去了。众人中有几个道：“这个扇坠明明是赵玉吾的，他说把与媳妇了，为甚么到他手里来？莫非小蒋与他媳妇有些勾而搭之，送与他做标记的么⁽¹⁰⁾？”有几个道：“他方才说是人送的，这个穷鬼，那有人把这样好东西送他？不消说是赵家媳妇嫌丈夫丑陋，爱他标致，两个弄上手，送他的了，还有甚么疑得？”有一个尖酸的道：“可恨那老王八平日轻嘴薄舌，惯要说人家隐情，我们偏要把这桩事塞他的口。”又有几个老成的道：“天下的物件相同的多，知道是不是？明日只说蒋家有个玉坠，央我们估价，我们不识货，教他来估，看他认不认就知道了。若果然是他的，我们就刻薄他几句燥燥脾胃，也不为过。”

算计定了，到第二日等玉吾走出来，众人招揽他到店中。坐了一会，就把昨日看扇坠估不出价来的话说了一遍，玉吾道：“这等，何不待我去看看？”有几个后生的竟要同他去，又有几个老成的朝后生摇摇头道：“教他拿来就是了，何须去得？”看官，你道他为甚么不教玉吾去？他只怕蒋瑜见了



对头，不肯拿出扇坠来，没有凭据，不好取笑他。故此只教一两个去，好骗他的出来。这也是虑得到的去处。谁知蒋瑜心无愧作，见说有人要看，就交与他，自己也跟出来。见玉吾高声问道：“老伯，这样东西是你用惯的，自然瞒你不得，你道价值多少？”玉吾把坠子捏了，仔细一看，登时换了形，脸上胀得通红，眼里急得火出。众人的眼睛相在他脸上，他的眼睛相在蒋瑜脸上，蒋瑜的眼睛没处相得，只得笑起来道：“老伯。莫非疑我寒儒家里，不该有这件玩器么？老实对你说，是人送与我的。”玉吾听见这两句话，一发火上添油，只说蒋瑜睡了他的媳妇，还当面讥诮他，竟要咆哮起来。仔细想一想道：“众人在面前，我若动了声色，就不好开交，这样丑事，扬开来不成体面。”只得收了怒色，换做笑容，朝蒋瑜道：“府上是旧家，玩器尽有，何必定要人送？只因舍下也有一个，式样与此相同，心上踌躇，要买去凑成一对。恐足下要索高价。故此察言观色，才敢启口。”蒋瑜道：“若是老伯要，但凭见赐就是，怎敢论价？”众人看见玉吾的光景，都晓得是了，到背后商量道：“他若拚几两银子，依旧买回去灭了迹，我们把甚么塞他的嘴？”就生个计较，走过来道：“你两个不好论价，待我们替你们作中。赵老爹家那一个，与迦楠坠子共是五十两银子买的，除去一半，该二十五两。如今这个待我们拿了，赵老爹去取出那一个来比一比好歹，若是那个好似这个，就要减几两；若是这个好似那个，就要增几两；若是两个一样，就照当初的价钱，再没得说。”玉吾道：“那一个是妇人家拿去了，哪里还讨得出来？”众人道：“岂有此理，公公问媳妇要，怕她不肯？你只进去讨。只除非不在家里就罢了，若是在家里，自然一讨就拿出来的。”一面说，一面把玉坠取来藏在袖中了。玉吾被众人逼不过，只得假应道：“这等且别，待我去讨。肯不肯明日回话。”众人做眼做势的作别，蒋瑜把扇坠

放在众人身边，也回去了。

却说玉吾怒气冲冲回到家中，对妻子一五一十说了一遍。说完，摩胸拍桌，气个不了。妻子道：“物件相同的尽多，或者另是一个，也不可。待我去讨讨看。”就往媳妇房中，说：“公公要讨玉坠做样，好去另买，快拿出来。”何氏把纸匣揭开一看，莫说玉坠，连迦楠香的都不见了。只得把各箱各笼倒翻了寻，还不曾寻得完，玉吾之妻就骂起来道：“好淫妇，我一向如何待你？你做出这样丑事来！扇坠送与野老公去了，还故意东寻西寻，何不寻到隔壁人家去！”何氏道：“婆婆说差了，媳妇又不曾到隔壁人家去，隔壁的人又不曾到我家来，有什么丑事做得？”玉吾之妻道：“从来偷情的男子，养汉的妇人，个个是会飞的，不须从门里出入。这墙头上，房梁上，哪一处爬不过人来，丢不过东西去？”何氏道：“照这样说来，分明是我与人有什么私情，把扇坠送他去了。这等还我一个凭据！”说完，放声大哭，颠作不了，玉吾之妻道：“好泼妇，你的脏证现被众人拿在那边，还要强嘴！”就把蒋瑜拿与众人看，众人拿与玉吾看的说话，备细说了一遍。说完，把何氏勒了一顿面光。何氏受气不过，只要寻死。玉吾恐怕邻舍知觉，难于收拾，只得倒叫妻子忍耐，吩咐丫鬟劝住何氏。

次日走出门去，众人道：“扇坠一定讨出来了？”玉吾道：“不要说起，房下问媳妇要，他说娘家拿去了，一时讨不来，待慢慢去取。”众人道：“他又没有父母，把与那一个？难道送他令兄不成？”有一个道：“他令兄与我相熟的，待我去讨来。”说完，起身要走。玉吾慌忙止住道：“这是我家的东西，为何要列位这等着急？”众人道：“不是，我们前日看见，明明认得是你家的，为甚么在他手里？起先还只说你的度量宽弘，或者明晓得甚么缘故把与他的，所以拿来试你。不想你原不晓得，毕竟



是个正气的人。如今府上又讨不出那一个，他家又现有这一个，随你甚么人，也要疑惑起来了。我们是极有涵养的，尚且替你耐不住，要查个明白。你平素是最喜批评别人的，为何轮到自己身上，就这等厚道起来？”玉吾起先的肚肠一味要忍耐，恐怕查到实处，要坏体面。坏了体面，媳妇就不好相容。所以只求掩过一时，就可以禁止下次，做个哑妇被奸，朦胧一世也罢了。谁想人住马不住，被众人说到这个地步，难道还好存厚道不成？只得拚着媳妇做事了^{〔11〕}。就对众人叹一口气道：“若论正理，家丑不可外扬。如今既蒙诸公见爱，我也忍不住了。一向疑心我家淫妇与那个畜生有些勾当，只因没有凭据，不好下手。如今有了真赃，怎么还禁得住？只是告起状来，须要几个干证，列位可肯替我出力么？”众人听见，齐声喝彩道：“这才是个男子，我们有一个不到官的，必非人类。你快去写起状子来，切不可中止。”玉吾别了众人，就寻个讼师，写一张状道：

告状人赵玉吾，为奸拐戕命事^{〔12〕}：兽恶蒋瑜，欺男幼懦，觊媳姿容^{〔13〕}，买屋结邻，穴墙窥诱。岂媳憎夫貌劣，苟合从奸，明去暗来，匪朝伊夕。忽于本月某夜，席卷衣玩千金，隔墙抛运，计图挈拐。身觉喊邻围救，遭伤几毙。通里某等参证，窃思受辱被奸，情方切齿，诬财杀命，势更寒心。叩天正法，扶伦斩奸。上告。

却说那时节成都有个知府，做官极其清正，有“一钱太守”之名。又兼不任耳目，不受嘱托，百姓有状告在他手里，他再不批属县，一概亲提。审明白了，也不申上司，罪轻的打一顿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毙诸杖下。他生平极重的是纲常伦理之事，他性子极恼的是伤风败俗之人。凡有奸情告在他手里，原告没有一个不赢，被告没有一个不输到底。赵玉吾将状子写完，竟奔府里去告。知府阅了状词，当堂批个“准”字，带入后衙。次日检点隔夜的投文。别的都在，只少了一张告奸情的状子。知府道：“必定是衙门人抽去了。”及至升堂，将值日书吏夹了又打，打了又夹，只是不招。只得差人教赵玉吾另补状来。状子补到，即使差人去拿。

却说蒋瑜因扇坠在邻舍身边，日日去讨，见邻舍只将别话支吾，又听见赵家婆媳之间，吵吵闹闹，甚是疑心。及至差人奉票来拘，才知扇坠果是赵家之物。心上思量道：“或者他媳妇在梁上窥我，把扇坠丢下来，做个潘安掷果的意思^[14]。我因读书用心，不曾看见也不可。我如今理直气壮，到官府面前照直说去，官府是吃盐米的，料想不好难为我。”故此也不诉状，竟去听审。

不上几日，差人带去投到，挂出牌来，第一起就是奸拐戕命事。知府坐堂，先叫玉吾上去，问道：“既是蒋瑜奸你媳妇，为甚么儿子不告状，要你做公的出名？莫非你也与媳妇有私，在房里撞着奸夫，故此争锋告状么？”玉吾嗑头道：“青天在上，小的是敦伦重礼之人，怎敢做禽兽聚麀之事^[15]？只因儿子年幼，媳妇虽娶过门，还不曾并亲，虽有夫妇之名，尚无唱随之实，况且年轻口讷，不会讲话，所以小的自己出名。”知府道：“这等，他奸你媳妇有何凭据？什么人指见？从直讲来。”玉吾知道官府明白，不敢驾言，只将媳妇卧房与蒋瑜书房隔壁，因

蒋瑜挑逗媳妇，媳妇移房避他，他又跟随引诱，不想终久被他奸淫上手。后来天理不容，露出赃据，被邻舍拿住的话，从直说去。知府点头道：“你这些话倒也像是真情。”又叫干证去审。只见众人的话与玉吾句句相同，没有一毫渗漏，又有玉坠做了奸赃，还有甚么疑得？就叫蒋瑜上去，道：“你为何引诱良家女子，肆意奸淫？又骗了许多财物，要拐她逃走，是何道理？”蒋瑜道：“老爷在上，童生自幼丧父，家贫刻苦，励志功名，终日刺股悬梁，尚博不得一领蓝衫挂体，那有功夫去钻穴逾墙？只因数日之前，不知甚么缘故在书架上捡得玉坠一枚，将来吊在扇上，众人看见，说是赵家之物，所以不察虚实，就告起状来。这玉坠是他的不是他的，童生也不知道，只是与他媳妇并没有一毫奸情。”知府道：“你若与他无奸，这玉坠是飞到你家来的不成？不动刑具，你那里肯招！”叫皂隶：“夹起来！”皂隶就把夹棍一丢，将蒋瑜鞋袜解去，一双雪白的嫩腿，放在两块檀木之中，用力一收，蒋瑜喊得一声，晕死去了。皂隶把他头发解开，过了一会，方才苏醒，知府问道：“你招不招？”蒋瑜摇头道：“并无奸情，叫小的把甚么招得？”知府又叫皂隶重敲。敲了一百，蒋瑜熬不过疼，只得喊道：“小的愿招！”知府就叫松了。皂隶把夹棍一松，蒋瑜又死去一刻，才醒来道：“他媳妇有心到小的是真，这玉坠是她丢过来引诱小的的，小的以礼法自守，并不曾敢去奸淫他。老爷不信，只审那妇人就是了。”知府道：“叫何氏上来！”

看官，但是官府审奸情，先要看妇人的容貌。若是容貌丑陋，他还半信半疑；若是遇着标致的，就道他有诲淫之具，不审而自明了。彼时何氏跪在仪门外，被官府叫将上去，不上三丈路，走了一二刻时辰，一来脚小，二来胆怯，及至走到堂上，双膝跪下好像没有骨头的一般，竟要随风吹倒，那一种软弱之

态，先画出一幅美人图了。知府又叫抬起头来，只见他俊脸一抬，娇羞百出，远山如画，秋波欲流，一张似雪的面孔，映出一点似血的朱唇，红者愈红，白者愈白。知府看了，先笑一笑，又大怒起来道：“看你这个模样，就是个淫物了。你今日来听审，尚且脸上搽了粉，嘴上点了胭脂，在本府面前扭扭捏捏，则平日之邪行可知，奸情一定是真了。”看官，你道这是甚么缘故？只因知府是个老实人，平日又有些惧内，不曾见过美色，只说天下的妇人毕竟要搽了粉才白，点了胭脂才红，扭捏起来才有风致，不晓得何氏这种姿容态度是天生成的，不但扭捏不来，亦且洗涤不去，他那里晓得？说完了又道：“你好好把蒋瑜奸你的话从直说来，省得我动刑具。”何氏哭起来道：“小妇人与他并没有奸情，教我从那里说起？”知府叫拶起来^[16]，皂隶就吆喝一声，将他纤手扯出，可怜四个笋尖样的指头，套在笔管里面抽将拢来，教他如何熬得？少不得娇啼婉转，有许多可怜的态度做出来。知府道：“他方才说玉坠是你丢去引诱他的，他倒归罪于你，你

怎么还替他隐瞒？”何氏对着蒋瑜道：“皇天在上，我何曾丢玉坠与你？起先我在后面做房，你在后面读书引诱我，我搬到前面避你，你又跟到前面来。只为你跟来跟去，引起了我公婆疑惑之心，所以陷我至此。我不埋怨你就够了，你倒冤屈我起来！”说完，放声大哭。



知府肚里思量道：“看他两边的话渐渐有些合拢来了。这样一个标致后生，与这样一个娇艳女子，隔着一层单壁，干柴烈火，岂不做出事来？如今只看他原夫生得如何，若是原夫之貌好似蒋瑜，还要费一番推敲，倘若相貌庸劣，自然情弊显然了。”就吩咐道：“且把蒋瑜收监，明日带赵玉吾的儿子来，再申一审，就好定案。”

只见蒋瑜送入监中，十分狼狈。禁子要钱^[17]，脚骨要医，又要送饭调理，囊中没有半文，教他把甚么使费？只得央人去问岳丈借贷。陆家一向原有悔亲之心，如今又见他弄出事来，一发是眼中之钉，鼻头之醋了，那里还有银子借他？就回复道：“要借贷是没有，他若肯退亲，我情愿将财礼送还。”蒋瑜此时性命要紧，那里顾得体面？只得写了退婚文书，央人送去，方才换得些银子救命。

且说知府因接上司，一连忙了数日，不曾审得这起奸情，及至公务已完，才叫原差带到，各犯都不叫，先叫赵旭郎上来。旭郎走到丹墀^[18]，知府把他仔细一看，是怎生一个模样？有《西江月》为证：

面似退光黑漆，发如髻累金丝。鼻中有涕眼多脂，满脸密麻兼痣。劣相般般俱备，谁知更有微疵：瞳人内有好花枝，睁着把官斜视。

知府看了这副嘴脸，心上已自了然。再问他几句话，一字也答应不来，又知道是个憨物^[19]，就道：“不消说了，叫蒋瑜上来。”蒋瑜走到，膝头不曾着地，知府道：“你如今招不招？”蒋瑜仍旧照前说去，只不改口。知府道：“再夹起来！”看官，你道夹棍是件甚么东西，可以受两次的？熬得头一次不招，也就是个铁汉子了。临到第二番，莫说笞杖徒流的活罪，宁可认了不来换这个苦吃，就是砍头刖足^[20]、凌迟碎刷的极刑^[21]，也

只得权且认了，捱过一时，这叫做“在生一日，胜死千年”。为民上的要晓得，犯人口里的话无心中试出来的才是真情，夹棍上逼出来的总非实据。从古来这两块无情之木不知屈死了多少良民，做官的人少用它一次，积一次阴功；多用它一番，损一番阴德，不是甚么家常日用的家伙离他不得的。蒋瑜的脚骨前次夹扁了，此时还不曾复原，怎么再吃得这个苦起？就喊道：“老爷不消夹，小的招就是了！何氏与小的通奸是实，这玉坠是他送的表记。小的家贫留不住，拿出去卖，被人认出来的。所招是实。”知府就丢下签来，打了二十。叫赵玉吾上去问道：“奸情审得是真了，那何氏你还要他做媳妇么？”赵玉吾道：“小的是有体面的人，怎好留失节之妇？情愿教儿子离婚。”知府一面教画供^[22]，一面提起笔来判道：

审得蒋瑜、赵玉吾比邻而居，赵玉吾之媳何氏，长夫数年，虽赋桃夭^[23]，未经合卺^[24]。蒋瑜书室，与何氏卧榻止隔一墙，怨旷相挑，遂成苟合。何氏以玉坠为赠，蒋瑜贫而售之，为众所获，交相播传。赵玉吾耻蒙墙茨之声^[25]，遂有是控。据瑜口供，事事皆实。盗淫处女，拟辟何辞？因属和奸，姑从轻拟。何氏受玷之身，难与良人相匹，应遣大归。赵玉吾家范不严，薄杖示儆。

众人画供之后，各各讨保还家。

却说玉吾虽然赢了官司，心上到底气愤不过，听说蒋瑜之妻陆氏已经退婚，另行择配，心上想道：“他奸我的媳妇，我如今偏要娶他的妻子，一来气死他，二来好在邻舍面前说嘴。”虽然听见陆家女儿容貌不济，只因被那标致媳妇弄怕了，情愿娶个丑妇，做良家之宝。就连夜央人说亲，陆家贪他豪富，欣然许了。玉吾要气蒋瑜，分外张其声势，一边大吹大擂，娶亲进门；一边做戏排筵，酬谢邻里，欣欣烘烘，好不闹热。蒋瑜自



从夹打回来，怨深刻骨。又听见妻子嫁了仇人，一发咬牙切齿。隔壁打鼓，他在那边捶胸；隔壁吹箫，他在那边叹气。欲待撞死，又因大冤未雪，死了也不瞑目，只得贪生忍耻，过了一月有余。

却说知府审了这桩怪事之后，不想衙里也弄出一桩怪事来。只因他上任之初，公子病故，

媳妇一向寡居，甚有节操。知府有时与夫人同寝，有时在书房独宿。忽然一日，知府出门拜客，夫人到他书房闲玩，只见他床头边，帐子外有一件东西，塞在壁缝之中，取下来看，却是一只绣鞋。夫人仔细识认，竟像媳妇穿的一般。就藏在袖中，走到媳妇房里，将床底下的鞋子数一数，恰好有一只单头的，把袖中那一只取出来一比，果然是一双。夫人平日原有醋癖，此时那里忍得住？少不得“千淫妇、万娼妇”将媳妇骂起来。媳妇于心无愧，怎肯受这样郁气？就你一句，我一句，斗个不了。正斗在闹热头上，知府拜客回来，听见婆媳相争，走来劝解，夫人把他一顿“老扒灰、老无耻”骂得口也不开。走到书房，问手下人道：“为甚么缘故？”手下人将床头边寻出东西，拿去合着油瓶盖的说话细细说上，知府气得目定口呆，不知那里说起？正要走去与夫人分辩，忽然丫鬟来报道：“大娘子吊死了！”知府急得手脚冰冷，去埋怨夫人，说他屈死人命，夫人不由分说，一把揪住将面上胡须捋去一半。自古道：“蛮妻拗子，无法可

治。”知府怕坏官箴，只得忍气吞声，把媳妇殡殓了，一来肚中气闷不过，无心做官；二来面上少了胡须，出堂不便，只得往上司告假一月，在书房静养。终日思量道：“我做官的人，替百姓审明了多少无头公事，偏是我自家的事再审不明。为甚么媳妇房里的鞋子会到我房里来？为甚么我房里的鞋子又会到壁缝里去？……”翻来覆去，想了一月，忽然大叫起来道：“是了，是了！”就唤丫鬟一面请夫人来，一面叫家人伺候。及至夫人请到，知府问前日的鞋子在那里寻出来的？夫人指了壁洞道：“在这个所在。你藏也藏得好，我寻也寻得巧。”知府对家人道：“你替我依这个壁洞拆将进去。”家人拿了一把薄刀，将砖头撬去一块，回复道：“里面是精空的。”知府道：“正在空处可疑，替我再拆。”家人又拆去几块砖，只见有许多老鼠跳将出来。知府道：“是了，看里面有甚么东西？”只见家人伸手进去，一连扯出许多物件来，布帛菽粟，无所不有。里面还有一张绵纸，展开一看，原来是前日查检不到，疑衙门人抽去的那张奸情状子。知府长叹一声道：“这样冤屈的事，教人那里去伸！”夫人也豁然大悟道：“这等看来，前日那只鞋子也是老鼠衔来的，只因前半只尖，后半只秃，它要扯进洞去，扯到半中间，高底碍住扯不进，所以留在洞口了，可惜屈死了媳妇一条性命！”说完，捶胸顿足，悔个不了。

知府睡到半夜，又忽然想起那桩奸情事来，踌躇道：“官府衙里有老鼠，百姓家里也有老鼠，焉知前日那个玉坠不与媳妇的鞋子一般，也是老鼠衔去的？”思量到此，等不得天明，就教人发梆，一连发了三梆，天也明了。走出堂去，叫前日的原差将赵玉吾、蒋瑜一千人犯带来复审。蒋瑜知道，又不知那头祸发，冷灰里爆出炒豆来，只得走来伺候。知府叫蒋瑜、赵玉吾上去，都一样问道：“你们家里都养猫么？”两个都应道：“不养。”

知府又问道：“你们家里的老鼠多么？”两个都应道：“极多。”知府就教一个差人，押了蒋瑜回去，“凡有鼠洞，可拆进去，里面有甚么东西，都取来见我。”差人即将蒋瑜押去。不多时，取了一粪箕的零碎物件来。知府教他两人细认。不是蒋家的，就是赵家的，内中有一个迦楠香的扇坠，咬去一小半，还剩一大半。赵玉吾道：“这个香坠就是与那个玉坠一齐交与媳妇的。”知府道：“是了，想是两个结在一处，老鼠拖到洞口，咬断了线掉下来的。”对蒋瑜道：“这都是本府不明，教你屈受了许多刑罚，又累何氏冒了不洁之名，惭愧惭愧。”就差人去唤何氏来，当堂吩咐赵玉吾道：“他并不曾失节，你原领回去做媳妇。”赵玉吾嗑头道：“小的儿子已另娶了亲事，不能两全，情愿听他别嫁。”知府道：“你娶甚么人家女儿？这等成亲得快。”蒋瑜哭诉道：“老爷不问及此，童生也不敢伸冤，如今只得哀告了，他娶的媳妇就是童生的妻子。”知府问甚么缘故，蒋瑜把陆家爱富嫌贫，赵玉吾恃强夺娶的话一一诉上。知府大怒道：“他倒不曾奸你媳妇，你的儿子倒好了他的发妻，这等可恶！”就丢下签来，将赵玉吾重打四十，还要问他重罪。玉吾道：“陆氏虽娶过门，还不曾与儿子并亲，送出来还他就是。”知府就差人立取陆氏到官，要思量断还蒋瑜。不想陆氏拘到，知府教他抬头一看，只见发黄脸黑、脚大身矮，与赵玉吾的儿子却好是天生一对，地产一双。知府就对蒋瑜指着陆氏道：“你看他这个模样，岂是你的好逑？”又指着何氏道：“你看他这种姿容，岂是赵旭郎的伉俪⁽²⁶⁾？这等看来，分明是造物怜你们错配姻缘，特地着老鼠做个氤氲使者，替你们改正过来的。本府就做了媒人，把何氏配你。”唤库吏取一百两银子，赐与何氏备妆奁，一面取花红，唤吹手，就教两人在丹墀下拜堂，迎了回去。后来蒋瑜、何氏夫妻恩爱异常。不多时宗师科考，知府就将蒋瑜荐为案首⁽²⁷⁾，以儒士应试，

乡会联捷。后来由知县也升到四品黄堂，何氏受了五花封诰，俱享年七十而终。

却说知府自从审屈了这桩词讼，反躬罪己，申文上司，自求罚俸。后来审事，再不敢轻用夹棍。起先做官，百姓不怕他不清，只怕他太执。后来一味虚衷，凡事以前车为戒，百姓家家户祝，以为召父再生，后来直做到侍郎才住。只因他生性极直，不会藏匿隐情，常对人说及此事，人都道：“不信川老鼠这等利害，媳妇的鞋子都会拖到公公房里来。”后来就传为口号，至今叫四川人为川老鼠。又说传道：“四川人娶媳妇，公公先要扒灰，如老鼠打洞一般。”尤为可笑。四川也是道德之乡，何尝有此恶俗？我这回小说，一来劝做官的，非人命强盗，不可轻动夹足之刑，常把这桩奸情做个殷鉴^[28]；二来教人不可像赵玉吾轻嘴薄舌，谈人闺阃之事，后来终有报应；三来又为四川人暴白老鼠之名，一举而三善备焉，莫道野史无益于世。

——选自《无声戏》



[注释]

〔1〕弊窦：弊害得以发生的漏洞。〔2〕矢公：正直的人。〔3〕怍(zuR)：惭愧。〔4〕皂隶：旧时衙门里的差役。〔5〕讞(yDn)：审判定罪。〔6〕闺阃(kXn)：妇女的房间。也借指女子。〔7〕瓜李：“瓜田李下”的简称，比喻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8〕玷(diDn)：白玉上的斑点。〔9〕忒(tuL)：太。〔10〕表记：作为纪念品或信物而赠送给人的东西。〔11〕拚：不顾，豁出去。〔12〕戕(qiAng)：残害。〔13〕觊(jL)：这里指偷看。〔14〕潘安掷果：据说潘安是晋代的美男子，每次出门，妇女都争着把果子投入他的车里。后来，人们用“潘安掷果”来形容男子被妇女所爱慕。〔15〕禽兽聚麀：这里指乱伦的淫秽行为。麀(yOu)，母鹿。〔16〕拶(zCn)用拶子夹手指，一种古代酷刑。〔17〕禁子：牢房里的小吏。〔18〕丹墀(chJ)：古代宫殿前的石阶。这里指衙堂上。〔19〕憨物：傻子，呆子。〔20〕刖足：一种砍去双脚的酷刑。〔21〕凌迟：把犯人零刀碎割，直到死亡为至，一种古代极刑。〔22〕画供：犯人在供状上画押，表示承认上面记录的供词属实。〔23〕桃夭：《诗经·周南》里的一篇诗。诗中将男女娶嫁比喻为桃花盛开。〔24〕合卺(jLn)：成婚。〔25〕墙茨：指闺门里的淫乱行为。出自《诗经·邶风·墙有茨》：“墙有茨，不可埽也……”〔26〕伉俪：夫妻。〔27〕案首：这里指宗师科考的第一名。〔28〕殷鉴：原指殷灭夏。借指可作为鉴戒的前事。

[赏析]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选自李渔的小说集《无声戏》(后合入其小说集《连城壁》)。

李渔(1610—1680年)是清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戏剧家和小说家。谪原名仙侣，后改渔，字谪凡，又字笠翁，号天徒，笠道人等。浙江兰溪人。屡试不第，时值明末清初的动荡年代，时常飘泊颠沛。42岁后携家至杭州，从此过着“挟策吴越间，卖赋以糊口”的生活。50岁移居南京，经营芥子园书铺，到处打抽凤，常出家姬演剧娱人，剧本多为李渔创作或编纂。67岁又移家杭州，终老西湖。李渔性极聪慧，著述颇丰，《笠翁一家言全集》是他的诗文杂著总集，长篇小说《合锦回文传》、《肉蒲

团》；短篇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等都负时名。

《清官不受扒灰谤 义士难伸窃妇冤》讲述的是一个名为“一钱太守”的清官知府错判了一桩假奸情案，后来又纠正过来的故事。开缎铺的赵玉吾，平时轻嘴薄舌，爱说人闲话，不料自家媳妇的玉扇坠，被大老鼠拖到隔壁读书人蒋瑜那里去了。蒋瑜拾得玉扇坠吊在扇子上，被邻居发现，告诉赵玉吾。赵玉吾坚信媳妇与蒋瑜有奸情告到官府。知府用重刑屈打成招，蒋瑜受了冤屈。不料知府家的大老鼠有一天也将他寡居媳妇的绣鞋拖到了他屋里，知府夫人大吵大闹，媳妇寻死上吊，知府忍气吞声。后来，知府仔细考虑，查出是老鼠所为，这才发觉蒋瑜那桩奸情案是错判的，于是将其纠正过来。蒋瑜又因祸得福，娶美貌的何氏为妻，并经知府举荐应试中举，后来升为四品官。小说好似一出悲喜剧，让人噙着眼泪去笑，而在这泪水和笑声之中，又包含着很深的意义。

本篇写清官冤狱害民事，这在明清小说中并不多见，不仅立意新颖，而且发人深省。贪官污吏贪赃枉法，民众或可向清官控诉，冤案或可有望昭雪；而清官廉名卓著，即使铸成冤狱，亦往往无人可谏，斗胆申诉，也未必有效。可谓清官害民，民无可奈何。细读这篇作品，我们便会发现，作者写此小说的目的是为了“劝世”。小说结尾写道：“莫道野史无益于世。”小说在开头的引语之后也说：“这首诗，是劝世上做清官的，也要虚里舍己，体贴民情……”李渔生活在明末清初，他对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有着较清醒的认识。作为一个社会责任感很强的文人，李渔试图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为改变当时社会的不良风气起到一定的作用。

李渔在这篇小说中的“劝谕”渗透于审案的全部过程中，其中对使用重刑的细节，写得比较具体。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劝

告那些执法断案的官吏们，不要轻易用刑。小说主人公成都知府是个清官，但作者介绍他审理案子时：“罪轻的，打一顿板子，逐出免供。罪重的，立刻毙诸杖下。”在审问蒋瑜这桩案子时，这位清官又多次动用重刑。蒋瑜熬不过疼，只是屈招。但蒋瑜的招供并不能令知府满意，于是又再次用重刑。清官办案用刑尚如此凶残，那些贪官以及一般的官吏就更不在话下了。通过这些，读者可以了解到封建社会官场的腐败黑暗，而作者的用意小说的最后也写明了：“我这回小说，一来劝做官的，非人命强盗，不可轻动夹足之刑，常把这桩奸情，做个殷鉴。”作者的这种劝谕在当时说来，确实有积极作用。

这篇小说，除了劝诫清官办案要慎重不可轻用刑之外，还劝告人们不可像赵玉吾一样轻嘴薄舌，做人要老实本分，世上的事情都有个“因果报应”。小说中开缎铺的赵玉吾，生性刻薄，极喜谈人闺阁之事，不是说张家扒灰，就是说李家偷汉，人人恨他。于是作者安排了玉扇坠事件就偏偏发生在他家。他打官司最初虽赢了，但当水落石出，真相大白后，他也因“恃强夺取”而被重打四十，自家美貌媳妇也由知府做媒嫁给了蒋瑜。

蒋瑜是个老实的读书人，自己虽受冤屈，也不肯陷害别人。对这样的好人，作者安排他最后得到平反，娶了美貌的女子为妻，又受知府举荐，应试中举，升为四品官，享受荣华，善人得了“善报”。

知府虽为清官，但用重刑逼供，制造了冤案。因此作者也给了他一个不小的惩罚——让他背了扒灰的黑锅，守寡的儿媳妇又含冤上吊。而他作为一个清官，勇于改正错误，所以作者最后仍安排他得了善报——受到百姓拥戴，官升侍郎。

小说情节曲折，结构缜密，脉络清楚，注意细节描绘，语言生动，涉笔成趣，常用俚俗之语，浅显通俗，但俗中有奇，意趣盎然。

朱履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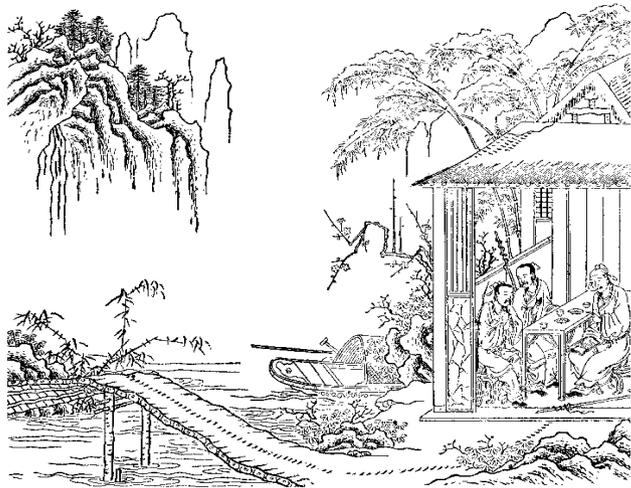
去和尚偷开月下门 来御史自鞫井中案^{〔1〕}

清·笔炼阁主人

冤狱多，血泪枯，免爰偏教雉人罗。佛心将奈何。明因果，证弥陀，变相如来东土过。澄清苦海波。

《长相思》

自来出家与读书一般，若出家人犯了贪嗔痴淫杀盗，便算不得如来弟子，譬如读书人忘了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也便算不得孔门弟子。每怪世上有等喜欢和尚的，不管好歹，逢僧便拜。人若说读书人不好，他便信了；若说出家人不好，他只不信。殊不知那骂和尚的骂他不守如来戒，这不是谤僧谤佛谤法，正是爱僧奉佛护法。如今待在下说几个挂名出家的和尚却是活



强盗,再说两个发心皈依的俗人倒是真和尚,还有个不剃发、不披缁^[2]、守正持贞、除凶去暴、能明孔子教的宰官,就是能守如来戒的菩萨。这段因果,大众须仔细听着。

宋徽宗政和年间,浙江桐乡县一个书生,姓来名法,字本如,年方弱冠,父母双亡,未有妻室。他青年好学,家道虽贫,胸中却富,真个文通经史,武谙韬铃^[3],更兼丰姿潇洒,性地方。只是多才未遇,年过二十,尚未入泮^[4],在城外一个乡村财主家处个训蒙之馆。那财主姓水名监,有一女儿,小字观姑,年已十四,是正妻所出。正妻没了,有妾封氏月姨,生子年方六岁,延师就学,因请来生为西席^[5]。那月姨自来生到馆之日,窥见他是个美少年,便时常到书馆门首探觑。来生却端坐读书,目不邪视。月姨又常到他窗前采花,来生见了,忙立起身,背窗而立。月姨见他如此,故意使丫鬟、养娘们送茶送汤出来,与来生搭话。来生通红了脸,更不交谈。有诗为证:

闲窗独坐午吟余,有女来窥笑读书。

欲把琴心通一语,十年前已薄相如。

自此水家上下诸人,都说我家请的先生倒像一个处女。水员外爱他志诚,有心要把女儿招赘他,央媒与他说合,倒是来生推辞道:“我虽读书,尚未有寸进。且待功名成就,然后议亲未迟。”自此把婚事停搁了。

一日,来生欲入城访友,暂时假馆。到得城中,盘桓了半日。及至出城,天色已晚。因贪近路,打从捷径行走。走不上二三里,到一个古庙门前,忽听得里面有妇人啼喊之声。来生疑忌,推门进去打一看,只见两个胖大和尚,拿住一个少年妇人,剥得赤条条的,按倒在地。来生吃了一惊,未及开言,一个和尚早跳起身,提着一根禅杖,对来生喝道:“你来吃我一杖!”来生见不是头,转身往外便走,却被门槛一绊,几乎一跌,

把脚上穿的红鞋绊落一只在庙门外。回头看时，和尚赶来将近，来生着了急，赤着一只秃袜子，望草地上乱窜。和尚大踏步从后追赶。来生只顾向深草中奔走，不提防草里有一口没井栏的枯井，来生一个脚错，扑翻身跌落下去了。和尚赶到井边，往下望时，里面黑洞洞的，把禅杖下去棚，却棚不着底，不知这井有几多深。料想那人落了下去不能得出，徘徊了半晌，慢慢地拖着禅杖仍回庙里。只见庙里那妇人已被杀死在地，那同伙的僧人，已不知去向。这和尚惊疑了一回，拽开脚步，也逃奔别处去了。正是：

淫杀一时并行，秃驴非常狠毒。

菩萨为之低眉，金刚因而怒目。

看官听说：原来那妇人乃城中一个开白酒店仰阿闰的妻子周氏，因夫妻反目，闹了一场，憋气要到娘家去。娘家住在乡村，故一径奔出城来，不想到那古庙前，遇着这两个游方和尚，见她孑身独行，辄起歹意，不由分说，拥入庙中，强要奸淫，却被来生撞破。一个和尚便去追赶来生，那个在庙里的和尚因妇人声唤不止，恐又有人来撞见，一时性起，把戒刀将妇人棚死，也不等伙伴回来，竟自逃去。

这边仰家几个邻舍见周氏去了，都来劝仰阿闰道：“你家大嫂此时出城，怕走不到你丈母家里了。况少年妇女，如何放他独自行走？你还该同我们赶去劝他转来。”仰阿闰怒气未息，还不肯行动，被众人拉着，一齐赶出城，迤迤来至古庙前。忽见一只簇新的红鞋落在地上，众人拾起看了道：“这从那里来这东西，莫不里面有人么？”便大家走进庙来看。不看时犹可，看了都吓了一跳。只见地上一个妇人满身血污，赤条条地死在那里。仔细再看，不是别人，却就是仰阿闰的妻子周氏，项上现有刀棚伤痕，众人大惊。仰阿闰吓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众人都

猜想道：“谋死他的一定就是那遗失红鞋的人，此人料去不远，我们分头赶去，但见有穿一只红鞋的便拿住他罢了。”于是一哄地赶出庙来。行不半里，只听得隐隐地有人在那里叫救人。众人随着声音寻将去，却是草地上枯井中有人在下面叫唤。众人惊怪，便都解下搭膊脚带之类，接长了挂将下去。来生见有人救他，慌忙扯住索头，众人发声喊，一齐拽将起来。看时，正是一只脚穿红鞋的人。把拾来那一只与他脚上穿的比对，正是一样的。众人都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谋死了人，天教你落在这井里。”来生失惊道：“我谋死了甚么人？”众人道：“你还赖哩！”便把来生拥到庙里，指着死妇人道：“这不是你谋死的？”来生叫起屈来，将方才遇见和尚，被赶落井的事说了一遍，众人那里信他。正是：

黑井方出，红鞋冤证。

百口辩来，无人肯信。

众人当下唤出地方里长，把妇人尸首交付与看管，一面扭住来生去县里首告。县官闻是人命重情，随仰巡捕官出城查验尸首。次日早堂，带进一千人犯听审。原来那知县姓胡名浑，本是蔡京的门生，性最奉佛，极喜的是斋僧布施。当日审问这宗公事，先问了仰阿闰并众邻里口词，便喝骂来生：“你如何干这



歹事？”来生把实情控诉，知县道：“你既撞见僧人，可晓得他是那寺里的和尚？”来生道：“他想是远方行脚的，那里认得？”知县又问众人道：“你等赶出城时，路上可曾见有两个行脚僧人？”众人都说没有。知县指着来生骂道：“我晓得你这厮于旷野中过，见妇人起了不良之心，拉到庙里欲行奸骗，恨其不从，便行谋害。又怕被人撞破，心慌逃避，因此失履堕井。如今怎敢花言巧语，推在出家人身上？”来生大叫冤屈，知县道：“这贼骨头，不打如何肯招！”喝教左右动刑。来生受刑不过，只得依着知县口语屈招了。知县立了文案，把来生问成死罪，下在狱中。一面着该地方殓验妇人尸首，仰阿闰及众邻舍俱发放宁家。

此时哄动了城内城外之人，水员外闻了这个消息，想道：“来生是个志诚君子，岂肯作此歹事？其中必有冤枉。”因即亲到狱中探望。来生泣诉冤情，水员外再三宽慰。那来生本是一贫如洗，以馆为家的，难有几个亲戚，平日也只淡淡来往，今见他犯了事，都道自作自受，竟没一个来看顾他。只有水员外信他是好人，替他叫屈，不时使人送饭，又替他上下使钱，因此来生在狱中不十分吃苦。正是：

仲尼知人，能识公冶。

虽在纆绁^[6]，非其罪也。

光阴迅速，来生不觉在狱中坐过三年。那胡知县已任满去了，新知县尚未到任。此时正值江南方腊作乱，朝廷敕命张叔夜为大招讨，领着梁山泊新受招安的一班人马攻破方腊。那方腊弃了江南，领败残兵马望浙江一路而来。路经桐乡县，县中正当缺官，其署印衙官及书吏等都预先走了，节级、禁子亦都不见，狱门大开，狱中罪犯俱乘乱逃出，囹圄一空^[7]，只有来生一个人坐在狱中不去。方腊兵马恐官军追袭，不敢停留，连

夜往杭州去了。随后张招讨领兵追来，到县中暂驻，安辑人民，计点仓库、牢狱，查得狱中众犯俱已脱逃，只有一个坐着不去。张招讨奇异，唤至军中问道：“狱囚俱乘乱走脱，你独不走，却是何意？”来生道：“本身原系书生，冤陷法网，倘遇廉明上官，自有昭雪之日；今若乘乱而走，即乱民也。与寇无异。故宁死不去耳。”张招讨听罢，点头叹道：“官吏人等，若能都似你这般奉公守法，临难不苟，天下安得乱哉。”因详问来生犯罪缘由，来生将上项事情并被刑屈招的事细细陈诉。张招讨遂取县中原卷仔细从头看了，便道：“当时问官好没分晓，若果系他谋死妇人，何故反留红履自作证据？若没人赶他，何不拾履而去？若非被逐心慌，何故自落井中？且妇人既系刀伤，为何没有行凶器械？此事明有冤枉，但只恨没拿那两个和尚处。然以今日事情论之，这等临难不苟的人，前日决不做这歹事的。”便提起笔来，把原招尽行抹倒，替来生开释了前罪。来生再拜道：“我来法如今方敢去矣。”张招讨道：“你且慢去。我想你是个不背朝廷的忠臣义士，况原系读书人，必然有些见识，我还要细细问你。”于是把些军机战略访问来生，那来生问一答十，应对如流。张招讨大喜，便道：“我军中正少个参谋，你可就在我军前效用。”当下即命来生脱去囚服，换了冠带，与之揖让而坐，细谈军事。

正议论间，军校禀称拿得贼军遗下的妇女几百口，听候发落。来生便禀张招讨道：“此皆民间妇女，为贼所掳。今宜拨给空房安顿，候其家属领去。”张招讨依言，就令来生去将众妇女点名造册，安置候领。来生奉令，于公所唤集这班妇女逐一报名查点。点过了一半，点到一个女子，只见那女子立住了，看着来生叫道：“这不是来生么？”来生惊问：“你是谁家女子，缘何认得我？”那女子道：“我就是水员外之妾封氏月姨。”来生便

问：“员外与家眷们如今都在那里？你缘何失陷在此？”月姨道：“员外闻贼兵将近，与妾领着子女要到落乡一个尼姑庵里去避难，不想半路里彼此相失，妾身不幸为贼所掳。今不知我员外与子女们俱无恙否？闻来生一向为事在狱，却又几时做了官了？”来生将招讨释放，命作参谋之事说与知道。因问水员外所往尼庵在何处，叫甚庵名，月姨道：“叫做水月庵，离本家有五十里远近。”来生听了，随差手下军校把自己名帖去水月庵中请水员外来相会，并报与月姨消息。一面另拨房屋请月姨居住，候员外来领回。其余众妇女俱安置停妥，待其家属自来认领，不在话下。

且说水员外因不见了月姨，正在庵中烦恼，忽见来生遣人来请，又知月姨无恙，十分欢喜，随即到参谋营中来拜见。来生先谢了他一向看顾之德，并将自己遭际张招讨，开豁罪名，署为参谋，及查点妇女，得遇月姨的事细诉一遍，水员外再三称

谢。叙话中间，又提起女儿婚事，来生道：“感荷深恩，无以为报。今既蒙不弃，愿为半子。但目今兵事倥偬^{〔8〕}，恐未暇及此。待我禀过主帅，然后奉复。”当下水员外先领了月姨回去。次日，来生入见张招讨，把水员外向来情谊，并目下议婚之事从容禀告。张招讨道：“此美事也，我当玉成。”便择吉日，将礼金二百两、



彩币二十端与来生下聘，约于随征凯旋之日然后成亲，水员外大喜。正是：

此日争夸快婿，前日居然罪囚。

若非结交未遇，安能获配鸾俦。

且不说水员外联了这头姻事，十分欣悦。且说来生纳聘之后，即随张招讨领兵征进，劝张招讨申明禁约，不许兵丁骚扰民间。自此大兵所过，秋毫无犯，百姓欢声载道。连梁山泊投降这班好汉见他纪律严明，亦皆畏服。来生又密献奇计，教张招讨分兵设伏，活捉了贼首方腊，贼兵不日荡平，奏凯还朝。张招讨备奏参谋来法功绩，朝廷命下，升张招讨为枢密院正使，参谋来法赐进士第，擢为广东监察御史^[9]。当下来御史上表谢恩，即告假归娶，圣旨准了。来御史拜辞了张枢密，驰驿还乡，与水员外女儿观姑成婚。此时来御史已二十四岁，观姑已十七岁了。正是：

昔为西席，今作东床。三载囹圄，误陷鼠牙雀角；一年锋镝^[10]，争看虎步龙骧。重耳配霸姬^[11]，本是蒲城一罪犯；文王迷淑女^[12]，曾从羑里作囚夫。眼前荣辱信无常，久后升沉自有定。

来御史成亲满月之后，即起马往广东赴任。那时广东龙门县有一桩极大冤枉的事情，亏得来御史赴任替他申冤理枉，因而又弄出一段奇闻快事，连来御史自己向日的冤枉也一齐都申理了。看官慢着，待我细细说来。

却说龙门县有个分守地方的参将，叫做高勋，与朝中太尉高俅通谱^[13]，认了族侄，因恃着高太尉的势，令兵丁于民间广放私债，本轻利重，百姓若一时错见，借了他的，往往弄得家破人亡。本县有个开点心店的曾小三，为因母亲急病死了，无钱殡葬，没奈何，只得去高参将处借银十两应用。过了一年，被

他利上起利，总算起来，连本利该三十两。那高参将官任已满，行将起身，一应债银刻期清理，曾小三被高家兵丁催逼慌了，无计可施，想道：“我为了母亲借的债，如今便卖男卖女去还他也是该的，只可惜我没有男女。”左思右想，想出一条万不得已之策，含着眼泪扯那兵丁到门首私语道：“我本穷人，债银一时不能清还，家中又别无东西可以抵偿，只有一个妻子商氏，与你们领了去罢。”兵丁道：“我们只要银子不要人，况一个妇人那里便值三十两银子？我今宽你两日，你快自己去卖了妻子将银子来还我们。”说毕去了。曾小三寻思道：“我妻子容貌也只平常，怕卖不出三十两银子。除非卖到水贩去，可多得些价钱，却又心中不忍。”只得把表情哭告妻子。那商氏听罢呆了半晌，放声大恸。曾小三寸心如割，也号啕大哭起来。

只这一哭，感动了隔壁一个菩萨心肠的人。那人姓施号惠卿，是做皮匠生意的。独自居住，不娶妻室。性最好善，平日积攒得二三十两银子，时值城外宝应寺募修大殿，有个募缘和尚结了草棚住在那条巷口募缘，施惠卿发心要把所积银两舍与本寺助修殿工。那日正请那化缘和尚在家吃斋，忽闻隔壁曾小三夫妻哭得凄惨，便走将过来问其缘故，晓得是如此这般，不觉恻然动念。回到家中，打发和尚吃斋去了，闭门自想道：“比如我把银子去布施，何不把来替曾小三偿了债，保全了他夫妻两口，却不强似助修佛殿？”思忖已定，便来对曾小三道：“你们且莫哭，我倒积得三十多两银子在那里，今不忍见你夫妻离散，把来替你完了债罢。”曾小三闻言，拭泪谢道：“多承美意，但你又不是财主，也是手艺上积来的，如何为了我一旦费去？”施惠卿道：“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我和你既做乡邻，目睹这样惨事，怎不动心？我今发心要如此，你休推却了。”曾小三还在踌躇，只见讨债的兵丁又嚷上门来，说道：“我们老爷不肯宽



限，立要今日清还。若不然，拿去衙中吊打。”施惠卿便出来拱手道：“长官不须罗唆，银子我已替他借下，交还你去便了。”说罢，随即回家，取出银子，拿过来付与兵丁，兑明足纹三十两。兵丁见有了银子，也不管他是那里来的，收着去了。曾小三十分感激，望着施惠卿倒身下拜，施

惠卿连忙扶起，曾小三称谢不尽。当晚无话。

过了一日，曾小三与妻子商议定了，治下一杯酒，约施惠卿叙饮。施惠卿如约而来，见他桌上摆着三副盅箸，施惠卿只道他还请甚客。少顷，只见曾小三领着妻子商氏出来见了施惠卿，一同坐着陪饮。施惠卿心上不安，吃了两三杯，就要起身。曾小三留住了，自己起身入内，再不出来，只有商氏呆瞪瞪地陪着施惠卿坐地。施惠卿一发不安，连问：“你丈夫如何不出来吃酒？”商氏只顾低着头不做声。施惠卿高声向内叫道：“小三官快出来，我要去也。”只见商氏噙着两眼泪对施惠卿道：“我丈夫已从后门出去，不回家了。”施惠卿失惊道：“却是为何？”商氏道：“他说你是小经纪人，如何肯白白里费这些银两。我这身子左右亏你保全的，你现今未有妻室，合当把我送你为妻，他已写下亲笔执照在此。今日请你过来吃酒，便把我送与你，自削发披缁，往五台山出家去了。”说罢，两泪交流。施惠卿听了，勃然变色道：“我本好意，如何倒这等猜我？难道我要谋他妻

子不成！”说毕，推桌而起，往外就走。回到家中，想道：“这曾小三好没来由，如何恁般举动？”又想道：“他若果然出去了，不即回家，我住在隔壁也不稳便，不如搬了别处去罢。”算计已定，次日便出去看屋寻房，打点移居。这些众邻舍都道施惠卿一时假撇清，待移居之后少不得来娶这商氏去的。

过了两日，施惠卿已另租了房屋。一个早晨^[14]，搬了家伙，迁移去了。那一日，却再不见商氏开门出来。众邻舍疑忌，在门外叫唤，又不见答应，把门推时，却是虚掩上的，门转轴已掘坏在那里了。众人入内看时，只见商氏歪着身子死在床边，头颈伤痕是被人用手掐喉死的，一时哄动了地方，都猜道：“施皮匠是那一日移居，这妇人恰好在隔夜身死，一定是皮匠谋杀无疑。”当下即具呈报县。那县官叫做沈伯明，正坐堂放告，闻说有杀人公事，便取呈词看了，又问了众人备细，随即出签提拿施惠卿。不一时施惠卿拿到，知县喝问情由，施惠卿道：“小的替曾小三还了债，曾小三要把妻子商氏与小的，是小的不愿，故此迁居别处，以避嫌疑，却不知商氏如何身死？”知县喝骂道：“你这厮既不要他妻子，怎肯替他还债？明明是假意推辞，暗行奸骗，奸骗不就，便行谋害。”施惠卿大喊冤屈，知县那里肯信，拷打一番，把他逼勒成招，下在牢里，正是：

为好反成仇，行仁反受屈。

天乎本无辜，冤哉不可说。

且说曾小三自那日别过妻子，出了后门，一径奔出城外，要取路到五台山去。是日行了二十多里路，天色已晚，且就一个村店中安歇。不想睡到半夜，忽然发起寒热来，到明日却起身不得，只得在店中卧病。这一病直病了半月有余，方才平愈。那一日正待起身，只见城里出来的人都纷纷地把施惠卿这桩事当做新闻传说。曾小三听了，暗吃一惊，想道：“施惠卿不是杀人

的人。况我要把妻子送他，已先对妻子再三说过，妻子已是肯从的了。如何今又被杀？此事必然冤枉。我须回去看他一看，不要屈坏了好人。”于是离了村店，依旧入城，不到家中，竟到狱门首，央求禁子把施惠卿带将出来。曾小三见他囚首囚服，遍身刑具，先自满眼泪。施惠卿叹道：“我的冤罪想是命该如此，不必说了。只是你何苦多此一举动，致使令正无端被害。”曾小三道：“这事倒是我累你的，我今来此，正要县里去与你辨冤。”施惠卿道：“断案已定，知县相公怎肯认错？不如不要去辨罢。”曾小三道：“既是县里不肯申理，现今新察院来老爷按临到此，我就到他台下去告，务要明白这场冤事。”说罢，别了施惠卿，便央人写了状词，奔到马头上，等候来御史下马，拦街叫喊。

当下来御史收了状词，叫巡捕官把曾小三押着到了衙门。发放公事毕，带过曾小三，细问了始末根由。便差官到县，提施惠卿一宗卷案，并原呈众邻里赴院听审。次日，人犯提到，来御史当堂亲鞫，仔细推究了一回，忽然问道：“那商氏丈夫去后可别有人到他家来么？”众邻里道：“并没别人来。”来御史又道：“他家平日可有甚么亲友来往惯的么？”曾小三道：“小的是穷人，虽有几个亲友，都疏远不来的。”来御史又叫施惠卿问道：“你平日可与甚么人来往么？”施惠卿道：“小的单身独居，并没有甚人来往。”来御史道：“你只就还债吃酒迁居这几日，可曾与甚人来往？”施惠卿想了一想道：“只还债这日，曾请一个化缘和尚到家吃过一顿斋。”来御史便问道：“这是那寺里的和尚？”施惠卿道：“他是城外宝应寺里出来募缘修殿的，就在小人住的那条巷口搭个草厂坐着募化。小的初意原要把这三十两银子舍与他去，所以请他吃斋。后因代曾小三还了债，便不曾舍。”来御史道：“这和尚如今还在那里么？”众邻里道：“他已去了。”来御史道：“几时去的？”众邻里道：“也就是施惠卿迁

居这早去的。”来御史听了，沉吟半晌，乃对众人道：“这宗案也急切难问，且待另日再审。”说罢，便令众人且退，施惠卿仍旧收监，曾小三随衙听候。自来御史竟不提这件事，冷搁了两个月。

忽一日，发银一百两，给与宝应寺饭僧。次日，便亲诣本寺行香。寺里住持闻御史亲临，聚集众僧出寺迎接。来御史下了轿，入寺拜了佛，在殿宇下看了一回，问道：“这殿宇要修造成功，须得多少银子？”住持道：“须得二三千金方可完工。”来御史道：“若要工成，全赖募缘之力。”因问本寺出去募缘的和尚共有几个，住持道：“共有十个分头在外募化。”来御史道：“这十个和尚今日都在寺里么？”住持道：“今日蒙老爷驾临设斋，都在寺里伺候。”来御史便吩咐左右，于斋僧常膳之外，另设十桌素筵，款待那十个募缘和尚。一面教住持逐名地唤过来，把缘簿呈看，“以便本院捐俸施舍。”住持领了钧旨，登时唤集那十个僧人，却唤来唤去，只有九个，中间不见了一个。来御史变色道：“我好意请他吃斋，如何藏匿过了不肯相见？”喝教听差的员役同着住持去寻，“务要寻来见我！”住持心慌，同了公差各房寻觅，那里寻得见？



原来那和尚闻得御史发狠要寻他，越发躲得紧了。住持着了忙，遍处搜寻，直寻到一个旧香积厨下，只见那和尚做一堆儿地伏在破烟柜里，被住持与公差们扯将出来，押到来御史面前。来御史看时，见他满身满面都是灶煤，倒像个生铁铸的罗汉，便叫将水来替他洗净了，带在一边。蓦地里唤过曾小三并众邻舍到来，问他：“前日在你那巷口结厂募缘的可是这个和尚？”众人都道：“正是他。”来御史便指着那和尚喝道：“你前日谋害了曾小三的妻子商氏，你今待走那里去？”那和尚还要抵赖，来御史喝教把一千人犯并众和尚都带到衙门里去细审。不一时，御史回衙，升堂坐定，带过那募缘和尚，用夹棍夹将起来。和尚熬痛不过，只得从实供招。供状写道：

犯僧去非，系宝应寺僧，于某月中在某巷口结厂募缘，探知本巷居民施惠卿代曾小三还债，小三愿将妻商氏送与惠卿，自己出外去乞。惠卿不愿娶商氏为妻，商氏单身独居，犯僧因起邪念，于某月某夜易服改妆，假扮施惠卿偷开商氏门户，希图奸骗。当被商氏认出叫喊，犯僧恐人知觉，一时用手掐喉，致商氏身死。所供是实。

来御史勒了去非口词^[15]，把他重责三十，钉子长枷，发下死囚牢里。又唤住持喝骂道：“你放徒弟在外募缘，却做这等不良的事。本当连坐，今姑饶恕，罚银三百两，给与施惠卿。”住持叩头甘服。来御史随即差人去狱中提出施惠卿，并传唤原问知县沈伯明到来。这知县惶恐谢罪，来御史喝道：“你问成这般屈事，诬陷好人，做甚么官？本当参处，今罚你出俸银五百两，给与施惠卿。”随唤施惠卿近前抚慰道：“你是一位长者，应受旌奖。我今将银八百两与你，聊为旌善之礼。”施惠卿禀道：“小人荷蒙老爷审豁^[16]，几死复生，今情愿出家，不愿受赏。这八百两银子乞将一半修造本寺殿宇，一半给与曾小三，教他追荐

亡妻，另娶妻室。”曾小三叩头道：“小人久已发心要往五台山去为僧，不愿受银，这银一发将来舍与本寺修殿罢。”来御史听了，沉吟道：“你两人既不愿领银，都愿出家，本院另自有处。”便叫本寺众僧一齐上来，吩咐道：“你这班秃子，本非明心见性，发愿出家的。多半幼时为父母所误，既苦无业相授，又道命犯华盖，一时送去出了家。及至长大，嗜欲渐开，便干出歹事。又有一等半路出家的，或因穷饿所逼，或因身犯罪故，无可奈何，避入空门。及至吃十方，衣丰食足，又兴邪念。这叫做‘饥寒起道心，饱暖思淫欲。’本院如今许你们还俗，如有愿还俗者，给银伍两，仍归本籍，各为良民。”于是众僧中愿还俗者倒有大半。来御史一一给银发放去了。便令施惠卿、曾小三且在宝应寺暂住，吩咐道：“我今欲于本寺广设斋坛，普斋往来云游僧众，启建七七四十九昼夜道场，追荐孤魂。待完满之日，就与你两人剃度。只是这道场需用多僧，本处僧少，且又不中用，当召集各处名僧以成此举。”吩咐毕，发放了一干人出去。次日，即发出榜文数十道，张挂各城门及村镇地方，并各处寺院门首。榜曰：

巡按广东监察御史来榜为延僧修法事：照得欲兴法会，宜待禅宗。果系真僧，必须苦行。本院择日于龙门县宝应寺开立丛林，广设斋坛，普斋十方僧众。随于本寺启建七七昼夜道场，超荐向来阵亡将士并各处受害孤魂。但本处副应僧人不堪主持法事，窃意云游行脚之中，必有圣僧在内，为此出榜招集，以成胜举。或锡飞而降^{〔17〕}，或杯渡而临^{〔18〕}，或从祇树园来^{〔19〕}，或自舍卫国至^{〔20〕}。指挥如意，伫看顽石点头；开设讲台，行见天花满目。务成无量功德，惟祈不惮津梁。须至榜者。

这榜一发出，各处传说开去。这些游方僧人闻风而至，都

陆续来到宝应寺里。来御史不时亲临寺中接见，逐一记名登册，备写乡贯，分送各僧房安歇。

忽一日，接到一个和尚。你道这和尚怎生模样？但见：

目露凶威，眉横杀气。雄纠纠学着降龙罗汉，恶狠狠假冒伏虎禅师。项下数珠疑是人骨锉就，手中禅杖料应生血裹成。不是五台山上鲁智深，却是瓦官寺里生铁佛。

这和尚不是别人，便是五年前追赶来御史入井的和尚。今日和尚便认不出来御史，那来御史却认得明白，便假意道：“我昨夜梦见观音大士对我说，明日有恁般模样的一个和尚来，便是有德行的高僧。如今这位僧人正如梦中所言，一定是个好和尚。可请到我衙门里去吃斋。”说罢，便令人引这和尚到衙门首。门役道：“衙门里带不得禅杖进去。”教他把手中禅杖放了，然后引至后堂坐下。来御史随即打轿回衙，一进后堂，便喝左右：“将这和尚绑缚定了！”和尚大叫：“贫僧无罪！”来御史喝道：“你还说无罪，你可记得五年前赶落井中的书生么？”那和尚带来御史仔细看了一眼，做声不得。来御史道：“你当时怎生便弄



死了这妇人，好好供招，免动刑法。”和尚道：“小僧法名道虚，当年曾同师兄道微行脚至桐乡县城外一个古庙前，偶见一少年妇人独自行走，一时起了邪念，逼他到庙里去强奸，不防老爷来撞见了，因此大胆把老爷赶落井中。及至回到庙里，妇人已死，师兄已不知去向。其实赶老爷的是小僧，杀妇人的却不是小僧。”来御史道：“如今这道微在那里？”道虚道：“不知他在那里？”

来御史沉吟了一回，便取宝应寺所造应募僧人名册来查看，只见道微名字已于三日前先到了。来御史随即差人到寺里将道微拿到台下，喝道：“你五年前在古庙中谋杀妇人的事发了。你师弟道虚已经招认，你如何说？”道微道：“小僧并不曾与道虚作伴，他与小僧有隙，故反害小僧。伏乞爷爷详察。”道虚一口咬定说：“那妇人明明是你杀死，如何抵赖？”来御史喝教把道微夹起来，一连夹了两夹，只是不招，来御史仔细看那道微时，却记得不甚分明，盖因当日被赶之时，回头屡顾，所以道虚的面庞认得明白，那庙中和尚的面庞其实记不起来。当下来御史见道微不招，便把道虚也夹了两夹，要他招出真正同伴的僧人。道虚只是咬定道微，更不改口。来御史想了一想，便教将两个和尚分作两处收监，另日再审。

且说那道微到了监中，独自睡在一间狱房里，心中暗想道：“道虚却被御史认得了，白赖不过。我幸而不曾被他认得，今只一味硬赖，还可挣扎得性命出去。明日审时，拚再夹两夹，我只不招，少不得放我了。”算计已定。挨到三更时分，忽听得黑暗里隐隐有鬼哭之声，初时尚远，渐渐哭近将来。道微心惊，侧耳细听，只听得耳边低低叫道：“道微你杀得我好苦，今番须还我命来。”那道微心虚害怕，不觉失声道：“你是妇人冤魂么？我一时害了你，是我差了。你今休来讨命，待我挣扎得性命出去，

多做些好事超度你罢。”言未已，只见火光明亮，两个穿青的公人走到面前，大喝道：“好贼秃！你今番招认了么？我们不是鬼，是御史老爷差来的两个心腹公人，装作鬼声来试你的。你今真情已露，须赖不过了。”道微听罢，吓得目瞪口呆。正是：

暗室亏心，神目如电。

无人之处，真情自见。

当下两个公人便监押住了道微，等到天明，带进衙门，稟复御史。来御史笑道：“我昨日夹你不招，你昨夜不夹自招了，如今更有何说？”道微料赖不过，只得从实供招。来御史取了口词，仍令收监。一面传谕宝应寺，即日启建道场。随后便亲赴寺中，先将施惠卿、曾小三剃度了，替他起了法名，一个叫做真通，一个叫做真彻，就请他两个为主行大和尚，令合寺僧众都拜了他。真空、真彻稟道：“我二人只会念佛，不会诵经，如何做得主行和尚？”来御史道：“你两个是真正有德行高僧，只消念佛便足超度孤魂了。”于是请二人登台高坐，朗声念佛，众僧却在台下宣念诸品经咒，奏乐应和。如此三昼夜，道场圆满。来御史吩咐设立下三个大龕子，狱中取出去非并道虚、道微三个和尚，就道场前打了一百，请入龕中，四面架起干柴，等候午时三刻举火。当时寺中挤得人山人海地看。到了午时，只见来御史袖中取出一幅纸儿，递与真通、真彻两个，叫他宣念。真通、真彻也曾识得几个字，当下展开看时，却是一篇偈语，便同声宣念道：

你三人作事不可说，不可说。我今为你解冤结，解冤结。
焚却贪嗔根，烧断淫杀孽。咄！从兹好去证无生，切莫重来堕恶劫。

宣偈毕，来御史喝令把三个龕子一齐举火，不一时把三个和尚都荼毗了^[21]。正是：

焚却坐禅身，烧杀活和尚。

一齐入涅槃，已了无常帐。

原来那来御史已预先着人于道场中另设下两个牌位，一书“受害周氏灵魂”，一书“受害商氏灵魂”，面前都有香烛斋供。烧过了和尚，便请真通、真彻到二妇人灵前奠酒化纸。来御史又在袖中取出一幅纸儿，付与二人宣诵道：

怜伊已作妇人身，何故又遭惨死劫。想因前孽未消除，故使今生受磨灭。冥冥幽魂甚日安，冤冤相报几时绝。我今荐你去超生，好向西方拜真佛。

宣毕，焚化灵牌，功德满散。

次日，来御史召集各处游方僧人，谕令还俗。如有不愿还俗者，须赴有司领给度牒^[22]。如无度牒，不许过州越县，违者查出，即以强盗论。发放已毕，众僧各各叩谢而去。

此时恰好前任桐乡知县胡浑为事降调广东龙门县县丞，原任广东参将高勋在高俅处用了关节，仍来复任，被来御史都唤到台下，喝问胡浑如何前年枉断井中之狱，胡浑吓得叩头请死，来御史喝骂了一番，罚他出银一千两，将二百两给与仰阿闰，其余为修葺寺院之用。又叫高勋过来，说他纵兵害民，重利放债，要特疏题参。高勋惶恐恳求，情愿也出银一千两修造佛殿。来御史道：“你克剥民脂民膏来施舍，纵造七级浮屠，不过是涂膏衅血。今可将银一千两赈济穷民，再罚你一千两买米贮常平仓，以备救荒之用。”二人皆依命输纳。来御史又令知县沈伯明与胡浑、高勋三人同至宝应寺中拜见真通、真彻，择了吉日，送他上五台山，命合寺僧人用鼓乐前导，一个知县、一个县丞、一个参将步行奉送出城，又差书吏贲了盘费^[23]，直护送他到五台山上。正是：

欲求真和尚，只看好俗人。

两现比丘相，一现宰官身。

当时广东百姓无不称颂来御史神明，朝中张枢密闻他政声日盛，特疏荐扬，朝廷加升为殿中侍御史。来御史奉命还朝，广东士民卧辙攀辕，自不必说。来御史回到桐乡县，迎取夫人并水员外一家老小同至京中。朝廷恩典，父母妻子都有封赠，来御史又替水员外谋干了一个小前程，也有冠带荣身。后来又扶持他儿子读书入泮，以报他昔日知己之恩。正是：

有冤在世必明，有恩于我必报。

能智能勇能仁，全义全忠全孝。

看官听说：来御史剃度了两个和尚，是护法；烧杀了三个和尚，也是护法；又令无数和尚还了俗，一发是真正护法。他姓来，真正是再来人；他号叫本如，真正是能悟了本愿人。于世生佛佛连声，逢僧便拜，名为活佛，反是死佛。世人读此回书，当一齐合掌同称“菩萨”。

——选自《五色石》



[注释]

〔1〕鞫(jù): 审问。〔2〕缁(zī): 原意为黑色。此处借指和尚所穿的黑色的僧衣。〔3〕韬铃(tāo líng): 用兵的谋略。〔4〕入泮(pàn): 考中秀才。〔5〕西席: 旧时对幕友或家中请的教师的称呼。〔6〕縲纆(léi mǐ): 原指捆绑犯人的绳索,后借指牢狱。〔7〕囹圄(líng yǔ): 监狱。〔8〕倥偬(kǒng zǒng): 急迫匆忙。〔9〕擢(zhuō): 提拔。〔10〕锋镝(fēng dí): 泛指兵器,此处借指征战。〔11〕重耳配霸姬: 重耳为晋国公子,为了逃避骊姬的陷害而去了蒲城,后来又回到齐国,娶了春秋五霸之一的齐桓公的宗女。〔12〕文王迷淑女: 文王为周文王,曾被纣王囚禁在羑里,后来文王的下属用美女和奇珍异宝献给了纣王,使得文王得以释放。〔13〕通谱: 同一个家族的谱系。〔14〕辰: 辰时,十二时辰之一,相当于上午七点到九点。〔15〕勒: 记录,书写。〔16〕审谿: 审理豁免。〔17〕锡飞: 僧人云游。锡,锡杖。〔18〕杯渡: 乘舟。晋代有一僧人,学乘木杯渡水,人称“杯渡和尚”。〔19〕祇树园: 印度佛教圣地之一,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此居住了二十五年。〔20〕舍卫国: 古印度一个王国,传说佛祖释迦牟尼在此居住了二十五个雨季。〔21〕荼毗(tā pī): 佛教语,僧人死后尸体火化。这里指烧死。〔22〕度牒: 旧时官府发给和尚、尼姑的证明身份的文书。〔23〕贲(jì): 把东西送给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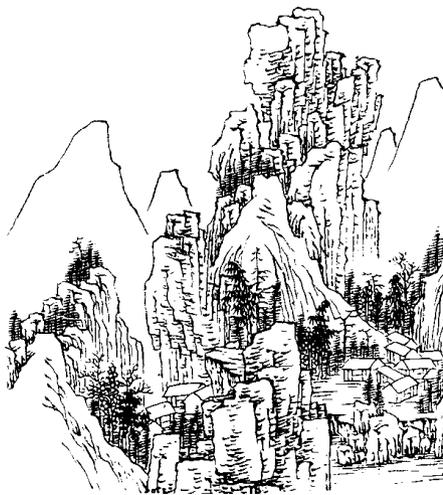
[赏析]

《朱履佛》选自代拟话本小说集《五色石》的第三篇。

《五色石》全称为《笔炼阁编述五色石》,作者署名为“笔炼阁主人”,据研究者考定,即徐述夔,又称“五色石主人”。徐述夔原名夔雅,字孝文。江苏东台县人,乾隆三年(1738年)举人。他生活的年代,首尾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他是一个具有反清复明思想的知识分子,著有《学庸讲义》、《论语摘要》、《一柱楼诗》和小说《五色石》、《八洞天》等。

本篇主要写一个廉正精明的御史身陷冤狱后又连破两起冤案的曲折故事。作者的本意在于揭露一些打着僧佛幌子的出家人亵渎佛门法规,破戒行淫,杀人枉法,又在一领袈裟的掩护

下逍遥法外的罪恶行径和强盗本色，奉劝世人破除对僧佛的盲目崇信，摒弃“不管好歹，逢僧便拜”的陈风陋习；然而，如果将这些劝谕说教的文字暂置一边，客观地对这篇小说做一个全面的评价，我们便会发现它又堪称公案小说的一部力作。



小说写青年书生来法进城访友，路过一古刹见

两个和尚正在奸污一妇女。来生被一和尚追赶落入枯井中。后死妇周氏家人、邻居闻声救出来生，却根据他掉在庙门旁的一只红鞋断定他是杀人凶手，被昏官胡浑屈打成招，问成死罪。后遇张叔夜招讨为其平反冤狱并聘为参谋，不久又擢升为广东监察御史。赴任后审理施惠卿杀害曾小三妻商氏冤案。经过认真提审人犯，仔细研究案情，提出质疑，找寻线索，初步推定宝应寺化缘和尚为嫌疑犯。后又经过周密策划，以亲谒宝应寺行香为由入寺查勘，终于捉获真凶去非和尚，替施惠卿辩了冤。继而，又以启建道场、超荐亡灵为由，张榜召集四方云游和尚，并记名登册，暗中观察，终于将五年前追赶自己落井的和尚道虚缉拿归案，又通过道虚查明庙中杀害妇女的和尚道微，并用计使道微从实招供。来御史连破两件相隔五年的冤案，为屈招者辩冤昭雪，也为自己受累的陈年无头案缉得了真凶。

小说中共写了两个案件，一为奸杀周氏案，一为奸杀商氏案。但与一般明清拟话本小说不同的是，周氏案在结构上并非

作为小说主体之外的附加部分,起着“入话”、“头回”的作用,它与小说的“正话”部分并非完全是两个互不相干的故事,只起着衬托、映带“正话”的引子作用。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案子不但都与来法有关,均系来法所断,而且它们在案情上还有着互相勾连衔接关系。由于商氏奸杀案的元凶是个和尚,而使来法联想到五年前的和尚奸杀周氏案件,从而启发他利用商氏案大做文章,招徕天下游方僧人大行法事,祭奠超度方灵,以此诱捕缉拿奸杀周氏的真凶。而且此举果然奏效,连破两案。这样两个既有紧密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的案子,实际上是一主一副:商氏奸杀案为主案,周氏奸杀案为副案。这种主、副案相辅相衬的格局不但增加了作品故事情节的复杂曲折性,周案衬托商案,商案引出并辅助了周案的定案,而且对于主人公来法形象的塑造起了异常重要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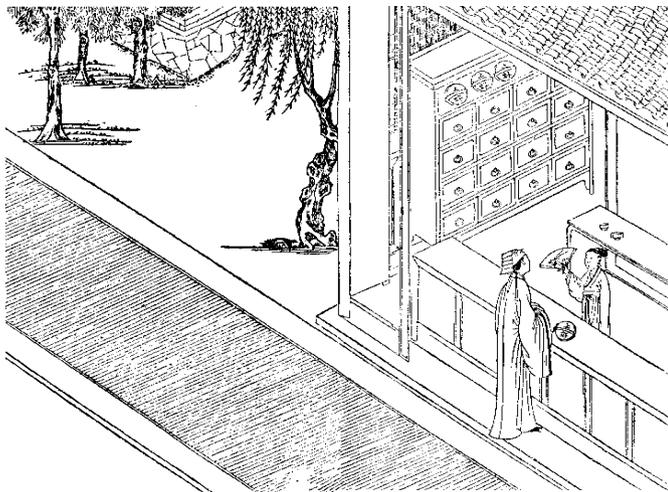
除了独出心裁的主副两案勾连交错的结构特征及其给人物形象塑造带来特殊影响外,本篇小说的另一突出特点是视角选取上打破叙述人的全知全能与巧妙的悬念设置。一般说来,拟话本公案小说都有一个大致相同的模式,即作者并不着意于案件未破之前混沌迷乱状态中悬念的制造,也不着意于断案者在一个个疑点面前层层剥笋式的破案过程,而是从全知视角出发对案犯作案的过程进行明线叙述。案犯的每一行每一步,都逃不开叙述人的眼睛而被公开陈列出来。叙述人和读者对一切过程都明明白白,只有断案者一人被蒙在鼓里一无所知,然后再写他如何断案。破案的方法也常常假借一些托梦、显灵等天意昭示的神秘力量,这种古老的笔法并未考虑到读者阅读时参预意识的充分发挥对营构公案小说艺术魅力的重要作用,因而还缺乏现代侦破小说那种扣人心弦的神秘感、紧迫感与刺激感。

胭 脂

清·蒲松龄

东昌卞氏^{〔1〕}，业牛医者，有女小字胭脂，才姿惠丽。父宝爱之，欲占凤于清门^{〔2〕}，而世族鄙其寒贱，不屑缔盟，以故及笄未字^{〔3〕}。对户龚姓之妻王氏，佻脱善谑，女闺中谈友也。一日，送至门，见一少年过，白服裙帽，丰采甚都。女意似动，秋波萦转之^{〔4〕}。少年俯其首，趋而去。去既远，女犹凝眺。王窥其意，戏之曰：“以娘子才貌，得配若人，庶可无恨。”女晕红上颊，脉脉不作一语。王问：“识得此郎否？”答云：“不识。”王曰：“此南巷鄂秀才秋隼，故孝廉之子。妾向与同里^{〔5〕}，故识之。世间男子，无其温婉。今衣素，以妻服未阕也^{〔6〕}。娘子如有意，当寄语使委冰焉^{〔7〕}。”女无言，王笑而去。

数日无耗^{〔8〕}，心疑王氏未暇即往，又疑宦裔不肯俯拾。邑邑徘徊^{〔9〕}，萦念颇苦；渐废饮食，寝疾惛顿^{〔10〕}。王氏适来省



视，研诘病因。答言：“自亦不知。但尔日别后^{〔11〕}，即觉忽忽不快^{〔12〕}，延命假息，朝暮人也^{〔13〕}。”王小语曰：“我家男子，负贩未归，尚无人致声鄂郎。芳体违和^{〔14〕}，非为此否？”女赧颜良久^{〔15〕}。王戏之曰：“果为此者，病已至是，尚何顾忌？先令其夜来一聚，彼岂不肯可？”女叹息曰：“事至此，已不能羞。若渠不嫌贫寒，即遣媒来，病当愈；若私约，则断断不可！”王颔之，遂去。

王幼时与邻生宿介通，既嫁，宿侦夫他出，辄寻旧好。是夜宿适来，因述女言为笑，戏嘱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闻之窃喜，幸其机之可乘也。将与妇谋，又恐其妒，乃假无心之词，问女家闺阁甚悉^{〔16〕}。次夜，逾垣入^{〔17〕}，直达女所，以指叩窗。内问：“谁何？”答以：“鄂生。”女曰：“妾所以念君者，为百年，不为一夕。郎果爱妾，但宜速倩冰人^{〔18〕}；若言私合，不敢从命。”宿姑诺之，苦求一握纤腕为信。女不忍过拒，力疾启扉。宿遽入，即抱求欢。女无力撑拒，仆地上，气息不续。宿急曳之^{〔19〕}。女曰：“何来恶少，必非鄂郎；果是鄂郎，其人温驯，知妾病由，当相怜恤，何遂狂暴如此！若复尔尔^{〔20〕}，便当呜呼^{〔21〕}，品行亏损，无益两所！”宿恐假迹败露，不敢复强，但请后会。女以亲迎为期。宿以为远，又请之。女厌纠缠，约待病愈。宿求信物，女不许。宿捉足解绣履而去。女呼之返，曰：“身已许君，复何吝惜？但恐‘画虎成狗’，致貽污谤。今褻物已入君手^{〔22〕}，料不可反。君如负心，但有一死！”宿既出，又投宿王所。既卧，心不忘履，阴摸衣袂，竟已乌有。急起篝灯^{〔23〕}，振衣冥索。诘之，不应。疑妇藏匿，妇故笑以疑之。宿不能隐，实以情告。言已，遍烛门外，竟不可得。懊恨归寝，窃幸深夜无人，遗落当犹在途也。早起寻之，亦复杳然。

先是，巷中有毛大者，游手无籍。尝挑王氏不得，知宿与

洽，思掩执以胁之^[24]。是夜，过其门，推之未扃^[25]，潜入。方至窗外，踏一物，软若絮帛，拾视，则巾裹女舄^[26]。伏听之，闻宿自述甚悉，喜极，抽身而出。逾数夕，越墙入女家，门户不悉，误诣翁舍。翁窥窗，见男子，察其意迹，知为女来者。心忿怒，操刀直出。毛大骇，反走。方欲攀垣，而卞追已近，急无所逃，反身夺刀；媪起大呼，毛不得脱，因而杀之。女稍痊，闻喧始起。共烛之，翁脑裂不复能言，俄顷已绝^[27]。于墙下得绣履，媪视之，胭脂物也。逼女，女哭而实告之；但不忍贻累王氏，言鄂生之自至而已。天明，讼于邑。邑宰拘鄂^[28]。鄂为人谨讷，年十九岁，见人羞涩如童子。被执，骇绝。上堂不知置词，惟有战栗。宰益信其情实，横加桎械^[29]。书生不堪痛楚，以是诬服^[30]。既解郡，敲扑如邑。生冤气填塞，每欲与女面相质；及相遭，女辄诟詈^[31]，遂结舌不能自伸^[32]，由是论死。往来复讯，经数官无异词。

后委济南府复案。时吴公南岱守济南^[33]，一见鄂生，疑不类杀人者，阴使人从容私问之，俾得尽其词。公以是益知鄂生冤。筹思数日，始鞫之^[34]。先问胭脂：“订约后，有知者否？”答：“无之。”遇鄂生时，别有人否？亦答：“无之。”乃唤生上，温语慰之。生自言：“曾过其门，但见旧邻妇王氏与少女出，其即趋躲，过此并无一言。”吴公叱女曰：“适言侧无他人，何以有邻妇也？”欲刑之。女惧曰：“虽有王氏，与彼实无关涉。”公罢质，命拘王氏。数日已至，又禁不与女通，立刻出审，便问王：“杀人者谁？”王对：“不知。”公诈之曰：“胭脂供言，杀卞某汝悉知之，胡得隐匿？”妇呼曰：“冤哉！淫婢自思男子，我虽有媒合之言，特戏之耳。彼自引奸夫入院，我何知焉！”公细诘之，始述其前后相戏之词。公呼女上，怒曰：“汝言彼不知情，今何以自供撮合哉？”女流涕曰：“自己不肖，致父惨死，讼结

不知何年，又累他人，诚不忍耳。”公问王氏：“既戏后，曾语何人？”王供：“无之。”公怒曰：“夫妻在床，应无不言者，何得云无？”王供：“丈夫久客未归。”公曰：“虽然，凡戏人者，皆笑人之愚，以炫己之慧，更不向一人言，将谁欺？”命梏十指^[35]。妇不得已，实供：“曾与宿言。”公于是释鄂拘宿。宿至，自供：“不知。”公曰：“宿妓者必无良士！”严械之。宿自供：“赚女是真。自失履后，未敢复往，杀人实不知情。”公怒曰：“逾墙者何所不至！”又械之。宿不任凌籍^[36]，遂以自承。招成报上，无不称吴公之神。铁案如山，宿遂延颈以待秋决矣。然宿虽放纵无行，故东国名士^[37]。闻学使施公愚山贤能称最，又有怜才恤士之德，因以一词控其冤枉，词言怆恻^[38]。公讨其招供，反复凝思之，拍案曰：“此生冤也！”遂请于院、司^[39]，移案再鞫。问宿生：“鞋遗何所？”供言：“忘之。但叩妇门时，犹在袖中。”转诘王氏：“宿介之外，奸夫有几？”供言：“无有。”公曰：



“淫乱之人，岂得专私一个？”供言：“身与宿介，稚齿交合^[40]，故未能谢绝；后非无见挑者，身实未敢相从。”因使指其人以实之，供云：“同里毛大，屡挑而屡拒之矣。”公曰：“何忽贞白如此？”命擄之。妇顿首出血，力辨无有，乃释之。又诘：“汝夫远出，宁无有托故而来者？”曰：“有之。某甲、某乙，皆以借贷馈赠，曾一二次入小人家。”盖甲、乙皆巷中游荡子，有心于妇而未发者也。公悉籍其名，并拘之。既集，公赴城隍庙，使尽伏案前。便谓：“曩梦神人相告^[41]，杀人者不出汝等四五人中。今对神明，不得有妄言。如肯自首，尚可原宥^[42]；虚者，廉得无赦^[43]！”同声言无杀人之事。公以三木置地^[44]，将并加之；括发裸身，齐鸣冤苦。公命释之，谓曰：“既不自招，当使鬼神指之。”使人以毡褥悉障殿窗，令无少隙；袒诸囚背，驱入暗中，始投盆水，一一命自盥讫^[45]；系诸壁下，戒令“面壁勿动。杀人者，当有神书其背。”少间，唤出验视，指毛曰：“此真杀人贼也！”盖公先使人以灰涂壁，又以煤烟濯其手^[46]：杀人者恐神来书，故匿背于壁而有灰色；临出，以手护背，而有烟色也。公固疑是毛，至此益信。施以毒刑，尽吐其实。判曰：“宿介：蹈盆成括杀身之道^[47]，成登徒子好色之名^[48]。只缘两小无猜，遂野鹜如家鸡之恋^[49]；为因一言有漏，致得陇兴望蜀之心。将仲子而逾园墙^[50]，便如鸟堕；冒刘郎而至洞口^[51]，竟赚门开。感幌惊龙^[52]，鼠有皮胡若此^[53]？攀花折树，士无行其谓何！幸而听病燕之娇啼，犹为玉惜；怜弱柳之憔悴，未似莺狂。而释么凤于罗中^[54]，尚有文人之意；乃劫香盟于袜底，宁非无赖之尤！蝴蝶过墙，隔窗有耳；莲花卸瓣，堕地无踪。假中之假以生，冤外之冤谁信？天降祸起，酷械至于垂亡；自作孽盈^[55]，断头几于不续。彼逾墙钻隙，固有玷夫儒冠^[56]；而僵李代桃^[57]，诚难消其冤气。是以稍宽笞扑，折其已受之惨；

姑降青衣^[58]，开其自新之路。若毛大者：刁猾无籍，市井凶徒。被邻女之投梭，淫心不死；伺狂童之入巷，贼智忽生。开户迎风，喜得履张生之迹；求浆值酒，妄思偷韩掾之香^[59]。何意魄夺自天，魂摄于鬼。浪乘槎木，直入广寒之宫^[60]；径泛渔舟，错认桃源之路。遂使情火息焰，欲海生波。刀横直前，投鼠无他顾之意；寇穷安往，急兔起反噬之心。越壁入人家，止期张有冠而李借；夺兵遗绣履^[61]，遂教鱼脱网而鸿离^[62]。风流道乃生此恶魔，温柔乡何有此鬼蜮哉^[63]！即断其首，以快人心。胭脂：身犹未字，岁已及笄。以月殿之仙人，自应有郎似玉；原霓裳之归队，何愁贮屋无金？而乃感关雎而念好逑^[64]，竟绕春婆之梦^[65]；怨漂梅而思吉士^[66]，遂离倩女之魂^[67]。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争妇女之颜色，恐失‘胭脂’^[68]，惹鸷鸟之纷飞，并托‘秋隼’^[69]。莲钩摘去^[70]，难保一瓣之香；铁限敲来，几破连城之玉。嵌红豆于骰子^[71]，相思骨竟作厉阶^[72]；丧乔木于斧斤，可憎才真成祸水！葳蕤自守^[73]，幸白璧之无瑕；縲绁苦争^[74]，喜锦衾之可覆^[75]。嘉其入门之拒，犹洁白之情人；遂其掷果之心^[76]，亦风流之雅事，仰彼邑令，作尔冰人。”

案既结，遐迩传诵焉^[77]。自吴公鞠后，女始知鄂生冤。堂下相遇，颯然含涕，似有痛惜之词，而未可言也。生感其眷恋之情，爱慕殊切，而又念其出身微，且日登公堂，为千人所窥指，恐娶之为人姗笑^[78]，日夜萦回，无以自主。判牒既下，意始安帖。邑宰为之委禽^[79]，送鼓吹焉。

异史氏曰：“甚哉！听讼之不可以不慎也！纵能知李代为冤，谁能知桃僵亦屈？然事虽暗昧，必有其间，要非审思研察，不能得也。呜呼！人皆服哲人之折狱明^[80]，而不知良工之用心苦矣。世之居民上者，棋局消日，絀被放衙，下情民艰，更

不肯一劳方寸。至鼓动衙开，巍然高坐，彼哓哓者直以桎梏静之^{〔81〕}，何怪覆盆之下多沉冤哉^{〔82〕}！”

愚山先生，吾师也。方见知时，余犹童子。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尝有名士入场，作“宝藏兴焉”文，误记“水下”；录毕而后悟之，料无不黜之理。作词曰：“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83〕}，好与友朋看。”先生阅文至此，和之曰：“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翁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那曾见，会水泅杀。”此亦风雅之一斑，怜才一事也。

——选自《聊斋志异》



[注释]

〔1〕东昌：府名，今山东聊城市。〔2〕占凤：许婚。清门：读书人家。〔3〕及笄：女子十五岁，将头发盘起插上簪子，表示成年，也就是可以出嫁了。笄，发簪。字：女子嫁人。〔4〕秋波：旧时比喻美丽女子的眼睛，如同秋水一般清澈明亮。〔5〕向：以前。同里：同乡。〔6〕妻服：妻子死了，其丈夫为她穿素衣服丧。〔7〕委冰：托付媒人作媒。〔8〕无耗：没有消息。〔9〕邑邑：心情很忧闷的样子。〔10〕惫(chuR)顿：疲乏憔悴。〔11〕尔日：那天。〔12〕忽忽：心里空虚。〔13〕朝暮人：指此人的生命朝不保夕。〔14〕违和：患病。〔15〕赧(chEng)颜：脸色很红。〔16〕闺闼：少女卧室的门。〔17〕逾垣：越过矮墙。〔18〕倩：通“请”。〔19〕曳：拉。〔20〕尔尔：如此，这样。〔21〕呜呼：大喊大叫。〔22〕褻(xiH)物：贴身衣物。〔23〕篝灯：点灯，用笼罩住。〔24〕掩执：乘人不备而捉去。〔25〕扃：上锁。〔26〕舄(xL)：一种复底鞋，引申为鞋的意思。〔27〕俄顷：不一会儿。〔28〕邑宰：县令。〔29〕桔械：代指施加酷刑。〔30〕诬服：屈打成招。〔31〕诟詈(IL)：辱骂。〔32〕结舌：不敢讲话。〔33〕济南：济南府，今山东济南市。〔34〕鞫(jY)：审问。〔35〕桎十指：古代一种刑罚，用绳子把细木棍穿起来，套在受刑人手上紧拉。〔36〕凌籍：折磨。〔37〕东国：山东省。〔38〕恻恻：很悲痛的样子。〔39〕院、司：部院、臬司。〔40〕稚齿：借指年少。〔41〕曩(nCng)：从前，以往。〔42〕原宥(yRu)：原谅、赦免。〔43〕廉得：考察出来。〔44〕三木：古代加在犯人颈、手、足上的刑具。〔45〕盥(guDn)：洗手。〔46〕濯(zhuP)：洗。〔47〕盆成括：战国人，《孟子·尽心下》中记载其小有才而不懂大道理被杀。这里借指宿介有才无行。〔48〕登徒子：战国时楚国宋玉著有《登徒子好色赋》，赋中登徒子为好色之徒。这里指宿介好色。〔49〕野鹜：野鸭子，喻品行不当女子。家鸡：喻妻子。〔50〕将仲子而逾园墙：将仲子逾墙向女子求爱被拒绝。出自《诗经·郑风·将仲子》。〔51〕冒刘郎而入洞：传说东汉刘晨，阮肇进天台山采药，遇两仙女，在山洞里住了半年才回来。这是暗指宿介冒鄂生之名与胭脂相会。〔52〕感愧惊龙：男女相会的情景。出自《诗经·召南·野有死麕》：“无感我悦，无使龙也吠。”〔53〕鼠有皮：讽刺不要脸的人还不如老鼠。出自《诗经·邶风·相鼠》：“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54〕幺凤：桐花凤，一种五色小鸟。

此处喻指胭脂。〔55〕孽盈：罪恶满贯。〔56〕儒冠：读书人。〔57〕僵李代桃：出自《古乐府·鸡鸣篇》：“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58〕青衣：成绩不好的秀才降为穿青衫，并不准当年的科考。〔59〕偷韩掾之香：出自《世说新语·惑溺》：“韩寿美姿容，贾充辟以为掾。贾充女悦之，窃外国所贡之奇香与寿，后贾充以女妻寿。”后人学用韩寿偷香的故事比喻诱奸妇女。〔60〕广寒宫：月宫，这里借指胭脂的住处。〔61〕夺兵：把刀夺过来。〔62〕鱼脱网而鸿离：设网捕鱼，却又殃及到了鸿雁。出自《诗经·邶风·新台》：“鱼网之设，鸿则离之”。〔63〕鬼蜮：比喻阴险的人。出自《诗经·小雅·何人斯》：“为鬼为域，则不可得。”〔64〕感关雎而好逑：出自《诗经·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一首男子追求女子的爱情诗。〔65〕春婆之梦：出自宋赵令畴《侯鯖录》：“东坡老人（苏东坡）在昌北（海南昌化），尝负大瓢，行歌于田间。有老妇年七十，谓坡云：‘内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坡然之，里中呼此媪为春婆梦。〔66〕怨嫫梅而思吉士：出自《诗经·召南·摽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分，求我庶士，迨其吉兮……”意思是少女感年华消逝，希望有年轻男子追求自己。〔67〕遂离倩女之魂：出自唐传奇《离魂记》，张倩娘思念王宙而病，魂出与其结合。〔68〕胭脂：出自古诗：“失我胭脂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里借代此文中的胭脂。〔69〕秋隼(sXn)：一种凶猛的鸷鸟，这里指宿介与毛大一起冒充鄂生。〔70〕莲钩：绣鞋。〔71〕红豆：一种植物果，象征爱情和相思。〔72〕厉阶：祸端。〔73〕葳蕤(wEi ruJ)：一种草，象征威盛之神气。〔74〕縲继(lFi xiH)：拘捆犯人用的绳子，引申为囚禁。〔75〕锦衾之可覆：宋元俗语“一床锦被遮盖”，意思是遮盖过去不光彩的事。〔76〕掷果之心：此典故出自《世说新语·容止》引《语林》：“安仁（潘岳）圣美，每行，老姬以果掷之满车。”后人用掷果表示妇女对男子的爱慕。〔77〕遐迩：远近。〔78〕姗笑：讪笑。〔79〕委禽：送聘礼。〔80〕折狱：断案。〔81〕嗥嗥(xiAo)：因害怕而发出的叫声。〔82〕覆盆：借指社会黑暗，不见天日。〔83〕蒂儿：面子、脸面。

[译文]

东昌县卞某，是个牛医，有一个女儿，小名叫胭脂，又聪明又美丽。卞某把她看作掌上明珠，想把她嫁给读书人家，而

那些世宦大家却又嫌他贫寒低贱，不愿意跟他结亲，因此胭脂十五、六岁了还没有婆家。

对门龚家的妻子王氏，生来轻浮爱玩笑，是胭脂在闺房里谈天的女友。有一天，胭脂送她到门口，恰好看见一个年轻人从门前过，一身白色丧服，风采俊雅。胭脂似乎动了心，含情地看着他。那年轻人低下头，急步走过去，已经走远了，胭脂还在凝目远望。王氏看出她的心意，逗她说：“凭姑娘你的这份才貌，要是能配这个人，大概可以没有遗憾了。”胭脂一下红了脸，含情脉脉的不说话。王氏问：“认得他吗？”胭脂回答说：“不认识。”王氏说：“这是南巷秀才鄂秋隼，是已故鄂孝廉的儿子。我以前和他是邻居，所以认识他。世界上的男人，没有比他更温柔体贴的了。今天穿着丧服，是因为他的妻子丧期还没有满。姑娘要是有心，我就传个话过去，叫他托媒人来。”胭脂不作声，王氏笑着走了。过了几天没有音讯，胭脂心中怀疑王氏没有去，又怀疑鄂秀才是官宦人家的后人，不肯俯就，闷闷



不乐地徘徊，心里老想这事，渐渐饭不思茶不想，不知不觉病上了身。这天，王氏来探望她，问起病因，胭脂回答说：“我自己也不知道，只是那天跟你分别后，就觉得闷闷不乐，拖一天是一天，也不知还能活几天了。”王氏轻声说：“我的男人，出门做生意去了，眼下还没人给鄂生

带话过去。你该不是为这事生病吧？”胭脂一下子红了脸，好一阵不说话。王氏逗她说：“真为这件事，病到这地步，还有什么遮遮掩掩的？先叫他今天夜里来和你相聚，他难道不肯？”胭脂长叹一声说：“事到如今，已经顾不上羞耻了。只要他不嫌弃我，就让他托媒人来，我这病也就会好了；如果私下相约，那是绝对不行的！”王氏点头答应，就走了。

王氏年幼时和邻居书生宿介私通，出嫁之后，宿介探知王氏的丈夫外出，就常来偷情。这天夜里宿介恰好来了，王氏就述说胭脂的事情取笑，又笑着托宿介传话给鄂生。宿介很早就知道胭脂漂亮，听说这事暗暗高兴，幸庆自己有机可乘。想要跟王氏一起谋划这事，又怕她妒嫉，于是佯装无心闲话，把胭脂家后院的门径问得清清楚楚。第二天夜里，宿介翻墙进去，摸到了胭脂卧房外面，用手指敲窗户。胭脂问：“是谁？”宿介回答说是“鄂生。”胭脂说：“我思念你，是为了与你白头偕老，不是为了一夜的欢乐。你要是真爱我，只盼你快些托媒人来，如果是私下结合，我不能够答应。”宿介假意许诺她，又苦苦哀求握一握她的手作为凭信。胭脂不忍心太让他失望，就撑着病体起来开了门。宿介一下子挤进门来，就搂抱着她要求和她欢爱。胭脂无力抗拒，倒在地上，气喘吁吁。宿介急忙去拉她，胭脂说：“你是哪来的恶棍，一定不是鄂郎；如果是鄂郎，他为人温柔，知道我的病因，应当怜恤关心我，哪里会像你这样狂暴！如果你再这样，我就喊起来，败坏了品行名声，你和我都没好处！”宿介怕做假的事败露，不敢再强迫她，只请胭脂约定下一次相会的日子。胭脂说等到迎亲的那一天，宿介说太遥远，又要她另说一个日子。胭脂怕他再纠缠，就答应在病好之后。宿介又要求给他一件东西作信物，胭脂不答应。宿介抓住她的脚脱了绣鞋就要走，胭脂把他喊回来，说：“我把身子都许给你，还有

什么舍不得的？只害怕把好事弄糟了，让人笑话受到非议。现在那下体之物已经落入你的手了，我想要也只怕要不回来。你如果辜负了我的一片心，我就只有一死了。”宿介从胭脂那儿出来，就又到王氏家里去，睡下之后，心里还忘不了那绣鞋，暗自摸口袋，竟然不见了。急忙起来点灯，把衣裳翻来覆去地抖摸，还是找不到。王氏问他干什么，他不回答，疑心是王氏藏了，王氏问不出，又故意讪笑着，让他更加疑心。宿介看瞒不过去，就对王氏说了实话，于是两人都起来点灯门里门外找遍了，到底也找不到。宿介又懊丧又遗憾地上床睡了。心里还暗自寄希望于深夜路上没有行人，那遗失的绣鞋应当还在路边什么地方。于是大清早起来又去找，却还是没有找到。

早先，村里有个无赖叫毛大，这人游手好闲，曾经挑逗王氏，却不能到手。发现宿介和王氏相好，就想抓个把柄胁迫王氏就范。这天夜里，从王氏门口路过，推了推门，没有门上，就悄悄溜进去。刚到窗前，忽然踩到一个软绵绵的东西，捡起来一看，是用汗巾包着的一只绣鞋。于是趴在窗前偷听，正听见宿介向王氏叙述去找胭脂的事，说得很详尽。毛大听了高兴至极，又悄悄退出来。过了几夜，毛大翻墙进入胭脂家院里，天又黑，又不熟悉门户，一摸两摸摸到胭脂父亲的房间外。卞某从窗里往外一看，是个男人，察看那人的声响行迹，知道是来找胭脂的，心里一阵怒火直往上冲，操起刀就闯出门。毛大吃了一惊，赶紧往回跑，正想翻上墙，卞某已经追近了，急得无处逃遁，转身夺过刀。胭脂娘起身大声呼叫。毛大无法脱身，一刀砍倒了卞某。胭脂的病稍稍好一点，听见喧闹声才起来，大家一起点灯来看，卞老爹头被砍开已不能讲话，一刻儿工夫就死了。在墙下拾到了绣鞋，胭脂娘看了，是胭脂的东西，就逼着问她这是怎么回事。胭脂哭着说了实话，但不忍心牵累王氏，



只说是鄂生自己来的。天亮了，一家人去县里告状，县官抓来了鄂秋隼。鄂生为人老实少言语，年纪只十九岁，见到生人还像小孩子一样害羞。被抓后吓呆了，上堂不知怎样为自己辩护，只是浑身哆嗦。县官更加相信有这么回事，严刑拷打，鄂秋隼一个读书人受不住疼痛，屈打成招。送到郡里去复案，又是像县里一样用刑。鄂生满腹冤屈，每次想要跟胭脂对质，但一旦面对面，胭脂一顿责骂，鄂生就有口难辩。于是判定死罪。来回又经几个官员复审，都没有不同的意见。

后来，这案子交给济南府复审，当时吴南岱担任济南知府，一见鄂生，就怀疑他不像杀人的人，私下叫人慢慢跟他一边聊天一边盘问，使鄂生能够把话说完。吴南岱因此更加确信鄂生是冤枉的，仔细想了好几天才开审。先问胭脂：“你和鄂生订约之后，还有人知道没有？”胭脂回答：“没有。”吴南岱又问：“你第一次遇到鄂生时，一起还有没有别人？”胭脂又回答说：“没有。”吴公叫鄂生上堂来，先好言安慰。鄂生陈述道：“曾经路过她家门前，只看见原来的邻居王氏和一个少女出来，我赶紧快走几步回避了，此后再没有说过任何话。”吴公板上脸，喝斥胭脂说：“刚才你说旁边没有别人，怎么出来个王氏？”说着就要人准备用刑。胭脂害怕了，说：“虽然王氏在旁边，但这事的

确跟她无关。”吴公叫他们都退下，叫人把王氏抓来。又关照不要让她跟胭脂通消息，立刻提审。吴公问道：“是谁杀的人？”王氏回答：“不知道。”吴公诈她说：“胭脂供认说，杀她父亲的人你全知道，岂能瞒得过？”王氏就喊起冤来，说：“真冤枉啊！那小荡妇自己想男人，我虽然说过要给她做媒撮合，但只是逗她玩的。她自己引了奸夫进院子，我怎么知道谁杀了她爹！”吴公仔细盘问，她才说出了前后两次是怎么逗胭脂讲的话。吴公把胭脂叫上堂，生气地说：“你说她不知情，现在她怎么自己供出来她帮你撮合呢？”胭脂哭着回答：“我自己不好，招致了父亲的惨死，这官司不知何年何月才能了结，又连累别人，我实在于心不忍。”吴公问王氏：“你在戏弄过胭脂以后，曾经告诉过谁？”王氏回答：“没告诉过谁。”吴公生气地说：“你夫妻俩在床上时，应当无所不说，怎么说没告诉过谁？”王氏回答：“丈夫外出很久还没回家。”吴公说：“虽然如此，凡是戏弄了别人的，都笑话别人的蠢笨，以炫耀自己的聪明。你不曾跟一个人说过，想骗谁？”叫人拶王氏的十个指头。王氏迫于无奈，说了实话：“曾经告诉宿介。”吴公于是释放了鄂生，把宿介抓来。宿介来了，自己供说：“不知情。”吴公说：“跟人通奸的没有好人。”严刑拷打，宿介招供道：“的确假装鄂生骗过胭脂。自从失落了绣鞋以后就没敢再去，杀人的事的确不知情。”吴公喝道：“翻过墙的人什么事情干不出来！”又用刑。宿介受不住拷打，最终承认是自己杀的，写了供词画了押。吴公将案子上报，没人不说他审案明察秋毫。铁案如山，宿介只有呆在死牢里等着秋季斩决了。

但是宿介虽然放纵没有操行，到底还是山东的名士。听说山东提学施愚山断案如神，极有声誉，又爱惜人才，于是写了一纸状子诉说自己冤枉，语言凄婉动人。施公研究他的供状，反

复思考，最后拍了一下案桌说：“这个书生冤枉了！”于是请求院司接过案子再审。施公问宿介：“鞋子掉在哪里了？”宿介回答说：“忘了，只记得敲王氏家门时，还在袖子里的。”施公又问王氏：“除宿介之外，你还有几个奸夫？”王氏说：“没有了。”施公说：“淫荡的女人，怎么会只有一个奸夫？”王氏回答说：“我与宿介是从小要好，所以没能断绝往来；后来不是没有人挑逗勾引，但我实在没有敢答应。”施公叫她说出那些挑逗勾引她的人的姓名，王氏招供道：“同村的毛大，多次挑逗都被我拒绝了。”施公不相信，说：“怎么忽然一下子这么贞洁清白起来？”叫人用刑，王氏手指头都出了血，极力申辩没有别的奸夫，于是放开她，又问：“你丈夫远行在外，这期间有没有托故来找你的人？”王氏说：“有，某甲、某乙，都曾经借口借钱送物，到我家来过一两次。”某甲、某乙都是村里游手好闲的浪荡子，大约都是对王氏有心但没挑明的人。施公记下他们的名字，把他们都抓来。集中之后，施公来到城隍庙里，把抓来的人全带到案前跪下，对他们说：“昨天梦见神灵相告，说杀人凶手就在你们四五个人当中。现在在神灵跟前，不能说假话，如果肯自首



招供，还可宽大处理；如果说假话，查出来就严惩！”几个人都说没有杀人。施公摆下刑具，准备施刑，把几个人头发都束起来，剥去衣服，几个人都一齐喊冤。施公叫放开他们，对他们说：“既然自己不招供，就让鬼神指出来吧。”叫人用毡子、褥子遮上神殿的窗户，不留一点空隙。然后脱光他们的上衣，把他们赶到漆黑一团的大殿里，给他们一盆水，叫他们一个个洗过手，拴在墙边，警告说：“面对墙不要动，是杀人的凶手，就会有神人在他背上写字。”过了一会儿，喊出来检验，施公指着毛大说：“这才是真正的杀人凶犯！”原来施公先派人用灰涂了墙，又用煤烟给他们洗了手。那杀人凶手怕神人在背上写字，就背靠墙，于是背上就沾了灰；临到出来，又用手护在背上，于是背上又有了煤烟的颜色。施公本来就疑心毛大，到这时确信就是他，于是用了重刑，毛大全都供出了实情。

施公于是判决如下：“宿介：耍弄小聪明结果几乎引来杀身之祸，最后还落了个好色的名声。因为和王氏两人从小相好，结果与人家老婆通奸，又由于听见王氏泄露的一句话，就又指望骗奸胭脂姑娘。翻过院墙，如鸟一样轻巧，冒充鄂生窜到姑娘房前，骗得姑娘开门，动手动脚，哪有点士人的廉耻规矩！沾花惹草，全无操行。所幸的是还能听从病中弱女子的规劝，有怜香惜玉之心，没有乘着姑娘生病无力，就肆行奸淫，放开了落到手中的姑娘，还算有一点文人的气味，却又抢去绣鞋作信物，就显得非常无赖！沾花惹草的蝴蝶翻过了院墙，却不知道隔墙有耳，脱了人家的绣鞋，却掉在地上不见踪影。于是假中又冒出了装假的，在冤枉之上又令人难以置信地蒙上一层冤，天降祸起，严刑折磨得命如悬丝，自己造的孽多了，差一点丢掉了脑袋。他翻墙骗人，固然有辱士人的名声，而蒙冤斩首，也的确难叫他心服。应该减免他应受的鞭杖，以抵消他已经受过



的严刑，另外革去他的秀才功名，使他能够重新做人。至于毛大：刁蛮狡猾，没有职业，是个市井歹徒。调戏王氏遭到拒绝，淫荡的贼心不死，窥探到宿介通奸，生出了诡计。开门等待情人，却被他探听到偷情的机密，本想行窃王氏，却抓住了诱骗胭脂的机会。谁知道天叫他失魂落魄，找姑娘的闺房，却鬼使神差地摸向姑娘父亲的房间，于是偷情不成，引发了大的劫难。卞某提刀追来，只想抓住寇贼而没多作考虑；追得走投无路之时，强盗起了杀人歹意。翻墙进入别人家里，本来只希望张冠李戴骗奸人家姑娘；夺刀而遗失绣鞋，就使得真正的凶犯跑了，法网中只罩了个替身。在情欲的宫殿里竟闯进来这么一个恶魔，温柔乡里怎么能容忍这样一个鬼蜮！立刻砍掉脑袋，以便大快人心。胭脂已经到了订婚的年龄还待字闺中，如花似玉的美貌，原应该有个般配的好郎君；这样仙女似的出色女子，何愁嫁不到一个富贵人家！却思念找一个好对象，春梦萦绕；牵挂鄂生，竟然得了相思之病。只因为这一缕情丝，招来一群魔鬼，一个个想得到胭脂，于是都托名鄂生。脱去了绣鞋，差点难于保全贞节，使得这块价值连城的宝玉险些被击碎。一片刻骨相思，竟然成了灾祸的起点，父亲被杀，她自己也成了祸水！行为端正，还能够保持贞节好像无瑕的白玉；在监狱里苦争苦熬，所幸是

这些过错都可原谅。她在强人进门之后能够坚持拒绝值得褒扬，是一个清清白白的有情人；满足她思慕鄂生的心愿，也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风流雅事。兹责令县令，就做你们的媒人。”施公这样结了案，远近百姓纷纷传诵。

自从吴知府审案之后，胭脂才知道鄂生冤枉，公堂上两人相遇，她眼里闪着泪花，好像有痛惜的话，却没能说出来。鄂生感念她对自己的眷恋之情，也深深地爱慕着她。但是顾念她出身低微，而且每天上公堂吃官司，被许多人看了指指点点，怕娶了她被人笑话。他天天在心里想着这事，拿不定主意。判词一下来，有县官为他们保媒做主，这才安了心。县官为他下了聘礼，就吹吹打打帮鄂生把胭脂娶过了门。

异史氏说：“警惕啊！审案不能不十分谨慎呀！纵然知道有一个被告冤枉，谁又料得到重新找到的凶犯也是冤枉呢？但事情虽然复杂，却必定有破绽，不深想细查，是难于弄清真相的。唉，人们都佩服智慧超群的人断案公正，而不知道他们思考时是多么艰苦。世上那些当官的，整天下棋打发光阴，蒙头睡觉不理政事，对于人民疾苦，不肯动一动脑筋。到了有事打鼓升堂，坐得高高在上，对那些含冤告状的百姓，只管用酷刑对付。在那没有天日的覆盆之下，有那么多的沉冤，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愚山先生是我的老师。最初得到他的赏识时，我连秀才都不是。我暗地观察他奖励提携读书人，热心诚恳得惟恐有所遗漏。读书人稍稍受到冤屈，他一定设法保护。他从来不到学府里向学生逞威风，以讨好权贵。他真是孔圣人儒道的护法之神，不仅仅是一代文章宗师，评阅考卷不贬抑有才之士。他爱才如命，不是后来的那些提学使做做样子所能比的。曾经有位名士进了考场，写一篇以“宝藏兴焉”为题的文章，误将山记成水；

誉清后才想起来,自料一定会落榜,便作了一首曲词自嘲道:“宝藏在山间,误认却在水边。山头盖起水晶殿。瑚长峰尖,珠结树颠。这一回崖中跌死撑船汉!告苍天!留点蒂儿,好与友朋看。”愚山先生评卷看到了,也和了一首:“宝藏将山夸,忽然见在水涯。樵夫漫说渔翁话。题目虽差,文字却佳,怎肯放在他人下?尝见他登高怕险,哪曾见会水淹杀?”由此能见他风流儒雅怜才爱士之一斑。

[赏析]

《胭脂》选自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卷十,是《聊斋志异》中有名的公案小说之一。

蒲松龄(1640—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也称聊斋先生,山东淄川(今淄博市)人。幼有轶才,19岁科考得县、府、道三个第一,深为施闰章所推崇,但终老未得意于科场。以诸生设塾授徒,71岁成为贡生。松龄一生贫困,长期生活在农村,同情人民疾苦,以生平孤愤壅垒,穷毕生精力著《聊斋志异》一书,借花妖狐鬼之形,抨击封建社会的黑暗腐败,揭露八股取士的腐朽科举制度。又作诗千余首,并作戏文、俚曲。后人编有《蒲松龄集》。

本篇是写一桩无头血案从发生到侦查,破获的经过。情节十分复杂离奇,不但组织得相当巧妙,而且在以下几个方面包含着或大或小的思想意义。

首先,从这里面看到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胭脂这样一个聪明美丽的姑娘,因为父亲是个牛医,也只能算是小户人家。出身“低贱”,婚姻问题就不好解决。她和鄂秋隼都性格善良,彼此印象又都不坏,但是因为缺少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只好让坏人钻空子捉弄,屡遭灾祸。最后虽说能够团圆,却只是由于统治阶级的恩赐罢了。毛大、宿介的荒淫无耻,也是把妇女

当玩物的封建婚姻思想的反映。

同时，从这桩血案的侦查、破获，我们可以看到深入全面地调查研究对考虑问题、作出正确判断的重要性。这桩血案是“无头”的，侦查的线索却一点也没有。那些可以附会上去的假证据，却又似乎很可靠。要破这样的无头案，更需要周密的调查，详细的推理。吴知府虽然比那县官深入了一步，给鄂秀才伸了冤，可是深入得还不够。特别是漏掉了主要环节，就错把宿介当做凶手，造成另一桩冤案。到了施学手里，才更深入了。要不是全面地掌握了一切有关环节，他即使利用装神弄鬼的手段，也不会把问题解决的。

这篇小说，十分注意故事情节的曲折有致，引人入胜。写一桩人命案件从酿因到破获的过程，人物不多，也没有什么神奇色彩，但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波澜起伏，高潮迭起，冤外有冤，错中有错，极富戏剧性。小说紧紧吸引住读者，使读者随着情节的推进，情绪忽张忽弛，忽喜忽忧。它与其它成功的古典小说一样，都注意到了故事的趣味性、可读性。另外这篇小说，虽然情节曲折多变，但它叙次周密，脉络贯通，因此显得结构十分谨严。从酿祸的过程看，第一部分，作者重点写胭脂的“闺中谈友”——荡妇王氏。这是酿因。少女对少男一见倾心，委托熟悉的朋友牵红线，这本是正常之事。但



胭脂由于择友不当，交了一个“佻脱善谑”的王氏，她只把痴心女之隐密私情，当作插科打诨的笑料，当面戏耍一阵便扬长而去。这种三姑六婆式的人物一登场，读者便为胭脂的命运担心了。因为与这种人交往，不受其习染，必受其祸端。第二部分重点写宿介，当读到“是夜宿适来，因述女言为笑，戏嘱致意鄂生。宿久知女美，闻之窃喜，幸其机之可乘也。”这时便知胭脂要遇到麻烦了，这种如‘登徒子’式的无行文人，见到美女就如馋猫发现荤腥，势必猛缠不放。果然宿介“逾垣入，直达女所”，“即抱求欢，女无力撑拒，仆地上，气息不续。”情节骤然紧张，胭脂难免受辱。但继写胭脂“葳蕤自守”，侃侃正论，击退了无赖色鬼。然绣鞋落入狂徒手中，遗患难测。一波未平，再伏风波。胭脂如何应付宿介日后的纠缠呢？读者悬心吊胆。第三部分由王、宿通奸又引出一个“市井凶徒”毛大。情节徒转。当毛大偷听到宿介的“自述甚悉”之后“喜极，抽身而出”。读者便为胭脂捏一把冷汗。而当毛大“越墙入女家，门户不悉，误诣翁舍”，读者顿感大事不妙。下面情节自然逼出人命官司，胭脂美梦不成竟酿惨祸。作者描绘这桩人命公案的起因、发展，乃至酿成，既曲折有趣，又符合社会常情；结构井然有序，又避免了平铺直叙。

小说中的语言典范，富有个性。作者在创造性地运用我国古代名著中文学语言的基础上，同时又适量地提炼和融进了当时的方言俗语，从而形成了一种既典雅工丽而又生动活泼的语言风格。无论刻画人物，叙写故事，都绘声绘色，多姿多彩，曲尽形态，词汇异常丰富。有时还在单行奇句中，间用骈词俪语，句法富于变化。人物语言雅中有俗，俗中见雅，雅俗结合，更生动活泼，谐谑有趣。本篇中，人物不多，但由于运用了富有个性的语言，故人物都栩栩如生，具有鲜明的性格特征。

折 狱

清·长白浩歌子

某进士，少登黄甲^{〔1〕}，年只十八龄，榜下即授某县令。虽圣朝有心吁俊^{〔2〕}，实重任不易仔肩^{〔3〕}。封君某^{〔4〕}，心窃忧之，偕以之任，簿书案牍，靡不身亲。宰唯升座签行而已。暇更与之讲求吏治，指陈弊端。封君固浙中宿儒，兼工刀笔^{〔5〕}，言之皆中肯綮^{〔6〕}。宰本素慧，亦积渐能通，莅任周岁，政声大著。自中丞以下^{〔7〕}，举不敢以年少轻之。

一日，因公出郭，适遇某大户之丧，执紼者约数百人^{〔8〕}，幡幢鼓乐，仪采甚都。旧例，吉凶大故，虽上宪^{〔9〕}，亦辟其途^{〔10〕}。宰因止于道周，以俟其进。一时，灵輓既过，其后有孝舆，娇泣嚶嚶，固即未亡人也^{〔11〕}。忽值暴风，素帷高揭，妇之衣尽露于外，则斩衰之下^{〔12〕}，别有红裳，且色甚新艳。宰瞥见之，心颇疑讶，因命役咨访，哭于舆者何人，犹不意为其室也。反报则某监生新逝^{〔13〕}，别无眷属，舆中人实惟其妻。宰乃大疑，知必有异，呼群役使沮其行，且命停柩于某寺，以候检验，究亦不言其故。乃亡者之戚族，半系巨绅，其次亦无白衣者，闻之愕然，亟面宰哀恳至再。终不听，惟正色曰：“诸公与化者^{〔14〕}，似非路人，讵忍其死不以命？如不从予相，予宁挂



冠归，誓不再莅是邑！”众不得已，姑听之，且私议曰：“俟无实迹，再当反唇，看此乳臭官，以何面目相见！”

宰既力止其丧，遑归告父。封君侧首沉思曰：“汝能体察，吾心甚快。但系巨家，非齐民，不得玩视。倘验而无伤，便难收拾。必须先探本源，得有确证，然后一发破的。欲明此事，非予亲行不可。”宰时已有成见，窃谓不然，且不欲劳父，跽止之。封君笑曰：“予虽未登仕版^[15]，而为民跋履，亦犹为国驰驱，非一家之私也。汝何阻为？”于是易装谓卜人，秘密出署。濒行授宰以策，且戒曰：“事涉闺闼，勿以一衣之微，丽召祸也。”宰始悟，一一敬从。翌日，遂托疾，不出视事。诸绅闻而大粲，谓宰以儿戏阻丧，既而知悔，因埋首衙斋，不改孺子之故智，乃故具公牒，促其出验。宰竟置若罔闻。越数日，又迭催之，更冥然漠然。有棺不得葬，有穴不得掩，众皆含愤不平。即署中吏役，及里巷之人，莫不咎宰。事闻太守，不忍严檄，姑先驰书切责，欲其谢过于众绅。宰不引咎，惟稟复云云，“以为人命至重，缓葬无妨，愿假旬日限，疾愈，即出相验。如不得其致死之由，情甘伏此淹留之罪。”语直而壮，太守亦解其意，而究以为忧。

乃封君周行数日，绝无人讼某死之冤，心亦忐忑。一夕，孤踪郊外，无所栖身，因借种田之处小憩。旋有人来，叱问之。封君起与为礼，伪称异乡失足，货卜糊口，路暗不能前进者。其人信之，慨然留宿。庐甚隘，不足以容二人。其人由田主雇倩^[16]，为之守望者，亦不敢寐，相与絮谈，以消长夜。封君故有心，咨询不欲或遣，微以言挑之曰：“今岁田禾如此，脱遇贤长官，百姓可以无忧。”其人忽叹曰：“君勿言此，使我心戚。敝邑数年来，颇遭悍吏之虐；今邑侯年虽甚少，独能体恤小民。昨入城市，闻将不能久任。后有来者，恐未易克继美政也。”封君闻之

心喜，又故诘之。答曰：“聆君土音，似与邑侯相近，无敢泄。”封君佯答曰：“一贵一贱，何论乡情？予谒之且若登天，言亦何从泄乎？”其人乃曰：“我辈皆在草野，言固无碍。某太学者，予之佃主也，甚强壮。闻其猝死，心颇疑之。及往职丧事，询其死由，家人皆莫知。惟一小童深知之，私以告予。则太学之妻，夙与其内兄有染，内兄适断弦，思毙其夫，因以嫁之。好事且将成，不意为邑侯所疑，留尸候验，又不即发。族中觊其巨资，将群起与邑侯为难。事果上闻，欲不免官得乎？”封君闻至此，不胜私幸，又故为咨嗟曰：“是真黎庶无福？但邑侯此举，究亦不免孟浪。”其人大言曰：“君误矣！以予论之，当断而疑，邑侯实属畏葸^{〔17〕}。若破棺出尸，独探隐处，则秦镜立照矣^{〔18〕}。”封君益固诘之。其入耳语数四，封君亦鼓掌而笑，遂不再询。将晨作别即行，其人又叮嘱勿言。封君唯唯，径返内署。时宰以父冒星霜，又未决公务，寝食俱废。封君一见即笑曰：“痴儿，欲作大好官，何太瘦生也！”因备告之。

宰得父指，次日，即出堂。延至旁午，始简精细件人，随往检验，且嘱曰：“予云视，汝即视之，慎毋有误。”件人领诺。既至，诸绅咸在，且不以笑面相迎。宰微哂曰：“予为公家泄愤而反仇予，岂金资不即瓜分耶？”语中隐微，众皆色变。宰坐后，始命启椁。尸已臭腐，不可近。其族多有泣下者，则其怨宰可知。宰亦弗恤，惟听件人如法细检。迨至下部，宰遽指曰：“视之！”件人会意，应手而出，则银针五寸，血迹犹殷，隐伏于厥具之内。众乃大哗，靡不匍伏称谢。至亲又号呼诉冤。宰笑曰：“诸公何前倨而后卑？幸无悬悬，凶人予已得之矣。”因问某亦来否？同声以对，果在众中，则其内兄也。视其色如死灰，众始悟。宰命役拘执，即起出寺，且命殓尸候详。回署，亟标一火票^{〔19〕}，往逮此童与亡者之妻。薄暮咸集，宰乃当庭研讯。先

以严刑拟童，童惧，罄吐其实。

盖童故某之腹心，荐于亡者，以遂其私，妇因与之同谋者也。某日，亡者饮于某家，大醉而返，童扶掖入室。妇即命童，缚以革带，然后自捋其裨，遽以针刺其具，深入无遗。亡者醉不能支，大吼而卒。童与妇始缓其缚，扶置榻上，以暴疾赴于人，人固未及料焉。

童既啣啣供招，某与妇，遂皆伏罪。宰大笑，命褫妇之麻衣，红裳宛在，诸绅时萃讼庭，罔不发指。宰又诘妇，则自其夫化后，深虑不祥，时时密着此裳于内，亦不自解何心，岂非天哉？宰更大怒，立命笞之，而后同械于狱，具讞上详^[20]。大吏皆喜^[21]，将飞章荐扬。宰叹曰：“辛苦一官，使老父心力俱瘁，殊不成人子。”即日，以养告归，奉父旋里。

今其人犹在故乡，年仅廿五六，而据事论断，老吏弗如。他年重履琴堂^[22]，又乌可限量耶？

随园老人曰：老成持重，年少聪察，乔梓均可以传^[23]。

——选自《萤窗异草》



[注释]

〔1〕黄甲：科举甲科进士及第者，名单用黄纸书写，所以称甲科进士及第为黄甲。〔2〕吁俊：朝廷求贤。出自《书经·立政》：“吁俊尊上帝。”〔3〕仔肩：负责，担任。〔4〕封君：因子孙得功名或显贵而受封典的人。这里指县令的父亲。〔5〕刀笔：书写工具。古时在竹简上写字，写错了就用刀刮去，所以“刀”“笔”连用。引申为文案、讼状。〔6〕肯綮(qǐng)：筋骨结合的地方。出自《庄子·养生主》：“枝经肯綮之未尝。”比喻事理的要害和关键。〔7〕中丞：巡抚的敬称。〔8〕执紼(fù)：送葬时帮助牵引灵柩。紼，绳索。〔9〕上宪：封建社会下级官吏对上司的称呼。〔10〕辟：通“避”。〔11〕未亡人：旧时寡妇的自称。这里指死者的家属。〔12〕斩衰：用粗麻布制成的丧服，不缝边，让断处露出来，表示不修饰。〔13〕监生：明清时在国子监读书的统称为监生。〔14〕化者：死者。〔15〕仕版：官吏的名册。〔16〕倩：通“请”。〔17〕畏葸(xī)：胆怯，害怕。〔18〕秦镜：传说秦始皇有一面能照见人五脏六腑的镜子，从此可知人心的邪正。后人则用“秦镜高悬”称颂官吏精明，善断狱讼。〔19〕火票：官府交给差役拘捕犯人的紧急文书。〔20〕讞(yàn)：审判定案。〔21〕大吏：大臣，大官。〔22〕琴堂：县官衙门。出自《吕氏春秋·察贤》：“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23〕乔梓：两种树，因乔树长得高大而比喻父道，梓树长得俯曲而比喻子道。因此将“乔梓”比喻父子。出自《尚书大传·周传·梓材》。

[译文]

有一个进士，年纪很轻就考取了甲科进士，当时只有十八岁，一放榜就被授职，当了某县的县令。虽然朝廷有心求贤，但是这样的重任是不容易担当的。他的父亲心里暗暗地替他担忧，就和他一同去赴任，各种文案无不亲自办理。县令只是坐堂签押而已。闲暇时老太爷还给他讲官吏治理的方法，指出各种弊端。老太爷原来是浙江的一位博学之士，而且还擅长文案、论状，说的话都在点子上。县令本来就聪慧，加上日积月累，渐渐地通晓了如何做官，上任一年，政绩上的名声就十分大了。从巡抚往下的各级官员，都不敢因为他年纪小就轻视他。

有一天，县令因为公事到城外去，刚好碰到有一个大户人家办丧事，牵引灵柩的大约有几百人，旗帜晃动，鼓乐齐鸣，仪式十分宏大。按照旧时的规矩，凡是遇到婚丧这样的大事，即使是上司官员，也要暂时在路边避一下。县令于是就停在了路边，让送葬的队伍过去。一会儿，灵车过来了，跟在后面的有一顶挂孝的轿子，里面有个女人轻声哭泣，应该是死者的妻子。忽然起了一阵暴风，把轿子上的白帘子高高地吹了起来，那个妇人的衣服全都露了出来，丧服下面还穿着红色的衣裳，而且颜色非常鲜艳。县令看到这些，心里非常惊疑，就命令差役前去打听在轿子里哭泣的是死者的什么人，开始还没想到就是死者的妻子。差役回来报告说是一位监生刚刚过逝，家里没有别的家眷，轿中的那个妇人确实是他的妻子。县令心里更加疑惑了，料想其中一定有问题，就让众差役挡住送葬队伍，而且命令把棺材停放在一座寺庙里，等候检查验尸，始终不说其中的原因。死者的亲戚和同族中的人，多半是大乡绅，地位最低的也不是普通的百姓，听到这个消息后都很惊奇，立即去面见县令，一再恳求免检放行。县令始终不依，只是严肃地说：“诸位与死者也并不是陌路人，难道就忍心他死于非命吗？如果不服从我验尸的决定，我宁可辞官回家，发誓不再到这个县来做官！”众人没有办法，只好暂时照他说的办，并且私下议论说：“等到他查不出什么可疑之处，我们再去指责他，看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县官，有什么脸面见我们！”

县令竭力阻止了发丧，赶紧回到衙门把事情告诉了父亲。老太爷歪着脑袋沉思了一下说：“你能体察民情，我心里非常高兴。但这户人家是有权有势的大户人家，不是一般的普通百姓，不能不慎重呀。倘若检验不出伤口，这件事情就很难收拾了。所以必须先探察这件事的根源，找到确凿的证据，然后一举破案。”



想要弄明白这件事情，非得我亲自去调查不可。”县令当时已经有了主意，不以为然，并且不想劳累父亲，就立即跪在地上劝父亲不要去。老太爷笑着说：“我虽然没有做过官，但为了老百姓奔走，也就等于是为国家效力，并不是为了我们一家的私事呀。你为什么要阻止我

呢？”于是就换了衣服打扮成算卦人的模样，秘密地出了衙门。临走前还给县令教了一些应对的计策，并且告诫他说：“这件事牵涉到女子，不要因为一件衣服的小事而招来祸患。”县令这才有所领悟，一切遵从父亲的安排。第二天，县令托称有病，不出来办公。众乡绅听后大笑起来，说县令阻止发表简直就是儿戏，已经知道做错了，所以躲在县衙里，玩小孩子的花样，于是就写公文呈上去，催促县令出来验尸。县令没有任何反应。过了几天，又多次催促，县令还是没有反应。放着棺材不能下葬，挖好了墓穴不能掩埋，大家都愤愤不平。就连县衙里的小吏和差役，以及大街小巷里的百姓，没有不责怪县令的。这件事情传到了太守的耳朵里，太守不忍心下公文问县令的罪，就先写了封信严加责备，要他向众乡绅赔罪道歉。县令并没有认错，只是回了封信说：“我认为人命关天，缓几天下葬也没什么大碍，请求给我十天时间，等病好了，就立即去验尸。如果查不出导致他死亡的原因，我心甘情愿领受阻止丧葬的罪名。”言辞理直

气壮，太守也明白他的意图，但终究是替他担心。

老太爷在外边查访了几天，也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说那监生是冤死的，心里非常不安。一天晚上，一个人走到了郊外，没有地方歇身，就借守田人的小棚休息。不一会儿有人来了，喝斥着问他是干什么。老太爷站起身向他行礼，谎称自己是外地人，因落魄，只能靠算卦糊口，走到这里因为天黑了，看不清路，无法前行。那守田人相信了他，爽快地留他住宿。小棚太窄小了，不能容两个人睡觉。那个守田人是田主人雇来看庄稼的，也不敢睡觉，就跟老太爷聊了起来，以消磨漫漫长夜。老太爷本来就是有心打听事情的，所以询问也不离题，还暗中挑起话头说：“今年庄稼长成这样，如果能遇上个好县官，老百姓生活就不用担心了。”那守田人忽然叹息说：“你不要说这些了，让我心里难受。本县这么多年来一直遭受贪官污吏的压榨；现在的县官虽然年纪小，但能体恤老百姓。我昨天进城去，听说他当不了几天县令了。恐怕后面再来的县官不能继续施行行政，体恤老百姓了。”老太爷听他这么说后，心里非常高兴，又故意问他原因。那守田人说：“听你的口音，似乎是与县官同乡，千万不要泄露给他。”老太爷假装笑着说：“我们一个贵人，一个穷人，哪里谈得上什么同乡之情？我要见他比登天还难，话又怎么会传到他的耳朵里呢？”那守田人于是就说：“我们都是老百姓，说给你听也没什么关系。那个死了的监生，就是我的东家，身体非常健壮。我听说他突然死了，心里对这件事非常怀疑，就去帮忙料理丧事，询问他的死因，他家里的人都不知道。只有一个小童知道内情，就私下里给我讲了。原来是那监生的妻子，很早就和他的表兄私通，其表兄刚刚死了妻子，于是她就想害死自己的丈夫，然后再嫁给其表兄。他们的美事就大功告成了，没想到这件事引起了县令的怀疑，将尸体留了下来，等

候检验,不让他们发表。他族里的人贪图他家里的万贯家产,就一起向县令发难。如果这件事被上级官员知道了,能不罢免了他的官吗?”老太爷听到这里,暗自庆幸,又故意叹息说:“难道真是老百姓没有福气吗?但县官的这一举动,也太轻率了。”那守田人大声说:“你错了!依我来看,应当立即断定而又不断定,是县令太胆怯了。如果开棺验尸,只要查一下他的阴部,案子马上就会有结果了。”老太爷就进一步问他。那守田人就贴着老太爷的耳朵说了一番,老太爷听后拍手大笑,之后就不再问了。早晨老太爷告诉守田人将要走时,那守田人又再三叮嘱不要对别人讲。老太爷点头答应,就直接回到了县衙。当时县令因为父亲在外奔波劳苦,自己又没有断决这个案子,吃不下饭,睡不好觉。老太爷一见到他就笑着说:“傻孩子,想要做好官,怎么能让自已瘦成这个样子!”于是就把查访到的情况告诉了他。

县令得到了父亲的指示,第二天就坐堂办公,拖延到将近中午的时候,才挑选出精明的验尸人,跟随前去验尸,并且叮嘱验尸人说:“我说检查哪,你就检查哪,小心不要出错。”验尸人点头领命。到了庙里,众乡绅都已经来了,并没有用笑脸迎接县令。县令微笑着说:“我替你们大家发泄怒气,你们却反过来仇恨我,难道是他的家产不能立即瓜分吗?”一句说中了他们不可告人的想法,众乡绅都变了脸色。县令坐定后,便命令打开棺材。尸体已经腐烂发臭,无法靠近。死者族里的很多人都流下了眼泪,就可想而知他们怨恨县令的心情了。县令也不去安慰他们,只是让验尸人按照程序仔细验尸。验到下半身,县令急忙用手指着说:“检验一下阴部!”验尸人领会他的意思,随手从阴部抽出一根五寸长的银针,针上的血迹还是赤黑色的,这根针就隐扎在阳具之中。这时,大家都喧嚷了起来,没有人

不跪在地上向县令称谢。死者最亲近的族人又哭喊着诉冤。县令笑着说：“各位为什么先前那么傲慢而后又谦恭起来？这案子幸亏没有成为悬案，凶手我已经查出来了。”接着就问某人来了没有，大家一同说：“来了！”那人果然正在人群之中，就是死者的表兄。大家看到他的脸色就像死灰一样，这才明白过来。县令于是就命令把他抓了起来，随即出了寺庙，并命令收殓尸体，等候审理结果。县令回到县衙，立即签发了抓捕犯人的凭证。让差役去逮捕小童和死者的妻子。到了傍晚都被抓来了，县令就当庭审讯。先用严刑拷问小童，小童害怕，就如实地全部招供了。

那小童原来是死者表兄的心腹，他把这个小童推荐给死者，是想达到他那不可告人的目的，死者的妻子也是他的同谋。一天死者在他的这位表兄家喝酒，喝得大醉。回到家里，小童扶着他进了卧室。死者的妻子就命小童用皮带把他捆绑起来，然后亲自脱下了他的裤子，急忙用针刺进他的下体，将整个针都扎了进去。死者当时因为大醉而不能反抗，大叫一声就死了。小



童与死者的妻子这才解开了绑着他的绳子，把他放到了床上，之后向人们报丧，说是暴病而死，谁也没有想到他是被谋害的。

小童已经如实招供了，死者的表兄与死者的妻了也都认了罪，县令大笑，命人剥去死者妻子身上的麻布孝衣，里面的红衣服还穿着，众乡绅当时都聚集在公堂上，没有一个人不怒发冲冠。县令又问死者的妻子，那妇人说，自从丈夫死后，就感到不祥，于是时时刻刻把这件红衣服穿在里面，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这难道不是天意吗？县令更加愤怒，立即命人用鞭子打她，然后连同小童一起戴上刑具，定案上报。上司们都非常高兴，准备上书朝廷推荐提拔他。县令叹息着说：“为了做好这个官，使得老父亲费尽了心思，我也真不像个当儿子的。”当天，就以侍奉老父亲为理由辞去了官职，陪着父亲回到了家乡。

现在他还在家乡，年纪只有二十五、六岁，然而分析判断起事情来，连老官吏都比不上他。如果有机会他再当上县令，前程真是不可限量呀！

随园老人说：父亲老练稳重，儿子年轻聪慧又善于体察事物，父子俩的名声事迹都是可以流传后世的。

[赏析]

本文选自清朝中叶题署为长白浩歌子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萤窗异草》。《萤窗异草》在很大程度上模仿《聊斋志异》，大多数篇章以狐鬼仙妖为其主人公，描写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而本篇则写的是审案断狱故事，从题材上划分，当属公案小说一类。这类小说在该集中所占比例极小，但写得却比较成功，《折狱》就是其中最成功的一篇。

长白浩歌子，本名尹似村，浩歌子是他的笔名，长白是他的出生地，满清旗人，生平不详。他写的笔记小说集《萤窗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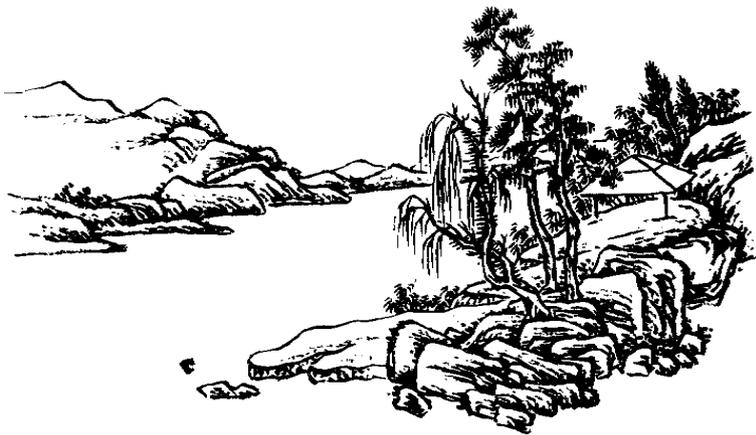
草》，成书于乾隆年间，据此推测他大约是乾隆时代人。《八旗艺文编目》子部稗说《萤窗异草》有注：“满洲庆兰著，庆兰字似邨，痒生，尹文端公子”。尹庆兰，字似村（邨），满洲镶黄旗人，生年不详，卒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其父尹继善为雍正进士，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尹庆兰参加乾隆十二年皇帝亲自来临试的科考，独蒙钦取，被誉为“殿试秀才”。尹庆兰与著名文学家袁枚过往甚密。但是尹庆兰是否就是《萤窗异草》的作者“长白浩歌子”，仍有一些疑点。清人平步青《霞外裙屑》卷六曾提出质疑，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萤窗异草》（1989年）“前言”亦持否定态度。

《折狱》又名《开棺验尸》，说的是一起重大杀人案。由于凶犯极为狡猾，加以被害者的亲属贪婪和昏庸，几乎使奇冤永被埋没。故事中的主人公是位年轻的县官，他体察民情，善于思考，目光敏锐，从罪犯罩着红裙子这样一件极细微的情节，产生了疑窦，从而穷根究底，契而不舍，顶住上级的压力和社会舆论的指责，终于揭出重大案情，将凶犯捕获归案。一个封建时代的县官能有这样的洞察能力和认真负责的办案精神，确是难能可贵的。故事中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县官的父亲，他虽然什么官职都没有，但言传身教，告诫儿子要做个清官。他经验丰富，对问题深思熟虑，考虑周到，并且不顾劳累暗查暗访，为侦破疑案起了很大作用。

本篇小说在塑造年轻县令的时候，着重刻画了他的年轻聪慧，善断不疑，知难而进，不畏权贵，誓破疑案的思想性格特征。一开始在介绍他的时候，作者就以“少登黄甲，年只十八龄，榜下即授某县令。”“莅任周岁，政声大著”。展示了他的年轻有为，才智过人。之后又从一次普通的送葬队伍中看出了可疑之处，于是阻止了送葬，这一点表现他的善断不疑。但没有

一点证据,仅凭一件红衣裳,就阻止送葬不能不说有点冒失,而这又恰恰是一个涉世不深的年轻官吏的做法,也十分符合生活的真实。在断案期间他不仅没有被乡绅们吓倒,也没有屈服于太守的压力,真是知难而进,不畏权贵。同时,作者又以“时宰以父冒星霜,又未决公务,寝食俱废”一句,细致地描绘了他内心的焦虑不安。主人公的形象立即丰满了起来,显得有血有肉。

在塑造另一个主人公——县令的父亲的时候,作者着重刻画了他的老成持重,足智多谋。他乔装打扮,暗查私访,从佃户的嘴里一步步套出了监生死亡的原因。当他了解到了情况之后,为了不引起对方的怀疑,于是“鼓掌而笑,遂不再问。”通过一系列的描写,一个足智多谋,老练世故的人物形象跃然纸上。另外,从“为民跋履,亦犹为国驰驱”这句话也可看出县令父亲的思想意识不是一般人可以匹敌的,即使今天看来也是很有意义的。这两个人物的性格刻画得鲜明生动,恰如其分,对于整个故事来说真是锦上添花。



华夏文化典藏书系

第一辑

- | | |
|-------------|-------------|
| 中国古代艺术常识 | 中国山水名画鉴赏（上） |
| 中国古代名著常识 | 中国山水名画鉴赏（下） |
| 中国楷书名作鉴赏（上） | 中国人物名画鉴赏（上） |
| 中国楷书名作鉴赏（下） | 中国人物名画鉴赏（下） |
| 中国行书名作鉴赏（上） | 芥子园画谱（上） |
| 中国行书名作鉴赏（下） | 芥子园画谱（下） |
| 中国草书名作鉴赏 | 三希堂画宝（上） |
| 中国篆隶名作鉴赏 | 三希堂画宝（下） |
| 中国花鸟名画鉴赏（上） | 三希堂法帖（上） |
| 中国花鸟名画鉴赏（下） | 三希堂法帖（下） |

第二辑

- | | |
|----------|------------|
| 中国十大悲剧故事 | 中国十大幽默小说 |
| 中国十大喜剧故事 | 中国十大讽刺小说 |
| 中国十大言情小说 | 中国著名帝王故事 |
| 中国十大世情小说 | 中国古代名臣故事 |
| 中国十大公案小说 | 中国古代楹联趣事 |
| 中国十大传奇小说 | 中国古代民间故事 |
| 中国十大侠义小说 | 中国古代民俗故事 |
| 中国十大神魔小说 | 中国古代科学家故事 |
| 中国十大史传小说 | 中国古代爱国英雄故事 |
| 中国十大名优小说 | 中国古代少年英才故事 |

第三辑

- | | |
|-----------|------------------|
| 中国古代圣贤教子经 | 白话佛经集成·佛说阿弥陀经 |
| 中国古代将相谋身术 | 白话佛经集成·百喻经与那先比丘经 |
| 中国古代名家养生术 | 白话佛经集成·大方便佛报恩经 |
| 中国古代良医寿世方 | 白话佛经集成·杂宝藏经 |
| 中国历代皇后传奇 | 秦汉宫廷故事 |
| 中国历代后妃传奇 | 隋唐宫廷故事 |
| 中国历代公主传奇 | 辽夏金元宫廷故事 |
| 中国历代女杰传奇 | 宋代宫廷故事 |
| 佛教故事 | 明代宫廷故事 |
| 道教故事 | 清代宫廷故事 |

第四辑

- | | |
|-------------|---------------|
| 大唐王朝历史之谜（上） | 中国历代宫廷秘史之谜（上） |
| 大唐王朝历史之谜（下） | 中国历代宫廷秘史之谜（下） |
| 大宋王朝历史之谜（上） | 中华历代国宝之谜（上） |
| 大宋王朝历史之谜（下） | 中华历代国宝之谜（下） |
| 大明王朝历史之谜（上） | 中国帝王后妃陵墓之谜（上） |
| 大明王朝历史之谜（下） | 中国帝王后妃陵墓之谜（下） |
| 大清王朝历史之谜（上） | 中国帝王后妃秘史之谜（上） |
| 大清王朝历史之谜（下） | 中国帝王后妃秘史之谜（下） |
| 中华民国历史之谜（上） | 中国通史故事（上） |
| 中华民国历史之谜（下） | 中国通史故事（下） |